
偵探
151
雨潤煙濃
鄧藹梅著
迷霧
李藍著
齊莊
嚴沁著
赫貞河畔
淡愁
嚴沁著
與我同飛
依達著
殞星
晨星
嚴沁著



DETECTIVE MAGAZINE

第一五一期　九月號

總號第564期

本期目錄

4　天才與白痴……………柯利根偵探奇案…………盧奎譯

人能自由自在的飛躍高空？這並不是太空船登陸月球，也不是降落傘的表演，而是……

82　得而復失………………偵探諷刺小說…………方芳譯

87　池底冤魂………………神偷尼克故事…………大奎譯

98　神秘的逃獄……………偵探鬥智小說…………小儀譯

他有鱔魚般的滑溜，狐狸般的狡猾，他能從機關密佈、警衛森嚴的牢獄中脫逃，警方又如何逮捕他呢？

113　意外之福………………偵探幽默故事…………辛辛譯

118　活祭（六）……………偵探長篇小說…………洛克著

138　永恒的五歲……………科學幻想故事…………張麗譯

人往往懷念過去的單純、快樂，而却又捨不得放棄現在的物質享樂——人可能永遠只有五歲嗎？

152　冠軍拳王………………偵探精選短篇小說………查理譯

156　暗潮……………………偵探傳奇小說…………雅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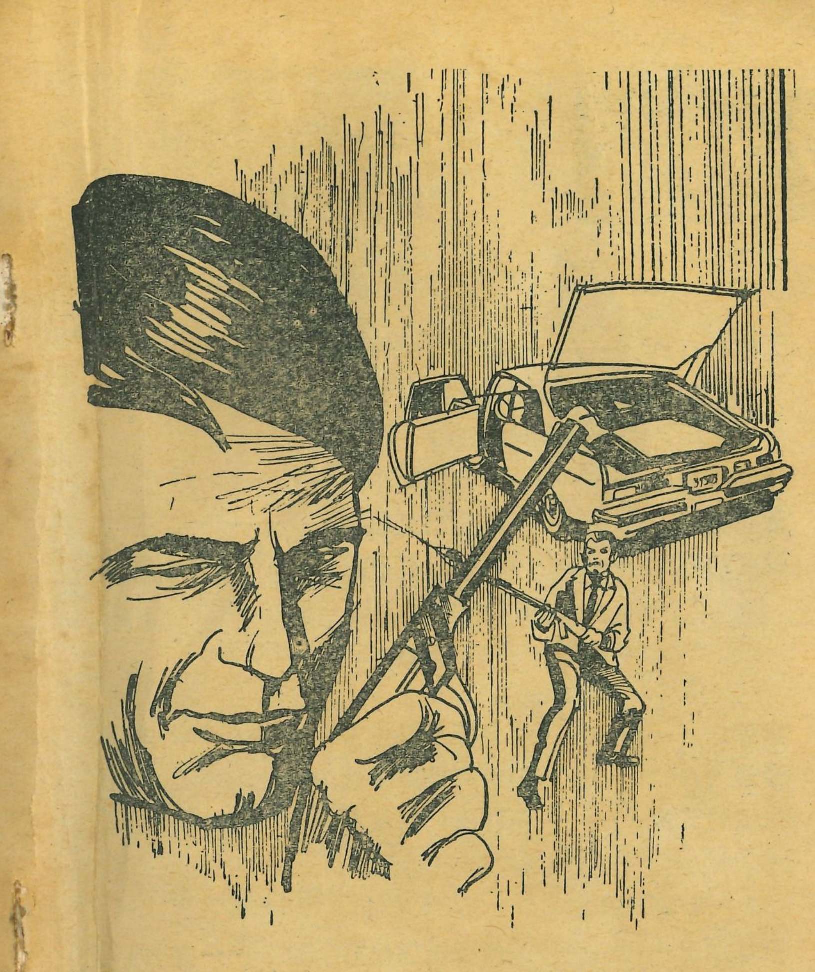
166　黑翅膀…………………日本偵探奇情小說………君賢譯

也許您曾經收到過意味着無窮希望的幸運信，而本文將告訴您一個完全相反，不吉祥的故事……

196　離奇的死亡……………偵探推理小說…………未人譯

204　還我清白………………偵探奇趣故事…………文文譯





柯利根偵探奇案

天才與白痴

盧　奎譯

吉拉德仰躺在床上，胸口有一個紅斑點，紅斑點正迅速擴大。柯利根不必量脈膊就知道他已死了。

吉拉德是個有點小聰明的傢伙，他是個職業殺手——現在卻被別人殺害了。這眞是一件使人無法相信的事情。

「好了，福蘭克，」柯利根轉身對畏縮在門旁，怕得發抖的男孩，說：「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你不會相信這件事情……你會想到……可是，你知道，我是唯一看到這件事情的人……那不是男人。」

「一個女人？」

「不，也不是一個女人……它是——兇手是——某一種怪物……」

一

柯利根爲了處理一件勒索案子，就誤了很久。當他到達馬克西酒吧時已經快六點了。

他看到邱克・貝爾在酒吧中等候着。這位紅髮私家偵探吼着說：「嗨，吉姆，你說過五點二十分到達。」

「如果你再英俊點，我可能會開快車。」柯利根對他說：「想到要見你，我在途中幾乎想停下來喝一杯振作一下精神。」

貝爾對着酒保露齒一笑。「給我的老友來杯威士忌。」

他們兩個人是奇怪的一對。吉姆・柯利根身高五呎八吋，體型像一隻瘦長而快速的獵狗。他的動作快而靈活，像一個拳擊師。雖然他的左眼戴了一個黑色單眼罩——但他仍然顯得很英俊。

邱克・貝爾和吉姆・柯利根不同，他的身高雖然不比柯利根矮，但他的體重比柯利根多二十五磅，而面貌奇醜——大鼻子，厚嘴唇，下巴突出，但很多女人却對他感興趣。

韓戰期間，他們曾在同一個單位服務，彼此互救不下十餘次，眞可以說得上是患難之交。

他們坐下來喝酒，一直喝到六點鐘，酒保將櫃臺上的電視機轉到新聞報告節目。當記者開始報導新聞時，柯利根和貝爾都停止喝酒，注意傾聽新聞報導。

「紐約最高法院今天命令辛辛監獄釋放無期徒刑犯人吉拉德・亞爾斯和福蘭克・格蘭特。最高法院認爲他們兩個人的自白書無效，因爲警局偵訊兩被告時，沒有通知他們有保持緘默的權利。」

柯利根詛咒了一聲。

貝爾說：「算了吧，吉姆。」

「是我送他們去坐牢的！」

「我想聽聽這案子的經過。」

「四年前，吉拉德和福蘭克——當時都十九歲，是哥倫比亞大學生——因爲尋找性刺激而謀殺了女生奧德麗•馬廸羅。審判時最轟動的消息是被告簽認的自白書。

「在自白書中，被告——兩個人都自稱是天才，智商在一百八十以上——聲稱他們謀殺的主要動機，是想做一次萬全的犯罪，作爲一項智慧的練習。被告律師爲了使被告獲得免刑，以自白書係在警方逼供下招認作爲理由，但沒有成功，然後改變策略，以被告精神錯亂而請求改判無罪。

「被告被以一級謀殺罪而判決死刑，當紐約州取消死刑時，兩被告改判爲無期徒刑，先前三次上訴都被州高等法院駁回，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上訴却獲得成功了。

「審判時另一件更轟動的新聞，是美麗的遇害者眞實姓名叫奧德麗•馬廸羅，她是約瑟夫•馬廸羅的女兒，馬廸羅是柯沙諾斯特拉有名的黑社會頭子。馬廸羅小姐以假名入學，避免同學們注意她。」

新聞播報員已轉到另一個題目，酒保關掉了電視機。

一個矮胖的顧客對着其餘的人大聲吼着說：「這兩個兇手待在辛辛監獄中要比在外面安全得多。約瑟夫•馬廸羅不會讓殺害他女兒的兇手逍遙法外的，我願以十對五打賭，在下個星期天前，你們會發現兩個屍體躺在一個小巷中。」

一個身穿運動夾克的男人說：「而且，如果馬廸羅沒有逮到他們，哈利•巴博也會下手的。上月份運動畫報中有一篇側寫，說哈利仍然贊成馬廸羅手下的主張。」

哈利•巴博是越戰英雄，現在爲紐約美洲豹球隊中衛明星球員。他已和被殺害的奧德麗訂婚了。

他這段話使柯利根想起那天兇手被帶到他的辦公室中的情景。哈利•巴博已在那裏等候着，那年輕的球員大吼一聲，跳起來衝向前，雙手抓住兇手的脖子，將兩個人的頭猛的互撞，就像撞兩個椰子一樣。三個警探也拉不開他，最後還是柯利根使用柔道手法扣住他的脖子，將他摔倒，而兩個被銬着的犯人已被撞得不醒人事了。

「我不贊成他們兩個人私自處置這兩個人。」邱克•貝爾說：「但我也不希望殺人兇手被放走。」

「不止他們兩個呢。」柯利根冷哼了一聲，說：「審判期間，我們接到了無數的來信，都威脅着說，如果兇手不判極刑，他們也要殺死那兩個傢伙。在我的記憶中，本市的公民從未有過這麼多人對兇手如此的憤怒。有些人以正義的名義主張活活燒死他們。」

「應該有因果報應。」貝爾說：「他們兩個人殺

害那女孩只是爲了刺激。如果沒得到報應，我眞的不知道還有什麼天理可言。」

「聽你的口氣，好像你喜歡自己動手，邱克。」

「這主意不壞。」

「你不是當眞的吧。雖然我不同意法律對他們的判決，但我也不喜歡私人報仇。」

「那麼眼看着他們殺人後就這樣逍遙法外了？」

「不管怎麼樣，我支持法院的判決。」

「那是你爲什麼拿公家薪水，而我只向委託人送賬單的原因。」

貝爾付了賬，他們離開了酒吧。

星期二上午，柯利根在報攤上買了一份報紙。他回到樓上他的小辦公室裏，脫去帽子，坐到辦公桌後面的椅子裏。

他攤開報紙，報上的新聞報導比電視上要詳細多了。兩個兇手由於某些手續，要到星期五才能釋放。再讀下去，柯利根才知道——他們兩個延期釋放的眞正理由是，當局正計劃對他們兩個人安排適當的保護。這可能是被告的律師堅持的。

哈利•巴博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他懷疑亞爾斯和格蘭特出獄後能活得很久。

記者進一步追問時，他說：「我不會威脅任何人。我只是說，有些心理不平衡的人，可能認爲，當這兩個人被釋放時，公理沒有得到伸張。據我的猜想，他們今生或來世會得到報應，當然今生多於來生。」

有一位記者問他，有沒有任何女人能代替奧德麗•馬廸羅的地位。

巴博說：「啊，我偶爾也和女孩子約會，但在我的一生中再沒有眞正的愛情了，總之，那是我個人的私事。」

柯利根注意到，被訪問的哈利•巴博或其他人都沒有提及最可能報復的人約瑟夫•馬廸羅，報紙對於誹謗法非常敏感，馬廸羅手下的一批律師對這方面是專家，他一定也敏感。

馬廸羅還未發表任何評論。柯利根將報紙放在一邊，開始沉思。當他正在沉思時，梅森赫警探伸頭進來。

「史基普要見你。」他說。

「很重要嗎？」柯利根喃喃的說：「我還沒看信件呢。」

「他只說看你有沒有空，吉姆。」

「那麼說我沒空。」柯利根說。

二

柯利根迅速看了一下桌上的信件，大部份都是不重要的，他只拆了三封。一封是底特律警方來的例行

詢問函，一封是獅子會請他發表演講的邀請函。柯利根看了一下日曆，立卽回電話接受此一邀請。

他是一個好的演講者，尤其是他的風度常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封信是郵局信封，上面打的地址是：警局總辦公室吉姆•柯利根組長收。沒有回信地址。

多年來，柯利根經常接到匿名信，信上沒有回信地址。爲了保存信上指紋便於化驗室採取起見，他小心翼翼的用小刀將一頭裁開，然後用鑷子將裡面一張信紙挾出來。

然後，他小心的用鑷子將信紙攤開來。一點不錯，是一封匿名信。信紙上有美國南華公司四星砌式水印，百分之二十五棉質纖維。信是用打字機打的，內容如下：

柯利根組長鈞鑒：

最高法院竟無罪開釋了兩個危害公家安全的精神病兇手。我個人相信，他們兩個都不會活得太久——再去殺人。關於這兩個瘋子，如果我想知道你對他們兩個人眞實的感覺，你不會派人來逮捕我吧？

奈梅西斯

「奈梅西斯」的署名也是用打字機打的。

信內沒有註明日期，但從信封上郵局七點鐘郵戳看來，信一定是在六點電視播報釋放的消息後，立卽打好發出的。

柯利根對這封匿名信很感興趣。四年後的今天，這個寫匿名信的人還能記得這件案子是那個警官破獲的。這人一定把四年前的事情記得很淸楚，因爲電視和報紙都沒有提到柯利根組長。

柯利根打電話給化驗室，找化驗室主任約克講話。

「我馬上派人送一封匿名信過去。」他對約克說：「你不必核對我的指紋，因爲我沒有使用手指，你那裏還有辦理奧德麗•馬廸羅案子來信的檔案？」

「有，吉姆。你知道我們從來不將任何東西丟掉。」

「查查看，將這封信和以前的信對照一下。」柯利根溫和的說。

「我們有好幾打那種信。」約克說：「我會查對的。你對這件案子的判決感想如何？」

「最糟的是，」柯利根說：「我們還得保護那兩個兇手，像其他公民一樣。」

「我很高興那不是我的責任。好了，將信送過來吧。」

柯利根掛斷電話，將信紙用原來方式放回信封，然後拿到大辦公室。梅森赫正在寫報告。

「將這封信送到化驗室給約克。告訴送信人員不

要用手指碰信。」

「是一封怪信？吉姆。」這位身材龐大的警官問。

「一封沒有簽名的信。」柯利根簡短的說。

梅森赫搖搖頭，看着他走向督察室的背影。

柯利根輕輕敲了兩下馬西林督察室的門。

柯利根推門進去。督察取下叼在嘴裏的雪茄，對着桌子前面一張椅子指了一下。

「吉姆，我在等着你，坐下。」

柯利根坐到椅子裏，等他繼續說下去。

「你已聽到法院對亞爾斯和格蘭特案子如何判決嗎？」

「聽到了，督察。事實上，我剛接到關於那案子的一封匿名信。我已將信送到化驗室去了。」

「很快的會有更多的信來！」馬西林吼着說：「呃，那只是我們要對付的一個開端。」

「我們？」柯利根說：「你的意思是指亞爾斯和格蘭特？」

「我是指總辦公室組！上面已指示我們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啊！」柯利根厭惡的說：「要保護多久？」

督察將雪茄放到嘴邊。「從辛辛監獄一直保護到他們要去的地方爲止。我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很可能是到他們的家長島。爲了安全的理由，進一步的資料還沒有抵達。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們的雙親，和他們的律師知道他們的目的地。」

「我被指定當他們的褓姆？」

「局長特別要你去。對了，他們在星期四被釋放，不是星期五，發表星期五只是一個掩飾，免得某些極端份子動歪腦筋。」

「像約瑟夫•馬廸羅他們。」柯利根幽幽的說：「經過的程序呢？」

「我眞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和約翰•亞爾斯及格蘭特太太一起到奧西林，他們坐格蘭特太太的轎車；可是，你和那兩個被釋放的人不會坐轎車離開辛辛監獄，到達那裏後再等候通知。」

柯利根皺了皺眉頭。「如果由我負責他們的安全，安全計劃應該有我的一部份意見。」

「很抱歉。」督察搖搖頭。「上面的命令規定，由那兩個年輕的律師處理一切。局長已向我保證，安全措施是沒問題的。」

「既然如此，」柯利根聳聳肩。「如果出了事情，他們至少不能怪我。」

「我要局長向華德和費羅斯表明這一點。既然我們沒有參加計劃的擬訂，如果我們盡了全力而仍然有人傷害了他們兩個中的任何一人，我們將不負責任。」

」
柯利根站起來。「星期四那輛轎車什麼時候動身？督察。」

「格蘭特太太會打電話告訴你。局長已通知她，你是負責他們安全的警官。」

柯利根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那麼我等她的電話好了。」他用力帶上門。

當吉姆・柯利根在他的辦公室中看報紙時，邱克・貝爾也在他的辦公室中看報紙。

這位私家偵探的辦公室要比柯利根的辦公室大得多。室內家具都是現代化的，地上鋪着華麗的地毯，而且裝着空氣調節器，可是在這個五月中旬的季節，調節器並未打開。貝爾打開了窗戶，讓微風徐徐吹進他的辦公室。

他剛看完釋放兩個年輕兇手的新聞，外面一男一女停在走道中向他的辦公室窺視。男的瘦長，年約六十左右，穿著講究。

女的年約五十左右，身裁豐滿，金髮，如果再瘦一點，她的身段一定很迷人。她穿了一件巴黎流行的女裝，戴了一付白色的長手套。

男的開口說：「你是貝爾先生？」

這位私家偵探站起身子。「請進。」

男的對着女的做了一個手勢，要她一起進來，還輕輕帶上門。

「如果你不介意，」他突然的說：「我們要跟你秘密的談談。」

「當然可以。」貝爾說。他擺了一下手，示意他們坐下，然後等待着。

「我是約翰・亞爾斯，這位是伊麗莎白・格蘭特太太。我想你已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身材瘦長的男人輕輕坐到他的辦公桌前面一張椅子裏。

「我剛才看過報上刋載你們兒子的新聞。」

「我想直截了當的說，」約翰・亞爾斯說：「我們很耽心我們兒子的安全。我相信你懂得我們爲什麼耽心。四年前審判時，我們、警方和法官接到了很多威脅函。我們當然害怕有些瘋狂者可能行刺他們。而且，還有這個馬廸羅。」

「那個可怕的魔頭！」格蘭特太太說。她的聲音很甜，只是有點激動。「每個人都曉得，他不知道謀害了多少人。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睛的魔王。」

「我同意馬廸羅比那些寫恫嚇信的人要危險得多。」貝爾說：「但即使歹徒也是有情感的。更何況那女孩是他的女兒。」

一看到格蘭特，他總覺得對她沒有好感。

格蘭特太太憤怒的說：「貝爾先生，你是說，像

他那樣的人也能够表露出高尚的情感？」

她轉身對亞爾斯說：「我想，約翰，我們可能找錯了人。」

「現在不要急，伊麗莎白。」亞爾斯說，表情很不愉快，「是朋友鄭重介紹我來找貝爾先生的。」

「我不管。福蘭克和吉拉德沒有殺害那女孩。那些自白書是被迫簽名的。」

貝爾揚起兩道濃厚的紅眉毛。「如果你不喜歡我——」他站起身子，準備送客。

「坐下，坐下，貝爾先生。」亞爾斯說：「格蘭特太太是過份緊張的緣故。我們來這裏的目的是要聘請你當兩個孩子的保鑣。現在的計劃是他們將從辛辛監獄被接出來，送到隱蔽的地方住一個星期左右，等到社會人士對他的不諒解平定下來後，再悄悄送出國外。我們已請求警方給予保護，但我們認爲有一個私人保鑣則更爲安全。這工作不會超過兩個禮拜。」

「這個隱蔽地方在哪裏？亞爾斯先生。」

亞爾斯搖搖頭。「很抱歉，律師告訴我們不到最後一刻，不能向任何人洩漏。在釋放的那天，請你和我們一起到辛辛監獄，貝爾先生。到時候再告訴你細節。」

貝爾皺了皺眉頭。「如果你要我負責你們兒子的安全，我希望能參加安全的策劃。」

「這恐怕不可能，貝爾先生，這是我們的條件，如果你接受這個任務，我們打算付你雙倍費用。」

這位紅髮偵探沉吟了一下，說：「在這種情形下，你必須接受我的一個聲明，我儘量保護你們的兒子，但萬一出了事情，我不能負責任。」

「我可以肯定，他們不會出事情的。」亞爾斯說：「華德和費羅斯已經擬訂了一個最完美的計劃。」

「但那是他們的計劃，不是我的。你們必須了解這點，否則我不受理。」

亞爾斯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我同意。那麼你接受這件任務了？」

「對。」貝爾說：「他們星期五被釋放嗎？」

格蘭特太太急急的說：「星期四上午。貝爾先生。宣佈星期五是一種掩飾。」

「我們在星期四上午八點三十分來接你。」亞爾斯說：「警局派一個警官和我們在一起。」

「噢？那會是誰？」

「柯利根組長。四年前辦案的那個警官。」

貝爾露齒一笑。他可以想像得到柯利根接到這個任務時心裏多不是味道——保護兩個他費了很大力氣才抓到的兇手！

「我不懂局長爲什麼派他去。」格蘭特太太冷哼了一聲，說：「就是他用刑逼兩個孩子招供的。」

「伊麗莎白。」亞爾斯說：「兩個孩子從來沒有說過別的，只說是心理上的壓力而已。」

「他們說這話的含義是如果他們不招供，會挨打的。我不喜歡那種殘酷的人。」

亞爾斯覺得對她很難容忍。「他是最好的警官，伊麗莎白，他有他的責任。」

「如果你要表現耶穌基督精神，我不管。」她說：「但我永遠不會寬恕他把我的兒子送去坐牢。我的無辜的兒子和你的無辜的兒子！」

「星期四可以省掉你們跑一趟路。」貝爾說：「如果你去接柯利根組長，我在那邊等你們。那邊離我住的地方很近。」

亞爾斯放心的站起來。「那太好了，謝謝你，貝爾先生，謝謝你受理這件任務。我們走吧，伊麗莎白。」

三

柯利根正在打電話時，他的辦公室門被推開了。邱克‧貝爾走了進來，橫跨坐到椅子上，叼着一支雪茄。

柯利根對話筒吼着：「好了，好了。」他掛斷電話，瞪了邱克一眼。「你母親沒有教你敲門嗎？」

「我沒有母親。」貝爾說。

「我知道你是從石頭下面迸出來的。」

「我知道你今天覺得不是味道——必須和兩個你所逮捕的兇手同行。」

柯利根露出了驚奇的神色。「你從哪裏聽來這件事情？」

「我是你這個褓姆的隨從。約翰‧亞爾斯和格蘭特太太已經僱我做他們那兩個寶貝兒子的保鏢。」

他那一隻棕色眼睛瞪着邱克。「你爲什麼受理這個委託？」

貝爾默默的望着他。

「我必須保護這兩個傢伙，因爲我奉命辦理，但你可以自由選擇。哼！貶低了你自己的標準！」

「什麼標準？」貝爾吐了一口煙，「你今天早上怎麼啦？你一向不贊成私刑的，即使是最惡毒的兇手，我過去也曾保護過很多我不恥的壞蛋。」

柯利根哼了一聲，說：「好了，我道歉。」

「你應該道歉。」

「說老實話，我很高興有你參加護送。只有年輕力壯的男人才能保護他們的安全。」

「馬廸羅呢？」

「那個兎崽子，我已接到一封匿名信——沒有簽字——那傢伙知道以前是我辦的案子。」

貝爾噘起兩道厚嘴唇。「一定是過去寫過信的人

。」

柯利根搖搖頭。「剛才我正和化驗室通電話時你進來了。化驗室的主任約克說，信上沒有指紋，字體和四年前的信都不一樣。事實上，那封信寫得很工整，像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寫的。」

「好了，現在我們又要耽心一個有學問的傢伙了。」

「我想還會有更多的恫嚇信到來。」獨眼龍警官說。

「約瑟夫‧馬廸羅。」

「還有哈利‧巴博。」

「你認爲巴博是個眞正的威脅者？那個全美國都認識的孩子？」

「你還記得逮捕那兩個兇手的那天，他幾乎將他們活活扼死。」

貝爾露出了驚訝，「報上從未登過那件事。」

「那兩個孩子的律師建議他們不要提出控訴。如果那天他想殺死他們，那麼現在當然還有可能。」

貝爾點點頭。

× × ×

星期四上午八點三十分，柯利根和貝爾在警局大門邊等候着，這位私家偵探脚邊放了一個旅行手提箱；柯利根什麼也沒帶。格蘭特太太已在電話上通知他不必帶提包。很顯然的，他們隱匿的地方距離曼哈坦不會太遠。

那輛林肯大陸牌轎車在八點三十五分到達了。開車的司機是個方臉大耳朶的中年人，約翰‧亞爾斯和伊麗莎白‧格蘭特坐在後面座位上。

柯利根受到亞爾斯很禮貌的接待，但那女人却冷冰冰的，看也不看他一眼。她那公開的厭惡神情並未使他不安，他所感覺的只是同情。

司機將貝爾的手提箱放到後面行李箱中，貝爾坐到一個活動座位上，柯利根坐到司機旁邊。

「你好吧？安廸。」

「好，組長。」司機說。他的語調和他的女主人一樣冷漠。

他在格蘭特太太家中工作二十五年了，服務的年資比他的小主人福蘭克還要多兩年。他對格蘭特家忠心耿耿，所以他用敵對的眼光看着柯利根並不令人驚異。

在前往奧西林的途中，柯利根的臉半轉向後面，很少談話。格蘭特太太一路上沉默不語，而亞爾斯似乎陷入了沉思。連一向喜歡聊天的貝爾也受到了感染。

當車子駛出城市十里時，柯利根看到了一輛棕紅色別克車跟在他們後面幾百呎，就他目光所及，車裏

只有駕駛，沒有別人。柯利根甚至看不清駕駛是男人還是女人。

那輛棕紅色轎車始終保持着適當距離。不必福爾摩斯來推斷，便知道那輛車是在跟踪他們。

他沒有告訴其他的人。亞爾斯和格蘭特太太如果不停的回頭窺視，那麼後面的司機一定會知道他已被人發現了。

當他們進入奧西林鎮時，那輛棕紅色別克車迅速將距離縮短到半條街遠。一直到安廸駛到監獄門前緩慢下來時，那輛車子才加速駛走了。

柯利根說：「邱克！」他歪了一下他的姆指。當別克車駛過去時，他們兩個都朝着那個方向看去。

駕駛棕紅色別克車的男人肩膀很寬，臉孔棕紅，沒戴帽子，頭髮金黃色，剪得很短。

貝爾立刻露出了驚駭，他張開嘴，然後看到柯利根時，又閉了起來。現在沒有使格蘭特太太和亞爾斯不安的必要。那輛別克車在安廸將車駛入停車場時已消失了。他們走下轎車。

使柯利感到驚訝的是，安廸·拜玆也和他們一起走上人行道。

格蘭特太太注意到了。「安廸也急着想見到福蘭克。」她冷冷的說：「他們非常親近。」

「是的，夫人。」

這時候，柯利根看到街道對面有輛黑色卡廸來克車。裏面坐了四個人。他的棕色眼睛立刻提高警覺。

「對不起，」他對亞爾斯說：「貝爾先生和我最好去查看一下街道對面那輛車子。你和格蘭特太太先走，我們在典獄長辦公室中見面。」

亞爾斯、格蘭特太太和司機却站着不動。

「他們是誰？」亞爾斯喃喃的說。

「也許與我們無關，亞爾斯先生。但在目前情況之下，我想查一下那車中的四個人比較保險些。你們進去吧，我們馬上就進來。」

柯利根和貝爾等他們走到監獄大門。貝爾才說：「剛才那輛別克的駕駛是哈利·巴博。」

「對。」柯利根說：「但現在我更感興趣的是那輛卡廸來克車。」

他們穿過大街，卡廸來克車窗戶全開着。貝爾雙手抓住駕駛位置的窗戶，對着司機大略的打量了一下，而柯利根凝視着車後座位。

約瑟夫·馬廸羅坐在遠的一邊。他是一個膚色黝黑的男人，年約五十左右，頭髮灰白，身上穿了一套昂貴的西裝，使他看起來像個銀行家。

靠近柯利根窗口坐着一個矮胖男人，一副拳王的身材。他叫李勞·巴斯。柯利根不止一次調查過他們涉嫌的犯罪案。高瘦的駕駛叫班尼·克羅布。

另一個臉上有刀疤的傢伙叫亞爾·金林斯。柯利根故意打量了每個人一下。三個歹徒和他們的首領都坐着不動。

馬廸羅並未將頭轉開，相反的，他回望着這位獨眼龍警官，他是第一個打破沉默的人。

「你想到了什麼嗎？組長。」他說，聲音像女人般的柔和。

「不錯，我在想一件事情。」柯利根說：「你從家裏開車來一定很遠吧？約瑟夫。」

「你想要知道我在這裏幹什麼嗎？」

「我唸過書，約瑟夫。我會一加一。」

馬廸羅露出兩排白牙齒。「我想看看四年的牢獄生活有沒有使那兩個殺害我女兒的兎崽子改變了。」

今天釋放那兩個孩子的消息並沒有披露，可是先是哈利·巴博，現在是馬廸羅。這地方還應當有大批的記者和攝影師。

「我想，約瑟夫，」柯利根說：「如果你命令班尼將車子右轉駛向城市，那會改善你的公共關係。」

「如果你是我，你可能那樣做，」馬廸羅說：「可是你不是我啊。」

「我好意勸你。」

「我違犯了什麼法律？組長。你在這裏並沒有管轄權。」馬廸羅說。他的眼睛瞇成一條縫。

「約瑟夫，」柯利根溫和的說：「不要迫使我用強硬的手段對付你。我們兩個背着一隻手也能對付得了你的三個打手。」

「你可代表你們警察是多麼霸道。」馬廸羅說：「這不是你的地區。」

「我不是命令你，馬廸羅，我在要求你。我再說一次：你回不回去？」

李勞·巴斯瞥了一眼他的老闆，前面兩個人望着前面並沒有回頭。

馬廸羅似乎在衡量情勢。

柯利根和貝爾耐心的等着。

最後，這個黑社會頭子平靜的說：「我們走，班尼。」

四

典獄長辦公室中有亞爾斯，格蘭特太太，和安廸·拜玆。律師華德和費羅斯也在場。

兩個律師都是紅臉孔，相貌雷同，大概是兄弟。華德完全禿頭，費羅斯頭髮灰白。

典獄長說：「哈囉，吉姆。」柯利根先介紹貝爾和他認識。

兩個人都沒和華德與費羅斯談話。他們兩個露出了一副勝利者的姿態。

「他們正在辦理例行手續。」典獄長說：「馬上就會送到這裏。」

一會之後，一個警衛送進來兩個年輕人。

柯利根和貝爾同時好奇的打量這兩個被釋放的孩子。一般來說，進監獄會使人老得特別快，可是這兩個人看來好像待在監獄中只有一天似的，而且體格很結實，像兩個年輕的運動員。

吉拉德很像他的父親。但比他父親高，有一個聰明的臉孔和一頭金色頭髮。

福蘭克．格蘭特一點也不像他的母親。他戴了一副厚厚的眼鏡。他的樣子還和四年前受審時相同。頭髮黑色，蓄着鬍鬚，穿著緊身長褲。

伊麗莎白．格蘭特跑向他兒子的前面，像一隻母鷹保護他的小鷹一樣。福蘭克接受了她的擁抱，但並不熱情。

「好了，媽，好了。」他說。

「啊，福蘭克，福蘭克……」

「够了。」他推開了她。

約翰．亞爾斯把手伸向他的兒子，似乎很膽怯。吉拉德迅速擺了幾下。

「孩子。」他只說出兩個字。

「嗨，爹。」福蘭克簡短的說。

福蘭克已轉身面對着安廸．拜玆，臉上流露了真摯的情感。

「嗨，醜陋的老猩猩。」福蘭克抓住司機一隻手，上下拚命的擺動，「再見到你太好了。」

柯利根在一旁看到福蘭克第一次表現出他的感情。

拜玆望着他的小主人，眼中露出又敬重又愛慕的神色。「你能出來太棒了，小主人。」拜玆沙啞的說：「眞是太棒了。」

「我好想念你，安廸。」

「我也一樣。」

「你們兩個爲什麼不開始跳一場華爾玆呢？」吉拉德咧着嘴說。

「閉嘴。」福蘭克吼着說。

吉拉德聳聳肩，笑了笑。

柯利根注意到他沒有再說話。

因此，福蘭克是他們兩個死黨中的首領。

福蘭克看了柯利根一眼。「專門追踪人們的獵犬。」

「你還記得我。」柯利根說。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他雖然輕描淡寫的說，但柯利根覺得像被刺了一針。

「柯利根組長是警方派來保護你們的，把你們護送到我們要去的地方。」禿頭律師華德對小格蘭特說

：「這位是邱克．貝爾先生，一位私家偵探，我們請他擔任你們私人的保鏢，直到你們離開這個國家爲止。」

兩個年輕人都沒說話。吉拉德表情冷漠，而福蘭克臉上露出了輕蔑。

柯利根突然轉身要走開。但貝爾攔住了他。

「柯利根組長和我不馬上送他們走嗎？」這位紅頭髮偵探問。

灰髮律師費羅斯說：「亞爾斯先生和格蘭特太太坐轎車回紐約。華德和我坐我們自己的車。一輛囚車在院子裏等候着。你和柯利根組長，和福蘭克與吉拉德坐囚車離開。」

「去什麼地方？」柯利根問。

「到距離這裏十哩的一個農場去。你們在那裏等候一架直升機，由約翰．亞爾斯的私人駕駛員駕駛，他是絕對可信賴的人。他也不知道要將你們送到什麼地方。」

柯利根縐了一下眉頭。「他怎麼能找到？貝爾和我也不知道。」

「吉拉德和福蘭克會告訴他方向。事實上，他只送你們到二十哩外一個空地上。那裏有另外一輛汽車等着你們。」

「我們從那地方坐車到哪裏？」貝爾問。

「吉拉德和福蘭克知道，吉拉德有那車子的鑰匙。」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不會知道我們最後的目的地？」柯利根問。

「不，不，」禿頭律師說：「那是曼哈坦八十街東段一棟公寓。」

柯利根和貝爾都望着禿頭律師，好像不相信似的。

「馬廸羅怎麼想也不會想到是那裏。」吉拉德哈哈大笑。「他會以爲我們去一個偏僻的地方隱匿。棒，對不？」

柯利根瞥了他一眼。從吉拉德的語氣可以看得出來，這計劃是他擬訂的。

柯利根冷冷的說：「他可能比你們所想像的更有想像力，孩子。他沒有被你們明天才被釋放的消息所愚弄，貝爾和我剛才將他和三個打手從大門前趕走。」

吉拉德的得意笑容消失了。小格蘭特開始咬手指。約翰．亞爾斯和伊麗莎白似乎怔住了——柯利根討厭他們每個人。

「你爲什麼不逮捕他們？」格蘭特太太厲聲問。

「用什麼罪名？格蘭特太太。」柯利根問：「他們甚至沒有違規停車，你們大家最好放清醒點，這不

是小孩子玩遊戲。馬廸羅爲人精明，他是一個冷酷的殺人魔王，不是業餘外行人，直升機雖然能够擺脫跟踪。但現在全紐約市都知道你們被釋放了，而你們却要回到曼哈坦去。」

他頓了頓，接着說：「我不贊成這個計劃。你們最聰明的行動是取消這個安排。讓我和貝爾接辦，我們重新擬訂一個計劃。」

費羅斯迅速的說：「你沒有看到這兩個孩子要去的地方，組長。它像堡壘一樣，別人無法進去的。而你也說使用直升機他們無法跟踪到那裏。」

柯利根聳聳肩。「這事由你指揮，但我要重複一遍我們局長對你們講的話，既然我們沒有參加安全的策劃，本局對在途中出的任何事情概不負責。」

「我也這樣說過。」貝爾說。

「我想，」另一個律師說：「這不會影響你們盡力保護我們的當事人吧？」

柯利根只望着他，沉默不語。

貝爾開口說：「你現在可以准許我辭職。」

「諸位先生，」約翰・亞爾斯說：「我們都太緊張了。我提議我們不要再躭誤典獄長的時間了！」

典獄長坐回去，望着和聽着，沒有表示意見。

「好吧，我們上路吧！」貝爾吼着說。

另一輛轎車等在監獄的院子中，安廸・拜玆取過貝爾的手提箱，貝爾扔到車子後面行李箱中，自己爬進車子坐到兩個年輕人身旁，柯利根坐在駕駛旁邊。

大門的警衛揮了一下手，叫他們通過，但柯利根對駕駛說：「等一等。」

他和貝爾走下車子，走到門外查看了一下大街，兩邊都沒有人和車子。然後，柯利根和貝爾跳進車子，車子駛出後大門便關起來了。

「不要開得太快。」柯利根對駕駛說：「你們兩個坐靠近一點。好了，我們朝哪個方向？」

「向南。」吉拉德對駕駛說：「離這裏約十哩處有一個農場。接近時我再指給你看。」

福蘭克說：「你們兩個將發現一個最安全的堡壘。」他似乎很得意。

柯利根並不理他。他和貝爾只忙着注意路上的安全。兩個人都沒見到有人跟踪。

吉拉德和飛機駕駛員很熟悉的打招呼，等到大家都坐上飛機，吉拉德才告訴駕駛人目的地。

這次他們的目地是一片荒地，空地一邊有一條小路。柯利根注意到他們現在離紐約只有八到十哩。一輛上鎖的福特轎車停在路邊。直升機起飛了，他們留在那裏站着。

「沒有人跟踪——對不？組長。」福蘭克得意洋洋的說。

柯利根沒有回答。

福蘭克聳聳肩。吉拉德從口袋中取出一把鑰匙，打開車門，滑坐到駕駛位置。

「等一等。」柯利根說：「我來開車。」

「不，組長。」吉拉德說：「我要開車。我的手已經四年沒有摸駕駛盤了。」

「你是個魯莽的開車者。」

「你怎麼知道呢？」

「所有聰明的孩子都是一樣。」

「我一點也不魯莽。」吉拉德說：「不信你看好了。」

從小路轉入第九號公路時，吉拉德向南轉，朝着城市行駛。他開車很小心，這才是柯利根重視的。

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語。

然後，吉拉德突然開口說：「組長！對於兩個由你逮捕的犯人，四年後突然無罪開釋了，你作何感想？」

「非常不舒服。」柯利根簡短的說。

「你的運氣好。」吉拉德說：「如果那隻狗不挖花床的話，屍體永遠不會被發現。」

柯利根說：「如果用你們的天才研究一下動物的愛好，你們就不會將屍體埋在一個有狗的地方，骨頭氣味引誘狗就像糖引誘螞蟻一樣。」

吉拉德露出了憤怒的神情。

坐在後面的福蘭克・格蘭特說：「你爲什麼不閉住你的臭嘴？吉拉德。」

「你這什麼意思？」吉拉德問。「柯利根知道我們殺了她，福蘭克。」

「你是個笨蛋。」福蘭克溫和的說。

「啊，不要再裝老闆了。」吉拉德譏諷的說：「我們不會再受審判了，憲法上有——對同一個犯罪不受兩次審判的保障。我可以用擴大器在紐約時報廣場大聲喊叫也沒關係。事實上，那倒不失爲一個好主意。你的看法如何？組長。我們那樣表演會惹上麻煩嗎？」

柯利根沒有回答。

「組長不喜歡講話。」吉拉德說。

「你不僅是個笨瓜，」他的謀殺同伴說：「而且你是個煩人的笨瓜。你沒想到當柯利根和貝爾先生確知是我們幹的，他們會怎麼想？」

「是又怎麼樣？」吉拉德輕蔑的說。

「你不要在我的家人面前承認，尤其是我的母親。安廸，我母親，和你的父親可能是全國僅有的——認爲我們是無辜的人。但我對你的父親並不很肯定。」

「他知道，他很聰明。比你的母親和那個司機聰

明。他比柯利根知道的還早。」

「你知道一件事情嗎？亞爾斯。」邱克．貝爾說：「你的朋友說得對，你像一隻鴨子，不停的呱呱叫。」

「你住嘴！」

「沒有人能叫我住嘴，兇手。」貝爾說：「你爹有錢也不能阻止我打掉你的牙齒。不要忘記這點。」

「眼睛望着路上。」柯利根說：「你開始反常了，吉拉德。」

福蘭克咯咯的笑了起來。

「你在笑什麼？」吉拉德大聲的說：「你以爲你比我聰明。你要我告訴你嗎？你那個鬼計劃糟透了！如果我們依照我的建議，將她切成肉塊放到化驗室電化爐中燒掉，那隻狗也不會挖出來。」

「那樣我們必須闖入化驗室。」福蘭克說：「如果警察捉到我們帶了一袋屍體，那我們更够受的。」

「我們可以將他幹掉。」

「他身上帶着槍，我們沒有。此外，化驗室裝了警鈴，那冒險性更大。埋葬比較容易。」

「容易？這使我坐了四年牢。我不該讓你說服我參加你的謀殺工作。」

「你讓我說服你，因爲我生來是個領袖人物，而你生來是個被指揮者。」

「我的智商比你高兩分！」

「智商分數僅新陳代謝作用一項就可能變化很大。一點輕微的受涼或一頓飽食——幾乎任何事情都能影響分數。總之，兩分有什麼用？除了智商外，智慧還包括其他很多因素。」

「什麼因素？」

「我剛才已告訴你了——我是一個天生的領袖，而你不是，吉拉德。」

福蘭克對柯利根和貝爾說：「你們兩位必須原諒我們這個小小的爭論。」福蘭克嘲弄的望着他們。「在監獄中他們將我們分開了。這是四年來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辯論一下。」

「啊，」吉拉德說：「我想問你，組長。如果讓你選擇的話，你贊成誰的方法，福蘭克的，還是我的？」

「沒有什麼選擇。」柯利根說。

「你這什麼意思？」

「一個第三者的看法。你們都是貪婪而殘酷的人！否則，我不會有這麼多麻煩。」

吉拉德詛咒了一聲。

福蘭克却哈哈大笑。

貝爾則對窗外吐了一口唾沫。

「你使我們的保鑣厭煩我們，吉拉德。」福蘭克

說：「我們還是不要他的好。」

「我不喜歡你，孩子。」貝爾說：「和你在一起使我想嘔吐。」

「這個傢伙是誰挑選的？」吉拉德吼着說。

「你的父親。」福蘭克說。

「注意開車。」柯利根大聲的說。

可憐的邱克！柯利根心想：他必須和這兩個壞蛋相處兩周，謝天謝地，我只將他們護送到曼哈坦就行了。

五

這棟公寓房子在這個地區是最高的建築物。一共十一層。

年輕的亞爾斯將車子駛到地下停車場。一片廣大的空地上共劃了一百多個停車的位置。

偌大的停車場中因爲是上班的時間，沒有一個人影。場中只零散的停着十幾輛車子。

吉拉德將車子轉到一號位置，熄去引擎。他正要下車時，柯利根說：「等一等。邱克，你留在車中和他們一起。我先出去看看。」

他走下車，仔細看了一遍，特別注意那些停在場中的車子。車中都沒有人，他走到一個熱氣爐室，伸頭看了看，裏面熱氣爐是冷的，那邊有一個門，他看到一個灰髮老人坐在一張小床上看「花花公子」。

柯利根迅速走回去。「好了。」

兩個年輕人和邱克走出車，吉拉德將車鎖上。

柯利根說：「在那熱氣爐室有一個保養工人，邱克。你等一下和他連絡，如果有任何新房客、或者最近來這裏的人，進入這大樓時，叫他立刻通知你。」

貝爾點點頭。

吉拉德按了一下電梯按鈕。當門自動啓開時，柯利根和貝爾擋住他們，但電梯中沒有一個人。

「是自己操作的。」

「那一層？」柯利根說。

吉拉德沒有回答。他按了一下「十一」號的按鈕。他們被送上去。當門滑開時，柯利根先走出去，外面也沒有人。

「現在到那裏去？」柯利根問。

金髮年輕人走到對面電梯門口，門邊牆上有一部電話，顯然是一部室內電話，沒有號碼盤。

吉拉德按了按電梯按鈕，門沒有開。他伸手取牆上電話時，電梯門開了。他掛上電話，走進電梯，他們都跟着走進去。

電梯間比剛才那個要小。它的容積只有六個人，一共有三個按鈕：一個符號是「U」，一個是「D」，另一個是紅色的緊急按鈕。

吉拉德按下「U」字按鈕，電梯升到樓頂。他們走出電梯，進入一個沒有窗戶，對面只有一個門的小休息室。休息室中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個郵件滑槽和一個垃圾滑槽。

吉拉德打開電梯附近牆上一個肘形開關。

「這樣屋頂的小電梯就固定不動。」他解釋說：「任何想離開十一層樓上來的人，必須從那裏打電話報出身分，然後我們才讓電梯下去。你說這設計好不好？」

「我們進去好不好？」貝爾吼着說。

吉拉德用另外一把鑰匙打開公寓的門，領着他們走進一間寬敞、設備現代化的起居室。右邊有一個壁爐，左角有一個門通到走道上。

有一個玻璃拉門，門幾乎和房間一樣寬。柯利根可以從玻璃門看到外面一片眞正的草坪。草坪過去是一塊大花床，花床有三呎高。

柯利根心裏想，這不僅是一個屋頂公寓，而且也是一個四周圍着花草的住宅。

邱克．貝爾將手提箱放下。邱克臉上浮出了不相信的神情。

突然，通往走道的門口發出了一個聲音。柯利根和貝爾同時轉動身體，兩個人的手都握住槍柄。進來的是一個女人。

一個高個子黑髮女郎，年約二十七八歲，除了大胸脯外，身體每一部分都很美。一身打扮好像西班牙女人。但一雙迷人的藍眼睛，又一點也不像。

「哈囉，吉姆。」她說。她在門口停下來。柯利根可以看得出來，貝爾一雙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動了動，好像想吹口哨似的。

「諾瑪。」柯利根覺得自己的血液在沸騰。

吉拉德走向那女郎，伸出雙手。她沒有反應，他停下來，臉不禁紅了。

「哈囉，吉拉德。」她說，聲音很冷漠。「我看你的運氣還不壞。」

「坐了四年牢，你還說運氣不壞。」吉拉德說，聲音近乎吼叫。

「對。」她說，轉身對福蘭克點了點頭。

柯利根很欣賞這個場面。他知道吉拉德．亞爾斯非常惱怒。她是吉拉德的姐姐，比他大幾歲，她一定感到蒙羞——自己親弟弟却是虐待狂的兇手。

「啊，諾瑪。」柯利根說：「我要你認識貝爾。你的父親和格蘭特太太僱他做這兩個人的保鑣。邱克，這位是亞爾斯的姐姐——克利斯太太。我希望你也住在這裏。」

她對他微微一笑。「我會留在這裏，貝爾先生。」諾瑪說：「但我已不是克利斯太太。」她瞥了柯利

根一眼。「我已恢復娘家姓了，吉姆。」

「我不知道你已經離婚了。」

「我沒有，只是註銷。」

「你怎麼能註銷呢？」

「這很容易。只要犯僞證罪就行了。」

「僞證罪？」貝爾說。聲音中露出了憂戚。

「啊，貝爾先生。妻子坐到證人臺上作證——在結婚前，她的丈夫同意生幾個孩子，可是現在拒絕要孩子，他坐到證人臺上，證實這項指控。法官知道他們兩個都說了謊，但他准予註銷這婚姻。是查理斯拋棄我，但他很慷慨，願意裝壞蛋，讓我註銷婚姻。」

柯利根回想四年前的情景。由於奧德麗被謀殺，他認識了她。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被她的美貌迷住了。但她不僅是兇手的姐姐，而且也結婚了。她似乎非常愛他的丈夫，他現在怎麼會拋棄她呢？

「我聽到你這樣說很難過，諾瑪。」

「爲什麼？」她爽朗的說：「我覺得自由太好了。」

「我希望你看看我們住的地方。」她的弟弟惱怒的說：「我希望床柔軟一點，對不？福蘭克。」

「柔軟一點。」福蘭克說：「誰要睡覺來着？談到自由，吉拉德，你認爲我們自由了嗎？」

「怎麼樣的自由才叫自由？」柯利根說：「在我看來，你們只是從一個監獄換到另一個而已。」

「吉姆，我帶你看看環境。」諾瑪溫柔的說。

柯利根非常尷尬，她向他招手。當他走過去時，她拉着他的手。

福蘭克只吃吃的笑。

柯利根眞想揍他一頓。但他推開她的手，儘可能保持莊重。諾瑪瞥了他一下，揚起眉毛，微微一笑。

在走道一邊有一個廚房，一個大浴室，和一個堆滿了書的書房。另一邊有三間臥室。

諾瑪指給他們看的第一個臥室是一間大臥室，雙人床牆上糊着壁紙。由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草坪。柯利根注意到，花床一直向左右伸去，一定圍着這公寓的四周。

「這是唯一的有私人浴室的臥室。」諾瑪指着門說：「我們其餘的人必須使用走道上那個浴室。」她望着貝爾。「我希望你不計較這點，貝爾先生。」

這位紅頭髮偵探說：「我們其餘的人——是誰？另外一個人住在這裏？」

「福蘭克的母親。她和我同住在走道盡頭的房間。你住在隔壁，那樣你可以靠近他們兩個。」

「爹要住這裏嗎？」吉拉德問。

「房間不够了。」諾瑪囘答，眼睛並未看他。「他住十一樓公寓，格蘭特太太的司機和爹住在一起，

這樣我們有一個人辦雜務。據我所了解的，這計劃儘量避免外人進入這公寓，連送貨員和公寓服務人員在內。」

「這是誰出的主意？」吉拉德問。「很聰明。」

「爹的主意。」她聳聳肩。「不是我。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不能再傷爹的心，他已傷够了心。所以你不必再出什麼主意了。」

她的聲音像法官一樣冷漠。

六

邱克・貝爾的臥室是一個較小的房間，貝爾將手提箱扔到床上，然後環顧一下，覺得這房間還不錯。

「我們可以說，已經看完了房間了。」諾瑪說。

他們又參觀最後一個房間，室內有一張雙人床，落地窗通往後面的空地，實際上是對着街道。

「這公寓全裝了空氣調節器。」她解釋着。「所以門窗一直緊閉着。晚上全鎖上，陌生人不使用小電梯怎麼能上得來？所以我們選定了這個地方。」

柯利根和貝爾通過花床，俯身看了看四周的牆。下面沒有防火梯，從十一樓爬上來是不可能的。

「如果起火，這裏的人怎麼逃生？」柯利根問諾瑪。

「十一樓有一個防火梯。」諾瑪說：「當然，如果沒有電，沒有人能够從屋頂下去。消防檢查員似乎忽略了這一點。」

貝爾不滿意的說：「這地方並不如它的外表那樣保險。一個夜貓賊用一條尼龍繩子和一個鈎鈎，從十一樓窗臺擲上來鈎住欄杆或什麼東西。他只要攀爬繩子就可以上來了。」

福蘭克忍不住笑了出來。「沒有辦法，老兄。這屋子原來的主人在建築時已想到了這一點。頂上五層樓窗戶是用堅固的玻璃板附通風的羽板窗。只有老鼠可以爬進來。羽板從來不打開的，因爲裝有空氣調節器。」

柯利根突然想起剛才他走進這大樓時，爲什麼感到不安。

「這房子以前是約瑟夫・馬廸羅的屋頂公寓！」

「對。」福蘭克咧着嘴說：「在黑社會經常火拚的日子，一個安全的保壘對於一個歹徒首腦人物是非常必要的。但現在那些傢伙不再需要這一類的保障了。馬廸羅三年前將這大樓出售後，在哈德森另外買了一大片財產。我在報上讀過那篇新聞報導。」

柯利根望着他。「住在這地方是你的主意？」

「當然是我的主意。當老華德和費羅斯討論在什麼地方將我們藏匿兩個星期時，我想起那篇報導，提議他們看看這屋頂公寓是否空着。結果沒人住，於是他租了下來。」

接着，他洋洋得意的說：「對馬廸羅說，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玩笑！」

「你曾經想到既然這大樓是他設計的，他對這建築的每一樣設施瞭如指掌？也許他玩弄一兩個花樣，你也不知道。」

他斜視着吉拉德，「你們兩個都被稱做天才。福蘭克沒想到這點，你爲什麼也沒想到呢？」

年輕的吉拉德噘起嘴唇。「我們討論過這件事，警察先生。在心理學上來講，這叫做出奇致勝。他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會隱匿在他設計的大樓內！」

「你在和他白白浪費精神，吉拉德。」福蘭克說，他又吃吃的笑了起來。

突然，電話鈴響了。諾瑪去接電話。當他們走進起居室時，諾瑪掛斷電話。

「爹和格蘭特太太及律師已到達十一層樓了。」

邱克・貝爾開了休息室中肘形開關，這使電梯降到十一層。一會之後，他跟着約翰・亞爾斯，伊麗莎白・格蘭特，和兩個律師走進起居室。

柯利根等候着。當他們和諾瑪打招呼後，他禮貌的說：「你們從奧西林直接開車到這裏？」

他們對他說話的語氣感到吃驚。老華德說：「啊，是的。」

「你們已知道馬廸羅和他的部下在監獄外面等候着，不是嗎？」

兩個律師似乎感到驚訝。費羅斯攏了一下灰頭髮。「你已經將他們趕走了，柯利根組長。我們當然認爲……」

他無法再掩飾他的厭惡。「你們詳細擬訂了一個安全計劃。但你不知道你們剛才做了什麼？你已弄糟了整個事情。馬廸羅，可能哈利・巴博都知道這兩個孩子在什麼地方。」

「哈利・巴博？」格蘭特太太尖叫着說。

「他跟踪你的轎車到奧西林，格蘭特太太。」柯利根說。

「你沒有提到這件事情。」老亞爾斯緊張的說。

「提又有什麼用？我不想使你和格蘭特耽心。我再提醒你們，貝爾先生和我都未參加這些安排。卽使這計劃是多麼的完美，而你們離開後却直接開到這裏來，這不是全告訴他們了嗎？」

「組長，」亞爾斯紅着臉說：「我不喜歡你說話的語氣。」

柯利根瞪視着他。「我也不喜歡你的安排，亞爾斯先生。你堅持不要我們參加這計劃，好了，這是你的計劃，看你的吧。」

亞爾斯沒有說話。連諾瑪似乎也感到遺憾，最後

還是禿頭律師華德打破了僵局。

「我承認，組長，我們沒想到這點。但我仍然認為我們非常安全！即使我們被人跟踪，這裏是個安全的堡壘。除了我們讓他進來外，沒有人能爬上來。」

「當你準備將這兩個孩子運走時怎麼辦？」柯利根問。「你怎麼將他們弄出這裏？一個狙擊手可以在射擊距離內的幾百個窗戶中等候着。」

貝爾開始露出憂容，他張大着嘴巴。

突然，福蘭克·格蘭特說：「一架直升機。屋頂有足够的地方降落。」

柯利根抱着懷疑態度，他聳聳肩。「好了，諸位先生，這是你們的問題。你們怎麼研究怎麼辦好了。現在我沒有意見了。」

他瞥了一眼貝爾，「只有一件事情，邱克，不要讓他們站在那走廊邊。尤其屋頂臥室的這邊。」

「我記下來了。」貝爾說：「那些花床是禁區，對你們兩個人而言。不要靠近那矮牆，你們的頭會很清楚的變成那邊九層樓的射擊目標。」

柯利根望着約翰·亞爾斯。他的臉還紅着。「不要難過，亞爾斯先生。如果我說話的態度失禮，我向你道歉。我想我不喜歡外人策劃。」

亞爾斯也歉咎的說：「我了解你的感覺，組長。現在我知道沒有讓你們的人參加策劃是一個錯誤。」

「好了，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先生。至少，邱克·貝爾是個好保鏢。只要他們依照他的吩咐就行了。到時候，我們也許有點幫助。」

他轉身面對貝爾。「我要走了，邱克。在我走出小電梯後，最好將它升上來。」

他走向前面，諾瑪拉住貝爾的手臂。「我要和他談幾句話，貝爾先生。」

貝爾點點頭。「當他要下去時，你叫一下就可以了，亞爾斯小姐。」

諾瑪在電梯門口趕上了柯利根。

「你的脾氣眞是的。」她說：「從來沒有人那樣對我爹說話。」

「我已道歉了，不是嗎？」柯利根說。

「那也使我驚訝——你不是那種隨便道歉的人。」

「我突然想起他是你的父親。當你侮辱了一個小姐的父親，你不會有機會再追求她了。」

她睜大着眼睛。「你要追求我？」

他抓住她的雙手。「你的想法呢？」

「我曾有一兩次向你表示好感，但那是很自然的事。吉姆，你不是當真的吧？」

「你為什麼如此驚奇？你是一個迷人的小姐。什麼時候我們可以——」

「對你，隨時都可以。」

她輕輕吻了一下他的面頰。

「我一直沒有機會和你單獨談話，諾瑪。我要告訴你，我對你的婚姻破裂感到非常難過。」

「有什麼可難過的？」她問：「當我這個神經病弟弟成為全國報紙頭條新聞時，查理斯受不了啦。他那新英格蘭望族的家人當然更受不了。他面對一個困難的選擇。我當然不能怪他。」

諾瑪現在是多麼的不快樂。他眞想擁抱她，緊緊的擁抱她。

可是，他只說：「我為你難過。對不起。」他轉身想走。

她一把拉住他。「不要浪費你的同情心，吉姆，我已經適應了，眞的。」

他露齒一笑。「那很好。我打算明天再來看你們。」

「你為什麼不來吃午飯？」她提議說：「現在我負責做飯。」

「什麼時間？」

「十二點三十分。」

他縐了一下眉頭。「什麼事使邱克沒來？」

「我告訴他當我和你談完話時，我會叫他。」諾瑪咯咯的笑着。她拉開大嗓門。「貝爾先生！」

七

柯利根仔細打量了一下街道兩頭，然後掃視對面建築物所有的窗戶。他看不到任何可疑的人物，但他仍然不放心。

附近沒有計程車，他只好走過一條街到地下鐵路搭車回警局。

星期五上午，柯利根決定做一件好事。他被兩件新案子就擱到十一點鐘，直到十一點三十分他才抵達哈利·巴博住的公寓。他不知道這個足球明星是否在家。

公寓是在第五街一棟五樓建築物的二樓。有人在家裏。他按門鈴後，可以聽到脚步聲。

出來開門的是一個穿白毛線衣的活潑女郎，她穿了一件緊身的白色長褲，赤着脚，臉上還有一些雀斑——她是個很動人的女孩。

「這是哈利·巴博住的地方嗎？」

「對。」她打量他臉上的單眼罩。「你一定是柯利根組長。」

「我不知道我這海盜式的單眼罩像你這樣年紀的女孩也知道。」

「這不好嗎？」她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哈利提過你，組長。他想到你會來。」

他從她的身旁走過去，裏面屋子很小。她接過他的帽子，放到一張小桌子上。

「哈利快要回來了。他們今天上午練球；下午不必再去，所以中午他會回來吃午飯。」

「我不知道哈利已結婚了。」

她笑了出來。「他沒有。我是他的朋友。我叫芭蒂·蔡斯。」

「嗨，芭蒂。」柯利根說：「你這樣一個朋友誰不需要？」

「我不知道警官還這麼會外交詞令，組長，這是一個諷刺的恭維嗎？坐下。」

「你叫我吉姆好了。我是哈利的老朋友，這不是公事的訪問。」

「我高興聽到你這樣說。哈利說，當你在追趕某個人時，你就像一隻動作快速的獵狗。」她坐到他對面的沙發中，「說眞的，組長——吉姆，你不懷疑我嗎？」

「懷疑什麼？」

「我住隔壁，當我沒事時，便兼職當哈利厨司。」

「沒事？」

「我是一個攝影模特兒，我曾拍攝過很多廣告。你一定在電視上見過。」

柯利根沒有時間看廣告，但她看來很面熟。

「我要告訴你一個商業上的秘密。當我拍騎馬廣告時，我必須被綁在馬上——我根本不會騎馬。」

他開始喜歡這女郎了。他環顧了一下這間屋子，他看到窗戶附近一張桌子上放了一部打字機。是ROYAL牌子。

他想起了那封匿名信。信是一個知識份子寫的，哈利·巴博是個大學畢業生，他一定記得以前辦這案子的警官。可是他又想到巴博不是寫匿名信的那種人。

「除了在看台上，我已一年多沒見到哈利了。他怎麼想到我會來呢？芭蒂。」

「那麼，你爲什麼要來見他呢？」

「我剛才說了，這不是公事，我只想知道他昨天在奧西林做什麼。」

她縐起美麗的鼻子，「他知道你看到了他！但不如你所想像的。」

「我想像什麼？」

「他在那裏只是因爲那兩個瘋狂的兇手被釋放了。那完全是巧合，吉姆。他只是碰巧在奧西林辦事。」

「什麼事？」

她聳聳肩。「你自己問哈利好了。我不是那種包

打聽的鄰居。」

這時候，門被推開了，哈利·巴博走了進來。他是個又高又大的結實運動員，比柯利根要高六吋。

「柯利根組長！又見到你太好了。」

他走過來和柯利根握手。

「怎麼樣？哈利。」

「在球場上，我可以撞倒兩個三百磅的男人。」

「我的意思是說你好吧？」

「我餓了。在這裏吃飯好吧？」巴博轉身對着芭蒂，彎腰吻了一下她的額頭。「開始做事吧，芭蒂。」

「謝謝，我不能留下。我已和人約好了吃午飯。」柯利根說：「我只是順便來看你。我想你知道爲什麼。」

「昨天我只是去那裏買膝蓋綁腿。我已有很多時間冷靜下來了。」

「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奉勸你不要再做出什麼傻事。」

「我知道，謝謝你。」

柯利根戴上帽子，走出公寓。

八

柯利根在十一樓電梯旁取下電話，按了按號碼盤中央的按鈕。

是諾瑪接電話，但當他走出屋頂公寓電梯間時，邱克·貝爾在等着。柯利根很贊成他的措施，除了他能打開那電梯開關外，任何人都不得碰它。

「情形怎麼樣？邱克。」

他做了一個鬼臉。「如果不是諾瑪，我會發瘋。」

吉拉德·亞爾斯坐在壁爐前面一張椅子裏看書，伊麗莎白·格蘭特坐在一張高背椅中，透過玻璃拉門望着他的兒子和安廸·拜玆——他們坐在屋頂草地上。

小格蘭特和司機中間放了一個圖板，兩個人在玩牌。格蘭特太太看到柯利根時，微微點了點頭。他也微微點了一下。

坐在屋頂的兩個人望了他一眼，又恢復他們的遊戲。

柯利根環顧了一下，貝爾看出他的意向。「她在厨房裏做飯，吉姆。」

就在這個時候，諾瑪出現在走道門口。

「嗨，」她說：「午飯五分鐘就好了。格蘭特太太，請你叫福蘭克和安廸停止玩那個無聊的遊戲好嗎？我們要用那桌子。」

「好的。」伊麗莎白站起身子。「他們從早飯後

就一直玩到現在。」

吉拉德頭也不抬的說：「如果那個糊塗女人不老是嘀咕他，也許福蘭克會多注意她一些。他怎麼受得了！」

午餐飯菜非常可口，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美中不足的是伊麗莎白有點嘮叨，但連她自己的兒子在內，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她。

當咖啡端上來時，諾瑪突然說：「吉拉德，你和福蘭克收拾桌子。我必須和柯利根組長談談。」

她拉着柯利根的手走到房子另一邊。一走出他們能聽到的範圍之外時，諾瑪吸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我還能忍受伊麗莎白多久。她一直以殉道者的姿態說個不停，怪不得福蘭克心理不平衡。」

「那麼吉拉德呢？」柯利根說。

她望着他。

「對不起，」他說：「你不能因爲他是你的弟弟，便希望我喜歡他。他也是一個兇手。」

「你說的對。」諾瑪搖搖頭。「伊麗莎白認爲他們是無辜的，安廸也是。吉姆，他們眞的殺了她嗎？」

「你知道他們殺了她，諾瑪。如果你認爲吉拉德是無辜的，你不會指責他毀了你的婚姻。」

「我想恨自己的弟弟實在太不近人情了。」

「你爲什麼待在這裏？你一點也不欠吉拉德什麼。」

「爲了爹。如果我不理會吉拉德，爹永遠不會諒解我的。吉拉德在國內只住兩週，以後恐怕好多年不能見面。此外，在這裏有一個更實際的理由。」

「什麼理由？」

「你沒有看到這裏沒有一個僕人，華德先生說，如果讓僕人進進出出那太危險了。所以我被選上了。」

「你知道他們兩個什麼時候離開？他們要去什麼地方？」

她搖搖頭。「他們連我也保密。我所知道的，他們計劃用假名旅行兩年，也許更久些。只要馬廸羅還活着，我看他們不能回來安全的住下。」

「你所需要的是休息一會。」柯利根微笑的說：「離開這裏幾小時如何？」

「啊，那太好了！」她的臉龐閃出了光亮。「你認爲我們眞的能够嗎？」

「讓他們自己負責一個晚上好了。」

「啊，可以！」

「我七點來接你。」柯利根瞥了一眼腕錶。「我得回去工作了，謝謝你的午餐。」

她看來年輕了好幾歲。

他舉步向屋內走然去時突突又停下脚步。

爲了能看到外街的屋頂，他必須走到矮牆後面。柯利根右脚小心的踏入花床中央，身體傾向前，兩手抓住矮牆。

一個男人站在對面屋頂矮牆後面，正用一付望遠鏡朝這邊觀看，那人個子瘦長，看來很面熟，但在那樣的距離，無法看清面孔。

他離開矮牆，退到後面。「這裏有望遠鏡嗎？諾瑪。」

「我的房裏有一付看戲用的望遠鏡。」

「去拿來，快！」

她跑進屋裏。一會之後，她拿着一付鍍金的小型望遠鏡。柯利根調整好焦點，然後再走進花床，朝對面屋頂觀看。

那瘦長的男人立即低下身子，迅速跑向屋頂的門，消失了。但柯利根已看到了那傢伙臉上的疤痕。他是亞爾・金林斯，一個著名的殺手。

柯利根將望遠鏡交還給諾瑪。

「看到了什麼？吉姆。」她關心的問。

「街對面屋頂上有一個馬廸羅的手下正用遠距離望遠鏡朝這邊查看。」他幽幽的說：「這證實了他們已跟踪到了這裏。」

他走到公寓另一邊的門。諾瑪緊跟在他後面。「你打算怎麼辦呢？吉姆。」

「有一件事情我早該做的。」柯利根說。

九

柯利根將貝爾拉到一邊，將亞爾・金林斯出現的事情告訴了他。

「我馬上去找馬廸羅，和他好好談。我建議你告訴他們，任何人都不要到那邊矮牆附近去。」

「我想我不能丟下他們和你一起去。」

貝爾和諾瑪陪着他走到電梯門口，當柯利根走進電梯時，諾瑪說：「七點鐘見，吉姆。」

貝爾瞪着他，柯利根露齒一笑，按下按鈕。

× × ×

馬廸羅以馬廸羅不動產公司來掩飾他多種不法活動。

電梯將柯利根送到二十五樓一間普通的接待室。一個中年女人坐在一張鋁製辦公桌旁對他微微一笑，表示對一個顧客的歡迎。但柯利根知道她不是一個普通的接待小姐。

當她看出是他時，她的微笑消失了。這不是柯利根第一次來訪問馬廸羅不動產公司。

他亮了一下身分卡，準備走進去。

「如果你來找馬廸羅先生，他不在裏面。」

柯利根轉到她身後的那一扇門。她迅速轉動身子。「在我打電話詢問之前，你不能到後面去，柯利根組長。」

「不要緊。」柯利根說：「我自己負責。」

他沿着走道向前走，然後左轉。右邊盡頭是一個磨沙玻璃門。柯利根推開門，走進一條長廊，長廊兩邊有好幾扇門，在長廊盡頭有一個門上面漆着「私室」兩個大字。

他推開門，走進一間空氣流暢，擺設高雅的辦公室。一個金髮女郎坐在桌子後面打電話。另外兩個男人是李勞•巴斯和班尼•克羅布。

金髮女郎掛斷電話。她看到柯利根時說：「對不起，組長，馬廸羅先生不在裏面。」

柯利根望着兩個打手。他們也回望着他。

「那麼，他的保鏢在這裏保護誰呢？」

他向桌子那邊的門走去。李勞•巴斯從椅子中跳了起來，攔住柯利根的去路。

「你有搜索票嗎？」他跳起來像隻青蛙。

柯利根意識到——班尼•克羅布已站起身子，悄悄的移向他身後。

顯然，馬廸羅已發出命令，如果柯利根來訪時，他不要見這位警官。這刺傷了柯利根的感情，通常他不願侵犯憲法付予這些歹徒的權利——他們的律師太厲害了。

可是，他今天情緒不好。因爲他對吉拉德•亞爾斯和福蘭克•格蘭特一直是敵對，他必須尋求補償。他知道馬廸羅在辦公室裏。此外，他看不慣巴斯的傲慢態度。

「讓開！」柯利根對巴斯說。

李勞•巴斯露出了一排骯髒的黃牙齒，他的身後一陣疾風襲來，這提醒了他班尼是個危險人物。

他迅速轉過身子，他的右手掌外緣同時橫切克羅布的喉結。這時候，克羅布正舉起手對他的後頸襲來，可是已遲了半拍。他的手還在半空中時，柯利根的手掌已擊中了他。

這個馬廸羅的打手連連向後倒退，撞到了金髮女郎的桌子，一屁股坐到地上。他坐在那裏嗆咳不停，一隻手抓住喉嚨。

柯利根立卽橫跨一步，躲過巴斯猛擊出來的一拳，接着踢出一脚，絆倒了他。巴斯雙手一按地，橫的一滾，又跳起身子直向柯利根撲來。

這一次柯利根沒有橫跨躲閃。當巴斯一雙大手向他的脖子圍攏時，他的一隻膝蓋猛一抬起，和巴斯的下巴碰個正着。

巴斯悶哼了一聲，雙手和膝蓋趴在地上。他抬起

頭望着柯利根，搖搖頭。這位獨眼龍警官對着他的下巴又是一脚。這個歹徒翻了一下身子躺着不動了。

柯利根瞥了班尼•克羅布一眼，他還坐在地上手抓着喉嚨喘氣。然後，他推開馬廸羅辦公室的門，大踏步走了進去。

馬廸羅坐在一張豪華的辦公桌後面。當柯利根關上門時，他那黝黑的臉孔變得更黑了。

「通常你不會這樣不客氣，約瑟夫。」柯利根說：「我想唯一的理由是，你知道我爲什麼來找你。」

馬廸羅沒有說話。

柯利根走到桌前，雙手按着桌子，身體傾向前。

「你的手下亞爾•金林斯打電話向你報告我已看到他在屋頂上，對不？」

馬廸羅恢復了鎮靜，說：「你無權闖進我的私室，柯利根。我可以打電話叫別人把你趕走。」

「那麼我會告訴你我有其他理由。」柯利根咆哮着說。

他對着桌子擊了一拳，使這個黑社會頭子跳了起來，馬廸羅氣得舉起雙手，但他並未眞的抵抗。

柯利根也冷靜下來了。他强調的說：「你要弄清楚，約瑟夫。如果我再看到你的打手出現在那隱匿地方附近，我要將你送到牢裏，卽使用栽誣的方法，聽明白了沒有？」

「你爲什麼重視那兩個殺人兇手？組長。」他溫和的問：「你知道他們殺害了我的女兒。」

「關於這件事我爲你難過。據我所了解的，你將女兒扶養成一個受人尊敬的小姐，那是你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情。但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不能將公理交給黑手黨處理。」

「什麼公理？」馬廸羅痛苦的問：「他們將兩個兇手無罪開釋。」

「我可以對你解釋爲什麼發生這件事情，但我懷疑你是否能了解。我只要告訴你，約瑟夫，離那兩個孩子遠遠的，否則……」

「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馬廸羅惱怒的說：「你以爲我瘋了。如果他們被襲擊，箭頭會直接指向我。」

「那麼，你爲什麼派人監視呢？」

「我對他們的計劃感到興趣。這也犯法嗎？」

「記着我說的話，約瑟夫。」他直起身子。

「我聽到了。」這個黑社會頭子說：「現在離開我的辦公室。」

「如果我非再來不可，約瑟夫，我會用手銬帶走你。」

他離開辦公室時，班尼•克羅布已站起來了，但還在揉着喉嚨。金髮女郎在不醒人事的巴斯身旁，企

圖將他弄醒。

柯利根大踏步從班尼身旁走過去。

當柯利根回到辦公室時，打電話給化驗室主任約克，問他那封匿名信是使用那一個牌子的打字機。

約克說，是用一種輕便的 ROYAL 打字機打的。

柯利根掛斷電話。他心裏想，這是巧合？一定是。哈利·巴博是個好孩子，不會寫匿名恫嚇信。

十

那天晚上，柯利根和諾瑪在外面玩到快三點鐘。邱克·貝爾很不高興，他必須等到她回來。

在以後的一週中，柯利根又帶諾瑪出去了兩次。一週過去了，諾瑪安定下來了，視約會爲一種習慣，而柯利根每天去看她也視爲理所當然。

在進入那棟屋頂公寓的第十天——星期六晚上，柯利根帶着諾瑪出去吃晚飯。因爲第二天上午他必須提早上班，所以他在十一點便送她回去。

他很不願意就這樣結束了那晚的約會。那天是滿月，夜色很美。

除了貝爾外，每個人都去睡了。他坐在前室中看電視。柯利根禮貌的問他要不要先去睡。

「啊。」貝爾說：「你沒走之前我不能上床。我必須將電梯固定後才能就寢。你還要待多久？吉姆。新聞已報告過了。」

「看你的電視好了。我覺得月色太好了。諾瑪，你呢？」

「我愛今晚的月色，吉姆。」她的臉龐閃出了粉紅色的光采。

貝爾說：「你還打算停留多久？」

「只一會兒。」柯利根含糊其詞的說。

「一小時？」

柯利根望着諾瑪。

她說：「現在才十一點鐘，邱克。你不會在十二點鐘前離開吧？吉姆。」

「我想不會。」柯利根立即說：「邱克，你爲什麼不在長椅子上躺一會呢？」

「我快要發瘋了。如果你暫時不走，我想去酒吧消磨半個小時好不好？」

這提議立刻獲得柯利根贊同。「你這可憐的傢伙。」他對貝爾說：「當然好，你去吧。」

當貝爾乘電梯下去時，柯利根負責按下按鈕，然後使電梯升回來固定不動。當他回到起居室中時，玻璃拉門開了，諾瑪已經站在外面。他走了出去，順手帶上門。他走到她身旁。

諾瑪站在小桌子一邊。她穿了件露肩緊身白洋裝

，將身體曲線完全顯露出來。她的身上好像充了靜電似的，在美麗的月光下，她赤裸的肩膀就像白玉一樣。

柯利根拉住她的雙手，將她拉到懷裏。她的雙手抱住他的頸子，翹起嘴唇。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接吻。但以前幾次都是在電梯中或車裏，沒有這樣美麗的情調。柯利根感覺到她在懷中變成了一團火，她的身體在微微的扭動，喉間發出近似嗚咽的聲音，他將她抱得更緊了。可是，她突然停止了接吻，推開了他。

她輕聲的說：「在這裏不好，吉姆，這裏太亮了。」

是太亮了，燈光從起居室玻璃拉門流瀉了出來。

她拉着他的手，將他拉到公寓的另一邊。臥室窗戶中的燈全熄了，窗帘緊閉着。

「現在好多了，不是嗎？」她低聲說。

「太好了，寶貝。」

她又偎進他的懷中。這次他們直吻到透不過氣來。

「讓我透口氣！」她咯咯咯的笑着。她躺到地上，將他拉躺到她身旁。草坪涼爽乾淨。

柯利根的嘴唇又壓上了她的嘴唇。這一次他覺得自己的喉嚨發燙。諾瑪像一支蠟燭完全被融化了。

然後，她突然不動了。幾呎外傳來一個好像門鎖轉動的聲音。

她推開柯利根，兩手按地跳了起來。當他跳起來時，一扇落地窗從裏面推開了。

伊麗莎白·格蘭特穿著一件棉睡袍向他們不停的眨眼睛。

「啊，是你，諾瑪。」她說，她沒理會柯利根。「這裏發出了古怪的聲音，好像有人很痛苦似的。」

柯利根眞想扼死她。

「對不起，我們打擾了你，伊麗莎白。」諾瑪說，她儘量抑制着自己。「我們會儘量不發出聲音。」

她向矮牆方向走去，柯利根跟在後面。他回瞥了一眼，格蘭特太太輕蔑的哼了一聲，然後關上窗子。

他聽到門鎖咔嚓了一聲。

諾瑪在花床邊停下來，她的臉孔蒼白。當柯利根一隻手圍着她的纖腰時，她輕輕推開了。

該死的格蘭特太太！他心裏詛咒了一聲。

「下一次約會時，到我的公寓中好了。」他惱怒的說：「那裏絕對沒有人窺視！」

「對不起，吉姆。我想她吓了我。」

她回望了一下。「我們到小桌子那邊去。我想伊麗莎白是利用窗帘縫在窺視我們。」

「等一等，諾瑪。既然我們在這邊，我最好查看

一下對面的屋頂。」

他走到矮牆後面，向對面看去。對面建築物的屋頂在月光照射之下如同白晝般。

「沒有人。」他說：「現在我們只有等邱克回來。」

「對不起，吉姆。」諾瑪喃喃的說。然後她微笑的將一隻手滑進他的手臂中。「下一次在你的地方約會。我答應你。」

他們坐在草坪中，當電話筒鈴響時已是午夜一點鐘了。柯利根跳起來去接電話。

「我回來了，老兄，」他的耳邊響起貝爾的男低音，「你們玩得好吧。」

「這不關你的事。」柯利根說。

他轉身對諾瑪說：「是邱克。」她跟他一起走到電梯旁肘形開關前面，他打開電梯開關。一會之後，貝爾走出電梯。柯利根關上開關。

突然，臥室中發出了一聲尖叫。叫聲是如此的恐怖，以至於聽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的聲音。

十一

當他衝入通往臥室的走道中時，又聽到了一聲尖叫。這一次聽到了是男人的聲音，叫聲是從那兩個男孩住的臥室中發出來的。

他們聽到那兩個男孩室中的浴室門砰然一聲關上的聲音。柯利根比貝爾早一步抵達那臥室門口。他用肩膀撞門，却被彈了回來。門鎖着。

他聽到有人在撞浴室門，然後什麼金屬東西掉到地上的聲音。柯利根聽到一聲詛咒聲，但聽不出是誰的聲音。然後，沉重的脚步聲穿過房間消失在遠處，這顯示有人跑向落地窗。

柯利根和貝爾在一起工作時，就像一部機器中的零件，自動吻合得恰到好處。當這位獨眼龍警官轉身奔跑時，他不必問他爲什麼。他知道，當柯利根繞向後面時，自己已經撞開這緊鎖着的門。

柯利根跑到一半時，幾乎和諾瑪撞個滿懷。她從走道跳入臥室，讓他通過。一會之後，他穿過起居室，拉開滑門，跑向屋頂轉角。

柯利根手裏握着手槍，在房子臥室一邊停下來。通往那兩個男孩臥室的一個落地窗門敞開着。裏面沒有燈光，也看不到人。他所聽到唯一的聲音是邱克在撞門的聲音。

柯利根繞着房子轉了一圈。

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動靜。不管那人是誰，他已經逃走了。

他從口袋中取出一支鋼筆型的手電筒，推亮了，由那落地窗奔進室內。正當他奔進臥室時，前門也撞

開了。

柯利根將手槍和手電筒放在一邊。

兩個雙人床中一個是空的。被子堆在地上，好像床上的人害怕得跳下來似的。

吉拉德．亞爾斯仰躺在床上，一隻手垂到床下面，一隻手仍然緊抓着被子。他穿了一套綠色的睡衣褲，上衣胸口有一個發亮的紅圈圈。

他的眼睛嘴巴都張開着。柯利根看得出來他已經死了。但習慣性的動作使他上前仔細查看了一下。然後，他直起身子環顧了一下這房間。

一把薄薄的刀，刀柄上包着黑膠布，掉在浴室門口附近。浴室門緊閉着，兇刀看來是國內製的。它的尖刃長約六吋，上面全是鮮血。

這是柯利根查看其他東西之前瞬間所見到的。

諾瑪已在門口停下來，一隻手搗着嘴，眼睛睜得大大的。

伊麗莎白從後面抓住諾瑪的肩膀，將她推向一邊。這個老婦人衝進臥室內俯視着吉拉德．亞爾斯。她的嘴張開得和死者一樣大，恐懼得直發抖。

「福蘭克！」她尖叫着。「我的福蘭克在什麼地方？」

「鎮靜點，格蘭特太太。」柯利根幾步跨到浴室門前，用手推了推，門由裏門着。

「福蘭克？你在裏面嗎？」

「柯利根組長！」是福蘭克．格蘭特的聲音，他聽到是柯利根似乎放心了。

然後，他被伊麗莎白推開了，她雙手抓住門鈕，拚命的拉。

「福蘭克！親愛的！開門！是媽咪，福蘭克，親愛的！福蘭克！他們對你做了什麼嗎？你沒有事吧？福蘭克，求求你，求求你……爲媽咪開門……」

柯利根兩手抓住她的肩膀，「我們沒有時間發神經，格蘭特太太。你的兒子說話的口氣很好，沒有什麼。現在需要幫助的是亞爾斯先生。你先回到走道上，待在那邊好嗎？貝爾先生和我有事情要做。」

她轉身望着他，一雙眼睛射出了憎恨的光芒。但當她看到他那隻棕色的眼睛時，她咬着嘴唇，悄悄走開了。

諾瑪仍然站在門口；她的手仍然搗着嘴。

浴室裏面，福蘭克顫抖着聲音嗚咽着說：「他走了嗎？他走了嗎？」

「不管他是誰，」柯利根說：「你現在可以出來了，福蘭克。」

他轉身迅速的對貝爾說：「你留在這裏保護福蘭克和她們兩個女人，邱克，我去搜查。」

浴室門門拉開了，福蘭克衝了出來。他的睡衣褲

是紫色的。他赤着脚，黑頭髮蓬鬆着，沒有戴眼鏡。

伊麗莎白一看到她的兒子，又想跑回室內，柯利根冷冷的一瞥，她停下脚步。然後他向門外走去。

「你沒有怎樣吧？親愛的。」她抽抽搐搐的問。

「我沒什麼，媽。」他走到床邊梳粧台前，拿起他的眼鏡戴上。他的雙手還在發抖。

柯利根從兩個女人身旁走出去，開始搜索另外兩間臥室，打開洗手間和衣橱，查看床下。然後他搜查書房、厨房和起居室。在電梯前面的小通道中，他發現肘形開關仍然拉開着，這證明沒有人使用過電梯。

他走到外面屋頂，又繞着房子轉了一圈，然後由落地窗走回兇室。貝爾瞥了他一眼，他搖搖頭。兩個人都露出了迷惑的神色。

伊麗莎白抱着他的兒子像一隻老母鷹，而福蘭克緊緊地依偎着她。

「我告訴過你待在走道上，格蘭特太太。」柯利根說：「如果你妨礙我的調查工作，我只好將你鎖到你的臥室裏。」

她迅速走向室外。

「你沒事吧？」柯利根問諾瑪。她的臉色難看極了。

「我沒什麼，吉姆……可憐的吉拉德。」

「我很難過，諾瑪。」

「在某一方面說，我並不難過。」她高聲的說，好像不是她自己的聲音。「從他孩提時起，他便嗜好屠殺。他以前常折磨我養的小貓，割掉我養的烏龜的頭。我知道現在說這些話有點無情，但他死去更好些。」

柯利根走到她面前。「去弄杯飲料或咖啡，諾瑪，你們兩個都需要。不要怕，這裏現在很安全。不管兇手是誰，那人已經走了。不要問我他是怎麼走的，如果他不是超人便是飛走了。」

諾瑪轉身走了。

「好了，福蘭克。」柯利根說：「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他不能用什麼蓋起來嗎？」福蘭克說。他不想看床上的屍體。「或者將他的嘴閉上，或什麼的。」

「他還不能碰。」柯利根說：「我們動作要快，福蘭克。兇手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這個年輕的孩子顫抖得像一隻落水的小狐狸。「他……你會以為我瘋了，組長。他不是一個男人。」

「一個女人？」邱克·貝爾不相信的說。

「不，不，我的意思是說，他不是——不是人。」

「別緊張。」柯利根說：「你太緊張了。你說他不是一個人？什麼意思？」

「我正要告訴你，組長！他是某種的——某種的怪物。」

「怪物！」

「一隻圓形隆背的大蟲。」

柯利根和貝爾互望了一眼。這孩子仍然露出了恐懼；他並不是一個天才男孩，他似乎相信自己說的話。他穿著紫色睡衣褲在那裏發抖，好像控制不住似的。

「慢慢的說，福蘭克。」柯利根似乎平靜的聲音說：「將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告訴我們。」

「一個劈拍劈拍的聲音將我驚醒了。當時我想不出那是什麼聲音，但現在我想那一定是落地窗鎖的聲音。它弄斷了沒有？」

他們走過去檢查鎖，果然不錯，兩個門中間相連的地方有一個鐵撬的印子，鎖鈎已經斷了。

「好了。」柯利根說：「然後，這隻大蟲進來了。」

「牠看起來像一隻大蟲。屋內漆黑，所以當牠進來時我只能看到它的影子。牠的身體很大，駝着背，像一隻大甲蟲，伸出的觸鬚像兩根天線似的。」

柯利根和貝爾都瞪視着他。「我不是錯覺。」他大聲的說：「那東西就是那個樣子！」

「好了。牠是從外太空來的怪物。」柯利根說：「然後呢？」

「牠向吉拉德的床走去。」福蘭克又戰慄的說。他鏡片後面的眼睛睜得老大，突然又變得驚恐了。「如果牠向我這邊走過來怎麼辦？」

「那麼，我們會和吉拉德談話而不是和你。」柯利根有意的說：「繼續說下去，福蘭克。然後呢？」

福蘭克舔了舔嘴唇。「屋內太黑了，看不清楚那怪物在那邊做什麼。總之，一看到那東西我就被嚇胡塗了。當吉拉德發出了一聲可怕的尖叫時，我踢掉被子坐了起來。」

他雙手緊抱着肩膀。「我害怕得不得了，我想我也叫了一聲，我不敢確定。我只知道我跳下床，跑向那個門。然後，我聽到那東西轉身，走向我。我知道我還沒跑到那門口，牠就會捉到了我。我只有轉變方向跑到浴室。跑進去後把門鎖上，當我正想到好不容易死裏逃生時……那怪物已來到門外面了。然後有什麼東西掉到地上的聲音。」

他的眼睛瞥了一下地板上那把刀。「我想是那把刀……然後有人撞臥室的門。那怪物發了一聲嗥叫。我聽到牠跑出去了。」

柯利根仔細打量了他一遍。最後他說：「你不是真的相信這件案子是一隻大蟲幹的吧？福蘭克。你是個具有超等智慧的人。」

福蘭克那雙黑眼睛現在變得更黑了。他叫着說：「屋裏很暗，我半醒半睡着，那東西像一隻大蟲！」

「好好想一想。」貝爾說：「你知道這不是電視中的故事。你認爲會發生這種事嗎？」

福蘭克突然說：「一個人穿了一件妖怪的衣服！」他悲傷的說。

「好了，假若那人穿了一件妖怪服裝。」柯利根說：「描述一下他的樣子。」

「我只看到他的影子。他很龐大，身體差不多堵住整個落地窗。當他轉動身軀走向吉拉德的床時，我看他的側影，他的背上有一個大圓峯，每邊肩上伸出一個很細長的東西，彎到身體前面，就像一隻大蟲前面的觸鬚。」

貝爾嚴肅的說：「你確定沒長翅膀嗎？」

福蘭克似乎被激怒了。可是，當他看到貝爾的表情時，說：「沒有，沒有翅膀。」

貝爾望着柯利根。「某一種飛行裝，吉姆，」他說：「雖然聽起來很荒謬，也許一個歹徒用升降梯升到屋頂。」

「我們會聽到聲音。」柯利根搖搖頭，說：「我的猜想是用繩鈎，雖然下面五層樓不開窗戶。」

「我先打個電話，然後再查看外面牆壁。」柯利根走向電話機。

十二

八分鐘後，柯利根和貝爾一起走到外面屋頂，福蘭克和兩個女人留在裏面喝咖啡。

他們兩個沿着屋後矮牆一吋一吋的查看有沒有抓鈎的痕跡，月光仍然很亮，他們看得很清楚，但沒有看到一點痕跡。

可是，當他們靠近花床時，却有一個了不起的發現。他們在花床上發現兩個又大又深的男人鞋印。柯利根猜測這兩個男人的鞋印至少有十二號或十三號。

靠近街道一邊的牆上面也有兩個輕微的鞋印痕跡。還有，牆的外緣留下一隻模糊的血手印。

結論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但這是必然的。兇手從臥室中跑出來，直接跑向矮牆，爬過矮牆，然後走入空中。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柯利根喃喃的說。

「我不相信。」貝爾說。

「我也不相信，邱克。但這是事實。」

柯利根傾着身子俯視下面的街道，貝爾走到他的右邊，也俯視着。

看來下面有一哩高，一輛計程車剛駛過去；一條街遠的地方，兩個男人正漫步穿過街道。其他什麼東西也看不到。

「什麼也沒有。」貝爾說：「你看到了什麼？吉姆。」

「你知道我沒有看到什麼。」柯利根吼着說。

貝爾順着他看的方向望去。柯利根正注視着街對面九層樓的屋頂。

「那是什麼？吉姆。」

「屋頂上有東西在移動。」柯利根喃喃的說：「我看不清楚。但不管那是什麼，剛才沒有。當你下去喝酒時我曾注意過那個屋頂。」

有一件東西留在對面屋頂外緣。月光雖然很亮，但那東西看起來好像機車的兩邊把手，從中間圓形物伸展出來。

「我的天。」貝爾轉身說：「那孩子看到的那個圓包和觸鬚。」

「對。」柯利根轉回身子。「邱克，你在這裏等着。視線不要離開那東西，我馬上回來。」

他跑進屋裏，衝進諾瑪和格蘭特太太住的臥室。那付小型望遠鏡放在梳粧台上。他拿起望遠鏡又跑到外面。

貝爾站在那裏注視着。柯利根利用他原來的脚印走到矮牆邊，將望遠鏡放到那隻好眼睛上。

「是什麼東西？吉姆。」貝爾迫不及待的問：「你看得清楚嗎？」

「看來像是潛水用的『水肺』裝備。」柯利根喃喃的說：「只是看來有三個氧氣罐而不是一個。」

他向後退了一步，將望遠鏡遞給貝爾。

「繼續望着那東西，在我抵達那裏前可能有人取走它。」他說：「我到街對面去。」

伊麗莎白已用電話通知了十一樓的約翰・亞爾斯，他和安廸正在穿衣服，馬上就上來。

「我眞希望你沒有通知他，格蘭特太太。在兇殺組人員到達時，我不要任何人進入這棟公寓。」

「但吉拉德是他的兒子！如果他是福蘭克……」格蘭特太太摟住她兒子的脖子，將他抱到懷裏。這是第一次她的兒子沒有拒絕，但他沒有說話。

「格蘭特是對的，吉姆。」諾瑪說：「那是爹的權利。我……不能自己打電話給他。」

「呃，也許我不對。」柯利根說：「你知道，我不能在這裏等他。告訴你的父親不要進入那間臥室，他看到時一定受不了。諾瑪，你和我走一趟好嗎？」

她順從的跟着他，自她的弟弟被害後，她一直沉默不語，也許她感到憂傷，但她沒有表露出來。

在電梯前面走道中，柯利根溫和的說：「讓我下到十一樓，諾瑪。我在那裏等他們上來。」他推上開關，走進電梯。

「當你的父親和安廸上來時，不要忘記拉開開關

。」

她點點頭。

柯利根按下「D」按鈕，滑門關上了。

老亞爾斯和安廸正急着要上來。當柯利根從電梯中走出時，老亞爾斯臉色慘白的說：「你怎麼會讓這件事發生？組長。這就是你們警方提供的保護？貝爾在什麼地方？我不明白……」

柯利根溫和的說：「你的兒子死了，我很難過，亞爾斯先生，但我們把事情弄清楚，我們已提出好幾次建議，讓我們參加安全策劃。不然出了差錯，警方和貝爾都不能負責任。我們在你們的計劃之下，已盡了最大的力量。顯然你們的計劃不够完美。」

亞爾斯盡力控制自己。「好了！組長，這一點我承認。可是樓上是無法闖進去的。怎麽會發生這件事？」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亞爾斯先生。」

柯利根點點頭，示意他們兩個走進電梯。「在你們上去之前，亞爾斯先生，我要你答應一件事情，你和安廸留在起居室中。你不要進去看你的兒子，也不要走到屋頂上去，聽懂了沒有？」

「聽懂了。」亞爾斯生硬的說。

他按了按「U」按鈕，門關上了。

當柯利根走到街上時，正好一輛巡邏車停下來。一個中年警官和一個警察跳下車子。

柯利根亮了一下身分證明。「你們是接到兇殺組的電話而來的嗎？」

「是的，組長。」年長的警官說：「我是胡克警員，這是肯特巡警。」

「你和我一起來，肯特。胡克，你到屋頂公寓去等兇殺組人員到來，你會見到一個叫邱克・貝爾的私家偵探，他在屋頂上用望遠鏡望着街對面的屋頂。不要管他。他是奉我的命令行事。」

「是的，組長。」警員說。

「乘電梯到十一樓，然後穿過走道到另一個電梯。你會見到電梯旁有一部電話機。你必須打電話到屋頂，那樣才有人送電梯下來，不要碰任何東西。」

「是的，組長。」

「我們走吧，肯特。」柯利根快步穿過大街，來到對面建築物時，已是午夜一點三十分。

他和年輕的巡警乘電梯升到九樓，沿着走道轉兩個彎，最後來到一個上面寫着「安全門」的門口，門上沒有把手。

柯利根看到對街頂樓望遠鏡正閃閃發光。他向貝爾揮了揮手，然後他走過去查看他要檢查的東西。他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有三個金屬箱子連到一個看起來像是纖維玻璃的胸衣。另外兩個金屬管子掛在外面，管子由中間的箱子向上和輕微的向下角度。兩個輕厚的金屬管子大約有機車把手直徑長，向上向前彎，末端形成把手。

「你知道這是什麼？」柯利根問巡警。

肯特搖搖頭。「也許是潛水裝備？」

柯利根哼了一聲。纖維胸衣上刻有：貝爾航空系統公司。他取出一條手帕，握住一個把手似的金屬管子，他將皮帶拉開，顯然是固定胸衣用的。他查看胸衣的內部。

裏面也刻了字：第三〇五國民兵航空隊。

肯特巡警伸着脖子說：「這是長島國民兵航空隊的裝備，組長。我現在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什麼東西？」

「巴克羅吉斯帶！」

柯利根直起身子，望着這個年輕的巡警，「你說什麼？」

「航空隊曾試驗過這東西，組長。他們在全國表演中示範過。這是一個『一人火箭帶』，穿上這裝備一個人可以跳過一個足球場的長度，或幾棟大厦。我在電視上看過兩次。」

柯利根望着對面公寓大樓，從這邊屋頂到對面屋頂大約三百呎長，正好是一個足球場的長度。

現在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原來兇手飛過去又飛回來！

「在化驗人員未到之前不得移動這東西，你留在裏裏看守，肯特，我到對面大樓去。」

「是的，組長。」肯特說。

也許邱克和我運氣好，他們沒有讓我們策劃安全措施。當柯利根離開時他心裏想着——誰會想到使用這個玩意？他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只使用幾個金屬箱子及一個噴嘴將自己發射到空中，這眞需要很大的勇氣。

只有想報仇的人才能有這麼大的勇氣。

十三

柯利根發現屋頂公寓中擠滿了人，胡克警員站在電梯門口，在起居室中，諾瑪正端着咖啡和三明治給格蘭特母子，安廸・拜玆，和她的父親。貝爾和兇殺組的戴夫・彭德及馬廸・基恩站在一起。

彭德嚴肅的和柯利根打招呼，而基恩則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你確實幫我們不少忙，吉姆。」基恩笑着說：「但我已經破獲了這件案子。兇手是尼斯船長。」

彭德對他的輕浮緺緺眉頭。「邱克已將每個細節告訴我了，吉姆。」彭德說：「對面是什麼東西？」

「兇手使用巴克羅吉斯帶進入這裏，然後又回到

那邊。」柯利根說。

「別開玩笑了。」彭德正經的說。

「我說的是實話，戴夫。它是一種空軍試驗過的設計。兇手從對面屋頂跳過三百呎遠，然後又使用同樣方法跳回去。我留下一個警察在看守那東西。」

小格蘭特聽到柯利根的話，顯得非常關心，他跑了過來。

「一定是貝爾火箭帶！」他興奮的說：「我見過那帶子的照片，如果不是房間太暗的話，我會認得出來。」

彭德不相信的說：「你的意思是說，軍人用作跳過河流或樹林的那種裝備？他們以前在新澤西空中表演過的那種裝備？」他搖搖頭。「我在警察局已經工作很久了，但這是頭一次聽說。」

馬廸•基恩吼着說：「現在我已聽到一切了，兇手從空中飛過來，就像超人一樣！」

老亞爾斯沉重的說：「我什麼時候能看我的兒子？警員。」他對他們討論的題目不感興趣。

「當法醫檢驗完了，你就可以進去，不會很久。」彭德轉身對基恩說：「我們去看化驗室人員檢查得怎麼樣？」

柯利根和貝爾跟着他們走進去。

在走道中，他們碰到一個年輕的大夫。他剛從室中走出來。

「有什麼特別發現嗎？大夫。」彭德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他一定是立即死亡，傷口在心臟的中央，沒有流什麼血，在解剖後我再向你詳細報告。」

「留在那地板的刀是兇器嗎？」

「我想不會有多大問題。但化驗後我們才能肯定。」他舉步走出去。

他們四個人穿過臥室，走回屋頂。法醫已給死者蓋了一床白被單，便衣人員站在牆邊上俯視下面街道。化驗室的毛斯已在用石膏複製兩個大脚印子。其他兩個人，一個在採取指紋，另一個是攝影師。柯利根以前見過，但忘記他的名字，兩個人看着毛斯在複製脚印。

「你們所需要的東西都拍照了嗎？」彭德對攝影師說。

「我照了幾張屍體的照片，斷的鎖，脚印，以及指紋照片，你還要什麼別的？」

「那已經夠了。」

彭德轉身向採取指紋的化驗人員問：「你呢？」

「指紋太模糊了。」鮑華斯說：「刀上沒指紋。但我在落地窗上採集了兩個指紋，我必須採集其他房間中的指紋，那樣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

「去工作吧。」彭德說。

指紋採集員從草坪上拿起裝備，走進屋裏去了。

毛斯包起工具。彭德說：「有什麼重要發現嗎？」

「沒有。」化驗技術員說：「兇刀是一把廉價不銹鋼切牛排刀。是一把很普通的刀，包着刀柄的膠布也是到處可以買得到。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線索。」

「謝謝你！」彭德說：「那麼脚印呢？」

「十二號半，不太普通。是一個眞正的巨人。至於固特異膠底，在鞋跟有一個地方突出來了。」

他從一個大紙袋中，取出一個石膏鞋印模型，指着脚跟處給他着。

邱克•貝爾說：「十二號半。你知道誰穿那樣大的鞋子嗎？」

他自己又喃喃答道：「在每年足球賽開始時，運動雜誌上都刋登每個球員身體各部份號碼，我是一個巴博迷，我已經把他的號碼記在心裏。哈利•巴博穿十二號半。」

一會之後，馬廸•基恩說：「他在越南時是一個武兵。他們在越南使用過那種火箭帶嗎？」

「沒人知道。」柯利根說：「我想那是空軍試驗的裝備，不是陸軍。」

「我們最好調查下一他的不在現場證明。」彭德說。

「最好調查馬廸羅手下那些打手。」柯利根說。

「對。」彭德說：「他的保鏢李勞•巴斯，他的司機班尼•克羅布，還有誰？吉姆。」

「亞爾•金林斯，馬廸羅最可能動用他。」

「將他們三個人都找到警局來。」彭德對基恩說：「我們有理由偵訊。將馬廸羅也帶到警局來。」

「在晚上這個時候，他會很喜歡。」

彭德又對毛斯說：「對面屋頂上有一個玩意兒。我要你去看看，毛斯。主要是檢查指紋，所以必須等鮑華斯一起去。」

化驗室技術員說：「我會辦到。」

午夜兩點三十分，屋頂公寓檢查完畢。同時，吉拉德的屍體已運到市停屍間去了。他的父親和安廸已回到十一樓休息。

兇手既然將火箭帶遺棄了，看來他不可能再回來殺害福蘭克•格蘭特。但貝爾和柯利根都不敢冒險。這位私家偵要福蘭克移到他的臥室去睡。

柯利根派胡克警員和肯特在屋頂上守衛，並且另外安排兩個警察接他們的班。

「可能不需要了。」他對貝爾說：「那傢伙不可能有那麼多火箭帶。但爲了萬一起見，我們不得不小心。」

貝爾點點頭。「他爲什麽將那火箭帶遺棄在屋頂上？」

柯利根聳聳肩。「可能穿在身上走路不大舒服。他也知道，在殺害吉拉德後，我們會加强戒備。如果他要殺福蘭克只得另外再找時間。」

× × ×

本來謀殺案是兇殺組的責任，但柯利根對這件案子很感興趣。因此，他跟着彭德和基恩的車子回到兇殺組。

當他們回到那裏時，已是凌晨三點鐘了，他們發現馬廸羅和他的三個打手坐在兇殺組被看守着。這個歹徒的首領一點也沒有犯罪的感覺，只是平時梳洗整齊的頭髮在凌晨三點鐘這個時候顯得有些雜亂。

他們四個人坐在一張長桌兩邊，旁邊有兩個穿制服的警察看守着。當彭德，基恩和柯利根走進去時，馬廸羅一雙清澈的眼睛瞪着這位獨眼龍警官。

李勞·巴斯和班尼·克羅布憎恨的望着他，而亞爾·金林斯一雙鼓出來的眼睛毫無表情。

「這是奉你的命令？組長。」馬廸羅尖聲的說。

「我只是一個感到興趣的旁觀者。」柯利根說：「彭德警員負責這件案子。」

馬廸羅臉轉向這位兇殺組的警官。「什麽案子？我什麽也沒做。」

彭德兩手按着桌子，身體傾向前。他那粗魯的臉孔只離馬廸羅幾吋遠。

「我們現在按照一個新法規作業，馬廸羅。你比任何律師都清楚你們的權利。但我仍然要向你解釋。你和你的三個狗腿子不必回答任何問題。你們有權利請律師。如果你們請不起律師，本州會免費供應你們每一個人一個律師。」

班尼·克羅布嗤了一聲。

「我想我們還請得起律師。」馬廸羅若無其事的說：「事實上，在我離開家以前，我已打電話通知馬克斯·貝賽爾。但我們沒有什麽可隱瞞的，警員。我和我的三個年輕人願意和執法人員合作。你們指控我們的罪名是什麽？」

彭德直起身子。「告訴我，大約兩個小時之前，你們都在什麽地方？」

「我在家裏床上。」馬廸羅說：「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我們午夜上床的，在上床以前，我在宴請客人。」

「什麽客人？」

「班尼和亞爾以及他們的女友。」馬廸羅對着班尼和亞爾揮了一下手，「他們在十二點一刻離開。」

他對李勞點點頭。「李勞也在那裏。他和我住在一起。」

基恩疲乏的說：「很愜意啊。你們互相建立不在現場證明。」

「還有證人。」馬廸羅平靜的說：「我的妻子，還有班尼和亞爾的女友。」

彭德望着班尼·克羅布。「好了，班尼。你的女友叫什麽名字？」

「羅絲·奧登倫。」班尼·克羅布立即說：「她和亞爾的女友芙麗達一起住在布魯克林。亞爾和我駕車送她們回家——我們用我的車——然後我送亞爾到他住的地方。我回到家時大約兩點左右。當警察到時我剛回來。」

彭德望着亞爾·金林斯。「她叫芙麗達什麽？」

「芙麗達·基姆爾。史廸林鎮，史廸林公寓大樓二〇三號公寓。」

馬廸·基恩抄下地址。從他的表情顯示，他們一定已經事先講好了。她們會替他們建立不在現場的證明。

十四

當彭德偵訊他們時，柯利根在一旁仔細研究這些疑犯。他自動將馬廸羅從兇手名單中畫掉；馬廸羅從來不自己動手殺人——因爲指揮官不會自己開砲的。

其他三個人也都不符合福蘭克·格蘭特所描述的兇手，他說兇手身高六呎以上，兩肩寬濶。

纖維玻璃火箭帶可能使他看起來較爲寬濶。

當然，福蘭克的描述不能保證準確。他只看了一眼那個兇手。根據柯利根的經驗，一個受到驚恐的目擊者有誇大犯罪者身材的可能。

還有，那十二號半大脚印證明兇手是一個巨人。即使如此，兇手也可能故意穿上一雙特大號鞋，留下一個假的線索。

柯利根對李勞·巴斯說：「你穿幾號鞋子？」

這個以前的摔角選手瞪視着柯利根。

「你的下巴還要挨一拳？」柯利根故意問。

馬廸羅以惱怒的聲說：「告訴他，李勞。我說過我們會合作。」

「十一號。」

柯利根望着克羅布。「你穿什麽號碼？」

「九號半。」

柯利根又望着亞爾·金林斯。

「七號半。」金林斯又突然的說：「我有一雙貴族的脚。」說完後哈哈大笑——好像一具屍體發出來的笑聲。

「九號。」馬廸羅自動的說。

柯利根沒理會他。「你們幾個人中有人服過兵役嗎？」

「我在韓戰中服役。」李勞•巴斯說。

「什麼兵種？」

「空軍。」

彭德吼着說：「你們其他兩個人呢？」

亞爾•金林斯搖搖頭。

克羅布說：「我幾年前在國民兵服過役。」

彭德迅速的說：「在什麼地方？」

「長島三〇五航空隊。」

「呃，呃。」這位警官溫和的說：「那是多久以前的事？班尼。」

「五、六年之前。」

「你的職務是什麼？」

「地面保養。」

基恩說：「你使用過『貝爾火箭帶』嗎？」

班尼露出了迷惑。

柯利根說：「我想那東西還沒有發明得那麼早，馬廸。」

基恩做了一個鬼臉。「你說得對。」

這一定是巧合。柯利根心裏想。如果克羅布已從他的老單位偸了一枚火箭帶，他不會如此自動的提供線索。兇手不可能不注意到在那火箭帶裏面刻印着第三〇五航空隊字樣。

彭德望着柯利根，聳聳肩。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矮胖的男人，匆匆走進來。

「你正好趕上了，馬克斯。」馬廸•基恩看着手錶說。

彭德說：「不用什麼票了，律師。他們都是你的。」

「我們很合作，不是嗎？警官。」馬廸羅對彭德說：「至少你能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很願意奉告。」這位兇殺組警官說：「小吉拉德•亞爾斯被謀殺了。」

班尼•克羅布和李勞•巴斯露出了驚異，但亞爾•金林斯的臉上仍然毫無表情。

馬廸羅的臉上露着笑容。「這消息值得半夜從床上爬起來。另一個兇手呢？」

「他還活着。現在帶着你的嘍囉滾蛋！」

他們快步走出兇殺組。

最後，彭德說：「你的看法呢？吉姆。」

柯利根聳聳肩。「你明天查證一下克羅布在國民兵服役的記錄，彭德。但我相信結果將是零。我看你必須偵訊哈利•巴博。」

他轉身問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察：「巴博呢？有人將他帶來警局了嗎？」

「他不在家。」警察說：「他的地方已派人看守了。」

這消息使柯利根感到沮喪。「在晚上這個時候，巴博會到什麼地方去了？謀殺後開車亂跑，是很有可能的。」

他突然想起哈利•巴博可能在什麼地方。

× × ×

距離哈利•巴博住的公寓大樓只幾碼的地方，停了一輛汽車，車裏坐着一個便衣警探。

「嗨，史道爾。」他說：「你在守候着哈利•巴博？」

「啊，吉姆。不錯，那孩子還沒回來。」

「四點了。」柯利根說：「他可能在另一個公寓中。他的女友就住在隔壁。我去看看，再告訴你。」

「要我和你一起去嗎？」

「不用了。」柯利根說：「不會有麻煩，他是我的朋友。」

他走進大樓。按了按巴博信箱號碼下面的按鈕沒有聲音，又按了一下芭蒂•蔡斯的按鈕。那是二〇九號。

沒有立卽回答，他又按了兩下，然後走道的門開了。他爬上五樓。

芭蒂的門開了一條縫，伸頭向外探望。她穿了一件白緞子睡袍。卽使不化粧，她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她看到是他，露出了驚訝。「吉姆。晚上這個時候你來做什麼？」

「我找哈利，芭蒂。」柯利根平靜的說：「他在這裏嗎？」

她似乎很生氣。「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已經睡覺了。」

「芭蒂，這很重要。他在這裏嗎？」

「當然不在。吉姆，請吧，我需要睡覺——」

一隻大手從後面伸過她的肩膀，將門拉開。他是巴博，身上穿了睡衣褲。他的金髮很長。在柯利根的眼中，他的臉上突然露出了恐懼。

「不要傻了，芭蒂。」巴博說：「柯利根組長若非有要緊的事，他不會半夜來的。請進來，組長。」

芭蒂緊緊抓住睡袍，向後退了一步。

柯利根走進一間小起居室。「好了，我問你一個問題，哈利。你在這公寓待了多久？」

「這與你不相干。」女的惱怒的說。

柯利根繼續看着巴博。

「組長，她說這與你不相干，我能連累一位小姐的名譽嗎？我一分鐘前才過來想借杯糖。」

「好了，穿上你的衣服。」

「爲什麼？」

「你因謀殺嫌疑被捕了。」

這個明星球員和他的女友都張大嘴巴望着他。

「我必須警告你，你說的任何話可能用作指控的證據。在回答任何問題之前，你有權聘請律師。要打電話請律師嗎？」

「嗨，等一等。」芭蒂尖叫着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已告訴你們——他已被捕了。」

「你認爲我殺了人？」巴博緩緩的說。

「我想你知道，哈利。」

哈利抓抓頭。「一定是福蘭克和吉拉德。有人逮到他們了，對不？」

「穿上你的衣服！」

「聽我說。」芭蒂熱切的說：「我也顧不得名譽了。哈利從七點鐘起便在這裏，組長。我們十點鐘開始便在床上。」

「你不會揑造故事吧？」

「這是事實！他在這裏用晚餐，自那以後便沒有離開我的視線。」

「對不對？哈利。」

「完全對。」

柯利根感到輕鬆了。他知道這女人不會說謊，但他還是問了一句。「芭蒂！謀殺罪同謀者要判重罪，你知道嗎？」

「我沒有說謊。」

「好吧，我暫時接受你的不在現場證明。哈利，你對一種叫做貝爾火箭帶的設計熟悉嗎？」

「火箭帶？幾個月前我在新澤西州看過一次空中表演。」

「使用過嗎？」

「我？」他哈哈大笑。「我當過步兵，步兵沒那玩意。」

「最後一件事情，哈利。我想看看你穿的鞋子。」

巴博茫然的望着他。然後聳聳肩，走進臥室，拿出一雙淺口便鞋。

貝爾說的對，他穿的鞋子是十二號半。他翻過來看看，底是皮的。

他將鞋子還給哈利。「我想你還有很多鞋子放在臥室裏。」

「對，八、九雙。這是怎麼回事？」

「我只想看看。」

巴博聳聳肩。「等一等。」

他將鞋子送回臥室，穿了一件外套走出來。他走在前面，用鑰匙打開他自己公寓的門。

巴博床頭地上放了十雙鞋子，兩雙膠底的，但沒有固特異牌。

「好了。」柯利根說：「我可以使用你的電話嗎

？」

「在起居室中。」

電話機放在一張牌桌上面，旁邊放了一架小型打字機，機蓋打開着。

他打電話給兇殺組。戴夫•彭德自己接電話。

「你還未上床嗎？」彭德說。

「我在哈利•巴博家裏，戴夫。」他將哈利的不在現場證明作了一次解釋。兇鞋沒有在他家中找出來。

「如果你要他，我可以帶他到警局來。」柯利根說：「但我不認爲他會逃走。」

「好吧，吉姆。只告訴他隨傳隨到。既然你在那邊，通知那警探可以撤走了。」

「好的。」柯利根掛斷電話，對巴博說：「你已獲得暫時解脫了。但不要離開本城。」

「我一直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巴博問：「現在你能告訴我嗎？」

柯利根的手隨意打了幾下打字機。「只是一個年輕人死了。」他說：「福蘭克•格蘭特跑入浴室才倖免於難。」

巴博做了一個怪臉。「替我報了血仇，但可惜沒有幹掉他們兩個。那傢伙怎麼逮到他們的？組長。」

「他們隱匿在一個屋頂公寓中，有人守衞。兇手用貝爾火箭帶從另一個屋頂跳過去。」

「你在開玩笑！」

柯利根聳聳肩。「我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這眞是一件瘋子做的案子。」

他左右推了幾下打字機活動桿，他的眼睛看到打字機旁邊放了一疊打字紙。

他拿起一張對着燈光照了照。上面印着四星商標，南華公司出品，百分之二十五棉質纖維。

又是一個巧合。他不安的想。

那封匿名信的打字機和信紙都和巴博的相同。他放進一張，用打字機打了兩行。

「你在做什麼？」巴博感到奇怪的問。

「我接到一封匿名信，是用ROYAL牌子打字機及你使用的這種磅紙打的。我要查對一下。」

巴博縐了縐眉頭。「我想你會失望。我沒寫那封匿名信。」

「我希你沒寫，哈利，再會。」他走到外面叫史道爾撤走。

柯利根回到他住的單身公寓時已是五點鐘了。兩個半小時後，他床邊的鬧鐘響了。八點三十分他走進警局的化驗室。

他看到約克正在專心的檢查貝爾火箭帶。

約克抬起頭來瞥了他一眼，回頭看了一下火箭帶

，然後又抬起頭。

「我只看到你兩個黑眼圈。」他說：「怎麼沒睡覺？」

「工作到快天亮。」柯利根哼着說：「發現什麼線索沒有？」

「沒有指紋。我們已知道它是怎麼操作的，這有關係嗎？」

「不是我的案子。但我願意聽聽。」

「這外面兩個金屬箱子裝着壓縮進去的 H_2O_2。」這位技術員說：「H_2O_2 爲過氧化氫。外表像車把手的兩個管子是控制器。按動一邊把手，操作者可以控制飛行方向。另外一個把手是控制火箭推力桿。」

他輕輕拍了一下中央的一個金屬箱。「這是汽油發電機。這玩意能飛行的原理是：過氧化氫被壓入汽油發電機中，發電機和催化劑碰到一起便分解成蒸氣。蒸氣由底下兩個噴射口噴出，產生衝力。噴射的角度向外不會灼傷到身上的衣服。即使穿西裝也可以使用。」

「這東西能飛多遠？」

約克聳聳肩。「這似乎是一種初期型的，我說不出來，我查過最新型的火箭帶資料。一次跳出八十呎高幾百碼遠。你可以連續跳很遠。」

柯利根搖搖頭。「這東西落入壞人手裏便成了一個問題。搶刧銀行後還可以飛走，那就麻煩大了。」

「那我們禱告好了。」

「請你將這個打字樣本和上次我交給你的匿名信比較一下。」

「寫給你的那封？」約克瞥了一下打字樣本。「一個小時後便可以完成。」

「昨天晚上那些資料有沒有線索？」

「沒有重要的線索。那落地窗上唯一的幾個指紋是屬於福蘭克·格蘭特和死去的那孩子的。」約克不起勁的說：「兇刀是一把巴法羅城黑考勒利公司的產品，一年生產一百萬把。刀柄上的膠布是電器人員所使用的普通膠布。」

「謝謝你，約克。」柯利根走出化驗室。

十五

當柯利根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時，梅森赫告訴他說督察要他去一趟。

柯利根走進去時，督察正在看報紙。馬西林示意他坐下，然後將手上報紙遞給他。

「你看到這個消息沒有？吉姆。」

小亞爾斯被謀殺的消息報上敍述得很詳細，包括那棟大樓的地址。有一張大樓的照片，雖然屋頂公寓沒有照出來。另外幾張發現火箭帶的屋頂的照片，和

一個人飛越屋頂的漫畫。但馬廸羅和他的打手被偵訊的消息，報館的記者還不知道。

貝爾被僱當死者保鏢的事情報導中略爲提及，但沒有提到柯利根現場追捕兇手的消息。

柯利根將報紙遞回給督察，說：「現在隱匿的地方變得一點也不隱匿了。每個人都知道剩下一個活着的兇手住在什麼地方。」

「他在那裏和住在其他地方一樣安全。」馬西林督察說：局長下令你派守的警員繼續保護他，直到將他暗地送出國爲止。格蘭特太太說幾天就可以辦好。他將被運送到一個未透露的機場，然後乘包機飛往一個秘密目的地。」

柯利根說：「你有理由告訴我這件事情，督察。這件案子交給我們了？」

「你猜對了，吉姆。局長對一般不利的反應表示關心。兇殺組不負責安全的事宜。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指責我們。如果有人知道當兇案發生時有一個警官在場，那我們將更受到譴責。」

「我在那裏不是公務。」柯利根爭辯的說：「純粹是偶然。」

「你知道事實勝於雄辯。局長要這件案子在事實被洩露前破獲。當然我們被選上了。」

柯利根做了一個鬼臉。「兇殺組已接到通知，將案子移交給我們了？」

「檔案記錄已送過來了。可能放在你的桌上。」

柯利根站起身子。「我最好馬上回去看看。」

「有什麼發現嗎？」督察問。他的語氣並未抱着希望。

「我的頭腦裏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那些腳印和福蘭克描述兇手的樣子都直接指向哈利·巴博。兇殺組和我都相當確定他是我們要找的人。但結果證明他有一個可靠的不在現場的證明。你的想法和我相同嗎？督察。」

馬西林吸了一口煙。「一個有意的栽誣。」

「不錯，巴博鞋子號碼已在報上運動欄報導過，那是馬廸羅經常玩的手法。」

督察點點頭。

當柯利根回到辦公室時，他的桌上放了一個兇殺組送來的檔案夾，上面夾了一個紙案，兇殺組值日的人在上面寫了幾句話。

「國民兵三〇五航空隊還未連絡上。我們將一切資料都放在檔案夾中。」

柯利根迅速看了一遍，每件資料他都知道。只有偵訊羅絲·奧登倫和芙麗達·基姆爾，證實亞爾和班尼的不在現場證明是新資料。像他們這種歹徒，僞造不在現場證明是家常便飯。

柯利根查出長島國民兵三〇五航空隊的電話號碼，打電話給他們的指揮官。

一個爽朗的聲音說：「我是康諾斯少校。」

「我是紐約市警局總辦公室柯利根組長。少校，我打電話是和昨天晚上吉拉德謀殺案有關。你看過早報嗎？」

「看過，組長。」

「那麼，你知道兇手用一個貝爾火箭帶飛到屋頂公寓上。」

「嗯，知道。」

「但有一件事情報上沒有刋登，少校。火箭帶裏面刻印着國民兵三〇五航空隊番號字樣。」

少校的聲音立刻露出了驚異。「是我的單位。」

「對，是你的單位。」

「但我們沒有任何火箭帶呀！」康諾斯猶豫了一下。「等一等。我們有。兩個，但它們是初期型的，儲存在倉庫中好多年了，一九七四年，貝爾公司試驗過。我馬上叫補給官查查，再打電話給你，組長，如果那眞是我們庫中存放的，一定要徹底調查。你的電話號碼多少？」

柯利根將警局號碼及他的分機號碼告訴了他。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少校。」柯利根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間，有一個叫班尼•克羅布在你的單位服役，看看他是否接近過那枚火箭帶。」

「班尼•克羅布，一有消息我會立刻打電話告訴你，組長。」

柯利根剛掛斷電話，電話鈴又響了。是化驗室約克打來的。

「我希望早點告訴你。」約克說：「你拿來的打字樣和以前的那封信完全吻合。」

「什麼？」

「你沒想到吧？」

「沒有。我沒想到，我一點也沒想到。」他掛斷電話。

如果哈利•巴博寫了那封恫嚇信，他可能僞造一個假的不在現場證明。那女郎……

他打電話到頂樓通信中心，立刻下令逮捕哈利•巴博和芭蒂•蔡斯。

一小時之後，通信中心回話來了。一輛巡邏車已動身到巴博和那女郎住的公寓去了。

當警察敲兩個公寓門時，都沒有人應門，警察找來管理員打開門讓他們進去時，巴博他們兩個人早已慌慌張張的離開了。

柯利根立即通知通信中心下達全面通緝令通緝他們兩個人。

他掛斷電話後，看到梅森赫警探在外面辦公室中。他招了一下手。

「梅森赫，找出哈利•巴博和一個叫做芭蒂•蔡斯的女人的照片。巴博，資料室中有他的照片，那女的是一個專門給人家照相的模特兒。可以從照相舘中找到。」

「我拿照片幹什麼？」

「送到通信中心複製一份，發給分局及有關機構。全面通緝令已經下達了。」

十六

午飯後，柯利根乘電梯走進屋頂公寓。這是貝爾讓他上去的。伊麗莎白，福蘭克和諾瑪坐在起居室中。柯利根從落地窗可以看到兩個穿制服的警察坐在草坪中間桌子的兩邊。

「有他們在這裏保護着，貝爾，你已經不需要了。」

「我已經告訴過格蘭特太太。」這位紅頭髮偵探說：「我願意離開，做點建設性的工作。一個委託人被殺了，眞糟透了。更糟的是待在這裏什麼也不能做。」

「只剩幾天了，貝爾先生。」格蘭特太太說：「有你和福蘭克睡在一個房間裏，我感到放心些。」

「有兩個警察二十四小時保護着你的兒子，應該再沒有安全的顧慮了。」

「柯利根組長，」格蘭特太太說：「你眞的認爲安全嗎？」

「是的。」

「福蘭克，你相信……」

「他越早離開這裏越好。」小格蘭特說：「我忍受不了他的吼叫。」

「呃……好吧，貝爾先生，我讓你走。」格蘭特太太說。

貝爾立即說：「我去收拾我的手提箱。」

柯利根望着諾瑪，說：「你的父親今天還好吧？」

「他已經安靜下來了。他回長島去了。」

「安廸•拜玆呢？」

「我準備叫他和福蘭克住一起。」格蘭特太太說：「既然貝爾先生走了，我叫他睡到福蘭克床上。」

邱克•貝爾提着手提箱回來了。「你要回警局去嗎？吉姆。」

「是的。」

「你得送我回去。」

「好的。」

柯利根叫一個警察進來，送他們到電梯間，並且

要警察一定要等電梯上來將開關拉下來。

諾瑪陪着他們走到電梯。

「你昨天晚上好像沒睡好，吉姆。」她說。

「只睡兩個小時。」

「那麼今天晚上我們不能見面了？」

「恐怕不能。」

在電梯中，貝爾冷漠的說：「那妞兒在追你，吉姆。」

「我也在追她。」

「你是當眞的！」

柯利根哈哈大笑，「你吃醋？」

貝爾沒有回答。

「邱克。這件案子已經從兇殺組移交給我了。」

「噢？」貝爾說：「將最新的發展告訴我，吉姆。」

當他聽到那封信證實是哈利•巴博寫的時，和柯利根一樣感到驚訝。

「似乎不可能。」貝爾說：「我仍然看不出巴博是個兇手。」

「那麼，他爲什麼要逃跑呢？」柯利根喃喃的說。

「恐懼，他知道你會查出他寫的那封信。」

柯利根說：「我不相信。他一定知道那不會使他成爲主要疑犯。」他搖搖頭。「我眞的不知道。」

當貝爾在家門口下車時，他說：「我把東西放好後，會儘快開車到你的辦公室去。」

柯利根回到辦公室中，看到一張康諾斯回電話來的記錄字條。他立刻打電話給長島。

「不錯，我們兩個火箭帶中的其中一個失踪了，組長。」少校吼着說：「我已經開始調查，追查看誰該負責任。但我看不可能是班尼•克羅布。」

「爲什麼？少校。」

「三週之前我們清點時兩枚火箭帶都還在。因此，失踪的那枚火箭帶一定是在那以後。克羅布已經退伍很久了。這裏很多人還記得他。我問過他們最近有沒有人看到他來過，大家都說沒有。」

「請你將調查的結果通知我好嗎？少校。」

「我會的。和你一樣，我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柯利根剛掛斷電話時，貝爾走進來了，一屁股坐到椅子裏。

「我剛才和國民兵三〇五航空隊隊長通電話。」柯利根對他說：「他們的一枚火箭帶不見了，他正在調查如何失踪。班尼•克羅布似乎是清白的。他從退伍以後就沒再去過那裏。那枚火箭帶三週前還在庫房裏。」

「那麼，現在我們如何着手？」

「我想我們只有等到抓到哈利•巴博和蔡斯那女的再講。你是不是有什麼主意？」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貝爾說：「如果是馬廸羅在幕後指揮，黑社會中一定會傳出謠言，在黑社會中我有好幾個線民可以去問問他們。」

「那麼你去好了。」

「我馬上就去。」貝爾說，柯利根凝視着他消失在室外的背影。

邱克走沒多久，桌上電話鈴響了。是諾瑪•亞爾斯打來的。

「對不起打擾你辦公，吉姆。」她說：「你現在忙嗎？」

「我正準備打個盹。」他說：「有什麼事嗎？諾瑪。」

「啊，伊麗莎白感到不安，又對福蘭克嘮嘮叨叨的，我好惱悶，我想找個人談，吉姆。安廸•拜玆打電話給她，說他辭職不幹了。」

「這事什麼時候發生的？」柯利根驚訝的說。「這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就在你離開之後。她眞的太過份了。他在格蘭特家已經待了二十五年。事實上他已經成爲他們家庭中的一員，住在他們家裏。他上午却搬走了。」

「他有什麼解釋嗎？諾瑪。」

「沒有，這使她更感到不安。」

柯利根喃喃的說：「奇怪，他怎麼會在謀殺案發生之後辭職呢？不知道這有沒有關連？」

「這怎麼可能呢？吉姆。」

「我也不知道。但任何與這件案子有關的人，如果有不正常的行爲，我們得調查。你知道安廸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將新地址告訴了伊麗莎白，叫她把支票寄去。地址是格林威治村。」

柯利根抄入筆記本中。「我想我要去訪問一下拜玆先生。」

「安廸不會和謀殺案有關的，吉姆。他非常崇拜福蘭克。」

「福蘭克沒有被謀殺。」柯利根說：「我要調查這件事情。謝謝你，諾瑪。」

他掛斷電話，走出辦公室，他從停車場中駛出他自己的車子，直向格林威治村駛去。

× × ×

諾瑪給他的住址是一棟三樓紅磚的建築物。根據大門進口牆上一張房客姓名表看來，拜玆是住在底下層公寓。當柯利根按門鈴時並沒有人應門。

柯利根又回到上面，按進口第一家的門鈴。一個

中年婦人出來開門。

「你是房東太太嗎？」

「我什麼身分都有，有什麼事嗎？」

「我在找一個你們的新房客，拜玆先生。」柯利根禮貌的說。

「啊，他一小時前，就上街了。」

「那條路？」

婦人向東指了指。「下一條街有一個購物中心。他也許去了那裏。」

「謝謝你。」

他決定步行去，也許在途中會遇到他。在十字路口有一家廉價商店，一家補鞋店，和一家酒吧。

他穿過街道，看看每家商店中沒有安廸的人影。再過去是一家叫「諾亞」的酒吧。裏面光線矇矓，於是他走了進去。

十七

他進去很久後才能適應裏面的光線，酒保出現了。「喝一杯嗎？」酒保說。

「不。我來找一個人。」

酒保聳聳肩，走到櫃枱另一頭。

「我請大家喝一杯。」柯利根聽到一個聲音說。現在他看清楚前面的人了。那個請客的男人，身材高大，肩膀寬濶，他背對着柯利根，但高大的身材很眼熟。

柯利根走了過去，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是安廸・拜玆，沒有錯。這傢伙粗獷的臉已經喝得通紅。

「呃，呃，這不是組長嗎？」拜玆說：「你來得正好，趕上喝一杯，組長。」

「改天吧，安廸。」柯利根說：「我有幾句話和你私下談談。」

「談什麼？」

「我們找張枱子坐下。」

拜玆向大家宣佈：「我馬上回來，諸位。」他手上拿了一瓶啤酒，走開了。酒保在計算要找他多少零錢。

「是找他的錢？」柯利根說。

「嗯。二十元，剩下的零頭。」

柯利根拿了零錢，走到安廸已坐下的地方，將找的錢放在桌上。

「你在慶祝什麼？安廸。」柯利根問。

拜玆聳聳肩。他想開口回答，但又改變了主意。他喝乾了啤酒。

「我知道你辭職了。」

他的目光閃了一下。「你怎麼知道的？」

「亞爾斯告訴我的。」

拜玆用力搖了搖頭，好像要使頭腦清醒似的。「我只是不想幹了，沒有什麼。」

「很突然，不是嗎？」

他謹愼的說：「我已經待了二十五年，突然嗎？」

「你爲什麼辭職？安廸。」

「決定退休了。這有什麼不對嗎？自由自在，換一下環境。這正是時候。」

「你沒有親自向格蘭特太太辭職，只打個電話，爲什麼？」

「格蘭特家人待我很好。我無法面對着她提出辭職的話。」

「你今天花了不少錢請客，只爲了辭職？」

「這是我的錢。」

「不錯。錢哪來的？」

拜玆瞪着他。「二十五年來，我吃住不花錢，百分之七十的薪水都存在銀行裏，我是一個小富翁，組長。」

柯利根哈哈大笑。「我的想法錯了。我以爲是你一個百萬富翁的叔叔遺留給你的。」

「我沒有叔叔。」他說：「我還要喝一杯。」

柯利根離開了他。

× × ×

當這位獨眼龍警官回到他的辦公室時，邱克・貝爾已在那裏等着他。

「從你的臉色看來，好像有什麼壞消息。」貝爾說。

「只是令人迷惑，安廸・拜玆已經辭職不幹了。我剛才去和他談過。他正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酒吧中大請客。」

貝爾皺起眉毛。

「他聲稱多年來積蓄了不少錢，決定辭職要花用這筆錢。」柯利根說：「可能是眞的，也可能由於其他的原因。我儘量刺激他說出來，但沒有用。他說他不能當面辭職。我不懂這是爲什麼，邱克。」

「他也相信哈利・巴博的話。」貝爾毫不客氣的說。

「也許吧！我不了解實情。」

「你的樣子難看極了。最好去睡一覺。」

「我打算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覺，你見到你的線民沒有？」

「見到了。有些謠言說這件案子是他指使的，但都是些揣測而已。」

柯利根冷哼了一聲。「我坐在辦公室中也能揣測。」

「你的情緒不好。我們去喝一杯如何？吉姆。」

「現在不行。」

星期二上午，柯利根到達辦公室時，先看了一下電動打字的電報，然後打電話給通信中心。

但還沒有哈利・巴博和芭蒂・蔡斯兩個人的消息。

於是，他又打電話給長島的康諾斯少校。

「我們還未查出線索，組長。」少校：「但拜兹士官正在加緊調查。」

「誰？」柯利根說，他以為聽錯了。

「我們的補給士官。他的名字叫亞諾德・拜兹。」

柯利根沉默了一陣，然後說：「他的姓是不是拼成B-E-T-Z？少校。」

「對，你為什麼這樣問？」

「這士官的記錄在手邊嗎？」

「就在隔壁第一科。」

「你能不能拿來看看，裏面有沒有提到他的一個親人安廸・拜兹？」

少校聲音中露出了驚訝。「好吧！你不要掛斷電話，我去拿。」電話一陣沉寂。

「對，有，組長。」少校激動的說：「這裏列有他的近親，一個哥哥叫安廸・拜兹，在伊麗莎白・格蘭特太太家工作。」

「我建議你，少校，」柯利根說：「你以盜竊嫌疑將拜兹士官逮捕。」

「我的天，你認為我派了一個竊盜調查竊盜案？」

「恐怕是的。你將他逮捕，我儘快來偵訊他。」

「他現在不在。」少校的聲音像個病人。「他不是我們常備人員之一。我們國民兵大多數人員一週只服務兩個晚上，但今天晚上他會來上班。」

「這個不能等，少校。你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啊，知道。他白天在經營一家加油站。」

「那麼，我建議你和本地警方連絡，將他逮捕，責任由我負。」

少校似乎感到放心了。「好吧，我可以把你的話轉告本地的警察。什麼事情使你確定他犯了罪？」

「我到達那裏再解釋吧。」

柯利根跳起來奔向門口，示意梅森赫進來。當他進來時，柯利根將安廸・拜兹的姓名及他在格林威治村的住址寫在一張紙上，交給梅森赫。

「我要逮捕這個人，梅森赫。如果他不在，試試諾亞酒吧。離他住的地方向東，只隔着一條街。」

「身材面貌？」

「一公尺九二，兩百二十磅重。黑髮灰雀斑。面孔粗獷，如果你在酒吧找到他，他身上可能帶着很多錢。」

「什麼罪名？」

「接受竊盜的財產。」柯利根說：「在進一步調查後，再控以謀殺罪。我馬上趕到長島去。」

梅森赫迅速離開了。柯利根打電話到邱克・貝爾的辦公室。

「你有事嗎？邱克。」

「在寫回信。這些信已經積壓很久了。發生了什麼事？」

「馬上去長島。」

「為什麼？」

「國民兵航空隊補給士官是安廸・拜兹的弟弟。」

「我一點也不知道。十分鐘後我在警局大門和你碰頭。」

十八

三〇五航空隊單位在骯髒的機場一頭，只有一個小停機棚，機棚外停了一架訓練機。

柯利根將車子停到一棟矮建築物門口，建築物裏面坐了一個士官。

柯利根亮出身分證明。「我來見康諾斯少校，他在等着我。」

「是的。他告訴過我。」士官說：「請走這邊。」

他領着柯利根到一個上面寫着「隊長」的門前，他敲了一下門。

裏面一個聲音說：「進來。」

他們走進去。

一個身穿制服、灰髮的男人坐在辦公桌後面。他皺着眉頭，面露憂容。

在辦公室的一角，坐着一個年約四十左右，身穿便衣的男人，臉上露出了惱怒。他的長相和他的哥哥幾乎一樣，雖然體格沒有他哥哥那樣高大。一個矮胖的警察坐在他的身側。

「組長。」少校和柯利根握手。「這位是警方芬治警佐。」

「這位是邱克・貝爾。」柯利根說：「貝爾先生是位私家偵探，他對這件案子很感興趣。」

少校和警佐點點頭。柯利根望着坐在一角的男人。

「這位是亞諾德・拜兹？」

「是的。」少校不愉快的說：「關於那枚火箭帶，他說他什麼那不知道，組長。我希望你沒有弄錯。」

」

「不會。」柯利根仔細打量着亞諾德•拜玆。「你是安廸•拜玆的弟弟？」

「是的！官長。」他惱怒的說，但他也很緊張。他的手指不停的拉動褲子。

柯利根望着警佐說：「你告訴他憲法的權利嗎？」

「告訴他了。」

柯利根轉回頭，說：「你知道安廸爲什麼要那枚火箭帶嗎？拜玆先生。」

「我不知道那枚火箭帶怎麼失踪的。」他用憂鬱的聲音說：「我已經告訴少校——」

「如果你知道事情的結果會大大不同，如果你偸了那枚火箭帶不知道他使用的目的，那麼你只是犯了偸竊罪。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做什麼用，你會犯謀殺同謀罪。」

亞諾德•拜玆眨了眨眼睛。

「安廸說，你不知道他要那枚火箭帶做什麼。」

柯利根輕蔑的說：「但他企圖替你掩飾。你知道那謀殺計劃，亞諾德，不是嗎？」

亞諾德的舌頭伸出來又縮回去。「你已經和安廸談過了？」

「你認爲我們怎麼查出他弄到那枚火箭帶？」

拜玆瞥了一眼少校，將頭轉向一邊。他們都望着他在掙扎。却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他的臉色越來越慘白。他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安廸沒有殺害那孩子。我看過報紙後，昨天晚上我打電話給他。他對我說，他和那件事無關。」

「你打電話到什麼地方給他？」柯利根緊迫的問。

「在他家裏。他住在格蘭特家中的車房裏。他說他正在收拾行李，當他搬到新地方後再和我連絡。他不要在電話中談。」

「如果他不願意談，你怎麼知道他沒有殺害吉拉德•亞爾斯？」

拜玆乾嚥了一下。「他只告訴我那麼多。他說不用耽心，因爲他和那孩子的死亡無關。他說他沒有使用那火箭帶。」

「你的意思是說，」邱克•貝爾說：「他從你這裏弄到那火箭帶是替別人弄的？」

「是的，我這樣猜想。」

「你猜想？是什麼意思？」柯利根立卽追問：「是他？還是別人？」

「我想是替別人弄的，」拜玆可憐兮兮的說：「我的意思是說，因爲他昨天上午在電話上所說的。當然我眞的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那東西。」

「你的意思是說，他要那東西沒有對你解釋。」柯利根說：「你做這件事情是爲了什麼？錢？」

「不完全是錢。」拜玆士官哀聲的說：「自孩提時起，安廸一向能够欺騙我做任何事情，他比我大十五歲。我已經習慣什麼事情都聽他的。」

康諾斯少校說：「但一定牽涉到錢的問題，拜玆士官。」

拜玆避開了他的眼睛。「是的，隊長。」

「多少？」

「兩百元。」

「安廸有沒有提到他可以獲得多少？」柯利根問。

「他什麼也沒告訴我。只說我不會有痲煩。」

柯利根對少校說：「我已經問完了，少校，你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拜玆。」

「幾天前，上個星期五晚上。但早在星期二我便和他連絡過。」

少校厭煩的說：「你可以把他帶走了，芬治警佐。這不是軍事犯罪，因爲火箭帶不是聯邦政府的財產，國民兵財產屬於紐約州的。他得以一個文職身分被控。」

柯利根對芬治說：「他全是你的了，警佐。」

「你不要他作你負責的謀殺案中實質的證人？組長。」

「以後要。我們要和兩個地方檢察官研究一下。現在我已得到我所需要知道的。」

當亞諾德隨着警佐離開時，柯利根對少校說：「謝謝你的合作。你幫了我很大的忙，否則我們不會這麼快就破獲這件案子。」

「坦白的說，我不要聽到那傢伙了。」少校說：「你見過那火箭帶實際操作嗎？」

柯利根搖搖頭。

「你要不要看看？」

「也許這是一個好主意。」柯利根說：「有人會使用嗎？」

「我們的主任教官。他以前替貝爾公司工作。」少校說。

少校領着他們走到那小停機棚，裏面有兩個穿著工作服的男人在擦拭飛機。

少校介紹他們和毛尼森上尉認識。

「柯利根組長和貝爾先生想看看貝爾火箭帶使用的情形，亞來斯。」少校說：「你有空嗎？」

「有，少校。我得先檢查一下和添加一些油。二十分鐘就好了。」

示範動作在機場跑道上舉行。柯利根，貝爾和少校在跑道盡頭等着。毛尼森穿著火箭帶從補給室出來了。

他站好位置，回頭瞥了一眼少校，說：「都準備好了。」

「開始吧。」

毛尼森抓住肩膀上的彎把手控制器，扭動其中的一個。兩道白氣由發電機底部的噴口噴了出來。

接着，呼的一聲，他由地面飛入空中，成一道弧形，在空中四十呎高處向前飛行，他保持那樣的高度，飛過一個足球場的長度，然後輕輕落在地面，連膝蓋都沒彎一下。

「有三四百呎遠。」貝爾猜測的說。

「大約三百五十呎。」少校說。

毛尼森轉回身子，又呼的一聲飛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對柯利根說：「要不要試試？組長。」

「不，謝謝。」柯利根說：「我頭會朝地上落下。上尉，這需要多久才會使用？」

「我受訓了一個月，我個人的看法認爲，任何一個具有平衡感的人只要兩三天密集訓練便可以學會了。」

柯利根心裏想。如果安廸自己使用，他在星期五拿到那火箭帶，星期日晚上使用，那只有兩天的練習時間。更可能的是他將那裝備借給一個有經驗的人使用。

「謝謝你們的示範，」柯利根看了一下腕錶說。時間已十一點多了。「我們得回去了。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十九

柯利根和貝爾在途中吃了一頓快餐，回到警局時是一點多了。

安廸．拜玆坐在梅森赫警探的對面，兩個人面前都放了一杯咖啡。梅森赫吃着三明治。

安廸的臉孔通紅，他的四周散發出一股酒精氣味，但他的一雙眼睛却暗淡無光。

柯利根問梅森赫：「他是清醒的嗎？」

「我去那家酒吧時他非常高傲。中午前他又喝啤酒又喝威士忌。」

「他吃午飯沒有？」

「沒有。這是他喝的第三杯咖啡了。」

柯利根對拜玆說：「你知道你爲什麼被逮捕嗎？安廸。」

安廸說：「這位警探說是因爲接受偷竊者的財產。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告訴他的憲法權利沒有？」柯利根問梅森赫。

他點點頭。

「好了，安廸。」柯利根說：「我告訴你吧。你的弟弟亞諾德已在長島被警方逮捕了。他已承認以兩百元將那枚火箭帶出售給你。他說的對不？」

安廸一口喝乾杯中的咖啡，然後將手中的塑膠杯揑扁了。

「對不對？」

「這個警察說我不必回答任何問題。」

「不錯。」

「那麼我不用回答。」安廸輕蔑的說。

柯利根耐心的說：「亞諾德已經承認了，安廸，你不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亞諾德說你替別人購買那枚火箭帶。你告訴我是誰？否則，我們必須假定是你自己使用。這顯示你要被控以謀殺罪。」

他咬着牙，沉默不語。柯利根等待着。

然後，這位獨眼龍警官突然問：「你穿幾號鞋子？」

安廸沒有回答。

「你知道我們可以量的。」柯利根又說。

安廸露出了迷惑。然後他說：「我的鞋子不是十二號半。」

「你怎麼知道兇手鞋子的號碼？」柯利根迅速的問：「報上也沒登過。」

安廸愣了一下，說：「那天晚上我在那裏，記得嗎？我聽到一個警察說的。」

「好了。你的鞋子多大？」

「十二號。」

「服過兵役嗎？」

安廸搖搖頭。

「現在我們再回到火箭帶。你替誰購買那枚火箭帶？」

他沒有回答。

「好了，他堅持他的憲法權利。」柯利根轉向另一邊。「梅森赫，用謀殺的罪名拘捕他，將他送入牢裏去。」

安廸．拜玆張大嘴巴。這時，門被推開了。一個警察將哈利．巴博和芭蒂．蔡斯帶進來了。

芭蒂面孔蒼白，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但巴博微笑的和柯利根打招呼。

「他們在什麼地方被逮到的？」柯利根問。

「在一個小旅館中，以哈利．巴考克夫婦名義住進去的。」

巴博熱切的說：「這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組長，我想我不該跑，但我可以解釋。」

「等一會我們再聽你解釋。」柯利根說：「安廸，你認識這個人嗎？」

「當然認識。」拜玆說：「他是哈利・巴博。」

「你怎麼認識他？」

「我在電視上見過他。」

「我的意思是說你本人認識他嗎？」

安廸搖搖頭。「我以前從未在近距內離見過他。我看過美洲豹隊的比賽。」

柯利根望着巴博。

這個足球明星說：「我不認識他。我應該認識他嗎？」

柯利根說：「梅森赫，你可以將拜玆帶走了。」

梅森赫將大塊頭帶走。柯利根示意他們坐下。

柯利根對巴博說：「你現在可以解釋了。」

金髮足球明星乾咳了一聲。「那是因爲你在我房中打了一份打字機的樣本。組長，我害怕了。我知道你會追查出那封匿名信是我寫的，以爲我是兇手。所以我對你說謊以便拖延時間。芭蒂不要我逃走，她認爲我該留下來面對現實。」

芭蒂說：「啊，哈利。我再三告訴過你，可是你不聽。」

「等一等，芭蒂。」柯利根說：「如果你不是兇手，你爲什麼要寫那封信？」

「當我聽到電視播報亞爾斯和格蘭特被無罪釋放時，我立刻火冒三丈。我坐下來打了一封信，把信寄了出去。當我冷靜下來時，我發覺自己多麼愚蠢。但懊悔已經來不及了。」

「多麼愚蠢？哈利。」柯利根冷漠的說：「你知道我是什麼想法？任何一個能寫出那樣恫嚇信的人都能做到他的恫嚇。哈利，你的鞋子和兇手的一樣大。你的體型正如格蘭特所看到的一樣。你跟踪格蘭特太太的轎車到奧西林。任何一項的罪名我都可以把你逮捕。」

芭蒂平靜的說：「組長，星期天晚上他眞的從七點鐘起便和我在一起。」

柯利根望着她。她的臉孔仍然慘白。但她的目光很穩定。

他輕蔑的說：「在你突然失踪之後，我爲什麼還要相信你？」

她舔了舔嘴唇。「我曾試圖說服他不要逃走。相信我，我說的是實話。我可以發誓作證，星期日晚上，哈利從七點鐘起到你出現時止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大部份時間和我睡在床上！」

他瞥了一下貝爾，對他的辦公室點點頭。貝爾跟着他走進他的辦公室。

他關上門。「你的看法如何？邱克。」

「如果她說謊，吉姆，那麼她是個女表演家。」

柯利根皺着眉頭說：「我不認爲安廸和哈利假裝不相識，即使安廸不是兇手，當他和他出售那火箭帶給他的那個人見面時，他一定有某種反應。他並不是一個表演者。」

「我也不認爲他們在表演。」貝爾說：「吉姆，我不認爲巴博是我們所要的人。」

「那麼他爲什麼要寫那封信呢？」

「他可能說的是實話。人們有時會做出糊塗的事情。」

「那傢伙一定是個神經病，邱克。只有神經病才寫那種信。」

「我相信那女郎的話，吉姆。她居然承認她和他在床上……」

柯利根嘆口氣。「我也相信她的話，只是我不能釋放巴博。若是他再逃走了，逮捕他可眞不容易了。」

「你能控他什麼罪名？」

「只有恐嚇。這可以保釋的。」

他和貝爾回到外面，柯利根對警察說：「將這人帶到樓下，控以恐嚇的罪名，讓他交保。」

他轉身對巴博說：「我相信芭蒂的話，哈利，如果你再逃跑的話，我會將你釘在牢房中。聽清楚了沒有？」

「我不會再跑了。」巴博完全被懾服的說：「謝謝你。」

「不要謝我。」柯利根說：「我如果能說出更大的罪名指控你的話，你已經進入牢房了。謝謝那位小姐好了。」

他的目光轉到女郎的臉上。「我釋放你們因爲相信你的話，芭蒂，但記着，你是個實質證人。如果你再逃跑，我要連你一起關起來。」

「是的，組長。」

× × ×

柯利根和貝爾坐回到他的辦公室中。柯利根撥動一個電話號碼。

一個女人聲音說：「這是亞爾斯公館。」

「亞爾斯先生在家嗎？」柯利根說：「我是警局柯利根組長。」

「等一等。」

當亞爾斯的聲音出現時，他說話的語氣很正常。

「有什麼事嗎？組長。」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柯利根說：「上星期天晚上，安廸整個晚上都在屋內嗎？」

「是的，組長。我們都在十一點鐘就寢。」

「我想你們是分房而睡的？」

「當然。」
「那麼他很可能溜出去你不知道？」
「很可能。」一陣沉寂。然後亞爾斯問：「安廸和吉拉德之死有關連嗎？」
「只是調查一切的可能性，亞爾斯先生。謝謝你。」柯利根掛斷電話。他對貝爾說：「我們再和安廸談談。」

二十

安廸·拜玆被關在牢房中，他躺在床上。當柯利根和貝爾走到牢房門口，拜玆坐起身子。
柯利根對着鐵欄裏面說：「你仍然堅持憲法的權利嗎？安廸。」
拜玆堅定的說：「是的。」
「你請律師沒有？」
他搖搖頭。
「爲什麼不請呢？如果你不是兇手，我想律師會勸你講話。你不要被控告是謀殺罪吧？」
「我沒有殺害吉拉德。」
「我有些相信你。」柯利根說：「我想不出你有任何的動機。」
拜玆似乎感到驚異。「那麼你爲什麼要把我關在牢房中？」
「我想你是個從犯，安廸。但也許只是技術上的從犯。」
「說明白點。」拜玆吼着說：「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有人拜託你購買那火箭帶，但你直到發生謀殺案後才知道它的用途。然後，當你發覺你幾乎使你的小主人送掉性命，你無法再面對他或他的母親。那是你爲什用電話辭職和酗酒的原因。」
他的眼睛中露出了思索的表情，但他沒有說話。
「你沒有更正他說得不對。」貝爾在一旁補充說。
拜玆露出了難爲情。「我以爲他沒說完，別人怎麼知道我有辦法弄到一枚火箭帶？」
柯利根說：「一個馬廸羅的手下以前在國民兵三〇五航空隊服過役。如果他知道你的弟弟是一個補給士官，這回答了你的問題吧。」
「馬廸羅的哪一個手下？」
柯利根和藹的說：「安廸，聽你的口氣，你好像探聽了足够的消息好編一個故事。」
「我要將事情弄清楚，組長。也許那傢伙是馬廸羅的手下。」
「哪個傢伙？」
「我賣給他那火箭帶的那個傢伙。」

事情來得如此突然，如此的容易，以致柯利根和貝爾彼此眨了眨眼睛。儘管柯利根經驗豐富，他也沒想到他這麼快就說出來。
「對，對。」柯利根說：「現在你變得聰明了。但我想不出你爲什麼突然決定承認的理由。」
「我的弟弟亞諾德承認了，不是嗎？」拜玆聳聳肩。「我不要爲別人受罪。」
「什麼人？安廸。」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我在一家酒吧碰到他。」
「什麼酒吧？什麼時候？」
「曲西酒吧。在四十二街。星期一的深夜。」
「你是說一週前的昨天？」
「你說的對。」
「繼續說下去。」
「我們開始聊天，他請我喝了兩杯酒。然後他說，如果我能替他弄到一枚火箭帶，他願意付我五百元。」
「出乎意外？就這麼簡單？他怎麼知道你能弄到一枚火箭帶？」
拜玆露出了紛亂的神情，然後他似乎明白了。「他好像是有心人。我們曾談及我的弟弟是三〇五航空隊的補給士官。」他頓了頓，接着說：「是他先提起的，不是我。他怎麼知道的呢？」
「也許他事先已知道你的一切。」貝爾提醒他說：「也許他有意要和你接近。」
「你到達時他已經在酒吧內？」柯利根說。
安廸想了一會。「他緊跟着來的。你認爲他跟踪我嗎？」
「我想是吧。」柯利根說：「你們在討論你的弟弟，安廸，然後呢？」
「他說，他正好知道三〇五航空隊儲存着兩枚火箭帶，沒人會注意那東西，它們已存放了好多年了。如果我能說服我的弟弟讓售一枚，他願意付我五百元。」
柯利根和貝爾又互望了一眼。貝爾說：「聽你說的那個人好像是班尼。」
柯利根說：「你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交貨的？安廸。」
「上星期五晚上，在同一家酒吧。」
柯利根縐了一下眉頭。「你揹着那東西走進酒吧？」
「不，不。」拜玆說：「我只在那裏和他見面。我把那東西放在車上。我們走到外面，然後把貨物送到他的車裏。他付我錢後就走了。」
貝爾說：「他告訴你他叫什麼名字？」

拜玆搖搖頭。

「他的長相呢？」柯利根問。

「我醉得很厲害，記不清楚了。」

「星期五交貨時，你並沒喝醉啊，你喝醉了嗎？」貝爾問。

「沒有。」拜玆說：「但我很緊張，我沒有看得很清楚。」

柯利根說：「安廸，這些都是你揑造的故事。」

「不，不，我沒有，組長！我儘力合作。我只是不擅長記憶面孔。我記得他大約比平均的高度稍微高一點，但比我瘦。」

「多大年紀？」

「三、四十歲左右。」安廸說：「我不擅長判斷年齡。」

「你什麼也不擅長。」柯利根嚴肅的說：「我想你也不記得什麼樣的車子或牌照號碼？」

「一輛黑色的轎車，」拜玆喃喃的說：「新的。所有的新車在我看來都是一樣。但那是一輛大型車，福特或普來茅斯牌子。」

柯利根聳聳肩。「如果你再看到他時，你還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拜玆自信的說。

「我想你可以認出他的照片？」

安廸露出了渴望。「我可以試試。」

「好的。」柯利根說：「我馬上帶你去資料室看照片，我辦好手續馬上就回來。」

在路上，柯利根對貝爾說：「你的看法呢？邱克。」

「我不能肯定。」這位私家偵探說：「有兩次我有一個感覺，他很聰明，會見風轉舵。」

「他的頭腦沒醉，我和你有同樣的感覺。但這講不通，他爲什麼要編造這樣一個瘋狂的故事？」

「爲了擺脫謀殺罪。」

柯利根點點頭。他們等着警衛開門。「我看不出他是一個兇手，邱克。他將那枚火箭帶交給了某一個人。但關於那個人是誰，他爲什麼說謊呢？」

「誰知道呢！吉姆。」

警衛打開了鐵門。

× × ×

在罪犯辨認局中，他們叫安廸坐下來辨認犯罪者的照片。爲了測驗他的反應，柯利根先將一本其他犯罪者的相片拿給他看。

柯利根和貝爾坐在桌子對面望着他臉上的表情。安廸・拜玆緩緩地翻閱着，全神貫注的打量着每張照片。他翻完了全部照片却沒有一點表示。

「這裏沒有。」他說。

柯利根拿了四張正面、側面的相片。他們是馬廸羅，李勞・巴斯，班尼・克羅布和亞爾・金林斯。

「嗨，這是馬廸羅。」拜玆看到第一張相片興奮的說。

「你認識他？」柯利根說。

「當然認識。四年前就認識。他的女兒死後被掘出來那天，他去了亞爾斯的地方。我駕車送格蘭特家人去那裏。然後，我在法庭上看過他好幾次。」

「他是你出售火箭帶的人嗎？」

「不是。」

他瞄了一下李勞・巴斯，將他的相片放到一邊，又看了一下亞爾・金林斯，也放到一邊。然後，他仔細打量班尼・克羅布的正側面相片。

「就是這傢伙。」他勝利的抬起頭。「就是他，沒有錯！」

柯利根舒了一口氣。如果班尼・克羅布被控以謀殺小亞爾斯，馬廸羅很可能，甚至會和謀殺有絕對的關連，班尼不是烈士型的人物，他不會不招出指使他的人而自己一個人接受懲罰。

「你現在確定了嗎？安廸。」

拜玆露出了信心。「我可以在庭上作證。」

「你會有機會。」柯利根站起來。「好了，安廸，回到你的牢中去。」

二十一

當柯利根和貝爾在二十五樓走出電梯時，還是上次那個接待員在當班。

她一看到柯利根時立即肯定的說：「今天馬廸羅先生眞的不在，組長。他也不在城裏。」

柯利根推開門，走向馬廸羅的辦公室。當他經過她的辦公桌時，他說：「我們這次不是找馬廸羅。」

他們走進私人辦公室。

當他們走進去時，金髮女郎剛掛斷電話。她對柯利根笑着說：「海克斯太太對你說他不在，組長。他今天上午搭飛機到巴法羅去了。」

「我告訴她我們不是找馬廸羅。」柯利根說：「她沒有告訴你？」

亞爾・金林斯和班尼・克羅布懶洋洋的坐在椅子裏。柯利根走到馬廸羅的司機面前停下來。貝爾站在他旁邊，擋住了亞爾。

柯利根說：「你因謀殺罪被捕了，班尼。站起來。」

克羅布和金林斯緩緩站起身子，金髮女郎站在一邊望着，張大嘴巴。

然後，她抱怨的說：「你們又要製造無謂的紛擾？組長。」

他沒有加以注意。

班尼說：「你們兩個瘋子，我沒有殺任何人，我殺了誰？」

「吉拉德・亞爾斯。」

「你知道我有一個不在現場的證明。」

「那證明已經無效了。」

「那兩個臭娘們說出來了！」

「她們宣稱無效，不錯，班尼。」

「聽我說，我們無意因那孩子之死而建立那個不在現場的證明，那是一個巧合。」

柯利根驚異的看着他。

「坦白的說，」班尼說：「亞爾和我昨天晚上溜出去賭賽馬，這與老板無關。我們事先和女朋講好了，當你問到時，我們順便用上了。」

「亞爾，你的朋友已承認那兩個女人作證不在現的場證明是捏造的。」

亞爾瞪了克羅布一眼。「如果你要一座墳墓，你自己挖好了。不要拖我一起！」

柯利根說：「兩個人轉過身子，雙手扶着牆。」

「你不能逮捕我！」亞爾說。他的手已從口袋中取出一把閃閃發光的刀。

班尼右手對着柯利根下巴就是一拳。

幾件事情同時發生了。

第一件是貝爾一隻貓爪似的手一把抓住了亞爾的手腕，另一隻抓住他的頭髮。當他的手向上一提，亞爾的兩隻腳從地上懸空起來。然後，貝爾的手連續轉幾次，亞爾的頭跟着旋轉。最後，貝爾的手一鬆，這個打手的身體直撞到牆上才停止。

同時，柯利根的兩雙膝蓋一低，讓克羅布的拳頭從他的頭頂上方掠過去，他的雙手伸手抓住克羅布的手腕，他的背一轉，將歹徒翻身，手腕在他的肩上連扣了幾下，克羅布失去了戰鬪力量。

柯利根取出手銬將他銬上，然後迅速搜了一下，取出他身上的點三八口徑手槍。

「你們又贏了，你們又贏了。」金髮女郎興奮的說。

貝爾撿起亞爾掉在地上的刀，放到口袋中，亞爾・金林斯趴在地上，不停的搖頭。

柯利根問貝爾：「你帶手銬沒有？」

邱克搖搖頭。

柯利根將克羅布拉到亞爾身旁，將他的左邊手銬打開，給亞爾右手銬上。

「我們沒有殺人，你們不能逮捕我們。」

「到牢房中喊叫好了。」柯利根說。

× × ×

當他們回到警局時，柯利根打開手銬，他告訴兩

個犯人坐下。梅森赫做了一個手勢，將柯利根叫到一邊，犯人聽不到的地方。

「她們已於兩天前搬走了，沒有留下新地址。」梅森赫說。

柯利根詛咒了一聲。「我們需要她們作證，發出全面通緝令通緝她們。」

「是的。」

「然後去拘留所將安廸・拜玆帶來。」

當梅森赫將大塊頭安廸帶來時，柯利根讓他到兩個歹徒坐的位置。

他沒有說話，讓安廸打量着他們兩個人。

他指着班尼・克羅布。「就是他，組長。」

克羅布憤怒的說：「他指着我幹嘛？」然後他瞇着眼睛。「嗨，我認識你嗎？」

「你當然認識我。」安廸說：「你給我五百元拿走了那枚火箭帶。」

克羅布望着柯利根。：「他究竟在胡扯些什麼？組長。這個猴崽子是誰？」

「你知道他是誰。」柯利根說。

「鬼才認識他。」

「你知道我是誰。你知道我時常光顧那家酒吧。我是安廸・拜玆，格蘭特家的司機。」

「啊，四年前在亞爾斯的家。」他想起來了。「老板女兒的屍體被發現那天，我看到過他。但自那以後我從未再見過他。你爲什麼要指認我？」

柯利根說：「安廸說，上星期五晚上，在四十二街曲西酒吧外面，你付他五百元取得一枚貝爾火箭帶。所以剩下唯一的一個問題是，班尼，你使用它作屋頂飛行嗎？或者你只是中間人？」

克羅布張大着嘴巴。「你們把我弄胡塗了，組長。我不知道你們究竟在胡扯些什麼。」

同一個律師第二次走進來了。

柯利根說：「你已遲到了，不是嗎？律師先生。」

「午安，組長。」律師說，他對貝爾和梅森赫點點頭，瞥了一眼安廸，然後將他的注意力轉到班尼和亞爾臉上。

「馬廸羅先生的秘書打電話通知我你們倆被捕了，你們發表談話了嗎？」

亞爾搖搖頭。

克羅布說：「我不知道他們在胡扯什麼。」他指着安廸。「這傢伙說我買了他一枚火箭帶，他簡直太可惡了。」

律師轉向柯利根，說：「什麼罪名逮捕了他們？組長。」

「班尼謀殺罪嫌疑，亞爾同謀加上拘捕時攻擊警

官。你打算申請人身保護令？」

「那要看證據而定。」

「那你看看這個人好了。」柯利根指着安廸・拜玆。「這個證人指認班尼是他出售火箭帶謀殺吉拉德的人。」

律師沉吟了一下，說：「我可以和我的當事人私下談談？」

「當然可以。」柯利根說：「使用我的辦公室。」他聳聳肩。

他聳聳肩是表示他的偵訊就此結束。因爲律師會告訴他們什麼也不要回答。

當律師和他的兩個當事人消失之後，柯利根示意貝爾和他走到一邊。

「剛才班尼對安廸的反應你的看法如何？邱克。」

「他說話的語氣很坦白。」貝爾有點耽心的說：「那個猴崽子會不會在開我們的玩笑？」

「我也開始懷疑了。」

「我們最好在他身上多下點工夫。」

他們走回到安廸面前。柯利根說：「班尼相當肯定四年來從未見過你，安廸。你相信你沒弄錯嗎？」

「買火箭帶的就是他。」安廸說：「你希望他怎麼說，承認？」

「他在酒吧中接近你時，你怎麼認識他的？」貝爾說：「你在亞爾斯家見過他？」

「那已是四年前的事了。你能記住你遇到的每個人嗎？」

「他記得你。」

「沒有。」安廸說：「在那酒吧中，他接近我時他知道我是誰。」

「安廸，」柯利根說：「如果證明你在欺騙我們，我要在你尾巴上繫一個罐頭。」

「我說的是實話。」安廸說：「我會在庭上作證。」

「好了。」柯利根對梅森赫說：「將他帶回牢中。」

但他表情很不滿意。邱克・貝爾也一樣。

二十二

當律師和他的當事人從裏面走出來時，柯利根對律師說：「律師，你們怎麼決定？」

「我們還不準備要求開聽證會，組長。」律師說：「但我的當事人堅持他們沒犯任何罪行。」

「我們辦理逮捕送入牢房的手續，你要在場嗎？」柯利根說。

「當然要。」

「那麼我們下樓去。」

× × ×

半小時後，他們在馬克西酒吧中飲酒時，柯利根說：「我仍然不相信安廸的話，邱克。但他不像個會編故事的人。」

貝爾喝了一口啤酒。「如果班尼和亞爾沒有犯罪，吉姆，那麼他們爲什麼建立假的不在現場證明呢？」

「他們可能做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這很有可能。」

「你對那妞兒怎麼辦？」

「哪個妞兒？」

「亞爾斯小姐。」

「對不起——你等一等。我馬上回來。」

柯利根打電話到屋頂公寓。是諾瑪自己接電話。

「寶貝，我昨天晚上忙得很。今天起得很遲，我們兩個人一起吃晚飯好嗎？」

「啊，吉姆。我當然喜歡！」

他們在格林威治村餐廳吃西班牙飯。諾瑪已平靜下來了。她的弟弟預定明天上午埋葬。她喝了三杯雪利酒，面龐已微紅。諾瑪是個不善飲酒的女人。

飯後，柯利根隨便閒聊時提到他和貝爾在長島看到火箭帶表演飛行。

可是使柯利根感驚異的是，她對火箭帶似乎感到很大的興趣。

「告訴我表演的情形，吉姆。它是怎麼飛起來的？」

「聲音就像五十個茶壺燒沸了一樣。」柯利根說：「然後它升入空中像隻大鳥——」

當他突然停下來時，諾瑪說：「你怎麼啦？吉姆。」

柯利根一雙棕色眼睛凝視着遠處。

「你怎麼啦？」諾瑪又說，露出一副關懷的樣子。「你不舒服嗎？」

柯利根搖搖頭。她沒有再作聲。突然，他彈了一下手指。

「一定是的！」他說，好像是對她說話，又好像自言自語。「一切都符合了。」

「你在說些什麼？吉姆。」

柯利根迅速的說：「在屋頂公寓走道中的郵箱旁邊牆上，有一個水門。那不是一個焚化爐的入口嗎？」

「是的。所有的垃圾都從那裏倒下去。」

「焚燒垃圾的人多久焚燒一次？」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對垃圾處理感到興趣？」

她詫異的問。

「我只是突然想到。諾瑪……如果我送你回家你不介意嗎？」

「呃，」她說：「你够坦白的了。」

柯利根伸過手握着她的手。「我正想提議到我的公寓去。但這件事很緊急。」

她望着他。「關於案子的事情？」

「是的。我想到是誰殺了吉拉德。」

諾瑪的眼睛睜得老大。「吉姆，是誰？」

「等到證據搜集齊了。」他放開她的手。「那是我們爲什麼馬上要回去你們住的大樓的原因。也許還不太遲。」

「我不管你怎麼說，吉姆。」

當他們踏進電梯時，柯利根按下B按鈕，而不是「十一」樓。

「管理員呢？」諾瑪說，蹙了一下眉。

「我希望他不是個早睡者，諾瑪。」他看了看腕錶。十點過五分。

焚化室中有一盞電燈亮着，但管理員住的公寓的門關閉着。柯利根敲了兩下門，屏息等候着。裏面傳來脚步聲音，然後門打開了。

站在門裏面是一個瘦高的灰髮男人。他穿了一件汗衫和長褲。當他看到諾瑪時，他說：「對不起，小姐。」他又退回到屋裏。

一會之後，他穿上一件睡袍出來了。柯利根亮出身分證明。

「我是警局柯利根組長，這位是亞爾斯小姐，住在屋頂公寓。你叫什麼名字？」

「傑德•邦尼。房客都叫我傑德。」

「你多久燒一次垃圾？傑德。」

「一週一次。在星期六。」

「上星期日倒下來的垃圾還沒有焚燒嗎？」

「對，還沒焚燒。」

「我可以看看你的焚化爐嗎？」

「歡迎。」

邦尼領着路走到一個約兩呎半的鐵門。他打開鐵門。

柯利根伸頭進去，看得不太清楚。他取出鋼筆型的電筒，對着裏面照射。

焚化爐約六呎平方，門下面約三呎深。垃圾已堆到和門一樣高。

「仔細聽我說，傑德。」柯利根說：「明天早上我要派一組警察來詳細查看裏面的東西。你不要焚燒，懂了沒有？」

「懂了，組長。我負責焚燒的，我要到星期六才焚化。」

「好極了。」

「他們來找什麼？」

「他們會知道。」柯利根說：「再見，謝謝你。」

在上去的途中，諾瑪噘着小嘴。「你不告訴傑德，你要告訴我嗎？」

「不要。」柯利根微笑着說：「如果我的猜想錯誤，我會像個儍瓜。你是一個我要留下好印象的小姐。」

諾瑪噗哧一笑。「你太會說話了。你明天查出結果後會告訴我嗎？」

電梯門開了。他們走出電梯。

柯利根說：「也許比那還要好些。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個人可以說就沒事了。」

「只對我解釋？」

「不，對每個人。」

諾瑪踮起脚，對着他的額頭吻了一下。「記着，明天上午舉行葬禮。」

「我會記着。再見。」

× × ×

第二天早晨，柯利根派了一個垃圾檢查小組，檢視他要找的東西。然後，他開車前往奧西林，直到午飯後才回到警局。

在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雙棕色大號膠底鞋，膠鞋狀況很好，但並不是新的，一股垃圾的臭味道。他略看了一下鞋後跟，是固特異底，在脚跟有一小塊圓形鑿孔。

他滿意的哼了一聲，立即抓起電話，撥動一個號碼。

是邱克接電話。

「我已打過幾次電話給你。」貝爾抱怨的說：「他們說你開車到奧西林去了。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事情。你忙嗎？」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那麼我二十分鐘後來接你。」

「我們去什麼地方？」

「屋頂公寓。在大門口等着我。」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柯利根立刻掛斷電話。他又打了一個電話給亞爾斯——格蘭特經紀公司。

當亞爾斯自己接電話時，柯利根說：「關於你兒子的案子，現在有了新發展，亞爾斯先生。你能在半個小時內到達那邊屋頂公寓嗎？」

「當然能。我今天不打算多辦公。今天上午吉拉德剛下葬。」

「我知道，亞爾斯先生。我本來要去參加的，但給這件事情躭誤了。」

「你能告訴我是什麼事嗎？組長。」

「等到我們集合在一起時再宣佈。」

亞爾斯嘆口氣。「好吧，半個小時後見。」

柯利根剛掛斷電話時，便有人敲他的辦公室門。他大聲說：「進來，」

馬克斯律師推開門進來。

「你要做什麼？律師。」

律師將兩份文件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是人身保護令。

「我看你改變了主意，律師。」

「不錯。」馬克斯說，面露笑容。「我們相信你無法擊破我們當事人的不在現場證明。」

他已找到了那兩個失踪的女人。昨天的發展激怒了他，故而他今天得意洋洋。

「你在浪費時間，律師。」他也笑着說：「我正安排釋放班尼和亞爾。」

律師露出了驚訝。「噢？我可以問你爲什麼？」

「你反對？」

「不，不。」律師說：「我只是懷疑你怎麼改變了心腸。如果你有心腸的話，柯利根。」

「我確定他們沒有罪。」柯利根說：「當然我可能有錯。」

「我的當事人根本沒有犯罪。」

「我們去看看。」柯利根說。

二十三

在拘留所中，他辦理了釋放班尼和亞爾的手續。同時他將安廸•拜玆臨時叫了出來，隨他一起坐到車子裏。

在途中，拜玆問：「我們去什麼地方？組長。」

「我們到達時你就知道了。」柯利根大聲的說。

當柯利根，貝爾和安廸到達時，約翰•亞爾斯已在那裏了。亞爾斯和諾瑪，福蘭克，及伊麗莎白坐在起居室中。一個警察守在屋裏，另一個守在屋頂上。

貝爾面露怒容，柯利根過去辦理任何案子從不對他保密，可是，這次這位獨眼龍警官却守口如瓶。柯利根站到諾瑪面前，安廸坐到遠遠的一邊。

「我要直截了當的說。」柯利根說，他的背對着壁爐。他站在那地方說話可使每個人聽到。「我今天下午來這裏是要逮捕謀殺吉拉德的兇手。」

緊張的氣氛立卽籠罩着這間起居室。唯一不受影響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貝爾，另一個是穿制服的警察。

「但首先，」柯利根說：「無辜的人應得到一個解釋。」

「等一等，組長。」格蘭特太太尖聲的說：「你

絕對不能說在這屋裏的人有人殺了吉拉德。可是你却這樣暗示。」

「你說的完全對，格蘭特太太。現在請不要打擾。我要一點一點的說明。我要先從安廸身上開始。」

當所有的眼睛轉向着他時，他露出了驚駭。

「安廸事先並不知道他牽涉進一件謀殺案中。」柯利根說：「直到吉拉德被發現死了之後，他才知道他是怎麼被利用了。事實使他感到不安，他辭去工作，到酒吧買醉。他不能再面對着他工作了這麼多年的那一家人。」

安廸的眼睛閃出了光亮。他坐在椅子裏似乎顫抖了一下。

伊麗莎白一點也不了解似的望着他。

「起先，我以爲安廸不安的理由是因爲他的行爲危害了福蘭克的生命，他對福蘭克有一份特別的情感，他崇拜他。可是，昨天晚上我對諾瑪描述我和貝爾看到火箭帶示範情形時，案情突然顯出了輪廓。我發覺使安廸眞正不安的是他的偶像被粉碎了。」

「我想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亞爾斯緩緩的說。

「讓我用我的方式解說，亞爾斯先生。在這世界上可能只有兩個人相信，四年前奧德麗•馬廸羅的謀殺案，福蘭克和你的兒子是無辜的。格蘭特太太是一個，安廸是另一個。現在，安廸突然發覺這兩個年輕人確實殺了馬廸羅小姐。」

格蘭特太太憤然的大聲說：「紐約州最高法院說他們兩個無罪，柯利根組長。」

她的目光轉注到安廸的臉上。「你爲什麼那樣辭職？安廸。我眞的不相信！」

安廸沒有說話。

「簡單的推論。」柯利根說：「他得到的結論是，福蘭克是個兇手，因爲他現在知道福蘭克已經殺害了吉拉德。」

他們似乎都受到了一股驚濤駭浪的襲擊。格蘭特太太張着嘴，望着柯利根，好像他大聲說了一句穢話。諾瑪害怕福蘭克，將身子縮成一團，好像他變成了一條蛇。

約翰•亞爾斯看看柯利根，又看看福蘭克•格蘭特，臉上露出了迷惑。

安廸繼續低頭注視着他的手。

最後，福蘭克•格蘭特打破了沉寂。他冷笑着說：「你在指控我犯法，組長。當我鎖上浴室門時，你聽到兇手跑到外面屋頂去。你在暗示我使用火箭帶，從這屋頂跳到對面屋頂，跑下九層樓梯，跑過街，再乘電梯回到這裏，用某種方法潛回到浴室，這一切能在幾秒鐘之內完成嗎？」

「我在暗示沒有人使用那火箭帶。」柯利根說：「那天晚上，大約在十一點半到一點鐘之間——當時我正好在屋頂上，兇殺案發生的時候，安廸將那枚火箭帶爲你安放在屋頂上。他可能在十天期間任何時間內，將那雙十二號的鞋子偸偸送交給你。

「哈利•巴博的鞋子號碼是一件公開的記錄，任何人都知道。」他瞥了一眼安廸。「你在什麼地方弄到那雙鞋子？安廸，在固特異商店？」

安廸坐着像一座石膏像。

柯利根聳聳肩。

「我們會查出來。使我突然明白的是想起在長島示範時，火箭帶所發出的巨大聲音。如果一個兇手眞的從街隊面跳過來，然後又跳回去，在夜晚那個時候，我們都會聽到噴氣的聲音。」

「戶內門窗都緊閉着也聽得到？」福蘭克嘲笑的說。但他的尖形鼻樑却發白。

「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你的研究工作沒有做好，福蘭克。火箭帶發出的嘯聲非常非常的大。」

貝爾有點迷惑的說：「可是，在殺害吉拉德之後，他怎麼有時間做出他必須要做的工作？吉姆，我們只花了一分鐘時間便進入了那房間啊。」

「那全是一個幻覺，邱克。在我們聽到第一聲尖叫之前，吉拉德已死了一些時候，我的看法是，福蘭克趁他睡着時刺死了他。然後，他用鐵撬撬壞了落地窗的門鑽，將安廸偸偸交給他的一雙鞋子穿上在花床中製造了一雙脚印。

「他用一隻手沾了一下吉拉德身上的血，在牆上留下一個任何人也看不出來的模糊血印。然後，他在浴室中洗去手上的血跡。」

他頓了頓，目光掃了一下全室中每個人，然後繼續說：「一切都準備好時，他發出一聲我們以爲是吉拉德發出的尖叫，然後，他用自己的聲音又叫了一聲，從臥室這邊帶上浴室的門。

「當他聽到我們跑過來的脚步聲音時，他用肩膀撞浴室門，將刀丟到地上，嘴裏用假裝的聲音詛咒了一聲，然後用力走向落地窗。然後，他踮着脚尖走回來，悄悄進入浴室，鎖上門，脫去鞋子，藏起來。我想是藏在放衣服的大籃子裏。以後，一有機會，他將那鞋子丟到焚化爐裏。我們的警察今天上午已在那裏找到了。

「你的運氣不好，福蘭克——我的意思是指焚化爐一個星期才燒一次。你沒有做過家務工作，朋友，而且你還是一個學生。」

一陣冗長的靜寂。

伊麗莎白臉上的表情好像要哭的樣子。約翰•亞爾斯仍然盯着這個殺害他兒子的兇手，一臉的厭惡，

這太過份了。

諾瑪閉上眼睛，好像不願看到一個猥褻的鏡頭。而安廸•拜玆，第一次嘴裏發出輕微的聲音，那是一種詛咒的聲音。

「吉姆，」諾瑪囁嚅的說：「告訴我，看上帝的份上，爲什麼？」

「因爲他仍然想做一次萬無一失的犯罪。」柯利根說：「我說的對不對？福蘭克。」

福蘭克的臉像塑膠一樣。但他仍冷冷的說：「你不能證明任何一項，警官。這全是揣測。你的證據在那裏？」

「這不全是揣測。」柯利根說：「我們已找到那雙鞋子，福蘭克。我們追查出那把兇刀——辛辛監獄廚房中使用的巴法羅黑考勒公司出產的不銹鋼餐具刀。

「我今天開車到辛辛監獄去了。典獄長將你的獄友叫來訊問。其中一個人承認看到你在機器場中磨那把刀。我不知道你原來計劃是不是作越獄之用。但法院釋放你時，你藏在身上留作犯罪的兇器。」

福蘭克在衆目睽睽之下開始崩潰了。

他的臉色由白變紅，兩隻眼睛鼓出，瞪着安廸•拜玆。

「你說出來了！」他尖叫着。「如果你不說出來，這個愚笨的警察絕對不會知道！這是一次最完美的，無缺點的完全犯罪。現在却被你弄糟了，被他毀了……」

伊麗莎白昏過去了。

當諾瑪和她的父親跑向她時，柯利根對站在門口的警察點點頭。

兩聲咔擦，福蘭克低頭望着腕上手銬，然後倒到椅子裏，好像是做了一場噩夢，現在發現它却是眞的。

「安廸沒有告訴我，福蘭克。」柯利根溫和的說：「他對你一直盡忠到底。他甚至假的指認馬廸羅的一個手下爲收購他的火箭帶，爲你脫罪。這使你付出很大的代價，安廸。」

安廸點點頭，好像他早已料到有這個下場。

伊麗莎白現在坐了起來嘴裏發出嗚咽的聲音。諾瑪抓住她的手腕，但她將諾瑪推開。

諾瑪站起來，眼睛望着柯利根，柯利根微笑的望着她。

「在這案子結束後，吉姆。」貝爾在他的耳邊說：「我該請你吃一餐。今天晚上怎麼樣？」

「今天晚上不行，邱克。」柯利根說。

今天晚上是留給諾瑪的。在他的公寓中歡度一個良宵。



偵探諷刺小說

得而復失

方　芳譯

柯信的花名叫「兎子」。

這一頭「兎子」太野而且也太迂腐了，士兵給他冷面孔看，長官們更對他沒有好感，對他叱喝、踢屁股，像家常便飯一樣。

柯信像是天生的倒霉命，從出娘胎不曾有過走好運的時候！

在國內流浪得膩了，一時心血來潮，應徵去當法國的傭兵——第五旅的小兵。

不料那個混帳的招兵官却把他調進第三旅，部隊很快地開到了摩洛哥去。

一旦來到了這種鬼也不願來的世界盡頭的沙漠，喊天呼爺也來不及了！

柯信的部隊裏還有一個叫楊格的小兵和柯信搭檔。大家不喜歡叫柯信和楊格的本名，給楊格取了一個「大象」的花名，又把柯信叫做「兎子」。久而久之，柯信和楊格也互稱這個花名了。

大象楊格原是個官費留學生，頭腦實在不壞，楊格所以到這裏，據說是他在國內專門搞政治活動，結果越獄從戎。

柯信和楊格對於大象與兎子的渾名，也覺得非常吻合的絕妙形容，因爲他們都是絕望得祇爲吃飯生存的傢伙，在部隊中，把兩人的怠惰與力氣合併在一起，也僅能做一個人的事而已。

楊格高大魁偉，十足像一隻大象，柯信則短小得像發育不健全的兎子。

楊格右腿跛了，柯信的左脚也有一點兒毛病。不但如此，楊格的左耳近乎沒有，柯信的左耳，在兩個月以前被老鼠咬了一口後，直到今天也不曾復元。

他們的活動和勇氣，全靠軍律來維持。

他們不再把一般社會所要隱蔽矯正的罪惡當做一回事。

在這等於流放的邊地，極苛刻不自然的生活環境中，苦惱於生命的無聊，自棄和鄉愁揉合起來，恰似一種長期的狂痴症，自然而然地走向胡亂浪費生命的途徑。

軍隊的軍律，嚴罰不扣鈕釦的人，而對酗酒，鬪毆，私娼等事却一點也不管的。

這種生活使柯信和楊格漸漸地習慣。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祇有烈酒阿爾香和女人了。

「最好弄點錢……」楊格和柯信一見面的第一句話大都如此。

「兎子，我想非弄點錢不可了。」

「喲，我也有同感。」

「若不動動壞腦筋，腦子非要紛亂不可了……」

「怎麼個動法呢？」

「據說，哈門那個叛軍有金鋼鑽……」

「呃——那個穆罕默德親自雕刻的寶貝嗎？我也聽說在哈門那裏。」

兎子突然變得深沉，他默默的在打主意了。

謠傳那顆鑽石並不僅是個圓形多面而光亮的好東西，上面還刻着肉眼不易看出的小字回教聖典的詞章。

「兎子！」大象突然嚴肅地說：「我聽到這消息已經很久了，心裏一直在爲這件事不舒服，同時也知道哈門的野營距離這基地並不太遠。但直到現在我都沒有那種積極地幹一下的心情……」

「到現在，那麼你是說現在想伸手了？」

「你想想，讓近乎原始人的哈門那種混帳獨佔稀有寶貝，簡直是人類的恥辱！」

「對了！」柯信像獲得了天的啓示，心爲之大動了。

於是，他們決定了巧取豪奪的步驟了，首先跑到亞尼亞兒特務長那裏去，打算請假外出。特務長馬上允許了！

因爲這裏燃料非常缺乏，通常只要說是去收集乾柴都會獲准的。

兎子和象兩人帶着常用手槍出營後，足足走了兩小時，才到距離哈門野營地不遠的一座沙丘前。

把手槍放在地上用沙堆好後，兎子說：

「那個小子只要是跟我們到了這裏，他就要倒霉了，讓他在這裏睡上一小時，我們就可以拿到他那纏頭布裏的寶石逃得差不多了。」

這次的行動中，柯信是副手，只有聽從的份兒。

到了野營帳篷前等了不久，哈門出來了。

他頭上仍纏着過去那將官揩油汚的黃色布條，滿腮野草似的鬍鬚，一隻手拿着一根拐杖般的最古老的來福槍，那樣子連一點土人酋長的威嚴也沒有，倒像個乞丐。

柯信想，這種勉强算人的傢伙，怎能有福享受那寶貝呢？

「哈門老爺，」大象微笑着問：「我們偸來了兩支軍用手槍，你有沒有意思做這筆交易？」

哈門的緊張神色消失了，因爲他們需要新式的武器，是非常歡迎有人賣槍給他們的。

他們被請進了帳篷內，而且還拿茶來招待他們。所謂茶，也不過是一種浸了薄荷的煎湯，裏面放了不少西班牙砂糖的怪味東西，倒在一個大碗裏。

賓主輪流傳遞着一口口地喝。

交易談判進行得很順利，討價還價半小時，談妥了，最後，大象站起來說：「我們這種生意，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

他主張哈門單獨和他們一同去取槍。

哈門一怔，但看清楚對方身上都沒有武器，終於點了頭，緊握着他的來福槍跟他們出來了。

象和哈門走在前面，兎子拖着有毛病的左腿跟在後面。

不久經過沙丘，已遮斷帳篷方面的視線後，大象用脚撥開了埋槍的沙堆。

當哈門的眼睛剛和槍成了直線時，象彎下的腰猛然像斷了弦的弓似地向上彈起，鐵拳對準哈門的下顎一記打過去。

一聲難聽的音響過後，哈門已仰跌在地上，槍也脫手了。

他剛勉强爬起一半時，大象旋風似地舉起了手臂一拳揮過去，哈門就像死蝦似的倒下，一聲不響了。

當柯信趕忙把兩支手槍揷在腰間時，大象已迅速地剝下哈門的頭布，果然拿到那顆寶石。

「有了！有了！快逃！大象！」兎子叫喊着，拿起哈門的槍首先跑開。

柯信雖然腿不太靈活，但怕土民的追擊，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似地拚命狂奔。

現在他們已達到了目的，只要逃回營去，以後剩

下的只是怎樣設法開小差離開防地的問題。想到此，心裏眞是有說不出的快活。

他們卅多年的苦難都像是一場夢，這顆寶石將補償他們一切憂患還足足有餘。

回頭看，沒人追，也實在跑不動了。他們就放慢了脚步。

正相顧大笑之際，一眼瞥見面前的一排駱駝隊，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再也笑不出了。原來他們已被迂廻包圍了起來。

「唉！」柯信埋怨道：「爲什麼不向北衝過我們的步哨線，一定要先回營？」

「拚命吧！」大象說：「衝不過被槍斃才寃枉！你知道我爲什麼要了哈門這支又重又老掉了牙的槍嗎？」

柯信眞佩服他，大敵當前，還有心思說閑話。也許他明知道再也逃不掉了吧！

他却若無其事地繼續說：「這支破槍，哈門所以不肯離身的原因，你看到槍身有個塔的雕刻嗎？這一定是他那有名的土人首領祖父傳下來的，這支傢伙，一到亞爾河就可以變賣成我們的旅費，然後到了別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變成大財主了。」

「不過，現在不槍斃也差不多了，你想我們還逃得出他們的包圍嗎？」

「捉到了，他們也毫無辦法，寶貝已經揑在我們的手裏。」

「可是……」

「我已經藏好在一個他們絕對找不到的地方。」

包圍圈縮緊了。對方步步爲營架好了機槍。

大象和兎子只好束手就擒，每人頸子都套上一根繩子，被他們像駱駝似地帶回帳篷。

「哼！」哈門以酋長的尊嚴說：「你們犯了濤天大罪！」乾咳了一聲後，接着翻起血紅的眼睛對大象喊：「拿出寶貝來！」

「我把它藏起來了！有本領儘管找好了！」大象淡淡地笑了一笑。

哈門沉默了一下，用沙啞的聲音說：「你們不到黃河心不死，不給點苦頭吃不知厲害，來人哪……」

他對他的部下嘶了一下嘴，一個黑壯的人走到柯信和楊格面前，用鐵鍬挖了一個大坑。

四個人把象拋在地上，兎子才要反抗，頸上一緊，被勒得幾乎透不過氣，無奈只得眼看着象被他們剝得精光，但仍沒有找出寶石。

於是大象被用挖出的沙土埋了起來，最後，地面上只剩了西瓜似的一個頭。

「小子！讓你就那麼舒服一會！晒晒太陽！」哈門向大象咬着牙說：「如果吃不消的話，就老老實實

把寶貝獻出來！」
「放你的屁！媽的！到陰間大油鍋我也不說！」
柯信想再勸他，他却像死了似的閉上了眼睛，一會兒，又突然大笑起來。也許是沙土壓迫了胸部的緣故，那笑聲簡直像幽靈的咳嗽。
「好吧！」哈門冷笑一聲，說道：「你就這樣休息到黃昏，不久熱氣會使你發狂的！你既然不要命，等下我把你的頭澆滿蜂蜜——你看見不遠的大羣黑蜜蜂吧！他們會把你的頭皮吃光了再吃掉你的腦子！」
大象對他的威脅只回答了一串冷笑。
正在發呆時，柯信瞥見一下閃光，那是放在他身旁大象的軍鞋底十個釘子的光芒。
這時，一個突發的靈感襲上柯信的心頭——他想對基地瞭望台上拿着望遠鏡的哨兵發出求援信號。
柯信不曾學過旗語和燈號，却懂得國際通用的SOS的訊號。於是他先裝得很無聊，玩弄着那雙鞋，不久，就開始訊號動作。
但盯着他的哈門，不愧是作過將軍的，當柯信反覆不過七八次，他突然回頭一聲暴喝，接着，不少土民撲上來，把柯信一記打倒，吃了一嘴沙泥。
偷眼望去，大象正對他溫和地笑着。
柯信縮了縮頭，吐出沙泥對他說：「小子，沒有希望了！再說我也許和你還要碰頭，不過下次無論如何我是不肯再和你在一起了……」
「兎子！你以爲把寶貝獻出來就萬事OK？」
「大象，與其被蜜蜂零碎吃掉，我倒寧願浸死在酒缸裏面了。」
這時土民們也被太陽晒得快睡着了，柯信猛然把頸上的套繩一起脫去，向哈門撲去，和他在地上爭奪那支槍。雖然柯信被他壓在身上，却把那支槍抓緊，死也不肯放。
土民們空舞着槍柄亂喊，又不敢打下，怕誤傷了哈門。柯信一鼓作氣搶下了長槍。
後來，他被哈門壓着身體，一連捱了好幾下極重的槍柄。等到柯信搖搖欲墜時，聽到遠處傳來衝鋒號聲和特務長的前進號令，土民們一哄而散。
柯信趴在地上，想把暈了的楊格搖醒時，看到哈門正翻身爬到駱駝的背上，不禁大怒，用那支老爺步槍瞄準，扣了槍機，砰然一聲響起。
反彈力大得出奇，哈門大概被柯信打中了，揪着屁股爬上駱駝的背上，和土民一窩蜂似地逃了。
「兎子！你這個王八蛋！你把我們千辛萬苦得來的寶貝還給哈門了……」
「什——什麼？」柯信大大地怔住。
「那鑽石被我塞在他那支來福槍口裏的！你這一槍又打進了他的屁股裏了！他媽的！死人！猪！」



神偷尼克故事

池底寃魂

大奎譯

一

「你專門偷竊東西，是嗎？」
尼克・維爾威微笑的望着她。「我只偷美麗少女的心。」
「不，我說的是正經話，我付得起費用，維爾威先生。」
「說正經的，你要我偷什麼？」
「游泳池裏的水。」
他繼續微笑的望着她，但他的一部份思維却回到家中走廊上和葛樂麗共飲啤酒。
「我有辦法拉掉水池中的塞子。」他說，仍然微笑着。

這女郎名字叫亞雪兒・杜蒙。她捺熄了香煙，動作有點生氣。

「我說維爾威先生，我請你來這裏不是閒聊的！我是從別人那裏聽到你專偸不尋常的、特殊的東西，而且你的費用是兩萬元，對不對？」

「完全對。」他對她說：「我不曉得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但我認爲你打聽這些是很合情理的。杜蒙小姐。」

「那麼，你願意了？」

「我願意什麼？」

「偸山姆爾・費玆巴他家裏那座游泳池裏的水了？」亞雪兒說。

「對我來說，那是一項特殊的工作。」他對女郎說。

她的金髮垂到肩際。在格林威治村內，從背後看她，絕不起眼，但在這種場合中吮着鷄尾酒，穿著華麗的服裝，她就一點也不像一個普通的小姐了。

「我懂得你說這是一項特殊工作的意義。」她說。

「好吧，我接受這件工作。你要我什麼時候做，那座游泳池在哪裏？」

她吮了一口鷄尾酒，環顧了一下四周，確定沒人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山姆爾・費玆巴的家距離這裏有二十哩遠，在肯奈廸那邊。我可以找個藉口帶你去一趟。然後你自己想辦法。只有一個條件，必須在下個週末假日前完成。那就是說，在七月四日以前。」

「我建議你自己去拔掉池中的塞子就行了。那是最容易的方法，這可以節省你兩萬元。」

「你似乎沒有聽懂我的意思，維爾威先生，我要那池裏的水——全部的水，將水送交給我。」

「這是某一種瘋狂的賭博嗎？」他問。他想不出還有別的原因。

亞雪兒・杜蒙伸直了放在桌下那雙曬紅的腿，吸了一口煙。

「我知道你是一個生意人，維爾威先生。理由對你來說並不重要吧？」

「不重要。我只是隨口問問而已。」尼克笑着說。

「你明天早上可以和我一起到費玆巴的家裏去。」

「對了，這個山姆爾・費玆巴是什麼人？名字似乎很熟。」

「他是一個偵探小說的作者兼製片家。在百老滙很出名。電視上有他製作的一個連續劇，很成功。你記得一個連續劇叫做『可愛的兇手』嗎？」

「我不太懂戲劇。」尼克說：「但我聽過費玆巴這個人。我所需要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一點。」

「那麼明天上午見，維爾威先生。」

「既然這是生意，杜蒙小姐，通常我先預收五千元。其餘的等任務完成時再付清。」

杜蒙沒有眨眼睛。「很好，我會照付。」

尼克離開座位，由大廳的人羣中穿過，到外面走廊上找到了一座電話亭，打電話給葛樂麗。

「嗨！一切都好吧？」

「很好，尼克。你要回家嗎？」

「還有幾天，也許一個星期。我們正在肯奈廸勘察新廠的位置。」

「啊，尼克！那麼要等到四號以後了？」

「也許不會。我儘量在那天以前趕回來，到時候我們可以舉行一次野餐什麼的。」

他知道這最能滿足她了。又說了幾句話後，他掛斷電話。

在夏季的夜晚裏，他經常和葛樂麗一起坐在前面走廊上，吮着咖啡，閒話家常。

他一直想做一個推銷員或簿記什麼的，但總是有人來找他做他的老行業，錢雖然很重要，但最主要的是他喜歡他的「特長」。

他知道他是一個賊，而且永不會改變。

二

第二天上午，亞雪兒開了一輛白色的小跑車來接他，小跑車似乎很難容納她那一雙細長的腿。上面的篷頂已放下來了。當車子在公路上奔馳時，她的金黃色長髮隨風向後飄動着，非常好看。

「你沒有告訴我要穿得隨便點。」他說，看到她只穿一件短褲和露背上裝。

「如果山姆爾看到我穿著洋裝，他會起疑。」她駕着跑車超過一輛貨車後，將車速一下子升到每小時七十哩。

「我的皮包中有一張五千元的支票，你自己拿出來。」

「支票？」

「我並不是想留下一個對你不利的證據，而是我沒帶那麼多現款。」

「在我完成這件工作前，我要先兌換這張支票。」尼克說。

「當然可以。現在就可以兌換。告訴我，你將使用那一種掩飾的方法接近費玆巴？要我介紹你對他的戲劇感到興趣嗎？」

「最好說我對他的製片方面感到興趣。」

當她談話時，他本能的感覺到她是一個富家大小

姐，只愛做打賭遊戲。但他以前從未做過偷取游泳池裏的池水的工作。

山姆爾・費茲巴的住宅很大，有兩個車房，位於一片起伏的灌木林中。尼克從外面矮牆看進去，眞懷疑現代的人還會不會在這樣廣大的地區中獵狐狸。

亞雪兒沒有按門鈴。她領着尼克繞到後面一個院子裏。院子中有一個游泳池，池的四周圍着籬笆。

一個頭髮稀疏的中年男人打開後門歡迎他們。

「嗨！亞雪兒！你一天比一天更漂亮了。」

「謝謝，山姆爾。」她跑上前去，迅速吻了一下他的面頰。「這位就是我在電話上和你談過的那個人——尼克・維爾威。」

「維爾威，」費茲巴伸出手。「很高興認識你。」

他領着他們穿過木門，走到游泳池。這是一個中型游泳池。一邊水很淺，可以涉過，另一邊很深，用作跳水表演的。池裏有一個女人，正在游泳，尼克看不到她的臉孔。她也似乎沒注意到他們的到來。

「這地方太好了。」尼克說。

「我喜歡幽靜，最近的鄰居也有一哩多遠。」

「這個游泳池不錯！」

尼克走到池邊，注意到池邊光滑的、彩色的大理石，一下子呈現出黑白色，一下子變成紅棕色。

「這池邊是用什麼砌的？」

「奧尼斯層，我在百老滙第一個成名劇就是叫『奧尼斯池畔』。這游泳池是我的幾個豪華設施之一。」

尼克現在似乎了解了。若將池中的水偷走後，就可以用什麼東西將池邊的奧尼斯層弄下來。他開始懷疑亞雪兒是不是有一個職業特殊的男友了。

那女人從水中爬了上來，用手抓着一條大毛巾。她的身段仍然非常美好，但尼克知道，她最少已四十出頭了。

亞雪兒作了一下介紹：「尼克，這位是山姆爾太太——琳蒂亞。這是我的朋友——尼克・維爾威，琳蒂亞。」

那女人斜瞥了尼克一眼，伸手到池邊桌上摸索她的眼鏡。

「沒有眼鏡，我就像個瞎子。」她解釋的說：「很高興認識你，維爾威先生。今天天氣很好，不是嗎？」

「確實很好。」尼克同意的說，坐到費茲巴旁邊的一張紅綠條紋的椅子裏。

他仔細打量建築物的後面，那邊的街道似乎沒有車輛通過。一個主意在他的腦子中開始形成了。

「我去取酒來。」琳蒂亞提議的說，戴着眼鏡的

眼睛眨了一下。

「好主意。」她的丈夫說，一隻手撫弄着他坐椅下面的網繩。「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要見我有什麼事情？維爾威先生。」

「我特別喜歡你的戲劇。」尼克說：「尤其是『可愛的兇手』，結局非常巧妙。」

費茲巴靠回到椅子裏，攏了一下頭上稀疏的頭髮，「那是百老滙舞台所需要的——巧妙的結局。」

「我有一個戲劇構想，也許你會感到興趣。」尼克對他說：「絕不會是老套。」

「你是個作家？」

「不是。這是亞雪兒建議我找你的原因。」尼克瞥了一眼亞雪兒。

這位製片家微微一笑，好像他以前聽到有人這樣說過似的。

琳蒂亞回來了，將酒杯放到她丈夫身邊的地上。

「我聽過很多人說他們有這種構想。」費茲巴說：「通常我連聽也不想聽。但既然是亞雪兒的朋友，我願意開個例子。這孩子像我的女兒一樣。」他伸手按了一下她的手。

她微微一笑。

尼克喝了一口酒。「呃，它是一個密室之類的構想。」

「密室這一類的故事在百老滙已經陳舊了。」

「不是那一類的故事，」尼克希望他能表達出適當的熱情。「聽我說，一個男人在一個緊鎖的房間內被謀殺了。門窗完全鎖上，沒有任何秘密通道。」

「一個緊鎖的房間很難在舞台上表演，因爲一整面牆必須敞開對着觀衆。不過繼續說下去，怎麼謀殺的？」

尼克靠回到椅子裏，露齒一笑。「有一種雷射光，可以穿透透明物體而不損壞它。兇手發射雷射光穿過密閉的玻璃窗，謀殺了房裏的男人。而房間門窗全部都從裏面鎖上了。」

費茲巴贊許的點點頭。「不錯。眞的不錯，但我認爲登在刋物上比在舞台上演要好。如果我仍擔任電視連續劇，也許我會試試——我一向喜歡狂野的故事，越狂野越好。」

尼克站起身子，一面沿着池邊走動，一面談着話。

他用眼睛估計了一下池水的深度，這游泳池的容量可能有一萬九千加侖左右。對於任何偷竊者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他知道，如果使用普通工具，那要花幾天時間才能將水運完。

最後當他們離開費茲巴家時，已經快四點鐘了。費茲巴和尼克握手，答應他對他的構想一有進展時便

通知他。

然後，尼克和亞雪兒回到跑車裏，立卽駛出了這片寧靜的鄉野。

「你的想法如何？」她問。

他瞥了一眼她那裸着的膝蓋，考慮着該怎麼回答，但決定仍照他做生意的原則。

「可以辦到。」他對她說。

「在這個週末以前？」

「在這個週末以前。我只要查看一樣裝備，再找幾個幫手就行了，你眞的需要全部的水？」

她沉吟了一下，說：「當然不是每一滴，但需要其中大部份，至少足够將池中弄成空空的。」

「我感到興趣的是你爲什麼要那池中的水？這對你爲什麼如此的重要？」

「你只管兩萬元的費用。」她提醒他說：「至於其他的，你不必太好奇。」

「我有兩個想法。」他繼續的說：「一旦池中水沒有了，也許那些瑪瑙石板就可以撬開偸走了。」

她瞥了他一眼。「你眞的以爲我是一個犯罪者？那些石板根本不是眞瑪瑙——只是一些上等的複製品。」

「你不會眞的想要那些水吧。你眞正需要的是使那池子變成空的。」

「我僱用你做偸竊的工作，不是做偵探。」亞雪兒憤怒的說。

「有時候，兩個行業所需要的邏輯和推理並不相差太多。」他對她說：「你和費茲巴以及他的妻子有什麼關係？」

「你的意思是指我很像他的女兒？在某一方面講，是的，他的首任妻子瑪麗．杜蒙是我的姑母，我的童年大部份時間都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待我眞的像一個女兒。」

她頓了頓，接着幽幽的說：「我的父母親去世得很早，但留下一筆很大的財產。我想山姆爾眞的相當憎恨我姑母的錢財。總之，在他的第一個戲劇成名之後的某一天晚上，他宣稱了要獨立。一個月左右，瑪麗姑母就離開了他。那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自那以後，沒人再見到她，然而她不時透過加州的律師寄些錢給我。」

「費茲巴和她離婚了。」

她點點頭。「三年前，他和琳蒂亞結婚了。」

「你憎恨琳蒂亞，對不？」

「因爲她佔據了我姑母的地方。啊，我想是這樣。」

尼克．維爾威回想琳蒂亞深度的近視，以及她游泳的習慣。她會不會在某一天早上跑出來跳水，發覺

只有池底在等着她？或者這種事情只能發生在連環漫畫圖裏？

「有一件事情。」他說：「費茲巴一定會知道池水被偸走了。被偸走了一萬九千加侖的水他不會不知道。」

「讓他知道。」她對尼克說：「只是一定要在週末假日之前。」

她像一個專家般駕車，穿過了下班時擁擠的交通行列。

「但我仍然想不通你怎麼能辦得到。如果他知道你在偸池裏的水，你怎麼會再有時間將水偸光？」

「這讓我操心好了。」尼克微笑的說：「那是你付給我高代價的理由。」

三

星期五下午是個平靜晴朗的日子，但空氣中有一股腐濕氣味，這顯示在週末之前天氣會轉變。山姆爾和他的妻子坐在游泳池邊——她正在曬太陽，而他用打字機在給早晨的來信作答覆。

三點鐘左右，他第一個聞到了煙味，抬起頭從籬笆上面望過去。

「琳蒂亞！那——那邊草地着火了！你過來看看。」他大聲的說。

「我們該打電話給消防隊，山姆爾。」

火勢蔓延得很快，從遠處樹林邊開始，現在已燒成一個大圓圈，已經離籬笆不遠了。

「該死！我看我該趕快打電話。」費茲巴說。

他們聽到了警笛開始嗚咽的響了起來，消防隊已答應召集義勇隊員，他們馬上就會到達。

十分鐘後，有幾輛水車集中在大門附近救火。附近沒有消防車，義勇隊員必須自己打水救火。費茲巴認識他們大部份隊員，現在却有一個陌生人穿著雨衣，戴着鋼盔跑到他的籬笆前面。

「費茲巴先生嗎？」

「我就是。那邊火勢不小啊！」

「眞的不小。」陌生人翻起衣領，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水，可以用一個水管插到你的游泳池中汲水嗎？」

「什麼？嗨，我怎麼不認識你？」

「最好快點。」救火員警告他說：「風一大起來會燒到你的房子。」

「呃……好吧，我想可以。」

一會之後，那條粗長的水管從籬笆上面拖了過來，拋到泳池中最深的一頭。那穿雨衣的消防隊員對着最近一個同伴做了一個手勢，他們開始抽汲費茲巴泳池中的水。在這兒，有兩個消防隊員正使用一個較細

的水管向火苗上洒水。

那陌生面孔的消防隊員到處跑着，大聲下達命令。半小時後，游泳池中的水已汲取了一半，一輛水車從深草中開走了。

最後，這輛滿裝着池水的車子也開了過去，池中的水已完全汲乾了，火勢開始減弱。山姆爾看到火小了，舒了一口氣。

他對着那陌生面孔的消防隊員大聲說：「你們要不要喝一杯？」

「現在沒有時間，先生，謝謝你。」他的眼睛微笑着回答。

「我的游泳池怎麼辦？」

「消防車明天運水過來。謝謝你的協助！」

費兹巴看着他們將車子開走，目光注視着池底的水泥地。

最深的地方就只剩幾吋水了。

他凝視着，點燃一支煙，火柴突然停在半空中，他突然想起那消防隊員以前似乎在那裏見過。

× × ×

亞雪兒坐着跑車在幾哩外的路上等候着。尼克從汲水車上跳下來，扔掉鋼盔，脫去身上的雨衣放到車座上，然後跑到小跑車前面。

「你要送到什麼地方？照你吩咐的，這裏是一萬九千加侖費兹巴他家游泳池中的水！」

「你瘋了。」她說，咯咯咯的笑着。「我從未想到你眞能辦到。」

「比這更艱難的工作我都辦過了。」

「但我仍然不了解，那些消防隊員——」

「當我們用大型車的粗水管汲取池水時，在火場邊緣却用另一輛消防車的小水管噴水。當大型消防車汲滿水時，我們將它駛走，立即用另一輛車汲取。每一輛水車原本就裝了一千加侖的水，所以我們有足够的水救火，根本不需要游泳池中的水。」

「可是，他們都是眞的消防隊員和消防車啊！」她疑惑的說。

尼克點點頭。

「我給他們每人一百元。」他得意洋洋的說：「我告訴他們我們要拍攝一部電視影片。他們都知道費兹巴的工作性質，所以都深信不疑。」

「那麼你的攝影機呢？電視製作家先生。」她像個頑皮的小姑娘問。

「我對他們說，這是一次正式預習。因爲得到了一百元，他們當然相信。」

他拉開車門，坐到她的身邊。「現在我的錢呢？」

「還有一件事情。」她說，突然改成一本正經的

態度。

「什麼事？」

「我要你和我一起回到山姆爾的家去，將你所做的事情告訴他。」

「這是這件工作的最終目的？」

「也許。」她發動引擎。

「現在就去？」

「明天。然後你拿到你的另一萬五千元。每分錢都值得。」

「那些水呢？」

「我住的地方後面有一條乾涸的小溪。我們可以將它攔起來，把水倒到裏頭存放着。」

他搖搖頭。「你眞是個奇妙的女郎。」

「等到明天再說，維爾威先生。」

他可以等待。他的心裏已出現了一個問題，時間到來時再問她，但現在他可以等。

四

第二天上午，琳蒂亞•費兹巴領着他們走到池邊。亞雪兒穿了一件迷嬉長裙。從過去幾天中她簡單的穿著看來，今天她似乎穿得太多了，而且在其他方面，她今天也廻然不同——她一雙明亮的眼睛失去了光采，代替的是冷漠和嚴肅。

「亞雪兒！你好嗎？」費兹巴從涼椅中站起，和他們打招呼。

「我很好，山姆爾。」她緊抿着嘴唇。

「你又帶維爾威先生來了！」尼克聽到這話覺得非常刺耳。

一個澆花的水管掛在游泳池邊。水正慢慢滴向池底。

「我們沒辦法加大水量。」琳蒂亞解釋的說：「這需要一個星期才能灌滿。那些消防隊員昨天需要水救火——」

費兹巴已坐回椅子，但亞雪兒站着沒動。

「我知道。」她說：「你告訴他們，尼克。」

「我想你不必告訴我了。」費兹巴說：「最後，我認出穿著消防隊員制服的維爾威先生，但已來不及阻止他汲取我池裏的水了。我想火也是你放的？」

尼克點點頭。

「這位小姐付我兩萬元要我偸你游泳池中的水。」他緩緩的說。

「兩……亞雪兒，你瘋了？」

「錢是我家的。我想他們會願意我花這筆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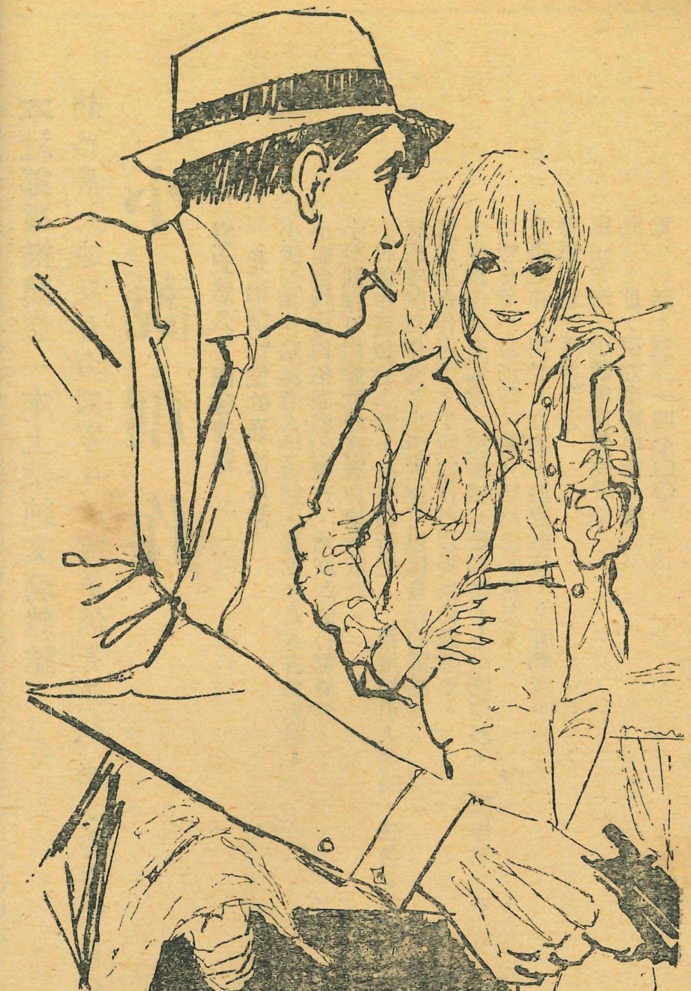
「這是爲什麼？」

「我要從那些水中抽取樣本，目前已抽出一百個樣本，還要抽更多。全部加以分析，山姆爾。」

「分析？」
「你的游泳池水中有氯。顯然，你並不熟悉氯對水泥所產生的侵蝕效果。池水的成份中含有微量的鈣，山姆爾，特別是在十年之後的今天含量更明顯。」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想你知道，山姆爾。星期二我會帶着分析的結果再來。」
尼克遲疑了一下，然後跟着她走出去，費玆巴和他的妻子瞪着他們的背影。
回到車裏，亞雪兒將車駛出費玆巴的莊園，尼克背靠在椅子上。
「我有一個問題昨天晚上就想問你，費玆巴建造那座游泳池的當天晚上，你的姑母也失踪了？」
她很久沒有回答，上午的陽光非常柔和。「你怎麼知道的？」最後她問。
「你說過他建造那座游泳池是爲了慶祝他的戲劇成名了。而你的姑母在他成名後一個月失踪了。看來兩件事情發生在同時似乎很合邏輯。」
「以瑪麗姑母名義寄支票給我的這個律師，他向我報告說，那錢實際上是山姆爾寄的。那是我開始眞正懷疑十年前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原因。」
「你還記得那游泳池？」
「我記得。當時我只有十四歲，但我記得那一天和姑母在一起，看着他們灌池底的水泥。瑪麗姑母說過，池底要到第二天上午才能凝固起來。」
「似乎沒有水泥會被氯侵蝕的說法。那是你編的故事，對不對？所以你可能白白浪費了兩萬元。」
「我不會白白浪費兩萬元。如果我當着他的面抽取樣本，他會縱聲大笑。但他是個專寫古怪劇本的編劇者，你沒忘記吧——專寫瘋狂，奇特的東西——我了解他，這是一定能使他相信的怪理論。鈣質來自她的遺骨，從水泥底中滲透出來，似乎沒什麼不對。」
「你現在怎麼辦？」
「等待……」

× × ×

他們沒等多久。第二天早上，她帶着要給他的支票來到尼克住的旅館。
「琳蒂亞打電話給我說昨天晚上他自殺了。在外面游泳池旁邊。」
「我眞不願和他作對。」
「但我却必須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情。爲什麼一定要選在週末呢？」
「他是個作家，你沒有忘記吧？」她的眼睛望着窗外遠處。「我不要他打電話給圖書館或紐約某一個科學雜誌編輯，向他們求證我的理論。這樣，他非到星期二才能查出來。我知道他支持不了那麼久。」



偵探鬥智小說

神秘的逃獄

小　儀譯

——

「不錯，」山姆•哈桑恩大夫倒了半杯酒時，開口說：「有一段時間諾斯蒙鎮在全國各大報紙製造頭條新聞，其中有些新聞甚至還提及我的姓名，他們稱呼我為新英格蘭年輕的醫生，那是在一九二六年伊爾到我們鎮上來的時候……」

「五月的天氣很暖和。」山姆大夫回憶着說：「我到傑夫•懷特海農莊去診治一個人的槍傷。那件事情本身就不尋常，因為平常在諾斯蒙鎮很少有人被子彈擊傷，只在打獵季節才偶爾發生這類事。」

懷特海夫婦帶着兩個兒子耕種着他們擁有的四十畝良田。一年中我頂多為他們看幾次感冒而已。

那一天，他的長子打電話要我到農莊去，看到我時，他大叫着：「請到這邊來，山姆大夫。他的血流得很厲害！」

「是誰？」

「尤斯太•卡來。他的左邊大腿中彈了。」

卡來是諾斯蒙鎮兩家雜貨店的老闆之一。他經常製造糾紛。但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會在傑夫•懷特海農莊中被射傷。

「事情怎麼發生的？」

「不知道，山姆大夫。」

我將黃色跑天下車停在農莊旁邊，拿着醫藥箱爬上一塊小高地，他們就住在小高地上。

傑夫•懷特海和一個鎮上名叫亨克爾的男人站在卡來身旁。他們兩個在他的傷口四周做了一個臨時止血器，但效果不大。我迅速瞥了一眼，傷口本身並不嚴重，但確實流了不少血，那是很危險的。

「我想我快要死了，大夫。」他對我說。

「胡說！尤斯太，」我撕去他的褲脚。「這究竟怎麼發生的？」

「我帶着那支槍行走，不小心被樹根絆倒了。」他說。

一支長管柯爾特左輪放在附近草地上。「現在還不是打獵季節。」我說，一面檢查傷口。

「我們打土撥鼠。」傑夫•懷特海自動的解釋說。

我轉頭望着他的兒子馬特和羅廸•亨克爾。「你的太太和小兒子呢？傑夫。」

「到鎮上買東西。」

「你知道，我得將槍傷報告警長。」

「當然。」受傷的人說：「你去報告吧。」

當我完成包紮時，我提議將他送到我的診所去，在那裏我可以用儀器探測子彈。

「你必須到費尼斯醫院住幾天，那麼你很快就會

復元。」

我一面說着，一面撿起手槍，其他三個人忙着將尤斯太抬進我的車子。我轉開左輪槍，檢查子彈。槍彈裝滿着，並沒有發射。

「不管射擊卡來的是誰，但絕不會是他自己。」

× × ×

在回鎮上的途中，命運之神好像在和病人開玩笑。

在車子駛入郡公路十字路口時，我回頭瞥了一眼我的病人，看看他情況如何。可是，正好一輛棕色巴卡德以高速度從旁邊閃過，打算超車，我企圖剎車，可是已經太晚了。我車子前面的保險桿撞到了巴卡德前面的保險桿。

我立刻跳下車，跑過去看那輛車子駕駛有沒有受傷。他是個又矮又瘦的男人，頭上戴了一頂駕駛帽，拉低了遮着眼睛免得曬太陽。我走過去時，他抬起頭，嘴裏喃喃詛咒着，聽來像法國話。

「對不起。」我向他致歉。「我是一個醫生，我正在注意車內受傷的病人。」

他一言不發的打算將車子向後倒退。可是，他的保險桿卡住了前輪。

傑夫和他的兒子以及亨克爾坐着懷特海的車子跟在我的後面，現在都下車過來看看能不能幫得上忙。

當他們三個人走過來時似乎使那駕駛感到不安。

「你瞧！」最後他用英語說，外國口音很重。「將我的車子弄成這樣，我怎麼趕路呢？」

我轉身面對傑夫·懷特海。「我的車子先走。你將他的車子拖到鎮上，好嗎？我很耽心尤斯太的腿。」

「當然好，山姆大夫。你先走好了。」

我只好先一步離開了他們。很顯然的，法國駕駛並不高興這個辦法。我想他們會將那車拖到羅塞爾的修理廠去修理。

另一方面，我將尤斯太載到我的診所，好好清洗包紮起來，但取不出來子彈。我告訴亞蓓兒去向警長報告有一個病人受了槍傷。

不久，倫斯警長穿過街道，走進我的診所。在諾斯蒙鎮過去四年中，我和警長相處的很好，彼此已成朋友了。幾週之前，因爲新監獄落成典禮，他在一塊濕地上滑倒了，我還替他治療過腳踝扭傷。那是他很尷尬的一次。

倫斯警長很爲新監獄感到自豪，就像生了一個漂亮女兒一樣。

「一共有十五個牢房。」慶典那天他高興的說：「比郡政府所在地的監獄牢房還多。近來販賣私酒的人越來越多了，需要更多的牢房來容納他們。」

現在亞蓓兒領他走進我的診所，他對尤斯太·卡來，大聲說：「我的天，尤斯太！眞是你自己開槍打的嗎？你確定不是那土撥鼠抓你的？」

「這不是開玩笑，警長！我流了很多血，可能因流血過多致死！」

「不會死的。上次你爲了侵入他人產業，和傑夫打過一架，這次你確實不是又私闖被傑夫開了一槍？」

「子彈走火的。」卡來堅持的說：「這是一個意外。」

我完成了第二次的包紮，想起我撿起的那支槍，似乎並沒有保密的必要。於是我將它交給倫斯警長。

「這是他的槍。」我說：「在我看來，槍好像沒有發射過。」

警長聞了一下槍管，然後打開槍膛。「啊，大夫。這裏有一個空彈殼，你還可以聞到火藥味。」

「讓我看看。」我無法相信我的眼睛！剛才有六顆子彈沒有發射，現在却發射過一顆了。

「我不懂這是怎麼回事。我可以發誓，我第一次查看時並沒有發射啊。」

警長咯咯的笑了起來。「你將槍交給我好了，大夫，你太累了。」

「我不累，警長，我的確看到了，只是，我們來時曾被耽擱過一陣。」

「大夫，」馬特說：「我想你該到羅塞爾修理廠去一趟。你撞的那傢伙在大吵大鬧。漢克·羅塞爾說，他在明天之前無法修好那車，而那傢伙却要求另給他一輛。他說他很急。也許他是一個歹徒什麼的。」

「從未聽說過有一個法國歹徒。」我說，警長一愣。

「你說他是一個法國人？」

我聳聳肩。「好像是，但我不能確定。」

「我們去看看。」

我將尤斯太交給亞蓓兒照顧。我們和馬特一起回到羅塞爾汽車修理廠。我們抵達時，那法國人還在和漢克爭吵。顯然他想租一輛車子繼續行程。但在諾斯蒙鎮下的車子並不多。身材龐大的漢克只會搖頭。

「這裏在吵什麼？」倫斯警長問。

那矮小的法國人轉過頭，看到警長胸前掛着的徽章，他的臉上似乎立刻浮出了恐懼，好像想拔腿逃走。而使我更驚異的是警長已抽出了槍，打開保險瞄着矮小的法國人。

「你最好站在那裏不要動。」他以平常很少使用的溫和聲音說。

「這是怎麼回事？警長。」漢克問。「這傢伙是誰？」

「除非我弄錯，他是著名的喬治•來姆，綽號『鱔魚』，聞名整個歐洲，兩個大陸國家都在懸賞捉拿他。現在我捉到了他。就在諾斯蒙鎮這裏！」

這是倫斯警長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刻，但他的得意並沒有維持多久。

以後我從警長那裏及報上的報導中獲知，喬治•來姆是個國際大騙子，在來美國之前，他在歐洲用各種方法行騙。這些成績爲他掙得一個「鱔魚」的綽號。

他有好多次從警局牢房中逃脫的紀錄。

他揚言世界上沒有一個牢房能關得住他。而且他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他奇妙的逃亡方式曾被紐約時報以頭條新聞刊載過，包括他最近在巴黎被捕在內。

他由巴黎和一些其他犯人押解到法院審訊時，設法和其他成年犯人分開，和幾個等候偵訊的太保混坐到一起。當其中一個被偵訊時，來姆拉着他的臂膀，陪他一起走出那房間。

一旦進入了少年法庭，他就丢下那少年，自稱是秘密特勤隊檢察官而通過了警方。

自那以後，『鱔魚』便失踪了。可是，幾個星期後他出現在波士頓。他冒充一個法國伯爵收集高級古畫，從一座著名的博物舘騙走了一大筆現款。幾天之前，波士頓警長將他困在他住的公寓中。雖然每個出口都派了警員，他却擊昏一個眞的郵差換穿他的衣服後，從容的逃走了。

「聽來很像G•K查斯頓的故事。」我說。

「誰？」

「一個作家。你不會知道這個人的，警長。」我說。

「呃，但我對『鱔魚』知道的很清楚。波士頓警方說他偷了一輛推銷員的貨車。他們通知所有新英格蘭各州提高警覺。」

喬治•來姆看着我和警長說：「我明天早上便離開這個市鎮。」

「你說的完全對。」警長同意的說：「我已打電話給波士頓，他們明天會派兩個警探來押你回去。我只看管你一晚。」

「沒有監獄可以關得住『鱔魚』！」他大言不慚的說，法國口音很重。

「我們走着瞧好了。」進入牢房後警長從口袋中取出一串鑰匙，對着樓梯做了一個手勢。「我們走。」

我跟在後面，穿過一道沉重的鐵門，警長先打開了。然後沿着一條通道行走，兩邊牢房全空着。

牢房佔了整層二樓。十五個牢房中有十一個與外

界只一牆之隔。

大樓的建築近乎方形，牢房和走道圍成一個「回」字。中央部份有四個牢房，只禁閉晚上喝醉酒的醉漢。這四個牢房沒有窗戶，編號爲1234，其他號碼都是外圍的編號。

倫斯警長打開十六號牢房，示意來姆進去。「一直到明天上午爲止，這是你的家了。我等一下給你送飯來。」

這間牢房大約十呎長，六呎寬，裏面靠牆處有張狹窄的床。有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水槽、和一張凳子，再沒別的了。

離地六呎多高有一個加鐵條的小玻璃窗。我知道，從那裏望出去可以望到羅塞爾修理廠的後面。

當倫斯警長將牢房的門上了鎖後，我問：「怎麼有十六號呢？你們不是只有十五個牢房嗎？」

「呃，我跳過了十三號，因爲十三號不吉利。」

「在我看來任何一個牢房對於一個坐牢的人都不吉利。」

「對，但十三號是不吉利中最不吉利的。人有時候很好笑。」

「有一本書是賈奎斯•福來爾寫的，名叫『十三號囚室問題』。」

「又是你的另一個作家朋友？你看了不少書，大夫。」

「這是一個教授，他使用一個難以理解的方法從一個監獄牢房中逃走了。」

「噢！那是沒有十三號牢房的另一個好理由？」警長說。

我無法辯駁這種邏輯，所以我沒有再作聲。

× × ×

回到我的診所時，我的護士亞蓓兒小姐急着問我。「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山姆大夫。我聽說倫斯逮捕了一個著名的罪犯。」

不知是什麼原因，一聽到護士提到那個國際罪犯——矮小的喬治•來姆時，我不由得笑了出來。

「呃，別那麼興奮。」我說，但我將發生車禍及在修理廠中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了她。

那天下午，我將尤斯太•卡來送到費尼斯的醫院，那樣他們可以將他身上的子彈取出來。關於那支左輪我仍然迷惑不解。不過我做了初步的推測，那天夜裏還想了很久。

午夜過後電話鈴突然響了。

我想到可能是赫金斯太太，農莊裏那個快要生產的女人，又想到快要死亡的亞倫斯老人。不管他是誰，這時打電話來，表示我得出門一趟。

然而，却是倫斯警長打來的。我從未聽過他如此

緊張的聲音。

「大夫，你能馬上到監獄來一趟嗎？我剛去過牢房查勤，『鱔魚』不見了！」

「你的意思是說他逃獄了？」

「我也搞不清楚，大夫——只是他不見了！」

「我馬上來。」我對他說。

當我抵達時，他將監獄中全部的燈都打開了，召來他兩個副警長協助搜查。但從一開始便是徒勞無功的工作。那晚監獄中另外只有一個犯人——羅廸・亨克爾，是卡來的朋友。在卡來去醫院後，羅廸開始酗酒。他打破出售私酒的狄西的玻璃窗。警長巡邏時將他逮捕了。

羅廸被關在十六號對面的一號牢房中，他一到牢房便倒在床上睡着了。現在他醒來了，在鐵欄裏面大聲嚷叫着。

「這是怎麼回事？在這個時候燈全開着，叫人怎麼睡覺？」

「安靜下來，羅廸。」我說：「等一下我再和你談。」

然後，我跟着警長走到喬治・來姆的牢房，裏面空空如也，和其他牢房一樣。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人經過，只有一條毯子放在地上。

「就在那裏，大夫。他消失了！」

「不錯。」我說：「現在你來說明一切，在我今天下午離開以後，發生過什麼事？」

「呃，說實在話，不多。晚飯時間我親自送食物給他。因爲所有副警長都回家去了。我想和他談談，但得到的回答都相同——只說明天早上他會離開這裏。」

「你將盤子怎麼送給他的？現在拿一個盤子來做一次給我看。」

倫斯警長嘴裏嘟喃着，但還是下樓去取了一個金屬盤子來，盤中裝着食物。

「我將盤子放到地上，然後打開牢門，端起盤子，走進去。」

「走進去時，你鎖了門沒有？」我問他。

「沒有。我讓門開着。他不會跑掉的，我的手一直抓着槍。此外，樓頂鐵門也鎖着。」

「他可能把你制服，搶走你的鑰匙。」

「那個小矮子？」

「他可能將食物擲到你的臉上來，使你睜不開眼睛，等到睜開時已來不及了。」

「如果他那樣，就是自找苦吃。我敢告訴你這點。」

「好，」我說。既然『鱔魚』沒有用那樣的方法逃跑，我現在揣測也沒有用。「那麼，後來呢？」

「我坐在那裏望着他吃。啊，他確實是滑頭得很，有一次他已溜到門邊了，我不得不抽出手槍，他才又坐回去吃完他的食物。」

「然後呢？」

「然後我拿着盤子，將牢門帶上，走開。這些牢房門帶上時會自動鎖上，但打開時則需要鑰匙。樓梯口的大鐵門有一個死門。我必須用鑰匙打開，然後再鎖上。」

「好了。然後還有什麼事？」

「沒有別的了。我已告訴過你逮捕了羅廸・亨克爾。」

「再說一次。將他送到牢裏的情形告訴我。」我說。

「呃，那是很苦的一件事。我必須半抱着他上樓，將他擲到小床上。那是我爲什麼把他關進靠門口第一個牢房中的原因，那樣我不用走太遠的路。」

「那時候，『鱔魚』在十六號牢房？」

「當然在。我沒有開那邊的燈，因爲都十點多了，我想他已睡了。但在我將羅廸拖進一號牢房，鎖上門後，我還是到那邊看過，我可以看到他蜷縮在毯子下面。」

「他沒動也沒講話？」

「沒有。我對你說過他睡着了。總之，我走回門口關上電燈，鎖上樓梯口的鐵門。然後，我待在辦公室中休息。」

「那排牢房除了能通到你的辦公室外，還有其他出口嗎？」

「沒有，大夫。消防隊要我在後面裝一個消防梯，但我告訴他們，這大樓外面全部是磚造的，本身能防火。此外，防火梯平常必須鎖着，起火時也沒多大用處。」

我走到窗前，伸手拉了一下上面的鐵條。鐵條很牢固，一點也不動。即使像喬治・來姆那樣矮小的人，也無法從鐵條縫中鑽出去。我彎下腰從地上抓起毯子。

「你剛才說，他在這毯子下面睡覺？」我鄭重的問。

「是的。他在那下面睡覺。」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你回去查看他時，你有沒有試過門，確定它是鎖上的？」

「我當然試過！是鎖着的，沒有錯，而且他在裏面。」

「好了。你何時又上樓的？」

「一小時半前，亨克爾開始不安的時候。我可以聽到，因爲他就在靠樓梯口的那間牢房。我走上樓來，他說他剛做了一個噩夢。這次我查看『鱔魚』的牢

房時，牢房中空空如也。」

「讓我看看外面。」我說。

二樓牢房正好可以鳥瞰羅塞爾修理廠後面，但晚上這個時候，附近沒有一個人。我看到一個桶上放着一個提燈，燈光照到地上。

「有一件事情，警長！」我說：「當你看到十六號牢房裏面沒有人時，門仍然鎖着？」

「不錯，仍然鎖着！」

「來姆會不會躲在床下面？」

「不可能。我立刻打開所有的燈。我確定牢房中沒有人後，我才鎖上門。那條毯子在地上，他不見了。」

我彎下腰，在地上撿起一件東西。

「那是什麼？」倫斯警長問。

「一條長的細繩子。」

「細繩子？」

「看來好像是『鱔魚』使自己身體縮小到足够從鐵條中鑽出去，然後使用這繩子落到地上。」

「這我不相信！」

「你還有什麼更好的推斷？」

「沒有。」警長承認的說。

「你搜查他時，他帶了繩子沒有？」

「也許有。」警長說：「我只搜查他有沒有武器，並沒有翻他的口袋。我心裏想他只住一晚嘛。」

「那麼，他身上可能帶着開鎖工具。」

「沒有，沒有。那類的東西，我搜查時一定會摸到。此外，這些新牢房的鎖，也不是輕易就能打開的。」

我捲起繩子，放到口袋中。「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想？『鱔魚』在十點鐘關進十六號牢房，與外界隔兩道門，門都鎖着。兩小時後，他不見了，門仍然鎖着，窗戶也沒有碰過。除了羅廸・亨克爾在他自己牢房中呼呼大睡外，同監獄中沒有任何其他人。」

「你剛才提到那個逃獄的故事，大夫，十三號牢房，他怎麼逃走的？」

「那是個很複雜的故事，但基本原因，他找人帶信給他外面的一個朋友，他的朋友幫他逃走了。」

「那麼『鱔魚』外面會不會有朋友？」

「我現在不知道。」我承認的說：「明天上午再問我好了。」

「到明天上午，『鱔魚』已在赴芝加哥的途中了！」

「我不認爲如此。」我說，仔細看了看羅塞爾修理廠的後院。

三

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剛過，亞蓓兒慌慌張張跑進診所。

「哎呀，我們今天上午不是來得太早了嗎？」她有點驚訝的說。

「我昨晚沒睡覺。」我對她說。

「你知道『鱔魚』跑掉了？全鎭的人都在譏笑警長呢。」

「如果那樣，我很爲他難過。我喜歡警長，他是個好人。」

「他那兒剛落成不久，當初說犯人絕對逃不出去，現在他逮捕的第一個眞正的犯人却在一夜之間逃走了，好像那監獄是紙糊的一樣。」

「今天上午有病人看病嗎？亞蓓兒。」

「羅塞特太太來要一個新處方，只此而已，沒有別人。」

「我馬上開。你給她就行了，我馬上要出去一趟。」

「到監獄去？」

「不。到羅塞爾修理廠。」

雖然時間還早，但漢克・羅塞爾已經弄得滿身是油漬了。以前他的父親是一個鐵匠，當他的父親死後，漢克將鐵匠店改爲修理廠。他是本鎭的一個好機工。大家都喜歡他做這工作，對於有車子的人來說有修理廠實在方便多了。

「哈囉，山姆大夫。你的病人好些了吧？」我走入修理廠時他問。

「哪一個病人？」

「當然是尤斯太・卡來。」

我已將卡來的傷忘記了。「啊，我想他很快會好的。也許今天他們會讓他出院。」

「那太好了。愚蠢的意外。」

我心裏說，如果眞的是意外就好了。我大聲問：「那輛車要多久可以修好？」

「剛拆下來。但我猜想『鱔魚』現在已經不需要它了。他可能逃得老遠了。」

我走過去，看了看車子。羅塞爾已取下撞壞的保險桿，輪子也卸下來了。

「有別人在裏裏嗎？」我問：「例如懷特海的兒子或什麼人？」

「從昨天起就沒有再見到他。」

我走進監獄，看到警長打電話給波士頓警方，解釋他的犯人已逃走了。當他打完電話時，我問他：「羅廸・亨克爾已釋放了嗎？」

「呃，沒有，大夫。如果我能用自己的方法，他將永久待在牢中。」

「關於這點，該由法官來決定。」

「我想了整夜，才想出『鱔魚』怎麼逃走的。這是他唯一能逃走的方法！就像你告訴我那個十三號囚犯一樣。他從口袋中取出一根細繩子，從他的牢房窗戶丟下二張條子。漢克·羅塞爾從他的修理廠中看到了，撿起來看到上面寫的字，『鱔魚』答應協助他逃出牢獄的人將給予金錢作爲回報。所以漢克找到了羅廸·亨克爾，要他幫忙。羅廸假裝喝醉酒，打碎商店玻璃，那樣我非逮捕他不行。

「一旦他進入牢房中，他設法遞給『鱔魚』一個開鎖工具，那個法國人使用那工具將門打開了。我知道我們的鎖是打不開的，但誰又知道那個法國人的能耐呢！」

「羅廸用什麼方法將工具傳給『鱔魚』？」我問。

「呃，我想他沿着地上滑過去。」倫斯警長有點不確定的說。

「但『鱔魚』的牢房是在二樓另一邊轉角的地方。從亨克爾的牢房沿着走道要轉一個急彎才行。亨克爾沒有辦法將鑰匙遞過去，他根本看不到那牢房。」

「對。」警長喃喃的說：「我想你說的對，但我仍然懷疑亨克爾牽涉在內。」

「如果你讓我和他談談，警長，我可能明白一些事情。」

他帶着我過去，打開牢房。羅廸·亨克爾坐在小床上，雙手抱着頭。

「哈囉，羅廸。」我說。我身後的警長又鎖上了門。

「他們什麼時候讓我出去？大夫，我對『鱔魚』逃跑的事情什麼也不知道。」

「但你喝醉了，打破了一個玻璃窗，羅廸。」我說。

「呃，不錯……」

「爲什麼？」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爲什麼喝醉？平常你很少喝醉酒。」

他將頭轉向一邊。「我不知道。」

「要我告訴你嗎？羅廸，要我告訴你昨天在懷特海裝農莊發生了什麼事？」

警長已走過去，轉到十六號牢房，我將聲音放低，使他聽不到。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當我檢查那支槍時，並沒有發射過子彈，可是，當警長以後檢查槍支時，他却聞到火藥味，而且已發射了一顆。現在我知道爲什麼了，只有一個解釋——昨天在懷特海農莊有兩支柯爾特左輪，當我那輛車因撞車停下來後，你們換了槍。」

「我不知道你在胡——」

「兩支長管左輪表示什麼？」

「什麼？」

「決鬥。」

他的肩膀垂下來了，但他沒作聲。

「那兩個瘋狂的傢伙昨天在那裏決鬥，對不？懷特海和尤斯太想用手槍解決他們的恩怨。懷特海的兒子是他的第二代，你是卡來的第二代。只是卡來根本沒有開槍，對不？傑夫·懷特海射中他的大腿。然後，你們突然決定請一位大夫。」

「我們是傻瓜，」羅廸承認的說，抬起頭看着我。「他們一個都沒死，這是一個奇蹟。當我昨天晚上好好想想後，我便出去喝酒！喝酒沒有用，我在這裏過夜時直做噩夢，我甚至聽到槍聲。」

「槍聲？」

「昨天晚上槍聲將我驚醒了。好像眞的開了一槍。但我知道自己一定在做夢，夢到決鬥。」

我拍了一下他的膝蓋。「不用耽心，羅廸。我和警長說要他放你出去。」

倫斯警長回來了，替我打開牢房門。我走出第二道門，在外面等着他鎖門。

然後，他問：「你發現了什麼沒有？」

「只是一個猜測——但我想我知道『鱔魚』怎麼逃走的。我今天晚上回到這裏，再告訴你是怎麼回事。」

× × ×

那天其餘的時間過得很慢。鎭上每個人都在談論犯人逃走的事情，連州警也來詢問倫斯警長。有人主張用警犬追踪逃犯，但我認爲沒有用。

天快黑時我回到監獄，帶警長到羅塞爾的修理廠。

「我們到這裏來做什麼？」他問：「我們該去追捕『鱔魚』才對！」

「我不認爲『鱔魚』已離開了諾斯蒙，警長。我可證明這一點。」

「從未離開過——」

「小聲點。」我們穿過修理廠一邊的黑暗空地時，我警告他說。

我們的右手邊正是「鱔魚」住的牢房鐵窗。

「我仍然說，亨克爾牽涉在內。」倫斯警長輕聲嘟喃着。「而現在我却要釋放他。」

「亨克爾沒有牽涉在內。」

「那麼怎麼會呢？沒有其他答案！」

「至少有兩個其他的答案，警長。」

「什麼？」

「第一，整件事不可能只是基於你的證詞。假若

你所敍述的被懷疑了，那麼，他的不可能逃走也隨之站不住脚。」

「可是——」

「羅廸·亨克爾曾被一個像槍聲的聲音驚醒了。他以爲是他做了一個噩夢，可是，如果不是又怎麼樣呢？如果你回去送食物給來姆，他撲向你又會怎麼樣呢？你抽出槍對他射出，警長。然後，你爲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驚恐，你將屍體運出去，在後面雜草中埋了。然後，你編個故事說『鱔魚』可能自己逃走。」

警長在黑中瞪着我。我可以看到他的手抓住身上的槍。

「你相信嗎？大夫。」

「不，我不相信。如果是那樣，你會對我說實話。射殺一個企圖逃跑的犯人並不比讓一個犯人逃走更損害你的聲譽！此外，我告訴過你有兩個可能的答案。」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聽到了動靜——附近什麼地方，不會超過五十呎——一個輕聲的移動，可能我們沒注意到。有人在羅塞爾修理廠的側門開鎖。

我縱身一跳。「快，警長，就是他！」

喬治·來姆轉身想跑，但我們捉到了他。我按住他，警長用手銬將他銬住。

「這次，我們要好好照顧你了。」警長咬着牙齒說。

當我們將他帶到監獄中時，他用法語詛咒着，我坐到警長辦公室中，對於這件事情，做了一個正確的解釋。

四

當喬治·來姆用銬着的雙手吸煙時，我說：「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逃亡方法，比我說過那十三號囚室逃走的方法還要精采。『鱔魚』並未依賴外界協助，但却是他一分一秒計劃出來的，利用現有的條件。我想這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其他的犯人如果有技巧和膽量也可以模仿。」

警長有點不耐煩了。「他到底用什麼方法逃出那緊鎖的牢房？」

「呃，我想他一定自牢房的門開始，你帶我看過，門帶上時自動鎖上。但他吃飯時，你讓門開着。你也告訴我，當他靠門太近時，你不得不抽出槍。在他靠近門的那一刹那，來姆想辦法揷進什麼東西——也許一塊麵包或牙籤——到孔中，使門帶上時鎖不上。你端盤子出去時，並沒有試試門是不是鎖上了。」

「但我以後試過啊。」警長堅持的說。

「我以後再解釋這一點。我要說的問題是，昨天晚上在吃過晚飯後，喬治·來姆已走出了他的牢房，只是樓梯口的鐵門擋住了他。」

「但我一直在辦公室中，卽使他弄開那鐵門，他也不能從我面前跑出去啊！」

「他沒有弄開那鐵門，警長，是你替他打開的。」

「我？」

「當你將羅廸·亨克爾送進牢房時，你還記得，亨克爾被關進最近的一號牢房，如我較早時所指出的，你從一號牢房無法看到十六號牢房。我可以想像到，你讓外面鐵門敞開着，因爲你雙手扶着羅廸，而且我和你一起時看到你兩次讓那門開着。你必須用鑰匙轉動才能鎖上，你不想找麻煩。」

「當時來姆躲在那頭黑暗中，等待機會。當你轉身背向外，將羅廸推到床上時，他溜了過去，跑下樓獲得自由了。」

「可是我在那以後，還看到他在鎖着的牢房中！」警長抗議的說。

「你只看到毯子下面鼓鼓的。」

「你知道我讓門開着，可是他怎麼知道呢？」警長說。

鱔魚只微微一笑，於是我替他回答這個問題。

「當你昨天帶他上來時，他看到你讓門開着，警長。」

「啊。」

「總之，晚飯後和在他離開前，他在毯子下面做了一個假人。然後將門閂中的障碍物取走，他帶上門時門便鎖上了。」

「什麼假人？你已告訴我『鱔魚』怎麼從一個牢房中逃走，現在告訴我那個假人怎麼也逃走了？」

「警長，喬治·來姆開的那輛偸來的車子是屬於一個販賣狂歡節供應品的推銷商的。車中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貨物樣品。最可能的都是哪些貨物呢？」

警長一片茫然。但來姆微笑着說：「我佩服你，大夫。」他說：「我從未想到在這樣一個小鎭中有你這樣一位觀察力敏銳的人。」

「氣球。」我簡潔的說：「你的口袋中有兩個氣球，上面帶着細繩子。你將氣球吹滿氣，放到毯子下面，將繩子一端扔到窗外。一旦逃出牢房外，你將繩子一拉，氣球從鐵窗縫中拉出去。其中至少有一個爆炸了，發出的聲音很像槍聲，把睡着的羅廸·亨克爾驚醒了。」

「他爲什麼不怕麻煩拉那兩個氣球呢？」警長問：「他爲什麼不留在裏面呢？」

我聳聳肩。「我想他認爲那是一個很够惡作劇的玩笑。他將來可能還得使用。將氣球拉走，他的逃獄變得更神秘了。」

「我怎麼沒看到那繩子拖到窗外？」

「光線很暗。你沒開他牢房中的燈，記得嗎？你只打開亨克爾牢房的燈。」

警長搖搖頭。「有很多事情可能都不對。」

「我告訴過你，『鱔魚』是經過很細心計劃的。他的逃獄全靠他的計劃周密及膽量。那是我為什麼想到他不會步行越野逃走，他已經知道這裏沒有其他車輛，如果他偷一輛他不熟悉的車子，例如我那一輛，在這種路上不容易駕駛。所以我猜想他一定藏在附近什麼地方，等待羅塞爾修好車，他再偷第二次。」

「我一點也沒想到。」警長說。

然後，我轉向「鱔魚」，說：「告訴我，喬治，在過去二十幾個小時中，你都藏在什麼地方？」

起先我想他不會回答，但他最後終於回答了。也許他很自得他那樣愚弄了我。

「我就藏在羅塞爾修理廠一邊的那個大桶裏面。」他微笑的說：「就是你拿起馬燈的那一個。」

× × ×

那是山姆破獲一件神秘案子的經過，同時也成了紐約時報頭條新聞人物，但那算不了什麼。六個月後，『鱔魚』又從波士頓監獄中逃走了，這次他逃回到法國，他眞的是一個關不住的，滑溜溜的鱔魚。

偵探幽默故事

意外之福

辛 辛譯

巴黎康頓大飯店退職廚師阿蒙，因為烹製法宮炸雞添了幾樣他秘而不宣的佐料，使得這道菜更加肥嫩香脆而獲得導遊指南頒贈三星獎狀。

阿蒙退休後在他的家鄉法國中部的小鎮洛利特開了一家歐伯吉餐廳，按理憑他卓越的烹飪手藝，一年四季吃穿是絕不成問題；但是由於氣候轉寒，遊客都趕往南部海濱，甚至遠至陽光充足的義大利和西班牙。因此他瀕於破產的邊緣，他用一生積蓄開設的餐廳眼看就要倒閉了。

餐廳大門漆着由三大把叉子、兩隻湯匙和上端圍繞三顆金星的招牌。

「哎，假如我們能够中獎券的話。」他太太嘆口氣說，她是個矮胖的婦人，面頰紅潤，眼睛非常好看，她只相信上帝和她丈夫。

「或者得到一筆意想不到的財產。」阿蒙喃喃的說。他身材比他太太稍高，但是更加肥胖。他態度和藹，穿著藍色長褲，漿得筆挺的白上衣，頭戴白色高帽，完全是傳統的廚師裝束。

阿蒙太太正在拆閱一紮信件，其中夾雜着幾張商品廣告，和一張警局懸賞通緝罪犯的傳單。

「啊，看哪！」阿蒙太太自言自語的說：「這人眞是生得一臉兇像！」她指着傳單上那個面目瘦削，尖勾鼻子的人像給她丈夫看。

但是他只注意上端的兩行黑色大字：

懸賞五十萬法郎！

發現此人請立即報警！

「五十萬法郎！」他叫着說：「這正是能够使我們度過難關的數目。啊，命運之神不應該這樣殘酷，一再的談到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

「他犯的罪一定很重，所以警方才肯出這麼多錢。」他太太說：「上星期我去巴黎時，在報紙上看到一段吓人的謀殺新聞。兇手把他太太脖子割開，並且把屍體切成幾塊。看這個人的樣子，眞會作出那種事情來。」

兇手身高六呎四吋，年紀五十餘歲，化名亨利•布倫克。體格異常强壯，左眼有些斜視的毛病，右眉有一條疤痕……

阿蒙太太打個寒噤說：「唉，那個可憐的女人！報紙上說她的屍體被解剖成七八塊。」

「嗯，假如我們幸運的話，」阿蒙說：「他一定會到這兒來，這樣我們的難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你是說叫他把我們倆都殺死嗎？」阿蒙太太急着說：「哼，你可不要這麼想。」

在一公里以外的公路上正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向小鎭走來，他生得鷹鼻鷂眼，衣衫襤褸，頭戴破呢帽，身後的背包已經被雨水濕透。

每逢顧客光臨時，阿蒙一向都是站在通往餐廳上菜的門口，先向顧客打量一番。

在這個陰雨連綿的深秋日子，他聽見餐廳內的椅子一響，女侍奧蒂對着鏡子整理一下頭髮再走出去的時候，他也走到門口，對顧客作一番例行的觀察。

他站在門口剛一露頭，面色便吓得蒼白。因爲他立刻認出，坐在角落餐桌手持菜單的那位顧客，正是殺人兇手亨利•布倫克！

× × ×

這個顧客的相貌和警方傳單上的照片一模一樣，身材高大碩健，尖勾鼻子，花白頭髮，右眉上方有一條傷痕。

阿蒙看見這位可怕的顧客時，心中有些膽怯，但是同時他也喜上眉梢。因爲化名亨利•布倫克的這位顧客，給他帶來急需的五十萬法郎。阿蒙是個很果斷的人，他立刻走回厨房，輕輕的吩咐打雜工人布拉遜，叫他到前面把守大門。之後他繞到前面帳房找他太太，他把顧客結帳用的窗口拉開一半，輕輕的說：「

妳向裏面看看，在那兒的是誰？」

阿蒙太太彎着腰轉頭向餐廳一望，不禁倒吸一口氣，她立刻抓起收錢的那個小銀箱摟在懷中。

「阿蒙，他就是那個殺人兇手！他携帶武器，我們可能逃不過他的毒手。」

「噓……輕一點兒！」阿蒙用食指堵着嘴唇說：「妳不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嗎？我立刻給警察局打電話，他們把他捉走時，我們領到獎金便可清償債務。」

「阿蒙，你覺得這樣做對嗎？他畢竟是個人呀，這種孽錢不應該要。」

「妳瘋了嗎？」阿蒙說：「我們的祈禱終於感動上帝，怎麼能够讓這個機會失去？妳監視着他，我已經吩咐布拉遜把守着大門。」

於是他立刻打電話通知三十公里以外的波洛斯市警察局。

但電話那端淨是傳來吱吱的雜音，他聽了一會兒才知道斷了線，夜晚的暴風雨一定把線路吹壞。

他決定自己駕車前往，但是雨水滲入油箱，引擎無法開動。他眼看即將到手的五十萬法郎，自己却無法找到通信或交通工具，心中焦急萬分。

布拉遜到鎭上電話局詢問回來說，線路大約兩三小時後可以接通，但是不敢肯定。車行的人也找來，據那位滿身油漬的技工估計，把車子修好也得兩三個小時。如果費這麼長時間的話，亨利•布倫克早已不知去向，五十萬法郎賞金也不翼而飛。除非想出一個妙計……

阿蒙急得全身發抖，他硬着頭皮進入餐廳，走到殺人兇手的餐桌前面，和顏悅色的說：「早安，先生。讓你等了好久，眞對不起。你想吃些什麼？」

「等一會兒沒關係，沒被雨淋着已經很好。給我來一盤清湯，兩個麵包，一杯酒就够啦。」

「唔，不，」阿蒙以誘惑語調說：「清湯、麵包和酒？到歐伯吉餐廳的顧客是不吃這些東西的，讓我給你作一份豐美可口的午餐。」

「感謝你的好意，」他笑着說：「但是我很窮，沒有錢吃更好的東西，對不起。」

阿蒙搖頭大聲說：「不，不！我不相信。今天我準備替我太太做幾樣可口的小菜，因爲我不想使烹飪技巧生疏下來。這兩星期來一位顧客都沒有，一會兒你便知道的，我取價低廉絕對是你可以負擔的。」

「假如你這樣客氣的話，那麼我……」

「讓我想一想，」阿蒙搶着說，他腦中立刻想出幾樣不僅可口，而且做起來特別費時間的菜。「當然，鮭魚餅是免不了的，這是我那位在馬賽一家大飯店的朋友教我做的。」

等他做好時電話線可能也搶修好了。

「你如果認爲……」布倫克說。

「當然，」阿蒙搶着說：「我們要吃個痛快。第二道菜我想我們吃紅燉鷄生蛋，這個滑稽菜名是我在康頓大飯店時一位同事想出來的，他做這道菜最拿手。然後我們吃比較清淡的奶油菜花，你看好不好？」

「啊，這簡直是帝王享受的！」布倫克說。

阿蒙心中唸着：也可能是一個罪犯的最後一餐。「不過，做起來費點兒時間，因爲每一樣東西都必須現行泡製。」

布倫克笑一笑說：「我有的是時間。」

阿蒙鞠個躬進入廚房，再繞到前面的帳房。「電話修好立刻通知我，」他對他太太說：「那傢伙由我來對付，妳儘管放心。」

「阿蒙，我眞替你耽心。」

「不要怕，我用烹飪藝術就可使他懾伏。他只要嚐到我做的菜，他一定不願意離開。」

× × ×

紅燉鷄生蛋用葱頭、生菜和紅蘿蔔片在邊緣點綴着端上來，眞稱得上色香味俱佳。布倫克伸長頭嗅了嗅，轉眼之間他把預備給四個人吃的八個鷄蛋通通吃掉，使阿蒙看得目瞪口呆。

「唔，眞不愧是法國第一流名廚！」布倫克嚼着東西說，他不知不覺笑起來，露出十分感動的樣子。

阿蒙冷眼旁觀，覺得他笑時兇相完全消失。阿蒙不停的質問自己，而且對這位顧客的身分重新估價。

他回到廚房預備作第三道菜時，仔細思索他太太的話：「他畢竟是個人呀，這種孽錢不應該要。」

他的確需要五十萬法郎，但是這筆錢是出賣一個人生命的代價。

他仍舊細心的作好奶油菜花，端到餐桌時布倫克看了看嗅了嗅，立刻跳起來把他抱在懷中。

「你眞是法國的第一流名廚，」布倫克眼圈兒一紅說：「法國的奇蹟！」

阿蒙也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兒濕潤，他用力的抱着布倫克說：「朋友，你眞是位行家，多吃一些，我再去做點心。」

他在廚房做點心時覺得布倫克一定是清白無辜的。阿蒙想到這兒，一抬頭看見太太站在甬道向他招手，他走過去時她小聲說：「剛才電話接通啦，大約再等十分鐘警察就可以趕到。」

「女人眞是不可思議的，」阿蒙說：「妳不是說這種孽錢不應該要嗎？」

阿蒙布立刻跑到布倫克面前。

「你必須趕快走！」阿蒙說：「他們都知道啦，警察立刻就趕到。」

布倫克莫名其妙，「爲什麼？到那兒去？」

「你被控殺人，警方懸賞五十萬法郎通緝你。只有我知道你是寃枉的，趕快逃吧，最好離開法國。」

「我連旅費都沒有，而且我從來沒有殺過人。」

「警察抓到你，你就有口難辯了。等一會兒……」阿蒙跑入帳房，打開小銀箱取出僅有的八萬法郎，然後再匆匆跑回餐廳，把鈔票塞到布倫克手中。

「你收下吧，」他說：「這是我僅有的錢，已經足夠你出國的旅費。」

但是時間已來不及，外面傳來警笛聲。

阿蒙從廚房抓來一把菜刀擋在布倫克面前時，警察已經衝入餐廳。「你不能帶他走，他是寃枉的。那個敢過來我就用刀砍！」阿蒙說。

爲首的警官掏出傳單看了看，打量面前高大漢子的臉孔和身材一番。「達克先生嗎？」

「是的，」布倫克應一聲，「到底怎麼回事？」

「請你原諒我們使用這種方式追踪你，」警察說：「但是巴黎律師一再催促，他們知道你平常不看報也不聽收音機，所以不得不使用這種方法。

「你叔叔艾格拉伯爵在數月前去世，遺囑中限定你繼承的時限，過期全部財產捐贈給昆蟲研究所。」

布倫克說：「我寧願和過去一樣，作個無憂無慮的流浪詩人。」

「那份傳單明明說是懸賞通緝的殺人兇手呀！」

警官上下打量他一番，說：「胖子你說些什麼？這件事與謀殺案根本沒關係，我們只是想和亨利・布倫克取得聯絡，你仔細看看。」他說着把印着照片的傳單展開，遞到阿蒙面前。

阿蒙伸手把傳單抓過逐字細讀，他的太太和布拉遜也湊在他身旁擠着看。

阿蒙嘆一口氣。「我眞是第一號大傻瓜！」

「不是大傻瓜，而是第一流名廚。」之後他問警官，「我叔叔遺囑中限定什麼時間辦理繼承手續？」

「根據遺囑中限定的日期現在只剩八小時，我們必須立刻罵車把你送到巴黎去。」

布倫克對阿蒙說：「假如不是你做的菜特別美味可口，我早已逍遙自在的去過流浪生活，因爲明天便超過時限。你起初誤認我是殺人兇手，所以故意拖延時間等警察來拘捕我，你才可以得到獎金，是嗎？

「但你發現我是清白無辜後，你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幫助我逃跑，從這點便可以證明你是高尙的。

「你的烹飪藝術使我對人生有了深一層的認識，除去流浪生活以外，還有値得追求的優美生活。」

布倫克把手中的鈔票翻弄一下，笑着拍拍阿蒙的肩膀說：「到巴黎後我必須用錢，不過以後我一定加倍奉還，同時贈給你應得的通緝兇犯賞金。」

偵探長篇小說

活祭（六）

洛克著



「我去吧！」一個保鏢自告奮勇。

「打一個電話就行了！」田村說：「來吧，我們在外面等！」

龍約翰閉着眼睛，聽見脚步聲出去了。屋裏忽然靜下來，大概只剩他一個人了。他慢慢地，小心地把眼皮張開了一線，窺視一下周圍的環境。果然屋中眞的只剩他一個人了。

田村他們喃喃的交談聲正從房門外傳進來。龍約翰悄悄地下了床，走到門口，向外面窺視一下。外面原來是一座小客廳，田村就坐在廳中的一張沙發上，正在檢視着龍約翰那張護照，而三個保鏢就站在他的周圍。

這時，龍約翰知道白雪的計劃果然是不够周詳的。

怎麼可能六個保鏢都聚集在田村的身邊呢？任何時候，一定都有一兩個走開了，在園中各處巡視，他實在沒有機會用那支迷藥筆把他們一網打盡。

不過也不要緊了。他是龍約翰，而不是次郎。許多別人做不到的事，龍約翰倒是可以做到的！

於是他就掏出那支原子筆來，按了按鈕，向外面的廳中一丟，然後他就退回房裏，急急地鎖上了房門。

他看不見那支迷藥筆在外面如何噴氣，只聽到一陣嘶嘶的噴氣聲。

這是一種製造得並不太好的暗器，龍約翰耽心的倒不是那聲音，而是它噴出來的迷醉氣體究竟是否有效？如果無效，那就糟了。

他聽見有人驚叫起來，有雜沓的脚步聲跑來跑去，有一張小茶几被踢倒，然後一切都平靜了下來。大概那迷煙眞的有效，田村和那幾個人都暈倒了。

龍約翰並沒有開門出去。他也害怕那些迷煙太厲害，連他自己也給弄得暈倒，所以他只是走到窗前，跨出了窗外，再繞到屋子前面。

龍約翰繞到門口，就在那裏的石階上坐了下來，等待着。還有一個保鏢就快回來了，因爲他不過是到正屋那邊去打一個電話而已。

工人宿舍之內的客廳裏再沒有任何聲音，田村等人大概是已經暈倒了。

大約五分鐘之後，那個去打電話的保鏢匆匆地跑回來了。繞過了一叢樹林出來，他看見龍約翰就坐在門口，不禁皺起眉頭，用日語說：「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龍約翰聳聳肩，用日語說：「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在裏面似乎——有點不對勁！」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那保鏢已經來到他的面前了。

「我不知道！」龍約翰雙手一攤：「他們只是這樣倒下來！你自己去看吧！」

那保鏢遲疑了一下，連忙大步跨上石階，推開門。他看見田村和那三個保鏢已經倒下來了，橫七豎八地倒在客廳的中央，而且門一開，就有一股難聞的氣味直衝出來。這保鏢的性子雖然直一點，他也不是一個笨人，他知道有點不對勁了，而且有問題的一定是龍約翰，因爲這裏只有龍約翰是新來的人。那股難聞的氣味使他頭昏腦脹，他連忙退出去轉過頭，右手已經本能地把槍拔出來了。

龍約翰緊跟着他，當他一轉身，龍約翰的拳頭就到了，一拳擊中他的牙床。那人整個飛起來，跌進了客廳中。龍約翰屏住呼吸，迅速把門關上了，又在門口坐下來。

裏面那迷醉氣體仍然是很濃的，龍約翰記得白雪對他說過，這迷煙的效力維持四、五個小時，那要看身受者的體質強弱而定。他聽見那人在裏面推倒了一張椅子，倒下來，然後就沒有聲音了！

龍約翰坐在那裏，看着周圍，正奇怪剩下的那兩個保鏢在何處。保鏢是一共有六個人，他只不過解決了四個罷了。

龍約翰知道這是一座很大的花園，在來這兒之前他是研究過花園的形勢的，他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關於這座住宅的資料，並不很詳細，但總算對這個地方知道得不少了，他相信這兩保個鏢可能是守在兩個地方，由於這兩個地方是比較容易闖入的。於是龍約翰站起來，向第一個地方走去。

第一個地方是靠近大路的，那裏交通比較方便，如果有人想偷跑進來，第一個要找的地方大概就是這裏。有一個保鏢就坐在一棵大樹底下的一張椅子，面對着圍牆。

這是一個年輕的日本人，留着一頭很長的頭髮，一個相當新潮派的青年，他的上衣敞開着，露出下面的槍袋和槍袋中那支槍的槍柄。

他正在吸煙，注意力大部份是集中在前面的圍牆上，並不知道龍約翰正接近他。而且，龍約翰走

動起來簡直是無聲無息的。

龍約翰並沒有直接撲過去與這個人肉搏，在目前的處境之下是十分不智的。他最應該採取的戰略乃是速戰速決。

龍約翰的手一揮，一塊拳頭大的石子便直飛出去，擊中了那個保鏢的後腦。石頭彈開了，而那保鏢也離開了椅子，差點倒在地上。他勉强扶着椅子，蹲在那裏，還是極力想要爬起來。

龍約翰當然沒給他爬起來的機會，龍約翰一躍上前，一拳擊過去，擊中了他的後腦。這樣再擊一拳，那人便無法支持下去了，終於頹然仆倒下去。

龍約翰蹲下去，以最迅速的手法把那人的外衣脫下來。用它把那個人的手腳縛了起來，又掏出那個人的手帕，塞住了他的嘴巴。

跟着，龍約翰拔去了那個人的手槍。他離開了那個人，開始去找尋剩下的另一個保鏢。

那個保鏢也是在一個靠近大路的地方。龍約翰這一次用不着辛苦的擲石頭了，他從一棵大樹後面站出來，說：「好了，把手舉起來！」

那保鏢霍的轉過身來，一隻手已經按住了槍柄，看見龍約翰的槍口已經指着他，知道已經太遲了，只好慢慢地把雙手舉起來。

「你——想幹什麼？」他用日語問。

「轉過身去！」龍約翰命令：「轉過身去！」

那人只好轉身，背對着龍約翰，剛一轉身，龍約翰就用槍管猛敲着他。

那人覺得滿天都是星斗，便倒了下去。

龍約翰也用同樣方法處置了這個人，然後，龍約翰就開步向那間工人宿舍走回去。

到了那裏，他小心地踏進門內。那裏面的異味已經很淡了，迷魂煙果然已經散掉。田村和那四個保鏢仍然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龍約翰扭動了腕錶上的那個按鈕。似乎沒有發生什麼聲音，但白雪說過，這會發出電波通知他們的，龍約翰只能祈禱這個手錶沒有毛病，不然他就會孤立無援了。

然後，龍約翰就把田村抱起來，搭在肩上：「對不起！」他對田村喃喃地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而且我與你無怨無仇的，不過爲了大局，我只好委屈你一下了！」

就這樣把田村扛在肩上，龍約翰沿着樹林疾走，跑向花園的門口。他希望當他到達花園門口的時候，白雪的接應也已經來到了。

龍約翰扛着田村，跑着跳着，好在田村的身體並不重，而龍約翰又有着過人的力氣。

忽然，毫無預兆地，一部汽車怒吼着直衝過來。那是一部紅色的敞篷跑車，正沿着園中小路，快速的行駛着，龍約翰雖然老遠就聽見車聲，但已經來不及躲藏了。一轉眼間，車子已經到達他面前了。

駕車的是一年輕的金髮女郎，很漂亮，她駕着車子，經過了龍約翰身邊，才發覺有異，連忙停車，轉過頭來看。

龍約翰一時呆住了，只是這樣揹着田村，站在那裏，顯得很傻氣。

「喂，你是誰？」那女郎叫起來：「田村——他怎麼了？」

龍約翰尷尬地微笑着：「田村剛剛暈倒了，我現在正要帶他去看醫生！」

「你瘋了！」那女郎開門下車，跑過來叫着：「放下他，放下他！」

龍約翰的回答是右拳疾揮。

她的牙床中了一擊，整個人飛起來，仆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龍約翰對她苦笑：「對不起，小姐！」他說：「我不能不這樣做！我不殺死妳，已經是够好！」

即使她暈倒在地上，這個女人仍然是那麼美麗而動人的。一個特別美麗的女人，龍約翰猜想她很可能就是田村和梅里所爭奪的目標。

不過，他沒時間去研究這一點。龍約翰立刻把田村抱過去，放在跑車的座位上，然後跳上跑車，開動車子，直向花園門口駛去。

那部跑車通過曲折的園中小路，很快便到了花園門口。那鐵柵欄是關着的，有兩個穿著制服的黑人守衛在那裏把守着。他們看見駕車的是他們所不認識的龍約翰，不禁目瞪口呆，顯得不知所措。

龍約翰的車子猛地在他們面前煞住了，隨即，取出那支手槍。龍約翰威脅地擺擺槍，命令道：「好了，開門！」

兩個黑人遲疑了一下，只好把門推開了，龍約翰一手執着槍，另一隻手把持着方向盤，再把車子開動，駛出了花園，衝到公路上，沿路疾馳而去。

跑車駛了一段路，到了一個轉彎處，差點和一部迎面而來的黑色汽車相撞，龍約翰連忙煞住。

那部黑色大汽車也停下來了，有六七個人從車上蜂擁而下，手中都拿着槍。龍約翰認出爲首的那個人就是謝夫，不禁鬆了一口氣。顯然謝夫收到他的手錶電波而率衆前來接應他的。

「怎麼了？」謝夫走過來問着。

「很理想！」龍約翰指指旁邊座位上那個暈倒的田村，「我們快把他運走吧！」

十六

龍約翰的眼睛凝視着窗外的地方，額上和臉上都有許多汗珠。

「你在想什麼？」愛麗絲問。

「慧雲！」龍約翰噴一口煙，「我在想慧雲！如果慧雲知道我和你在這裏……」

「你還不打算放棄慧雲？」愛麗絲看着他，眼光是冷酷的。

龍約翰當然並不是在想着慧雲，但他是在扮演着次郎的角色，他認爲次郎應該有的反應，他都要表現出來。

「我怎麼能呢？」龍約翰表示爲難，「我和她是——你知道的！」

「那麼！」愛麗絲咬緊牙齒說道：「我們最好別再提這個問題！」

龍約翰站到窗前，望着下面，似乎在尋思着。其實他並不是在想着慧雲，他只是在觀察下面的形勢。

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一間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屋子，很大，可以容納許多人。這裏簡直是一望無際的，有修剪得很整齊的樹林，有假山，有噴水池，有小溪有池塘，有寬大的草坪。總之，許多城市

的整座公園都還不及這裏寬大。

龍約翰知道白雪就住在這屋子裏，還有許多別的重要嬉皮都住在這裏——那些將會參加活祭儀式的嬉皮們。而且他相信，這很可能也就是舉行活祭儀式的場地了。這裏地方夠寬大，有着可以容納許多人的廣場，似乎很難找到比這裏更理想的地方了。

這樣想着時，龍約翰的頭皮就開始發緊。如果他不能阻止活祭的進行呢？那麼田村就會沒命，這樣等於是他殺死了田村，因爲田村是他親手捉回來的。但，無論如何他都要救田村！他不能讓田村被處死！

還好，他是可以參加活祭的，他一定有機會看見，如果田村被處決，那麼他也應該有機會加以制止！他怕的只是白雪，白雪的槍法。卽使有槍在手，他也沒有把握和白雪對敵，更何況他是不容易有機會握槍的。

愛麗絲的手搭在他的肩上，赤裸而仍然是熱灼灼的肉體貼在他的背上。「這裏太悶！」她說：「我們不如到城裏去玩玩吧！這裏有車子！我們可以開車去！」

龍約翰轉過身來，喜悅地看着她：「這是一個好主意！」他說。事實上他正在等着機會提議這樣做。

幾分鐘後，他和愛麗絲一起下樓。樓下是一座十分寬大的客廳，佈置得極其豪華，而且很現代化，每一件家具裝飾品都是新潮派的，而且收拾得很乾淨，纖塵不染。

在客廳中央，那張大大的餐桌的一端，坐着白雪，身邊放着一小車子的酒。白雪正享受着他最大的嗜好——飲酒。

龍約翰和愛麗絲下來的時候，白雪只是回過頭來瞥了他們一眼，便又繼續喝他的酒。

龍約翰和愛麗絲經過了屋子，步出花園，在出去之前，龍約翰注意到餐桌周圍放着好幾盞燈。那是形狀相當奇怪的燈，是光禿的圓柱形，燈在頂上，有點像一般花園中裝置的照路燈，柱身是實心的金屬鑄成的，看來很沉重。在出門之前，龍約翰對這燈深深地看了好幾眼。

屋子後面的車房中停着五六部車子，其中有兩部還是很新型很漂亮的跑車。愛麗絲挑選了其中一

部紅色的意大利製的法拉利跑車，和龍約翰一起爬進了那低矮的車子裏面。

愛麗絲發動引擎，車子怒吼一聲，飛馳而去。

那屋子的佔地果然寬大得難以置信，其中的私人車道就像公路一樣，車子在路中馳行了五分鐘，才到達出口處的柵門，而這時已看不見那棟白色大理石的屋子。龍約翰猜想，這一定是梅里事先購下的別墅之一了。梅里是一個富有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人，他買一塊這樣的地皮，不過像普通人買一包糖果一樣輕而易舉！

愛麗絲把車子停下來，龍約翰跳下車，過去把柵欄打開了，然後他再回到車上，愛麗絲又把車開動了，飛馳而去。

× × ×

「我聽說這裏有一家『火鳥』夜總會！」龍約翰說。

「哦，火鳥夜總會！」愛麗絲笑了笑，「原來你對里約熱內盧很熟嘛！」

「並不熟！」龍約翰有點忸怩地：「我只是在一本旅行雜誌上看到過罷了！」

「很好！」愛麗絲點頭：「我們到火鳥去一趟吧！你選得很好，這是一家可愛的夜總會！」

「你去過了嗎？」龍約翰問。

「是的！」愛麗絲點頭：「我去過！里約熱內盧的夜生活地方我差不多都去過！你知道，我是經常旅行的，我見過全世界各式各樣的男人，但是，我却喜歡你！」

說着把一隻手搭在他的大腿上。

龍約翰有點受寵若驚地微笑：「謝謝你！」

愛麗絲把車子開得很好，靈活地在街上竄來竄去，最後在一家夜總會的門口停下來。那是一間裝飾得很別緻的夜總會，一切裝飾都是抽象得超越時代，複雜到幾乎連正門在那裏也不知道。

不過，複雜得很好看，看得出是出自一位眞正懂得藝術的設計師之手。這些新派藝術就是如此的，眞的藝術和假的藝術在外表看來都差不多，因此也有許多人冒充藝術家了。但這間夜總會的裝飾是眞正的藝術！

一位穿制服的侍者走過來，禮貌地鞠躬，說：「請讓我替兩位把車子停好吧！」

龍約翰苦惱地看着愛麗絲，愛麗絲却打開車門下車，拉着龍約翰，通過夜總會門外那複雜的裝飾，向入口處走過去。

「這一次！」龍約翰尷尬地對愛麗絲說：「我們也許闖禍了！我——沒有想到是這樣的氣派！我——不知道帶的錢夠不夠付賬！」

「別耽心吧！」愛麗絲冷靜地說：「我帶了支票簿！」

「這裏——是夜總會！」龍約翰仍在左右張望，「白天也——」

「這裏白天是吃茶！」愛麗絲說：「你在害怕嗎？次郎。我們可以另外到一間比較平民化，只適宜我們嬉皮的！」

「不，不！」龍約翰連忙擺手，「既然來了，我們就——呃——進去受罪好了！」

於是他們進去了。裏面的裝飾也是同樣的新潮，不過並不複雜，反而簡單得很悅目。

「這和我在書上看到的完全一樣！」龍約翰在那全部透明的塑膠桌子旁坐下來，嘆着氣說。

「我只是奇怪它爲什麼叫火鳥！」愛麗絲說：「火鳥是我們加州的特產，一種粉紅色的火鳥！這裏沒有一件像鳥的東西，甚至連粉紅色都沒有！」

「眞是怪名字！」龍約翰喃喃自語說。

他知道這間夜總會以前是以火紅色爲主要色調而裝飾的，所以叫火鳥，現在這是重新裝修過了。不過他並沒有告訴愛麗絲這一點，因爲這只是龍約翰知道的事，次郎是不知道的。

愛麗絲叫了茶和點心，龍約翰在那優美的情調中和她一起喝茶，吃了一些點心，然後他就站起來到洗手間去。

這洗手間也是最新潮設備的，頭腦稍爲落後一點的人，眞可能連那一個是抽水馬桶都不知道，但龍約翰並不是進來用這些的。

他推門而入，對着鏡子整理他那一頭長髮。洗手間裏的侍應生是一個巴西黑人。這黑人小心的打量了他一遍，說：「先生，你還是進去那裏吧！」

他在龍約翰手中塞進一樣東西，並且指指角落裏一個黑色的門口。

龍約翰發覺塞進他手中的是一個打火機。他疑惑地看着那個黑人。

「進去那裏面吧！」黑人又指指那角落裏的門口。

龍約翰聳聳肩，向那一個厠所走過去。他推開了那扇黑色的門，踏了進去，裏面果然就是一座抽水馬桶；新型得像一張床似的抽水馬桶。

龍約翰關上了門，從裏面可以看到有沒有人進入，而外面却無法看到裏面的人。這倒是很別緻的設備。

龍約翰在那新型美好的抽水馬桶上坐下來，檢驗一下手中那個打火機，他知道外面那黑人果然就是一個S組的人員，因爲這個打火機他認得就是S組專用的那種打火機，本身可以用來打火吸煙，其實它的裏面裝了無線電，是一種袖珍的無線電通話機，可以和相當遠距離之外的另一個同樣的無線電通話機通話。龍約翰也並不是第一次使用這種東西。

「如果有人進來，你也可以看見的！」外面那黑人說。

龍約翰點點頭，便推推打火機上的一個按鈕。那個按鈕並沒打出火來，只是打出了沙沙的聲音。

「老莫？」龍約翰低聲叫着。

停了一會，老莫的聲音就從打火機裏傳出來：「噢，龍約翰，你在那裏？」

「當然是在洗手間裏！」龍約翰說：「在我們約好了的地點！」

「噢！」老莫顯得很興奮的：「有什麼消息報告嗎？」

「有的！」龍約翰說：「但——我得先靜一靜，因爲有人進來了！」

果然，有一個人正推門進入洗手間，翰約翰隔着玻璃可以看見他。那個黑人殷勤招待着，龍約翰暫時沉默下來。

這個聯絡的地點其實是老莫選擇的，由於他們不能斷絕聯絡，但又不方便一直都保持着聯絡。好在，老莫知道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必然是巴西里約熱內盧，老莫就提議，龍約翰來到了以後，無論如何必須先要到「火鳥」一遊。由於到夜總會並不眞是一件可疑的事。火鳥的洗手間裏，自然會有S組人

和他接應的。

那個人只是進來小解而已，連同洗手，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因此很快的黑人又把他送走了，並且對龍約翰揮揮手，表示他可以繼續聯絡了。

龍約翰便把離開三藩市之後的經過情形告訴了老莫，連做愛的方面也不遺漏。一向，龍約翰對老莫都很少這麼坦白的，不過，那是因爲他一向都害怕老莫會胡亂地來干涉他，但這一次，老莫給了他相當大的自由，他反而可以坦白了。

「我猜活祭的儀式可能在這塊地方舉行的！」龍約翰說。

老莫沉吟了好一會：「唔，很好，這樣一大塊地方，我可以派上一百個人預先進去躲起來，他們也不容易發覺的。」

「我不反對！」龍約翰說：「但如果你眞的派人來時，你首先得通知我，而且那些人不能亂來，必須聽我指揮，知道嗎？」

「好吧！」老莫不情願地笑應道：「你肯定梅里和他那跟班的還未到嗎？」

「假如到了，也不是和我們住在一起！」龍約翰說：「但別耽心，我會留心的！」

「把這打火機帶回去吧！」老莫說：「今後就用它聯絡！」

「謝謝你！」龍約翰說。

「還有什麼需要嗎？」老莫問。

「沒有！」龍約翰說：「如果有，我自然會通知你！」

「再見！」老莫說。

當龍約翰出去時，愛麗絲仍坐在那裏喝着茶，很有風度的。這種豪華的地方，出入的全是富貴的人物，而愛麗絲在這裏，和環境是完全配合的，一點也不會侷促不安。她大概也是一個慣於享受富貴的人，像梅里一樣。

龍約翰也是一個享受慣了的人，其實他對豪華的場面是相當熟悉的，不過由於他現在扮演的是個不慣大場面的次郎，所以他不得不表現出一點土里土氣。

「你去得眞久！」愛麗絲微笑着看他：「比我們女人還要久！」

龍約翰知道愛麗絲原是一個多變的女人，在這裏，她像一個貴婦。嬉皮的味道全沒有了。

龍約翰裝出敬佩的表情：「我從未見過這麼漂亮的洗手間！」

愛麗絲笑起來。

十七

白雪仍然伏在那桌上，鼾聲如雷。地毯上丟着好幾瓶空了的酒瓶。那酒車上的酒雖還未喝完，不過，要一個人喝完那一車酒，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白雪只是喝了幾瓶，就醉倒了。那張大桌子擦得光亮如鏡，白雪的鼾聲響極了，在這寬大寂靜的客廳中簡直是刺耳的。

沒有人敢去打擾他，因爲目前白雪在這裏是最權威的，沒有人敢接近他。白雪曾經發出過警告，當他醉酒的時候，他不高興有人接近他，如果有人接近，他很可能會做出可怕的事情。

現在，却有一個人正在接近他了。這個人就站在他後面十呎之外，被黑影包藏着，看不清楚是誰。這個人祇是站在那裏，注意着白雪。

現在已經是午夜了，住在這屋裏的人差不多都睡了，只有這個站在黑影裏的人，仍然是很清醒，很機警的，似乎若有所待。

他就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一直等了十五分鐘。桌上的白雪動了，他呻吟一聲，側轉過來，鼾聲暫時停止，而用另一邊臉頰去枕在桌上。他的右手伸出來，垂在桌子的邊緣。

這時，身後那人很快地移動，那人跳到其中一盞柱形燈的旁邊。由於地毯是厚厚的，走在上面並沒有任何聲響。這人以很快的動作把那沉重的燈柱抱起來，就用那燈身的金屬燈柱當作棍子般向白雪的右手敲下去。

燈柱與白雪的右手相撞，發出一聲悶響，雜有骨骼破裂的聲音。白雪好像觸了電似的，整個人一震，臉部肌肉扭曲着，發出一聲痛苦的吼叫，但是他並沒有醒。他的右手無力地離開了桌子，垂下去。他痛苦地搖着頭，似乎掙扎着要從醉中醒過來，但是，那層迷醉的霧太濃了，緊緊地罩着他，始終

都衝不破，於是漸漸地，他又放鬆下來了。鼾聲再起。

那人仍然站在他的後面，觀察着他的反應，當白雪的鼾聲又起時，這人才鬆了一口氣。這時樓上梯間的暗淡燈光投射在那人的臉上，他就是龍約翰。

龍約翰低頭看着白雪的手。手臂被撞的地方紅了一大塊，而且開始腫了起來，他知道不久後，白雪的手臂就會變成瘀黑的。這隻手，在短時間之內是不可能再拿槍的。

龍約翰的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如果白雪就是神槍手占德，那他也暫時不能再放槍了，因爲神槍占德的右手猶如神助，但左手却是一點用處都沒有。龍約翰好像一個黑影般竄上樓去，回到他的房間。

龍約翰在床上躺下來。

他並沒有馬上睡着，神經太緊張，一時鬆弛不下來。閉着眼睛，他的耳朶仍自動地，十分機警地聽着每一種聲音。不過，除了窗外草地上的蟲聲之外，並沒有什麼別的聲音在響。這屋子雖然另外還住着不少人——不少龍約翰所不認識的嬉皮，但屋子本身够大，大家相隔很遠，而且屋子是分成好幾處的，這一羣只有龍約翰、謝夫、白雪及愛麗絲四個人住，別的人不會過來。

靜寂對神經是很好的安撫劑，很快的，龍約翰的神智又開始模糊，然後他也沉入了睡鄉！

× × ×

「你這手套眞好看！」愛麗絲指着白雪的手：「但這樣的天氣，你不覺得熱嗎？」

他們正在吃早餐，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龍約翰早就注意到白雪已經戴上了一隻白色羊皮手套，但他裝作沒有注意到。只有愛麗絲提出問題。以她與白雪之間的關係，當然她是可以無所不問的。

龍約翰注意到白雪仍可以用右手拿叉子，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受過那一擊，白雪的手指應該是暫時不能動的。

「我得保護我的手！」白雪道。他的眼光向龍約翰凌厲地一掃。

談到演技，龍約翰是並不弱的，他既不表示恐懼，也不表示絕對的漠不關心，他相當感興趣地看看白雪的手。

「相當好看的手套！」龍約翰道，「正如愛麗絲所說，你不嫌熱嗎？」

「流汗對皮膚是有好處的。」白雪慢慢地，從容地說。

龍約翰知道白雪一定也疑心那一擊是人爲的，不過同樣地，也可能是他自己在醉後絆倒了那盞燈，而那盞燈打中了他的手。雖然巧合一點，但並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的。白雪不能指控任何人。

戴上手套，這是白雪最聰明的做法了。如果是有人害他，這人一定是想破壞他的槍法。但是白雪把手包裹起來，沒有人知道他的手傷成怎樣，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還能不能放槍。因此他的威脅也是仍然存在的。

龍約翰只覺得背脊一陣寒冷。爲什麼白雪那隻手仍然能拿叉子？如果不是他估計錯誤，那就是白雪的抵抗力實在高人一等！

白雪用叉子把一塊蛋送進嘴巴。「我們的好戲差不多要開鑼了！」他說：「梅里也許今天晚上就會到！」

龍約翰表示興奮：「我眞快等不及了！」

白雪看着龍約翰，眼中有着一種奇怪的神情，使龍約翰不由自主地感到寒冷。「你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節目！」他說：「一個特別爲你而設的節目！」

龍約翰瞪目看着他道：「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意外的驚喜，暫時不能透露！」白雪說：「總之，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節目，這個節目會使你成爲我們的一份子！」

「你們的一份子？」龍約翰仍然不明白。

「成爲一個高階層人物！」愛麗絲道：「因爲我喜歡你！」

「噢，謝謝你！」龍約翰聳聳肩。「這使我更迫不及待了！」他喝着咖啡，一面想着田村到底如何了？他是被困在這地方的一間小屋子裏的，他一定已經知道自己是一個待決的死囚，他會有什麼感覺？他當然不知道到最後關頭時，他自然會有救星出現！

龍約翰對田村感到很抱歉。

如果不是他，田村也許不會被捉住的！但是若沒有他，白雪也許會用更激烈的手段對付田村呢，也許直接施以暗殺！

這是沒有人能預料的事。

龍約翰一面吃，一面又在思忖，他們口中所謂的「特別節目」，究竟又是指的什麼呢？這幾個人，每一個都是變態的，因此他們的行動和計劃，也實在是不容易捉摸及預測的。

「謝夫呢？」龍約翰終找到了另一個話題。這也確是他所想知道的一件事。因爲一早起來，就已經沒見到謝夫。

「我派謝夫去做一件事！」白雪輕描淡寫地說：「他可能要去兩三天！」

「噢，」龍約翰聳聳肩，喝完了咖啡，站起來，「對不起，我先回到樓上去！」

白雪點點頭，龍約翰便轉身走向樓梯，直上二樓去。一邊上樓時，他覺得白雪的眼睛似乎一直在後面瞪視着他，像兩把無形的刀子在刺着他的背。

× × ×

那天晚上，梅里就來了，來得時候很熱鬧，似乎沒有人會不知道。因爲他是乘直升機來的，而且是三部直升機一起來，其中一部是梅里本人乘坐的，梅里和克魯特。另外兩部直升機的上面則抬下了許多皮箱，大概是梅里的衣服吧。梅里是個十分講究衣著的人。

直升機降落在離屋子相當遠的草坪上，白雪一個人出去迎接，駕着屋裏的一部大汽車。龍約翰在窗口看着他，額上冷汗直冒。

白雪怎麼還能開車呢？怎麼可能呢？不過也不一定不能的。白雪並不是在大路上開車，他只是在私人地方開車罷了，他大可只用一隻手開車的。而且說起來，白雪還能拿叉子，也許也是同樣的情形，也許他只是忍着痛，勉爲其難而已。因爲，叉子並不是一件很重的東西。

白雪並沒有把梅里及克魯特介紹給龍約翰，他只是直接開車把他們載到屋子的另一處。那是空着的，等待着他們來住的。愛麗絲和龍約翰一起靠在窗子前面看着他們。

愛麗絲嘆一口氣，「次郎，有一天，你也會和白雪一樣，擔負着迎接教主的重任的！」

「我也希望有這麼一天！」龍約翰也表示憧憬道。

「但是！」愛麗絲說：「要成爲重要人物，要成爲我們的一份子，你必須努力，你必須不怕犧牲！」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龍約翰困惑地轉頭望着她，「我不是已經做了許多事了嗎？還要我犧牲什麼呢？」

「你——慢慢會知道的。」愛麗絲微笑道。

「我有機會和教主見面嗎？」龍約翰問。

愛麗絲搖搖頭：「沒有，暫時還沒有！教主是不輕易接見任何人的！人人都想見他，如果教主接見每一個人，那麼全世界的時間都給了他，也不够用了！」

「我明白！」龍約翰點點頭：「我有點失望！」事實上他却是鬆了一口氣。

如果他有機會和梅里見面，那才糟糕呢！那個可怕的克魯特就可能會認出他了。克魯特和他是會過面的。

「你應該很高興！」愛麗絲說：「有資格到這裏來參加已經是很難得的事了！尤其是你兩次都有機會來！」

這句話又使龍約翰的體內起了一陣一陣寒冷的感覺。對了，次郎是第二次來參加的。爲什麼他如此得天獨厚呢？一連兩次都入選？上一次他只是入選而已，抑或是來這裏擔任什麼任務呢？而且，他又怎知道次郎上一次並沒有和梅里會過面？假如他是見過的，那麼龍約翰這番話豈不是成了很大的破綻？他以後說話實在應該更加小心些。

龍約翰窺視着愛麗絲，如果她看出了什麼破綻的話，她却是毫無表示的，她只是凝視着窗外。

「今天我們有些什麼節目呢？」龍約翰問。

「我們還是留在屋裏好一點！」愛麗絲說：「既然教主已經來了！他隨時會有吩咐的！」

提起教主，愛麗絲有着嚴肅的表情，就像那眞是一位神祇。

龍約翰在心裏咒罵一聲。梅里這傢伙，他究竟有些什麼魔力呢？愛麗絲其實也不是什麼虔誠的教

徒，她不過是爲了享樂而參加的，她却也會對教主肅然起敬？

「我想到外面去走走，可以吧？」龍約翰問。

「我和你一起去！」愛麗絲說：「我也想到外面走走！老躲在這裏面，實在也是悶得很！」

於是他們拉着手，一起下樓。外面可以散步的地方是很多的，但龍約翰有着一個特殊的目地，所以，他們就到了那座屋子的外面。

那就是用以囚禁田村的屋子。當他們走近時，龍約翰注意到有四個嬉皮守在屋子的四周。

這幾個嬉皮都是懶洋洋的，彎腰曲背地坐在那裏。大概，他們從來不習慣如此擔負重任。龍約翰並不耽心他們，一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他們不可能是善於用槍的，一拔出槍來，他們可能會先射斷自的腳趾。

值得耽心的只是白雪，假如白雪仍然能這麼快地用手，仍然能這麼百發百中的……

「田村現在怎樣了？」龍約翰遠遠的看着那間屋子說。

「當然是正在等死！」愛麗絲道。

「可憐的傢伙！」龍約翰搖着頭：「只爲了一個女人，就招來殺身之禍，大概他做夢也想不到吧？」

「世界就是這樣的，人爲了食物而殺人，正如野獸，也是爲了這件東西而殺人！男人爲了女人而殺人，女人也爲了男人而殺人！」愛麗絲似乎十分激動地握着拳頭。

「喲！」龍約翰笑起來：「你現在簡直像一位哲學家正在發表演說哩！」

愛麗絲却沒有笑，她拉一拉龍約翰的手，「我們走吧！我不喜歡這裏！」

龍約翰無可無不可地轉身跟她走。這裏的情形他已經看清楚了，必要時，他要把田村救出來的話，起碼也有一個概念。突然，他的腳踢中一件東西。他皺起眉頭，彎身拾起來。

那是一個金屬鍊牌，一條長長的鍊子吊着一個圓牌，圓牌上鐫着圖案的，嬉皮們都喜歡在頸間懸個這種鍊牌，作爲飾物。現在這鍊牌的鍊子已經斷掉了，否則它也不會丢在這裏的。鍊子上的兩個環已經斷了，看來是被暴力扭斷的。

「啊！」龍約翰說：「這是謝夫的東西！」

「哦？」愛麗絲揚起眉毛，表示懷疑。

「這是他的東西！」龍約翰指着圓牌上的圖案：「看，這裏是一隻蟹，我注意過的，而且，這裏又刻着這個字！」他把圓牌翻轉過來，給愛麗絲看它的底面，那裏有一個粗糙的、用尖利的硬物刻上去的英文字母J。「這是他自己刻上去的。」

愛麗絲聳聳肩：「也許是他自己丢掉的。」

「不！」龍約翰搖搖頭，「謝夫告訴我這是他母親送的，他不會丢掉！」他這麼肯定，那是因爲他從次郎的日記裏看到過有這段記載。

「哦？」愛麗絲的神色有點不自然。

龍約翰慢慢地抬起頭，看着那間屋子。「謝夫——」他低聲說：「也許謝夫是在那裏面，白雪說他去辦什麼事，那是眞的嗎？」

「——不知道！」愛麗絲的表情更難看了。

龍約翰邁開大步向那間屋子走過去，但是愛麗絲一手拉住他，「等一等，不要過去！」

「爲什麼？」龍約翰憤然道：「如果謝夫不在那裏，也不用怕讓我看啊！」

「次郎，等一等！」愛麗絲死命拉着他，大聲叫道：「跟我來！我有話和你說！」她用力扯着龍約翰，要龍約翰跟她走。

龍約翰跟着她。就去聽聽她怎麼說好了！

他們離開小石屋，走遠了一點。其實，走遠與否實在沒有關係的，反正沒有人會聽到他們說話的，但他們還是象徵性地走遠一點。然後愛麗絲轉向龍約翰，誠懇地說：「次郎，不要進去，我可以告訴你，謝夫的確是在那裏面！」

龍約翰瞪目看着她，「爲什麼？爲什麼謝夫在裏面？」

「白雪把他關在裏面的！」愛麗絲說：「謝夫現在已經——他傷得很重！」

「他幹了什麼？」龍約翰覺得全身一陣寒冷。

愛麗絲看着龍約翰，好一會，終於說：「次郎，你知道白雪的手受傷了嗎？」

龍約翰瞇着眼睛看着她，裝出驚奇的樣子，「這——就是他爲什麼戴着手套嗎？」

「是的！」愛麗絲緊緊地執着他的手：「他的手被人擊傷了——」

「那麼他已不能用槍了？」龍約翰瞪大眼睛看着她。

「我不知道！」愛麗絲說：「但他的手的確受傷了，他懷疑是有人故意擊傷他的！而且只有兩個人有可能！你知道的，就是你和謝夫！」

「爲什麼他不會懷疑我呢？」龍約翰問。

「我告訴他我看見謝夫幹的！」愛麗絲說。

「你看見？」龍約翰的眼睛睜得更大，明明是他自己做的事，愛麗絲怎會說是謝夫做的事？愛麗絲怎麼會看見謝夫做的呢？

「我沒有看見！」愛麗絲說：「但——白雪說要把你們兩個都捉住，拷問出眞相來！當白雪要打人時，他會打死人的！我不能讓他這樣對你！我必須保護你的！我必須保護你，所以我才告訴他是謝夫！」

愛麗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有什麼事情是她幹不出來的嗎？謝夫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她的事，她怎能這樣對他呢？

「而且！」愛麗絲緊緊地擁着他：「我知道不是你，一定是他！我並沒有寃枉他！」

龍約翰好一會才能忍住那股噁心的感覺，他從沒見過這麼邪惡的一羣人。

「謝夫——」他困難的嚥了一口唾沫，「有沒有說他爲什麼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愛麗絲搖着頭：「他似乎還未招供！不過白雪是一定會問出來的，只要白雪想要問什麼，他一定可以問出來的！」

「可憐的謝夫！」龍約龍嘆一口氣：「他一定是瘋了！」

「我們別談他吧！」愛麗絲推着龍約翰：「我們到那邊去走走！」

他們離開屋子繼續走，轉過了一座樹林，原來，樹林那邊有一座馬厩。「我們騎馬吧！」愛麗絲說。

龍約翰皺皺眉。「你忘記了剛才你說的話了嗎？萬一梅里教主的聖旨到——」

「別管他了！」愛麗絲不理地一扭頭。她到底是個任性的人。

「好吧！我們去！」龍約翰說着，却一直在動着腦筋。

騎馬？次郎會不會騎馬呢？他有沒有跟愛麗絲一起騎過馬？如果現在露出馬脚，那就太可惜了。距離成功已經這麼接近了。

「你得教我！」愛麗絲說：「我騎馬的本事並不大！」

忽然龍約翰記起來了，次郎一定會騎馬。杏子有一次不是對他提過，說小時候他們家裏有一座牧馬場，而她和次郎常常跟着父親一起去度假的嗎？既然是到牧馬場上去度假，那是沒有理由不懂騎馬的了！

「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騎！」龍約翰聳聳肩：「你知道，我已經太久沒有騎過這玩意了。」

原來愛麗絲說的並不是眞話。她不但會騎馬，而且還是個好手。正如龍約翰所料，既然富人的玩意她都會，她沒有理由不會騎馬的，如果她的騎術也要人教，那麼這位教師可眞不容易找了！

那眞是一塊好地方，他們騎着馬一直跑到了看不見屋子的遠處，然後才停下來。那裏是一條小河。

「我們可以游個泳！」愛麗絲說。

「你去吧！」龍約翰聳聳肩：「我沒有心情！」

「哎！」愛麗絲奇怪地看着他。「你這個人，爲什麼總是沒有心情游泳？」

「我也不明白！」龍約翰苦笑。「總之，一看見水我就渾身不舒服了！我討厭水！」

「怪人！」愛麗絲說着逕自下了馬。「你不適宜巴西這個地方，因爲這裏天氣這麼熱，你一天要洗好幾次澡，而且你應該常常去游泳！」

「我可以坐在水邊泡泡腿！」龍約翰說：「這樣不是也很涼快了嗎？而且，我們嬉皮都不愛洗澡，我覺得，你才是一個怪人！』

（未完待續）

科學幻想故事

永恒的五歲

張　麗譯

當我五歲的時候，我有個小玩伴——吉弟。他原名叫金吉福。

不過每個和他一塊兒玩的人都叫他吉弟。因爲我們都是五歲大的孩子，一起玩得很融洽。

不久，我因爲父親生意失敗，便被送到遠方的姑媽家暫住，這一住便是兩年，七歲時，我又回到家鄉。

一回到家鄉我立刻去找吉弟玩。

吉弟還是五歲，可是我沒覺得這有什麼異樣，那時，我也只有七歲，我根本什麼都不懂。

七歲時候，我最喜歡趴在收音機前收聽兒童故事，還喜歡抱着彩色臘筆，邊聽邊畫。

那時候，收音機裏的兒童故事、廣播小說非常多，又很有趣，不像現在，一打開收音機不是主婦時間，股票市場，就是熱門音樂，那熱門音樂的聲浪，眞會把人的耳膜給震破。

十歲時候，我的祖父過世，大家都嫌我半大不小的討人嫌，便把我送進幼校，接受軍事化的訓練。

待我再回來的時候，已經十四歲了，吉弟還是五歲。

十四歲的時候，我迷上了電影，每星期六下午我總要連趕好幾場電影。

我尤其愛看西部片，那時候的西部片雖也是牛仔、槍手的內容，却少有血淋淋的場面，不像現在一部西部片裏總要有幾個腦袋開花，殘肢斷腿的鏡頭不過癮。

十八歲時，我考上了大學，吉弟還是五歲。

每年夏天我都回到家鄉，到我叔叔開的珠寶店裏幫忙。吉弟一直沒變一直是五歲，一點也沒長大，我知道他一定有什麼不對勁，一定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發生在他身上。

廿二歲時，我大學畢業，回鄉開了一家電器行，這是我們鎮上的第一家電器行。我仍然時常去看吉弟，他還是五歲。

這時候很多事物都進步了。人們疾病死亡的比率越來越少；車輛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襯衫的質料越來越軟，信用卡也越來越方便。

可是我仍以爲我們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事物。我們再也買不到什麼耐用的家具了，因爲據調查，年輕的主婦喜歡經常變換家具的色調、搭配，一套家具沒有用上超過七年的；唱片也不對勁了，它們不再像以往那麼厚重有分量，只是薄薄的一片，一不小心就折斷，碎了……

一切都顯得不對勁，城市都是一樣的擁擠、零亂，旅館、超級市場、百貨公司比比皆是，這也許是進步了，可是我總懷念過去。

我說吉弟一直是五歲，並不是指他是個侏儒，也並非指他成長有阻礙，智力遲鈍，至少我不認爲是這樣的。

以評論一個五歲孩子的標準來看，吉弟確是一個非常聰明、活潑、機伶的孩子。

他大約三呎高，有點矮，却長得很勻稱，沒有任何畸型。從外表看來他很正常，就是一個五歲大的娃娃——除了他和我一樣，已經度過了廿二個年頭。

吉弟的聲音也是五歲孩童尖而高的聲音，走路的樣子也是五歲孩子的樣子，和別人講話時，他的話題都是連環圖畫，官兵捉强盜，再不就好問「這怎麼會這樣」「那怎會那樣」「有多高」「爲什麼草是青的」「象怎會長得那樣」等類的五歲孩子的問題。

他廿二年來不曾長大過，一直是五歲。

吉弟的父母很傷心。由於我仍時常去找吉弟，帶他去我店裏玩或去看電影，玩迷你高爾夫球，所以我偶爾也會陪陪他的父母。

不是我不喜歡他們，而是他們實在太消沉了。不過，我又能期望他們怎樣呢？在他們家裏出了這麼一個異物——一個廿二年來不曾超過五歲大的孩子——雖然這孩子替他們帶來了幼兒繞膝的歡樂，却也剝奪了他們望子成龍的快樂。

五歲對一個人來說是一段充滿神奇、快樂、純眞的年紀，你可以問你想問的，說你想說的，做你想做的，沒有人會說「像樣些，別像個孩子似的。」

五歲一切都尙未成形，世界對五歲孩子來說永遠是個新奇，多采多姿的神秘東西，五歲的孩子是每一個人的寵物。

吉弟就一直停留在這個年紀上。

可是這對他的父母來說，却是一場可怕的夢魘，沒有人——不管是社會工作者、僧侶、兒童心理醫師、教師、朋友、靈魂學家、藥劑師——沒有任何人能使他們自噩夢中淸醒。

十七年來他們的難過變成了憂慮，憂慮變成了心焦，焦急又轉成了害怕，害怕轉成了迷惑，迷惑又變成了憤怒，憤怒轉成厭惡，厭惡轉變成憎恨，最後從深深地厭惡，憎恨中一變而成——沮喪地接受事實。

金豫漢是一家工廠的工頭，三十歲時結婚，他的一生沒什麼波折，他的人也沒什麼驚人之處……除了他養了一個廿二歲大的五歲娃娃之外。

金豫漢生得矮小、溫和，從不生氣，淡藍色的眼珠彷彿無法定住似的，轉動個不停。即使在和我談話時，整個人也在椅子裏不安地晃動着，視線停在屋頂的角落處，盯着人們看不見的東西……或者是想去看人們看不見的東西。

在我的感覺裏，最適宜形容他的字眼就是中邪。

他的一生也成了……嗯！爲鬼魅所擾的一生。

金太太努力地想補償什麼似的，每次當我去的時候，她總是忙着爲我張羅吃的。

吉弟在的時候，她也老是問他：「孩子，要不要橘子？我替你剝。」

不過從她的話裏有明顯地恐懼，她害怕她親生的兒子，她對他的給予之中總帶着模糊地不祥的音調。

金太太原是一位高大的婦人，不過歲月却令她佝僂了。她看起來好像總是彎着腰想在牆壁上找個洞躲起來似的。

她總是繫着一條圍裙，雙手總是洗刷得紅紅的，彷彿這樣就能洗掉她生出一個怪物的罪惡。

金家很少看電視，屋子裏一片死寂，可以淸楚地聽到自來水管中的水流涓涓聲，以及冰箱馬達的嗡嗡聲。恐怖的死寂，彷彿時間也在它之前畏懼不進。

至於吉弟却是一點也不討人厭。他生長在厭惡畏懼之中，却一點也不受影響。他照樣快樂地玩，不過他一定會感覺到當他出現在其他五歲孩童前時，人們是以何等奇異的眼光瞧他。

奇異，不，不對，這還太「人氣」了。他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孩子們都不和他玩，他原先的玩伴都長大了，起初他們覺得他太孩子氣，等他們再長大些時候，他們發現他並未像正常人一般地成長，而莫名地對他畏懼起來。

漸漸地，卽使五歲的孩子也不跟他玩了，人人見到他就像小狗在街上見到了背後有追車一樣，遠遠地躲開了。

於是，我成爲他唯一的朋友，一個多年的老友。從五歲到廿二歲。我對他的喜愛難以言喩，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是眞心喜歡他，發自心底地喜歡。

因爲我常和吉弟在一塊兒，所以也禮貌性地拜訪拜訪金家夫婦。

有時候是在星期六下午，我帶吉弟看電影回來的時候，順便和金家夫婦聊聊天。他們很感激我——一種卑恭屈膝地感激。因爲我使他們從帶吉弟外出的尷尬中解脫出來，使他們不必在人前假裝他們愛吉弟，他們有一個完全正常、快樂，惹人憐愛的孩子。於是他們更殷勤地招待我。

但是他們的沮喪却使我分分秒秒都覺得厭惡、厭煩！

我爲他們難過，但我看不起他們，因爲他們竟不能愛吉弟——一個那麼可愛的孩子。

我却從未表現出來，卽使在那些令人不耐的拜訪中，我也未表現出一丁點我的感覺。

每次我們都坐在那間陰暗的客廳裏——總是陰暗

得彷彿怕稍有一點光線就會對外在世界洩漏了整個房子的秘密似的。

我們就那麼靜默地坐着，彼此對視着。他們從不知該和我說什麼才好。

「廠裏近況如何？」我會這麼問金先生。

他會不知所措地聳聳肩。生活、與人交談對他是那麼不安、難堪。

「還好！還好。」最後他會這樣說。

於是，我們又陷入沉默的枯坐中。

「要不要來塊可可蛋糕？」金太太會這麼問我，「我今天早上才做的！」

有時候還會有青蘋菓餅、奶油餅、布丁。

「不！不！謝謝！在回來的路上，吉弟和我已經吃了一些蛋糕了。」

又一次的死寂沉默。

然後，連他們也耐不住那份沉默時——有了一個他們怎麼也不敢提及的東西，天知道他們單獨相處時還要沉默多久。

金太太會說：「我想他已經睡着了。」

金先生也會說：「我沒聽見收音機的聲音。」

就這樣，每次都是這樣地繼續着，直到我禮貌地找個藉口告辭。眞的，每次都這樣，從無例外……只除了一次。

「我眞不知該如何是好，」那回金太太這麼說着就哭了起來，「毫無改變，沒有一天不是令我膽顫心驚、不得安寧。」

她的丈夫自搖椅中起身前去安撫她，他撫弄她的灰白頭髮，動作中却透着明顯的羞耻。

「蓮娜，沒關係的，別這樣。」

她還是哭個不停，雙手無力地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不久，她又說：「有時候，我眞情願他是個死胎。」

金豫漢的兩眼又直瞪向屋頂的一個角落，不知那無名的陰影是他的監視者呢？還是他所尋找的神？

「妳不是這個意思。」他低聲地說道，彷彿怕有什麼神靈注意到他太太的這個可怕的思想。

不過，金太太確實這麼想，她是認眞的。

那晚我很早就找藉口溜了，他們不喜歡有人目擊他們的羞恥事，我也很高興早點離開。

這晚之後大約一星期，我遠遠地躲在小鎮的另一頭，遠離金家，遠離吉弟，甚至他們住的那條街，我也躲得遠遠的。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商店、賬目、商會，和朋友玩撲克、帶女朋友吃飯、在汽車裏裝冷氣，照顧雙親。

可是這一切却都擋不住吉弟。

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要我帶他去看場電影。一個廿二歲的大人和一個五歲的孩子竟能如此的相處融洽。我從來沒想過是什麼原因使我們聯結在一塊兒。我一直以為是年齡，我一直把他當做我的小弟弟一樣看待，因我從未有過弟弟——只有在我想起以往時日，我才憶起吉弟和我同年，只是我大了，而他還是五歲時，我才不把他當成弟弟。

於是，星期六下午，我到金家去接他。這天我才注意到許多我從前該注意却未注意到的事。

我步行來到金家。吉弟沒像以往一樣地坐在走廊或石階上等我。我到處都找不到他。

要我從五月的陽光中走進那陰暗沉寂的室內是那麼不可思議，所以我只站在門前，用手圈成喇叭狀，喊道：「吉弟！嘿！吉弟！出來吧！該走了！會來不及的。」

他的聲音很微弱，彷彿發自地底。

「唐尼！我在這兒。」

我聽到他的聲音，却見不到他的人。但毫無疑問地是吉弟的聲音，因為只有他叫我唐尼，一直叫了十七年。

「你在那兒？吉弟！」

「走廊下我的秘室裏。」

我在走廊邊走了一圈，彎下身子拉開一扇小破門，後面就是吉弟為他自己造的一間秘室。

裏面有橘子皮做的小丑，小桌子小枕頭，還有一支粗肥的大蠟燭。

當我們都五歲時，我們是經常躲在這兒玩的。

「你在做什麼？」我問着，彎着身子鑽進去，帶上門。

裏面很涼快舒適，蠟燭油味是那麼溫和熟悉。這是任何一個孩子都不會覺得拘束的秘室；因為每個男孩都曾把他一生中最快樂、最神秘的美好時光消磨在一個這樣的秘室裏。

「在玩。」吉弟回答我，手裏握着一個金色的圓物，把他小小的手掌塞得滿滿的。

「你忘了我們要去看電影了嗎？」

「沒有，我正在這兒等你呢！」

「你媽媽和爸爸在家嗎？」

「媽媽在。」

我知道他為什麼在這兒等我了，便不再逼問下去。

「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午夜船長的密碼。」

他說着，把手攤開讓我看。

我瞪着眼看了好久都不了解是怎麼回事。吉弟手

上的東西是個奇蹟，是個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奇蹟。

「吉弟，」我滿懷疑惑輕聲地問：「你從那兒弄來的？」

「今天寄來的，我寫信去訂的。」

「花了很多錢吧？」

「不多，十分錢加上回郵信封和兩個阿華田商標。」

「我可以看看嗎？」我的聲音發抖，伸出的手也顫抖着。

他把手中的奇蹟遞到我的手中，眞是太棒了。

依稀記得，午夜船長是四〇年代收音機裏的一個兒童節目，由阿華田提供的，每年這個節目都設計一套密碼，然後在每天節目的最後提供一點譯密碼的線索，使孩子們能預知第二天的節目內容。

這個節目在一九四九年停播。我還記得一九四五年時我曾弄過這麼一套密碼，很棒的一套，密碼盤嵌在一個神奇的玻璃杯中間。一九五〇年，這個節目已停了，後來雖在五五——五六年製成電視連續劇播過，壽命却不長，總之午夜船長的密碼在一九四九年後就完全銷聲匿跡了。

而我手上的這個，吉弟却說是他用十分錢，兩個阿華田商標換的，還是今天收到的。

沒錯，這個的確是新的，一點也沒有任何陳舊的痕跡，上面的日期也明明是今天的。

可是午夜船長的節目早就停播了啊！收音機裏也不再有這種類似的節目了啊！

每個禮拜我都會聽一些錄下的舊廣播節目，每個節目都不對勁，充滿了無聊、落伍，怎麼可能會有一個這種密碼呢！

「吉弟！詳細說給我聽聽。」我說。

「說什麼呀？唐尼！這是我的午夜船長的密碼，我用它來推測明天的內容。」

「明天什麼？」

「明天節目的內容啊！」

「什麼節目？」

吉弟像瞧什麼傻瓜似地看着我，「老天！午夜船長的節目呀！」

我覺得自己眞像個笨蛋，我仍舊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東西確實存在，實實在在地存在，可是我就是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搞的。

「你是說你在聽些電臺重播的舊日節目的錄音帶？」

「什麼錄音帶？」他問，他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倆彼此對視着。最後我有點怕聽到回答似地，慢吞吞地問：「吉弟，你怎麼聽午夜船長節目呢？」

「每天聽收音機啊！每天五點半都有。」

每天五點半？都是新聞、音樂、音樂、新聞，那有什麼午夜船長？這個節目已停播了將近廿年了。

「我們今天一塊兒聽，好嗎？」我問。

「老天！」他叫道，彷彿我眞是笨蛋了。

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麼叫，再一想，嘎！原來今天是星期六。這個節目是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節目。星期六、星期日都沒播的。

「我們去看電影嗎？」

吉弟重複了兩遍，我才聽到。

我已經不知不覺地想得出神了，可是我想不出確切的答案，沒有結論。

最後我只好接受事實，也許事實眞象是非常簡單，只是我一時想不出罷了。

「我們去吧。」我說着笑了起來，把那個密碼遞還給他。

他把它藏在褲袋裏，我們爬出了走廊，一塊兒去看電影了。誰也沒再提午夜船長的事，我也忘了。

第二個星期很忙，直到星期二我才去看吉弟。四點鐘我就交待店員代我照顧生意。

四點四十五分到了金家。金太太前來應門。

「吉弟在嗎？」

她告訴我他在樓上他的房間裏聽收音機。

聽收音機！我兩步併成一步地爬上樓去。

我就要跨過那不可能、不合邏輯的鴻溝了。這件事情是只發生在吉弟身上呢？或者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就要得到答案了。

卽使是有門隔着，我依然可以清楚地聽到裏面的收音機。

「他來了！田納西！抓住他！」

接着是沉重的來福槍聲，尖銳的子彈呼嘯聲，以及最後一聲勝利的呼叫聲。

「抓住他了！死亡中心！」

吉弟正在收聽一個四〇年代時我最喜歡的一個節目——田納西．傑德。七九〇千赫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播出的一個西部冒險故事。

我已經近廿年沒聽過這個節目了，因爲它已經停了將近廿年了。

我在樓梯的最上層階梯上坐下，在金家的頂樓客廳邊傾聽已不存在的節目。

這也不是重播的錄音帶，因爲裏面所應用的武器、口語、技巧種種都不是四〇年代所有的；煙霧彈也都不是那時候常用的武器。

事實不容懷疑，吉弟是在聽一些新的舊時節目。

我飛奔下樓。奔進我的車內，打開我車內的收音機，把指針播到七九〇美國廣播公司，却是熱門音樂

的時間。

我呆坐了一會兒，又很小心地把指針慢慢地由這一頭播到另一頭。都是音樂、新聞及訪問的錄音，沒有田納西·傑德。而且我這個收音機是上等貨，絕不會有收不到的電臺的，可是就是沒有這個節目。

又坐了一會兒，我關上收音機，躡手躡腳地再回到金家樓梯口，坐下來，靜聽着整個節目。

節目實在太棒了。緊張而刺激，是我聽過的收音機節目最棒的，而且非常現代化，絕對沒有濫竽充數的拿過去的節目重播。內容是新的，裏面的聲音却是昔日那些人，但是他們聽來仍很年輕有活力。連廣告也是舊日那些，他們都不像現在這些做廣告的，老是想吵死人。

五點鐘，節目完了。我聽到吉弟轉動收音機，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三霍岡，美國第一廣播公司」，接着是一陣飛機聲。

是舊日飛機而不是噴射機，不是現代的孩子們所常聽到的，而是我做孩子時所常聽到的機聲，那是一種低沉類似G——8型的飛機，也是故事裏的霍立岡隊長所駕駛的飛機。

然後我又聽到：「cx——4呼叫塔臺，cx——4呼叫塔臺，待命。」停了一會兒，又說：「好了，這是霍立岡……請答話。」

吉弟和我們那時候的每一個孩子一樣的尊敬霍立岡却又捨不得其他節目，他又轉到美國廣播公司聽另一個節目。

我坐在樓梯口上細聽每一個節目，直到金先生回來，但是金家夫婦兩人沒有一個上樓查看吉弟或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又繼續坐着，坐着，突然我發現自己竟哭了起來，怎麼也止不住，眼淚不斷地自頰邊滑入嘴角。

我就這麼坐着，哭着，直到吉弟聽到了，打開他的房門，以一種幼童的迷亂看着我。

然後他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微笑地說：「喂，唐尼，要不要進來和我一塊兒聽？」

有人相信在這個世界外另有世界，有人相信時間也不只我們這一種時間。

對與否，我並不知道。但是吉弟確是從一個邏輯不能解釋的地方收到了節目，而且他不但收聽到節目還接到信件，還看着漫畫書。他看的電影和別人也不一樣，他看到的都是死了近廿年的演員所演的新片。

他在屬於過去的時空裏享受無盡的歡樂。

整個世界在飛躍明天之中毀滅了不少美好的過去，而這些過去透過吉弟，不但保留了美好的傳統並且符合現代化。吉弟彷彿是阿拉丁，有天賦的異稟能創造神奇的世界。

而且他也把我引進他的世界中。因爲他信任我。

此後我們一塊兒進餐、看電影。別人看到的是歌蒂韓·雷恩奧尼爾的喜劇，吉弟和我却看的是亨弗瑞·鮑嘉飾演一位撲克老千闖西部的故事。

每月中有兩次，我們一塊兒到一家新書局買陰影、山姆醫生和恐怖小說等雜誌。吉弟坐在我身旁聽我讀給他聽。他特別喜歡亨利肯特的小說。所有我們讀的書的作者都是過去的，但內容却都是新的。

我們也一起看漫畫，所有的漫畫也是最新的，觀點也很新潮，有時候我不得不把其中的奧妙處解釋給吉弟聽，因爲他太小了，還無法透視。可是這些漫畫家却都已作古了。

一切該怎麼解釋？我不知道。大學時，我修過心理學，我也試着做些推測，可是結果都證明我錯了。

也許吉弟的確是個異人，不是任何科學理論所能解釋的。我開始接受古老的觀點——所謂科學眞正的含義應該是神奇的。

雖不能解釋，但日子却是無窮盡的歡愉。

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我享有一個眞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我的商店、朋友、家庭；有賺錢、賠錢；有稅收有女人，我們談購物，談美國，談咖啡漲價。

我也分享吉弟的世界，這個世界只有在我和吉弟一起時才存在。

在這個世界裏我享有新鮮的過去，不過這一切都要有吉弟才存在。這兩個世界互有長短。

我擁有兩個世界的長處，而且我也知道我絕無法使這兩個世界彼此溝通。

然而我却因一時的疏忽，忘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也由於疏忽，我背判了吉弟，終於導致這一切的毀滅。

大概是樂極忘形，我變得粗心大意，忘了吉弟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間的連繫是那麼地脆弱。也從未眞正想到過去之所以會仍存在，的確是有一個原因的。否則爲什麼別人買的書到了我們手中，就變成了另一本？爲什麼我們看的電影和別人看到的不一樣？

人家生活在現代裏，我們却活在符合現代潮流的過去裏。其中的確是有原因的，只是我從未眞正想通它。

一切都是我的錯。

那又是一個星期六下午。

「今天演什麼？」我問吉弟。這正是在我們往城裏看電影的路上。

吉弟坐在我身旁，側着頭帶着他最美的笑容看着我說：「凱梅諾的書。」說完他仍笑着，彷彿他剛和

我開了一個玩笑似地，我不相信地回瞪着他。

「你開我玩笑嗎？」我用很高興的口吻說。

「眞的！」他很高興地點點頭，彷彿爲我的高興而高興。他知道那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還有那些演員？」

「法蘭茄冬……」他如數家珍似地背了一大堆名字。

他對明星了解之多，令我望塵莫及。只要他看過的電影，裏面每個角色他都能說出演員的名字，即使是人數衆多的電影也一樣。

「有加映卡通嗎？」我問。

「有三部：小鹿斑比、唐老鴨、史密斯和猴子。」

「乖乖！」我笑得咧開嘴巴。

這時候我看到座椅上有一份訂貨單，我忘了留在店裏了。

「我們得在鎭中心停一下，」我說：「我要給店裏送樣東西去。只要一分鐘就够了。」

「好！」吉弟說：「我們不會來不及吧？」

「放心！孩子！不會的。」我說。

我把車子停在中心停車場，吉弟決定和我一塊兒到我的店裏去，然後再步行到電影院。

小鎭並不大，總共才兩家電影院——烏和聯納。

我們準備去的是聯納，隔中心區才三條街而已。

我拿了訂貨單走進店裏。兩個店員正各自在招呼一個顧客，另外還有幾個顧客沒人招呼。

傑德——店員之一——轉過頭來，帶着迫切乞求的表情看着我。

另一個店員大衛則在櫃枱和展示間匆匆忙忙地奔跑着，還不斷嘟噥着：「幫幫忙！幫幫忙！」

「吉弟，」我說着蹲下身子，「聽着，給我一分鐘的時間。大衛和傑德忙壞了，我得幫幫忙。我保證不會遲到的，只要一分鐘讓我把幾個顧客招呼一下就行了。」

吉弟有些緊張不安，不過却點點頭。

我搬了張椅子給他，「坐一會兒，我一會兒就來。」

吉弟很順從地走向椅子。他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他還是坐下了。

我招呼了一對要買彩色電視機的夫婦。那是一架很好的新力牌的彩色電視機，價格很公道，這筆生意對我也很重要。做成了，我就能付清債款獨立營業了。這是正事。

在我的世界裏，正事優先。

吉弟坐在那兒注視着牆壁。

牆上很藝術地嵌了廿三架電視機。同時播放此時

電視臺所播送的節目。電視有黑白的、彩色的、大的、小的，都同時播放着節目。

吉弟坐在卅三架電視機前，十三頻道播送十三個不同的節目。

第一頻道是高爾夫、第二頻道是棒球、第三頻道是保齡球、第四頻道則是宗教儀式、第五頻道是少女舞蹈表演、第六頻道是喜劇重播、第七則是警探節目、第八是股票市場分析……十三個節目，卅三架電視，幾乎個個節目都同時有兩三架電視播放。

吉弟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我則在努力地、儘快地想出售貨物，企圖償債以維持我的世界的平衡。

我早該想到的，我早該想到現代是如何地殘害過去。可是我却忙着推銷貨物。等我再注意到吉弟時已是半小時之後了。他看起來完全變了個樣。

吉弟渾身是汗，臉色蒼白得像個蟲一樣，小手緊緊地抓着椅子的扶手，膝蓋不住地發抖。

我暗自咒罵着自己，丟下正在看電視機的一對夫婦。

「吉弟！」

吉弟看着我，雙眼却是一片茫然，他眞是吓壞了。我連忙抱下他，牽着他走向前門。

那對夫婦却對我大叫：「喂！你到底賣不賣？」

我看看吉弟又開始回頭。吉弟也隨着回來，他的雙腿虛軟無力。

過去在現在的吞噬下發出了痛苦之聲。

我從口袋裏掏了些錢塞進吉弟手中。

「孩子……聽我說……馬上離開這裏！」他仍是兩眼茫然。

「吉弟，」我緊張地說：「聽我說！」那對中年夫婦已向我走過來了。「聽着！孩子！立刻離開這裏，先步行到戲院去買票，我馬上就來。」

中年夫婦已快走到了。我推動着吉弟出門，看着他蹣跚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後又停住了，彷彿整理思緒似的又轉回來走向戲院的方向。

「先生！」我伸直了腰，轉身面對着他們說：「女仕，這是一架上等的電視機，影像很清楚！請跟我來……」

我聽到一聲可怕的聲音，彷彿什麼東西壞了。可是我分不出是那個頻道，聽不出是來自那架電視，反正是有那麼個聲音就是了。

事情大部份的經過，我是從售票小姐那兒得知的。

我到達戲院時已是廿分鐘之後了，吉弟已經被揍得不省人事，被人送進經理室了。

「你見到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嗎？棕眼……他在等我的。」

「噢！我想就是那個被揍的孩子吧？」

「什麼？他在那兒？」

「他們把他抬進經理室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叫什麼，父母是誰……」

一個年輕少女穿著戲院的制服，正把一條濕毛巾蓋上吉弟的面頰。

我拿開毛巾命令她出去。她被侮辱似地說了些狠話，不過她還是離開了。

我坐在吉弟身邊，儘可能地想設法不碰到他的傷口而爲他拭去血跡。

他的雙眼都被揍得青腫，嘴巴傷得很重，頭髮上也沾滿了血。

他離開我，自己來排隊買票，站在兩個約十歲孩子後面。電影院從十二點半開始賣票，電影一點才開演，十二點四十五分才能進場。

吉弟排隊等着，他前面的兩個孩子帶着一個手提收音機，兩人正在聽棒球賽。吉弟却想聽他的兒童故事。

上帝，誰知道怎麼回事？誰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吉弟大概向那兩個孩子借了收音機，聽了一會兒他的兒童故事，一番交易之後，吉弟轉換了電臺，聽了他要聽的，等他還給那兩個男孩時，他們却再也撥不回來了，再也聽不到棒球賽了。

收音機被封鎖在過去裏，只能播送只對吉弟一人存在的「過去」的節目。所以兩個孩子生氣了，揍了吉弟一頓……很多人看見的。

然後他們跑掉了。

我背棄了他，爲了買賣，我讓他獨自一個人毫無招架之力地和現代作戰。

現在他受傷了，整個臉彷彿像一個血肉布丁，不斷地呻吟着，痛苦地呻吟着，喃喃地不知在訴說什麼。

「噓！孩子！一切都會好的。我是唐尼，我在這裏，我來帶你回家，你會好的。」

我該直接帶他去醫院的。不知道爲什麼，我却把他帶回家。

當我把他抱進金家大門時，金家夫婦就那麼看着我抱着他，沒有一個人上前接應。

吉弟的手無力地垂着，他醒了只一會兒又昏迷了。

「兩個男孩在戲院門口揍了他一頓。」說着我伸出手。

金家夫婦兩個看着我抱着他伸出來的手，沒有一個準備從我手中把他接過去。

「耶穌基督！」我叫喊着，「他被人揍了！他是

你們的兒子。難道你們連碰都不願意碰他？你們算是人嗎？」

最後金太太慢吞吞地走向我，她在我面前站了好幾秒，她臉上殉道者的神情令我發毛。

她的表情彷彿在說：我一直置身其中，我再也受不了，不過現在既來之，則安之吧！

我把吉弟遞給了她，上帝！我竟把吉弟交給了她！

她抱吉弟上樓洗傷口，以減輕他的痛苦。

金先生和我在客廳裏，彼此對望着，他一句話也沒對我說。

我顫抖着走過去，趺坐在一張椅子裏。我抖得更厲害了。

過了好久，金太太才下樓來，雙手在圍裙上擦拭着。她在沙發坐下。

過了一會兒，金先生坐到她身邊去。

我聽到樓上傳來熱門音樂的聲音。

「你要不要吃點糕餅？」金太太問。

我沒回答她。我在傾聽樓上的音樂聲——熱門音樂。我喃喃地低語着——突然我明白了……

我跳了起來，沙發邊桌上的燈越來越陰暗，我大叫了起來，我自己也不知道叫了些什麼，然後我奔向樓梯。

吉弟的父母一動也不動，他們就那麼交抱着雙手坐着——坐在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坐的地方。

在衝上樓時，我在樓梯上摔倒了兩次。

× × ×

現代的電視並不能吸引我。我去買了一架二手貨的舊式收音機，把壞的零件重新換過，而且全用原裝的零件更換過，換過後的收音機性能還十分良好。

我坐在收音機前儘一切可能地把指針慢慢地撥着，慢得似乎看不出它有移動的痕跡，指針從一頭到了另一頭。

可是，我仍找不到午夜船長，找不到失去的陸地……一切都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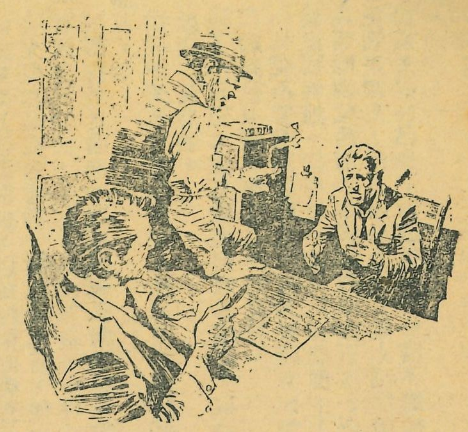
金太太是愛他的，卽使是受了這麼多年的苦後，她還是有點愛他的。

我不能怨恨他們，他們只是想再度生活在現代而已。這並不是什麼罪惡的事。

這是個美好的世界，很多事都比以前好多了，人們因疾病而死的死亡率已經降低了。肺病不再構成威脅。

但是却有新的威脅——癌症，不是嗎？舊的威脅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的新威脅，這就是進步，是嗎？

聰明的人，請你告訴我！



偵探精選短篇小說

冠軍拳王

查理譯

警官望着站在警長身邊的便衣偵探麥加利說：「我看他夠年輕漂亮的，很適合這一件工作。但是我們能夠找一個搭檔給他嗎？警長！你手下有什麼人？」

司溫遜警長讀着一張名單：「女警察當中有麗亞頓、格萊絲和金瑪琊幾個人可以派出去。」

警官吃驚道：「這三個嗎？不行。這三個人都是教人看了毛髮直豎的老太婆；難道我們沒有比較年輕美麗，可以和他表演調情戲的女警察嗎？」

「可以和我幹什麼？」麥加利倒抽一口氣問。

「現在是春天，正是鳥語花香的季節，不少青年男女們喜歡在晚上乘車到公園的湖邊停下來談情說愛，歹徒也利用這機會在那裡幹了一連串的搶刼案。

「我要派出一個男警員和一個女警員化粧情侶在那兒伺機捉拿歹徒。但是他們都很聰明，我們得派出相貌風流浪漫的人才裝得像，如果是派出這幾個老傢伙——」他轉身向着司溫遜警長問道：「安妮怎樣呢？她不是很年輕美麗嗎？」

司溫遜警長皺緊眉頭，「安妮已經有男朋友了。」他的聲音帶着醋意說。

「有又怎樣呢？」警官板着面孔說：「難道你不明白盡忠職務高於一切的道理嗎？而且這事情又不需要讓她的男朋友知道。」

警長哭喪着臉說：「我就是她的男朋友。」

警官莊嚴地看着他。「我們已經有過不少英勇的警員為職務而犧牲性命了，警長。」

「但是他們不是犧牲女人。」警長瞅着麥加利說。

「祇是輕輕吻幾下就可以了。」警官說：「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裝像一點騙過歹徒就行。假如我年輕一點的話，我也——噢，你去就是了，麥加利。」

麥加利搖頭說道：「我不喜歡幹這一類的事情。」

「我勸你還是不喜歡的好！」警長警告他。

「我的意思是說我的潔廸不喜歡我這麼幹。」麥加利解釋着。

「够了！」警官斷然說道：「我決意不惜任何代價要把公園刼匪掃蕩，好讓情侶們有一個享受的好地方。麥加利，今晚你在八點到十二點和女警安妮停車在湖邊，希望你抓到歹徒回來。」

當日黃昏，麥加利在晚餐時把這一件不愉快的任務告訴他的未婚妻潔廸。她的第一個反應是杏眼圓睜地看着他，後來她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說道：

「唔——安妮嗎？她是我從前的同學；一個金色頭髮的女人，是嗎？」

「她是嗎？」麥加利含糊地應着，「我倒不會注意過她。」

「那麼，今晚你就有機會可以看個清楚了，是嗎？」潔廸惡狠狠地說道：「我希望她塗的是不褪色的口紅。」

「這是命令啊！」麥加利苦悶地告訴她。

潔廸哼了一聲，「工作幹到適可而止，不要過份賣氣力希望領取獎章。」

× × ×

警官說的一點也沒錯，安妮的面孔、身段和儀態都像個封面女郎而不像一個女警。當麥加利和她駕車到湖邊停車的時候，附近已經有十幾輛車子停留着，車上一雙一雙的情侶們在談笑和擁吻。

麥加利把引擎關了，安妮移動身軀依偎在他的胸前好一會兒，她說：「在警界服務眞是危險的玩意，

但是却很有趣而且又很够刺激。你知道警長生氣到險些把警察徽章都咬碎了嗎？」

那時候，另一輛車子駛到他們旁邊，麥加利却不會注意到。他嘆一口氣說道：「可惜你不會見到我的潔廸，她也暴跳如雷呢！」

「但是我猜我看見她了。」安妮低聲地告訴他，同時她伸手指着剛停在旁邊的車子。

麥加利看到那邊，他的嘴巴張得合不攏來；因爲他看見潔廸坐在那輛車子的前座向他招手，她的身軀斜倚在她身邊司溫遜警長的身上。

「今晚月色很好，」潔廸說：「警長約我和他乘車到這裡欣賞景緻。」

「我們到這裡查看情侶們是否有越軌的行爲。」警長也說。

「潔廸，」麥加利喊，「趕快下車，我不許你和那條蠢牛在一起！」

安妮瞅着麥加利說道：「我不許你叫我的警長是蠢牛！」

「你呢？」那邊的潔廸也大叫道，「爲什麼你和那個金頭髮的賤女人同乘一輛車子！」

司溫遜警長生氣了，他看着潔廸罵道：「你敢再罵我的安妮，我就要打你的……」

「假如你敢碰她，我要打塌你的鼻子！」麥加利向那邊大叫。

安妮連忙從手袋裡取出一排鐵環鑄的指套，警告麥加利道：「我是受過這種訓練的，假如你敢碰我的警長，我……」

「瞧你的臉，都是口紅！」潔廸恨恨地說。

「這是完成任務的必要措施。」麥加利告訴她。

「我們却是爲着愉快。」警長說：「瞧！」他摟着潔廸，俯下頭吻她的嘴唇。

麥加利咬牙切齒大罵警長下流壞蛋，然後他吸一口氣說道：「好的，我也做給你看！」

他雙手把安妮摟進懷裡，拚命地吻她。

「你這不中用的傢伙，他强吻我了！」安妮向警長大喊。

「下賤女人！」潔廸也大罵她。

× × ×

這麼一來，他們就變成了四角的混戰，每一個人都瘋狂地憎恨另外的幾個人。警官苦思焦慮的化粧情侶誘賊妙計，竟被他們四個人弄得一塌糊塗。

警長再吻潔廸說道：「我要多吻你一次！」

麥加利跳下車子，恨恨地說：「有膽我們到樹林後面見個高下！」

「好的，我奉陪。」司溫遜警長說。他跳下了車子。

他們四個人先後走向樹林，安妮拉着警長的袖子要勸阻他；潔廸也拉住麥加利叫他不要擅離職守，恐怕警官知道了不便。但是麥加利在氣頭上，他堅持要和警長拚命，兩個人一先一後脫下外衣。

也許是因爲雙方都有女朋友在場吧，兩人英勇地同時動手，警長左手一揮，麥加利的眼睛就着了一記，但是警長的嘴巴也着了麥加利沉重的一拳。他們拚命地打下去，兩個女人在旁邊跳着和叫着喊他們住手。

他們突然住手了，因爲安妮大叫道：「麥加利，有人偷你的車子！」

麥加利張大了不曾受傷的眼睛看着那邊，果然看見他的車上有兩個人坐着，從草地向公園的大路開走。

月光很明亮，麥加利發現車上是兩個青年人。

他和警長馬上聯合起來一起拔槍；麥加利發射兩槍，司溫遜警長也開了一槍；車子上面的兩個人同時跳下來，向不同的方向奔跑。

麥加利和警長各追趕一個，槍聲卜卜幾次之後，他們每人捉到一個歹徒返回警察署。

× × ×

第二天早上，警官召見麥加利，上下打量着他好一會兒。

「對了，」警官終於說道，「那兩個人都是公園刼案的累犯，而且有四對情侶昨晚到這裡來指證他們。現在案情已經明朗了，你的工作幹得很不錯。」

「是的，警官，」麥加利說道：「謝謝你。」

「同時，」警官帶着責備的語氣說道：「我覺得有一件不高興的事情，我知道歹徒身上帶着手槍，但是你身上不是也帶着槍嗎？爲什麼他們竟能够開走你的車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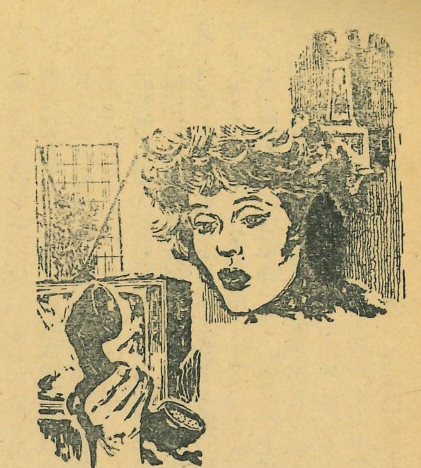
麥加利支吾着：「我——我拔槍慢了一點。」

「當然啦，」警官說：「但是我還要問你另一件事情。那兩個歹徒都是身體弱小的傢伙，不過他們身上一點傷痕都沒有；但是你呢？黑了一個眼圈，嘴唇被擊破而且擦傷了一邊的面龐。難道像你這樣健壯的漢子竟被那兩個癆病鬼打敗了嗎？」

「是了，麥加利。」警官生氣地說：「我喜歡我的屬下每個人都是精通拳脚的人；因此我命令你每星期去體育舘接受兩次拳術訓練；同時我指派警署的拳術冠軍擔任你的教師；在他的指導下多作拳擊練習，你自然會大有進步了。」

「是的，警官。」麥加利悶悶不樂地問道：「你說的拳術冠軍是什麼人呢？」

「你不知道嗎？當然就是司溫遜警長啦！」



偵探傳奇小說

暗潮

雅芳譯

瑪妲的來信寫得很籠統。史荷林醫生在看第二遍的時候，二十五年前的往事，鮮明地湧現在他的眼前……

那時，瑪妲是學校中最能吸引男孩子注意力的女孩，當時史荷林就是那些男孩子中的一個。後來，一個姓魏的富家子也參加了他們的陣線。

不久，瑪妲放棄了學業做起家庭主婦來，大家對她的稱呼也改爲魏太太……

信上說非立要結婚了——非立是瑪妲的獨生子，史荷林醫生算算這孩子大概二十歲了。她在信中提到非立在南方的軍營中服役很有收穫，而且還認識了一個叫譚麗絲的當地女孩子。

雖然他們的婚禮到星期六也不一定能夠舉行，可是瑪妲却希望史荷林醫生最好明天就能夠到她的別墅去——因爲她似乎覺得那裏有些事情値得懷疑。

在第三張信紙上，瑪妲承認目前很煩惱。她說表面上風平浪靜，而且婚禮的氣氛很濃厚，然而實際上却潛伏着暗潮。

她說她知道史醫生的頭腦很冷靜，而如果魏先生還活在人間的話，當然她也不會寫信來打擾他。在孤獨無援的情況下，她甚至懷疑到卽將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因此她希望他這位老同學無論如何要抽空去一趟。

最後，魏太太在信上這樣寫着：

「荷林，我們可是二十幾年的老同學了，我相信你一定不會使我失望的。明天下午五點十二分，我會派車去接你的……」

次日，當汽車在魏氏別墅門前停下來時，史醫生已經感覺到魏家比想像中還要富有。

像這樣豪華的別墅，在這一帶可算是數一數二了。

魏府管家剛接過他的帽子和手套，瑪妲已經穿過大廳迎了上來。

在那一瞬間，史荷林覺得自己好像年輕了二十幾歲，因爲在他的視覺中出現的魏太太，仍然像當初的瑪妲一樣惹人喜愛，歲月對她的外形毫無影響。

「荷林，」她親熱地說：「總算把你盼到了。近來怎樣？一定很得意吧？你仍然喜歡喝威士忌酒嗎？」

「是的，瑪妲。」

「要加水的，」她關照站在旁邊的管家說：「送到書房來。」

瑪妲轉過身來，在前面帶路。史荷林在後面跟着。

「我們的書房是此地唯一清靜的綠洲，」她說：「可是非立却把它當做沙漠。噢，他們還在游泳池裏——荷林，這些年來你的體重是不是增加了一點？」

「也不過是增加了兩三磅而已。」

他們已經進入了書房。

「荷林，我們把門開着好嗎？」她問。

「我沒有意見。」

「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我的意思是說這樣就不會有人偷聽了——」

「瑪妲，事情這樣嚴重嗎？」

「我也不知道。」魏太太突然全身搖幌起來，史荷林趕快把她扶到沙發上，他覺得瑪妲的手像冰一樣的冷。

史醫生安慰着她說：「我一定會盡我最大的力量。」

「我知道你會盡力的，那對我簡直是一種折磨。所以我想到了你。來，你坐在這裏。這樣我們才能夠看得見門口。」

日落前的夕陽像影子一般鑽進來，書房內的情景就像是一幅靜物畫。

隔了許久，瑪妲才再開口。「他們都是陌生人。」她說。

「瑪妲，他們是指誰？」

「非立的朋友。這些人都是他帶來參加婚禮的。」她說。

「妳不喜歡他們？」

「叫我怎樣回答你呢？瞭解人是需要時間的，而現在我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了。」

「妳是指婚禮？」

「噢，難道還會指別的事？我覺得我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權利。」

「瑪妲，妳是說什麼權利呢？」

她失望地聳聳肩膀說：「這是有關非立終身幸福的事，否則我不會去管他，非立可能從此對他的母親有成見了。」

史荷林想到天下的母親像瑪妲同樣情形的很多，她們最怕的就是失去自己的兒子。

「我對譚麗絲沒什麼意見，只是不瞭解她。」

「我不相信妳說的是實話。」

「做母親的忽然碰到一個陌生人奪走她的獨生子，難道——」瑪妲中止了一下後又說：「哎！如果是孟愛茜，我就完全滿意了，因爲他們是青梅竹馬從小一起長大的。」

「這一切都過去了。」史醫生勸導着她說。

「現在，我只能做個旁觀者，連關心自己孩子的權利都沒有。」

「妳在信上說懷疑即將有什麼意外發生？」

瑪妲神色不安地向門口望了一下。「我總覺得像是有人在偷聽，那個隱蔽起來的耳朵使我覺得非常不安。」

「偷聽什麼呢？」

「關於我對他們的看法。」

「現在外面沒有人，我們可以放心地談話。」

「我想至少譚麗絲會偷聽的，不過可能不是她本人，」瑪妲的眼睛又向門外望了一下，「噢，我忘記告訴你了，譚麗絲一半是愛爾蘭種，一半是西班牙黑白混血種。」

「妳知道她的身世嗎？」

「非立的家信中提到譚麗絲時，這孩子總是稱讚她溫柔可愛。譚麗絲自己告訴我，她的親人都去世了。我只知道這些。」

「事情恐怕不會像妳想像的那樣嚴重吧！」史荷林說。

「還有下文呢！」魏太太說：「此地還有三個非立的新朋友，他們都非常喜歡我的兒子。不過，他們三人之間却相互視如蛇蝎。」

史醫生笑了起來。「瑪妲，妳的語氣太誇張吧？」

「事實上却是這樣，」她低聲說：「而且，那就是構成了潛伏中的暗潮。」

「妳給我的信裏也是這樣說的。」

「我先簡單地給你介紹一下那三個人，」瑪妲望了一下手錶，「我們還有時間，他們在游泳池還要游一會兒呢！楊亞禮是個呆頭呆腦的人，但是他的佔有慾很强。他想成爲非立唯一親近的朋友。」

「瑪妲，那也不算怎樣——」

「你聽下去呀！賴約翰的臉上從來沒有流露過眞正的笑容，但是，他却要你相信他是在笑。雜誌上不是時常看到健身的廣告嗎？賴約翰就是那種照片上的大力士型人物。他時常故意跟夏天瑞惡作劇。夏天瑞的體型當然也符合强壯的標準，否則我想軍隊也不會要他去服役的。這個孩子似乎有點神經質，他是個空想家——噢，酒就放在桌上吧！」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管家已經端着酒走了進來，他不是從他們正對的那扇門進來的。

史醫生向管家打量了一下。

「我們的傭人都很忠實可靠，」瑪妲等管家走出去後，「賴約翰並不是在軍隊中服役的。他的身世連非立都不清楚，我的孩子只說是在當地認識他的。賴約翰是三人中唯一嗜酒如命的人。在我寫信給你的那天，他中毒了。」

史醫生表示非常驚訝。「妳肯定是中毒嗎？」

「那天，他們都在打羽毛球。我坐在庭院中的草坪上，放酒的枱子距離我很近。一局結束後，他們都回到我身邊來，賴約翰拿起酒喝了一口。不久，他就覺得想嘔吐。這位大力士隨手把剩酒倒在地上，還自言自語地說：味道怎會這樣苦？夏天瑞說：但願不是中毒。楊亞禮說：那會這樣巧？非立還以爲他是在開玩笑。」

「瑪妲，爲什麼妳肯定他不是開玩笑？」

「賴約翰後來拿着那隻酒杯進去了。他先到厨房要點芥末，然後就到浴室去，那是管家事後告訴我的。他把酒杯洗得很乾淨，因此連想留作試驗酒中是否有毒的可能性都沒有了。」

「那眞是令人難以相信——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史醫生奇怪地說：「假定有人在酒中放下毒藥，他爲什麼會這樣寬洪大量一點也不計較？」

「據我看來，他知道是誰放毒藥的。賴約翰這樣只是警告那人下次不要再搞這種鬼把戲了。」

「這就是妳所說的暗潮？」史荷林說。

魏太太點點頭。「我告訴過你當時孟愛茜也在場嗎？」

「是不是那個妳想要非立跟她結婚的女孩子？」

「由於譚麗絲沒有親屬參加婚禮，因此非立提議孟愛茜作他們的伴娘。如果他不是我的孩子，我眞要駡他是個瞎子。如果你是孟愛茜，這種滋味受得了嗎？」

「當時孟愛茜有什麼反應呢？」

「她的臉色蒼白，我實在不忍多看她一眼。」

史荷林低着頭沉思起來。「我很想跟她談談。」

「最好，你跟他們都談談，」瑪姐懇求地說：「荷林，希望你能及時阻止可能卽將發生的意外事情。」

× × ×

游泳池的水面上還微微地閃耀着夏季日落前的陽光。站在跳水板上的人，不用魏太太介紹，史醫生一看就知道他是賴約翰。

只見他先把身平衡一下，然後縱身一跳躍入淸澈的池水中。不久，賴約翰把頭伸出水面，向着那幾個年輕朋友游去。

這時，魏太太正陪着她的老同學史荷林順着池畔走過來。

史荷林遠遠就聽見賴約翰從池中爬上來向夏天瑞打趣着說：「下一個時間該輪到我們的小泰山表演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夏天瑞指着自己的頭部，神經質地說：「我這個還要留着思索很多問題呢！」

他說完後，看見魏太太走過來立刻站起來招呼。

那一堆人也都活動起來。幾個年輕人在他們的前前後後出現。魏太太把他們逐一介紹給史醫生，然後提議大家快回去換衣服！因爲晚膳的時間快到了。

譚麗絲微笑地望着史醫生。他感到這女孩子實在很有魅力，而且像是很懂世故。

孟愛茜却完全不同，史荷林覺得她非常天眞可愛，絲毫沒有做作的樣子。

在歸途中，他剛想找個機會跟孟愛茜談話時，譚麗絲却向他的身邊走過來。

她開口就表示感激史醫生在百忙中還抽空來參加他們的婚禮。

「我很了解魏太太現在的感受，任何做母親的在這個時候都是如此，」譚麗絲說：「因此，我要更加敬愛她。」

「是的，譚小姐。」

「我知道魏太太很重視你的意見，希望你對我的印象還好。不久，我和非立都要回到這裏來，當然我們希望那時跟她老人家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怎麽？妳準備放棄南方的老家嗎？」

「我愛我的家鄉，但是我更愛非立。非立是個孝

順的孩子，他不願讓他的母親一人孤獨地生活在北方。好在我已經沒有親人了，所以決定搬到北方來。」

晚餐時，史醫生不斷地打量着這幾個年輕人。表面上大家嘻嘻哈哈的，可是實際上確實潛伏着暗潮，他現在似乎同意瑪姐的想法，因爲他自己似乎也有這種感覺了。

魏太太提議飯後到俱樂部去，大家當然都表示同意。在俱樂部裏，年輕的孩子們自然更活躍了。只有夏天瑞很少跳舞，他時常坐在那裏吸着他的煙斗。

瑪姐低聲地對史醫生說：「我認爲他並不一定欣賞煙斗，那是屬於成年人的嗜好。」

「也許他的神經質頭腦需要强烈的刺激呢！」史荷林說。

此外，賴約翰也很少在舞池中出現。酒吧間却時常看到他的踪跡。他喝的是一種巴本威士忌。

在午夜一點鐘時，魏太太提議回去了，因爲明天就是非立的婚禮，大家應該早點休息。

沒有人反對瑪姐的意見。他們搭上轎車回到別墅去。

到了別墅後，他們也都各自回房休息了。

在兩點鐘左右時，突然嘩啦一聲劇響。響聲傳遍了整個已經寂靜下來的別墅，它淸楚地傳到了每個人的房間去。

史醫生捻亮電燈後，馬上望了一下手錶，因而注意到了時間。

一分鐘後，他已經披上浴衣，穿著拖鞋，直向樓下奔去。

大廳裏一片漆黑，只有書房的正門開着，裏面露出了亮光。

史醫生奔進書房後，他發現賴約翰僵臥在下午他跟瑪姐坐過的沙發上。

在其他的人還沒有趕到以前，史荷林醫生向現場的四周望了一下，他注意到沙發另一端的椅墊是弄亂過的。

一個花瓶架翻倒在地下，上面原來放着的一個中國大花瓶已經摔得粉碎。剛才的響聲就是因此發出的。

書房另外還有一個對着正門的旁門。下午管家送酒來時就是從這個旁門進來的。花瓶架是倒在這個旁門與沙發之間。

靠近旁門橫倒在地下的，是一個很重的水晶球。沙發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巴本威士忌和半杯喝剩的酒。

書房內的空氣中夾雜着煙味，酒杯旁邊放着一隻煙斗。史醫生用指尖輕輕地摸了一下，煙斗的邊緣上還微微發熱。

他仔細地打量着賴約翰的屍體，腦殼後部有着一灘血跡。他望了一下地上的水晶球，顯而易見的，那就是致命的武器。

他再認眞地研究一下傷口，發現頭骨並沒有破裂。

這時，其他的人都趕到了。

「這都是我不好，荷林。」瑪姐傷心地對史醫生說。

預料中的意外果然發生了，瑪姐的精神幾乎支持不住。

可是她仍然支持到警察到別墅時。等她回到樓上她自己的起居室時，已經是三點鐘了。陪着她的是史醫生和非立。

瑪姐主張婚禮照常舉行，不過她希望不舉行任何儀式，也不招待任何親友。

非立說他已經跟譚麗絲考慮過婚禮的事，他們認爲目前舉行婚禮不合適，最好等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過去後，再決定婚禮舉行的日期。

瑪姐沒有表示什麼。

「荷林，關於這件事我好像犯了罪，」她說：「賴約翰那天喝酒中毒時，我就應該報案，至少要設法偵查出底細來，那麼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了。」

「不過，昨天我們不是再三研究過它嗎？問題是——」

「動機嗎？」她問。史醫生點點頭，「現在事情發生了，一定有動機，問題倒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動機的所在。」

瑪姐想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荷林，這件事我告訴過你嗎？有一天晚上，孟愛茜在她的臥室窗臺內，望見譚麗絲和賴約翰兩個人在花園裏。」

「瑪姐，她看見他們怎樣呢？」

「只看見他們在談話。孟愛茜當然聽不見他們談論什麼，不過這個女孩子肯定他們兩人之間一定有不可以公開的秘密，否則何必深更半夜到黑暗的角落中談話呢？」

史醫生點點頭。「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跟非立單獨談談。」

「說老實話，我是非常喜歡孟愛茜的。她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他在自己家裏有一個小型的試驗室。他們的家距離我們這兒不遠，只要十分鐘的時間就能走到。就在賴約翰中酒毒的那天，孟太太還請我們全體去吃午餐。」

這位中年醫師低頭沉思起來。

× × ×

史荷林醫生走下去時，他在樓梯下面遇見地方檢察官魯克柏。魯檢察官是個愉快溫和的人，一看就知

道他還是個辦事認眞、負責的人。

「據說賴約翰在貝卡酒店內還保留一個房間。」

「魯檢察官，您的行動眞是够敏捷的，」史醫生說：「這件事已經有頭緒了嗎？」

「警官和幾個弟兄們都懷疑是夏天瑞。」他說。

「你呢？」

「動機很勉强，我難以表示同意。他們認爲：從俱樂部回來是一點鐘，這些人各自回到房間時，應該是一點十五分左右。在事情發生前，四十五分鐘足够他們更衣上床了。兩點鐘左右，每個人都應該已經上床，至少應該已經換好睡衣。唯有夏天瑞是例外。」

「這點我也注意到的。」史醫生說。

「夏天瑞承認直到事情發生後還沒有更衣。但是，他說他回到房間發現煙斗遺失後，心情煩躁不安。他想到可能又是賴約翰跟他開玩笑，把那隻日夜不離身的煙斗藏了起來。他考慮一下還是決定到賴約翰的房間去看看。但是賴約翰不在，夏天瑞只好再回到自己的房間去。由於他是個神經質的人，缺少煙斗更使他不能安定下來，因此也沒有上床去睡。」

「聽來似乎還算合理。」

「但是別人並不是這樣的想法。他們認爲夏天瑞下來找煙斗時，他跟賴約翰爭吵起來。由於賴約翰已經喝醉了，因此夏天瑞毫不費力地制服了這位大力士。」

「這點我也同意，」史醫生說：「但是，正由於夏天瑞是個神經質的人，我才肯定他是個無辜者。」

「爲什麼呢？」魯檢察官說：「史醫生，請你再解釋一下。」

史荷林醫生對魯檢察官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後，他請魯克柏不要忽略傷痕，花瓶粉碎聲和煙斗的餘熱。

× × ×

早餐時，魯檢察官已接到從喬治亞來的報告。他決定個別地跟每個人會晤。他還建議史醫生也去參加。

譚麗絲始終談風很健。經過人工的裝飾後，她更富有誘惑力了。

「抱歉得很，魯檢察官，」譚麗絲說：「剛才我雖然東拉西扯談了很多，但是實際上可能對你幫助不大。」

「不必客套了，」魯檢察官嚴肅地說：「譚小姐，關於妳的資料我們已經知道得足够了。譬如說：妳的財產和業務已經喪失贖取權。現在，妳非但分文都沒有，而且還負了一筆很大的債務。」

譚麗絲若無其事地說：「這事人人都知道的，檢察官，破產是我個人的事，跟這個命案有什麼關係呢

？」

魯克柏冷笑了一聲。「如果純粹是妳的私事，那我也沒有必要再提了，問題是——還有一份協定書。」

譚麗絲這才花容失色。「什麼協定書？」她又問。

「我們在賴約翰保留的貝卡酒店裏，發現一份與衆不同的協定書。

「協定書上，妳保證一定酬勞賴約翰一筆相當數目的錢。

「但條件規定必須由他負責給妳介紹一位富有的丈夫。」

譚麗絲已經聽得目瞪口呆。

魯克柏又繼續說下去：「結果，賴約翰在軍營中挑中了魏菲立。

「其餘的事很簡單了。遺憾的是賴約翰並不是個容易滿足的人，而他的要求是有增無減。妳很清楚賴約翰的一句話：不論是在婚前或婚後，都能破壞妳的幸福，而且把陰謀全盤揭露出來。

「經過一再警告後，妳明白只要賴約翰活在世上一天，妳就無法安定。

「因此，妳就殺了他……」

那位漂亮的新娘——譚麗絲聽到這裏已經昏迷過去。

魯檢察官對着史荷林說：「醫生，這個關頭，該輪到你來應付了。」

× × ×

魏太太坐在樓上起居室的沙發上。史醫生在她的身後踱來踱去。

「荷林，」她說：「我還是不明白你怎麼會肯定兇手不是夏天瑞？」

「像夏天瑞這樣神經質的人，」史荷林站在她的身後說：「如果兇手是他的話，賴約翰頭殼的傷痕恐怕還要更深些，說不定頭骨也會折斷。

「他會一下又一下地敲下去，直到他的氣力全部用盡。

「檢察官對我說，譚麗絲是個又聰明而又愚蠢的女孩——」

瑪妲轉過頭來說：「但是他沒有對我解釋為什麼？」

史醫生走到沙發的前面來。「她愚蠢的是竟會相信賴約翰所說沒有人能找到他們的協定書。她聰明的是能在從俱樂部回來的路上，偸到夏天瑞的煙斗，準備嫁禍他人。」

「荷林，她實在是够聰明的。」

「瑪妲，假定兇手是夏天瑞，在那樣光亮的書房

內，他怎會撞翻那個花瓶架呢？賴約翰明明已經死了，他完全可以靜悄悄地上樓回到自己的臥房去，為什麼要走旁門呢？

「我再提醒妳：花瓶架是倒在沙發與旁門之間的。」

「那麼，譚麗絲怎麼會撞翻花瓶架的呢？為什麼？」

「譚麗絲並沒有撞翻花瓶架，她是故意把它推倒的。

「她希望響聲傳到了每個人的臥房去，更希望大家能在煙斗的邊緣上還微微發熱前趕到。」

「在死屍旁邊，一個女人狂吸着煙斗——太可怕了！」

「譚麗絲更聰明的是，把煙斗放在茶几以前她已經小心地把指紋拭去。

「遺憾的是她却疏忽了煙斗裏已經留有她的唇膏。」

魏太太恍然大悟。

「這樣說來，那天賴約翰酒杯中的毒藥一定也是她放的了？」

史醫生搖搖頭。

「我看——不見得是她。譚麗絲是個很會用心機的人，她絕對不會那樣愚蠢。我認為那晚她跟賴約翰在黑暗花園中談話，就是警告賴約翰不要洩露協定書的秘密，否則，就要殺害他。」

「賴約翰不接受她的警告，譚麗絲於是就在酒中下了毒藥？」

「我認為中毒事根本是假的，事實上酒中並沒有什麼毒藥。

「那是賴約翰有意做出來的。這是反過來對譚麗絲的苦肉計，警告她不愉快的事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因此她才決定下毒手，是不是？」

史醫生點點頭。

「因為協定書實際上已經沒有約束力量，或者說當初訂立協定書時，沒有考慮到賴約翰保證事後絕不洩露秘密。」

這時，管家送咖啡來了。瑪妲倒了兩杯，她在自己的一杯裏放了三塊方糖，而在史醫生的一杯中却放了兩塊。

史荷林接過咖啡來。

「瑪妲，妳怎會還記得我喝咖啡是放兩塊方糖的？」

「我們是二十幾年的老同學了。」

她微笑地說：「我不是還記得你喝威士忌喜歡加水的嗎？」

日本偵探奇情小說

黑翅膀

君賢譯

一

世界上有時候會流行一些奇怪的東西。這些奇怪的東西，抓住大家心理的空虛和不安，像燎原之火般地蔓延開來。

曾經流行過的幸運信就是一個例子。

「你收到這封信時，必須向七位朋友寄出同樣的信，這樣，幸運會來臨，不要打斷這幸運信的鍊條！」

人經常抱着一種希望僥倖的心理，及懼怕無形的災難。幸運信的最初創作人是巧妙地利用了人們這種僥倖和懼怕的心理。

幸運會來臨，這一線希望再加上——不要打斷這幸運的鍊條，容易使人想到萬一打斷鍊條，可能惹來無形災難。這種不安的心理，使人們執筆向七個朋友寄出無益無用的信。

然而，這種幸運信，雖然收件人遭受到無謂的困擾，却不像下面要介紹的黑翅膀那樣惡毒。

幸運信的情形，是依照指示向七個朋友寄信，而完成義務的人，或許幸運會找上門來，這一線希望，可以使世界增加光明。

反之，黑翅膀的流行，却不替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只有散佈惡毒的恐嚇和陰險的詛咒而已。

不知誰命名的，黑翅膀這名字取得很好，那是一張用黑墨水塗滿的明信片，上面用鉛筆寫着：

「你收到這張黑明信片時，必須向七位朋友寄出同樣的明信片，不然，你那可怕的秘密將被洩漏出來，並將招來血腥慘案。如果將這明信片撕毀或燒掉，也會惹來同樣的災厄！」

將這種充滿惡意和詛咒的話，用鉛筆寫在墨水塗成黑黝黝的明信片上，設計黑翅膀的人，他的用意就在這裏。

事實上，凡是收到明信片的人，都不由得怔了一下，心裏感到一種不吉祥的預感。而且，藉太陽或電燈光線讀出那些難以辨別的鉛筆字後，再次感到無限的恐怖。

你那可怕的秘密，這是指什麼？是不是那件事？還是這件事——接到這明信片的人聯想起不願別人知道的那些過去以及現在的秘密，暗中害怕的顫抖。

再往下面看是——「並將招來血腥慘案。」

看到這句恐嚇話，誰都會慌慌張張地去買七張明信片，先塗成黑色，再用鉛筆寫下同樣字句，挑選七個可能有許多秘密的朋友，向他們寄出去。

收到明信片的七個朋友中，有些人的不安和恐怖，也許比寄件人來得更大。

你那秘密，一定是指那件事。知道那件秘密的人

，是否利用以前流行過的幸運信方式，在恐嚇我？但到底誰發覺了我的秘密？A呢？B呢？還是C呢？

這樣，收件人因憤怒和恐怖而緊張兮兮地，一邊想從明信片的筆跡查出寄件人，一邊害怕招來血腥慘案，他也慌慌張張地去買來七張明信片，把它們塗成黑黑地，向無辜不幸的七個朋友，射出惡意和詛咒的毒箭。

因爲世界上絕無沒有秘密的人，所以這種不吉祥的明信片，當然在一時之間，以幾何級數方式急增，惡毒的黑翅膀，閃亮着鉛筆的銀白色，在日本上空滿天飛。

這時受到麻煩和災難最多的是知名人士。

黑翅膀上沒有寄件人的名字，因此，遭受襲擊的人，依照指示寄出七張明信片，正在慶幸免除災厄時，很可能又從他處受到黑翅膀的來襲，這時，他總不好意思再向剛才那七位朋友寄出明信片，然而，朋友的數目有限，因此只好翻翻電話簿，挑選不幸的七個人，換句話說，結果是知名人士遭受到更多的襲擊。

尤其是演藝界的明星，最近收到的黑翅膀數遠超過影迷歌迷的來信，他們爲了整理這些信件，整天忙得團團轉。他們多半比較迷信，秘密又比一般人多。

這樣一來，這已經不是笑不出來的喜劇，而是很大的社會問題。

經不起疲勞轟炸的部分人士，開始呼籲：

「撲滅黑翅膀！」

報紙以及其他輿論界也開始認眞的討論這個問題。

多數有識人士主張收到黑翅膀時，不必去理它。但問題並不這樣簡單，除非人類喪失了不安的心理和恐怖感，否則黑翅膀所排出的毒害，仍會繼續蔓延。

與論界在熱烈討論黑翅膀時，黑翅膀所指的血腥慘案，突然發生了，震驚一時。

二

「老闆娘，今天又收到這麼多的黑翅膀，怎麼辦？」

聽見懶洋洋的年輕女人聲，在沙龍裏的顧客們，一時都默不作聲，一起轉過頭來看着站在門口的女人和女老闆上原緋紗子的臉。

站在沙龍門口的是上原緋紗子的女秘書藤田貞子，她大約二十六七歲，頭髮鬈曲，戴着度數很深的眼鏡，使人不敢恭維她是個美人兒。

她的姐姐藤田蓉子卻是個美人兒——去年在這沙龍離奇去世。她們姐妹爲什麼美醜相差這麼懸殊？電影界人士始終感到奇怪。

藤田貞子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她經常打扮得樸

實無華，特別是姐姐死去以後，她總是穿著黑色服裝，聊表喪服，以至於看來比實際歲數蒼老，毫無女孩子的風韻可言。

緋紗子一看貞子抱在胸前的一大堆惡毒的黑色明信片，就狼狽地站起身來，說：

「唉！貞子小姐，不要把那種東西拿出來，有客人哩。」

緋紗子被顧客們盯得有點害羞，露出心虛的神色。

「可是，這些東西，每一張都要寫七張明信片嗎？每天寫鉛筆字，我的手都寫痠了。」

「唉，貞子小姐！」

緋紗子尖叫一聲，却惹起了男演員三原達郎捧腹大笑。

「哈，哈，哈，緋紗子小姐，原來妳每收到一張黑翅膀時，就認眞地寄出七張黑明信片？」

「不，並不是——」

「哈，哈，哈，那麼，緋紗子，上一次我收到的黑翅膀，是不是妳寄來的？眞討厭。」導演石川賢三郎坐在有靠臂的椅子中，閃着淘氣的眼神說。

他是個中年美男子，畢竟從前當過演員，在電影界擁有很大的勢力。

「不，石川先生，我怎麼敢呢？」

緋紗子更加狼狽不堪。她用捲在指頭上面的手帕不斷地擦着額上的汗珠。

「貞子小姐，妳到那邊去，那種東西不要拿到這裏來。」

「可是，女老闆——」

「好了，好了，到那邊去。」

貞子被申斥一頓，便透過度數很深的眼鏡望了望大家，靜悄悄地退下去。

她使人聯想到幽靈。

「那個小姐是怎麼搞的？最近老態越來越濃，簡直像西洋故事裏的巫婆嘛。腦筋是不是有問題？」土屋順造望着貞子的背影，嘟喃着。他的口吻，有點惡毒。

「順造先生，你說什麼？」丑角演員丹羽春美搖着肥胖的身子，說：「好歹，到去年爲止，她的姐姐還是你的女老闆呀。蓉子小姐死了，就說這種話，不是太現實了嗎？」

「是，是，對不起！」土屋故意深深一鞠躬，摸着禿頭的前額。他年紀輕輕的，不該禿頭。

「哈，哈，哈，順造君被整慘了。你以前當藤田小姐的經紀人時，是不是揩了不少油？」

新聞記者梶原修二揶揄着土屋，土屋露出厭惡的表情。

土屋順造，以前曾擔任這家沙龍的女老闆藤田蓉子的經紀人。蓉子離奇死去以後，他失去工作，非常落魄。最近他專門討好緋紗子，希望能當她的經紀人——緋紗子自從蓉子死後，取代了蓉子的位置，最近已經成爲一個紅影星。不知怎地，緋紗子不喜歡順造，凡是需要經紀人的時候，她總是找新聞記者梶原修二商量解決。

「嘿，緋紗子，」導演石川賢三郎關心地皺着眉頭，打量着緋紗子的神色，說：「妳那麼神經質地遵守黑翅膀的指示嗎？」

「不，石川先生——」緋紗子的臉色有點蒼白。「不是那樣，只不過有點耽心，所以有時候寄出幾張，有時候不理它——」

緋紗子難爲情地注視新聞記者梶原，片刻之後，她把視線移開。藤田蓉子從前的經紀人土屋順造，用充滿猜疑的眼神端詳着他們兩個人的臉色。

上原緋紗子快三十歲了。她進入電影界，已經將近十年，直到去年爲止，並沒有演過重要的角色，沒有什麼名氣。但去年她的至友藤田蓉子突然離奇死亡後，她代替蓉子演出，結果一鳴驚人。

藤田蓉子享年三十歲，她以永遠的處女爲號召。緋紗子的純潔，並不比蓉子差，而且，她代替蓉子的演出成功後，緋紗子的演技越來越傳神，兩部影片連續成功後，她已成爲一般公認的大牌影星了，這一段時間，不到一年，就有這麼大的成就，連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丹羽春美和藤田蓉子，上原緋紗子，同屬演員訓練班的同一期，春美不像蓉子和緋紗子那樣紅起來，但她比緋紗子早些受人器重，是最好的丑角女演員，這三個女演員，再加上以男性美爲號召的三原達郎，這四個人是東亞演員訓練班第一期畢業生中的佼佼者。

「當然，緋紗子小姐會耽心的，去年發生那件事情，蓉子小姐臨終時只有她跟梶原先生兩個人守在床邊。」

這是丹羽春美的輕率發言。她並無惡意，但緋紗子的表情却變得僵硬。

「春美小姐，剛才的發言，要請妳更正啊。」咬着乾酪，喝着威士忌的新聞記者梶原，從那邊角落，提出抗議。

「梶原先生，更正什麼？」

「春美小姐，妳剛才說只有我跟上原小姐兩個人守在藤田小姐的臨終床邊。其實還有一位，小泉先生也在場哩。」

「當然嘛，他是醫生。」春美噘着嘴說。

「醫生也是人呀，他也有資格當證人哩。」

藤田蓉子從前的經紀人土屋順造，爲了報剛才的一箭之仇，以惡毒的口吻插嘴。

「梶原君好像很在乎被認爲跟上原小姐兩個人守在藤田小姐的臨終床邊嘛，這是有理由的嗎？」

他故意藉酒找碴。他發覺沒有希望當緋紗子的經紀人，所以有點自暴自棄。

梶原不理他，仍然咬着乾酪，小口小口地喝着威士忌。

一時之間，尷尬的氣氛充滿了沙龍。突然間，三原達郎以誇大的姿態說：「噓！」

他制止大家後，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說：「嗨，各位，請注意，不要亂講話，吶，我們的名偵探——金田一耕助先生，正在那邊凝神傾聽！哈，哈，金田一先生，對不起！」

大家聽到三原達郎的話，一起把視線移到坐在一個角落裏的矮箇子，他的頭髮亂得像一堆雜草，身上穿著縐巴巴的和服。

他是導演石川賢三郎帶來的。

「哈，哈，哈，金田一先生。」石川導演搖動着肚皮，在椅子中大笑着，說：「好像瞞不過去了，那就請你過來吧。」

「好的。」金田一耕助從沙龍的角落走出來，說：「我是金田一耕助。」

他輕輕一鞠躬。在場的人互相對看一眼，尤其是緋紗子，她怔怔地跟梶原修二交換含有深意的一瞥。

石川導演興高采烈地說：「沒有想到會被三原君識破了。我本來以爲會被梶原君識破了，因爲他的工作是——」

「不，我擔任文化部門的。」

梶原好像有點不甘心。身爲新聞記者而不認識這一位著名的私家偵探，實在太不應該，他在自責着。

「石川先生，不要把我估計得那樣低。」三原摸着下巴，說：「我到底是綠丘的居民，綠丘沒有人不認識金田一耕助哩，他是綠丘的恩人。」

「對，對，三原君也是金黃箭的被害人之一吧？哈，哈，哈。」石川導演幌動着白髮，愉快地笑着。

「災害倒不嚴重，可是着實受到困擾了。金田一先生，那一次，眞謝謝你。」

「不敢當。」金田一耕助害羞地用手亂抓頭髮。

石川導演回頭去看面帶幾分緊張的緋紗子，說：「上原小姐，對不起，今晚請金田一先生來這裏，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剛才三原君也說過，他是綠丘的恩人。妳還沒有搬過來以前，有一個來歷不明的敲詐者，名叫金黃箭，擾亂得非常厲害。那時候，他把犯人抓到，使得我們綠丘的居民能够高枕無憂。他今晚突然來我家玩，我想讓各位跟他認識認識，所以

帶他來了。本來我是要等小泉先生來了，再介紹的。」

「是的，請多指教。」

不知怎地，她似乎失去往常那種動人的魅力。

不知石川導演有沒有發覺緋紗子的異常，他依序逐一介紹在場的人。梶原修二和土屋順造的態度有點不自然，沙龍的氣氛因這不速之客而變得有些緊張。

「唉，這麼晚了，小泉先生還不來。」丹羽春美尷尬地說。

「小泉先生來了。」女傭來通報。

「嘿，久等了。」

微笑着走進來的是個膚色白皙，身材豐滿，面貌柔和，戴着金邊眼鏡的中年紳仕。

小泉省吾在這綠丘開業不到幾年，但因爲他對患者誠懇和藹，所以經常門庭若市。離奇死去的藤田蓉子的主治醫師就是他。

三

今晚是上原緋紗子喬遷的慶祝會，一個月前，緋紗子買下藤田蓉子所蓋的這棟房子，搬過來住，只因拍片關係，喬遷慶祝會一直拖到今天。

趁這集會，他們將商量如何安排那將來臨的藤田蓉子的逝世一週年追悼會。因此，今晚參加集會的人，除了金田一耕助以外，其他都是藤田蓉子的朋友。

當小泉先生到了之後，大家的話題自然集中到那一件往事，或許爲了讓金田一耕助了解內情，石川導演故意把話題轉到蓉子的離奇死亡。

事實上，蓉子的死亡，直到現在，仍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眞相。

有人說她是自殺的，有人却說她是被殺的。由於她是位正在顛峯時期的大牌紅影星，案子發生時，竟然轟動一時。如果說是自殺，却是原因不明，假如說是他殺，有些地方也不合邏輯。

藤田蓉子從戰前到戰時，她在淺草劇場當歌舞團的演員。

戰後，綠丘的東亞電影公司招考新人，她報名參加考試，被錄取後，因她那清純的美貌而在當時汚濁的社會上大放異彩，立刻以處女影星博得許多影迷。

從此以後，藤田蓉子一帆風順，一部片子接着一部片子，越來越賣座，演技也越來越精湛，她的片酬直線上升，昭和二十五年，她在綠丘買下一塊地皮，蓋了現在大家集合的這個房子，然後，她把住在故鄉的妹妹接過來一起住。

姐姐蓉子是罕見的美人兒，妹妹貞子却是個醜人。姐姐的個性天眞爛漫，明朗無邪，妹妹却是陰鬱頑固，沉默寡言。

因此，當這一對姐妹並排時，貞子看來好像是姐姐，而眞正的姐姐蓉子倒像是妹妹在撒嬌似的。然而，眞正了解她們姐妹的人都會發覺，畢竟蓉子比較剛毅，貞子還很幼稚，她只能依靠姐姐來維持生活。不管怎樣，這一對姐妹相處得很好。

蓉子的演技有顯著的進步。同時，除了天生麗質以外，更培養了細膩的表情，能够把微妙的心裏變化和內心的苦悶，活生生地表達出來。

攝影棚裏的人，開始懷疑藤田蓉子墜入情網。

無論蓉子是否在戀愛，反正演技派的藤田蓉子，後來屢次獲得最佳演技獎，登上大家公認的影后寶座。

然而，她的健康情形開始轉壞，必須依靠藥物支撑。她工作時非常熱心，但每拍完一部片子後，就顯得憔悴許多，她有時甚至在拍片中昏倒，使周圍的人提心吊膽。

這時，小泉先生來綠丘開業行醫，蓉子便成爲小泉先生最重要的患者之一。小泉先生關心她的健康，一再勸她休養，但她斷然拒絕。她說休息會替她帶來焦躁，就一部接着一部地演下去。

有人批評她，說她是藉工作來忘記失戀的痛苦，果眞如此，究竟誰會使她失戀？沒有人知道，連妹妹貞子也想不出來。

因此，去年那件事情發生時，蓉子的健康的確相當差，但小泉先生證實，她的情況不至於絕望到使她下決心去自殺的地步。

事情發生在去年四月五日的晚上。

那天是蓉子的生日，蓉子一向不喜歡鋪張，所以生日宴會也只邀請了下面七位至友。

石川賢三郎——導演
三原達郎——演員
梶原修二——新聞記者
小泉省吾——主治醫師
土屋順造——經紀人
上原緋紗子——演員
丹羽春美——演員

其中，緋紗子的演員地位和號召力都遠不如蓉子，但因她們兩個人是演員訓練班的同班同學，所以雖然地位相差懸殊，却一直保持着友誼。

有人懷疑，也許梶原新聞記者就是使蓉子失戀的人，因爲梶原對緋紗子有興趣。

蓉子的生日宴會是鷄尾酒會。

宴會從七點鐘開始，順利進行到九點多鐘。

妹妹貞子不喜歡出席這種豪華的場面，因此，賓主八個人一起喝鷄尾酒，放唱片共舞，合唱流行歌曲，欣賞電視節目。到九點多鐘時，場面已經相當混亂

。

所以當蓉子突然倒下來，在地板上掙扎時——誰最靠近她？對警方所提出的這個問題，難怪沒有人能夠確實的回答。

但是，上原緋紗子頭一個發現藤田蓉子的異態。

緋紗子突然間聽到玻璃杯摔破的聲音。她若無其事地轉過頭去看，便看到蓉子像是伸腰似地站在沙龍的一個角落。當晚，她身上穿著黑色的晚禮服，所以個子顯得更高。

蓉子的脚邊，有鷄尾酒杯的碎片。

緋紗子將視線從玻璃杯轉移到蓉子的臉上，不覺握緊了拳頭。

蓉子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像是受了震驚似的。她的眼睛不是在看，而是在凝視着空間的一點，她的臉上肌肉，因痛苦而扭曲，並且在痙攣着。

「咦？蓉子小姐，怎麼啦？」

緋紗子跑過去時，蓉子的面孔因苦悶而更加扭曲，開始用雙手猛抓喉嚨，因而脖子上的項鍊斷掉，一時之間，珍珠散落滿地。

「呀！蓉子小姐！蓉子小姐！」

緋紗子尖叫時，蓉子的身子緩緩倒下來，用細長銀鍊串着的鷄心項鍊壓在胸前，鷄心上鑲着寶石。

「呀！藤田小姐！怎麼啦！怎麼啦！」

大家聽到緋紗子的尖叫聲和蓉子的仆倒聲，全都圍過來。這時，鮮血從蓉子的嘴內噴出來，使得在場的人更覺得恐怖。

「那時候，我實在嚇壞了。」

石川導演摸着白髮，回憶着，「藤田小姐以前常常在攝影棚昏倒，所以我以為又是那麼一回事，但梶原君把她抱起來時，我看到她的臉色和嘴中噴出來的鮮血，就知道不得了啦。」

「好在當時有小泉先生在場，如果他不在，我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丹羽春美發抖着說。

「不，我在場也沒有用。」小泉先生眨一眨眼說。

然而，小泉先生的在場，確實使大家避免了無謂的混亂。小泉先生出門時，習慣性地把皮包帶在身邊，他替蓉子打了兩三針，觀察情況。當他看到蓉子的臉上和胸部浮出一片紫色斑點時，他怔了一下，環顧四周。

他看到旁邊有斷了脚的鷄尾酒杯，便吩咐大家不要碰它，並叫土屋順造打電話報警。

「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

金田一耕助一邊抓着雜亂的頭髮，一邊把視線從小泉先生移到石川導演。

「後來，從玻璃杯裏驗出砷類的毒藥？」

「是的，是的，小泉先生處理得好，藤田小姐的皮膚開始產生紫色斑點時，我也覺得有異了，但不知道是砷中毒。」

「那麼，蓉子小姐就這樣斷氣了？」

「不，金田一先生。」美男子三原達郎摸着下巴，說：「剛才不是梶原君被土屋順造君講了挖苦話？當然藤田小姐被抬進寢室，活了大約半小時，這時，當然小泉先生和貞子小姐兩個人一直陪着她。但她快要斷氣時，貞子小姐哭着出來叫梶原君和上原小姐，她說姐姐有話要跟他們說。那時警察還沒有來，我們都在這沙龍裏。」

石川導演以嚴肅的表情，說：「土屋君認為——這兩個人，不，連同小泉先生在一起，這三個人一定從藤田小姐口裏聽到這個案子的部份眞相了，他目前很在乎這一點。」

「先生，我並不是很在乎啊。」

土屋順造坐在有靠臂的椅子中，摸着禿頭，用懷疑的眼神觀察緋紗子和梶原的神色。或許由於環境的關係，他的樣子顯得有些卑鄙。

「土屋君，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小泉先生的眼睛，在金邊眼鏡裏，安詳的微笑着。他很文靜，有點像女人。

「當然——」土屋順造突然坐直了，他的眼睛烱烱發光，關於藤田蓉子的離奇死亡，上原小姐和梶原君一定掌握着什麼秘密。他怕洩漏秘密，所以迷信那種黑翅膀，拚命用墨水塗明信片。

土屋的聲音，充滿着惡意，像是彈劾緋紗子和梶原似的。這時，金田一耕助看到貞子像幽靈般靜悄悄地走過沙龍的門口。他不知怎地，不禁發怔。

四

沙龍裏籠罩着一片沉悶的空氣。

梶原仰坐在有靠臂的椅子中，只顧向着天花板噴出煙霧。緋紗子用力玩弄着手帕，三原達郎和丹羽春美皺着眉頭，互相對看着，石川導演狠狠地瞪着土屋，小泉先生困惑地在金邊眼鏡中眨着眼睛。

土屋發覺自己講得太過份，尷尬地猛喝着威士忌。

「吶，上原小姐，梶原先生。」金田一耕助打破沉悶的空氣。

「是？」緋紗子略微驚駭。

「死者藤田蓉子請你們到床邊，到底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緋紗子還沒發言前，梶原就搶先回答，說：「她說，萬一我不行了，請妳代替我演那個角色——就是上原小姐成名的那個角色，她說，妳

一定會演得很成功。她只是想要說這幾句話。因爲她快要斷氣時，把在場的人統統叫到床邊，一個一個告別，再三拜託石川先生。所以大家都知道的。」

梶原修二若無其事地說，但金田一耕助不覺睜大眼睛，回過頭來看着石川導演，說：

「死者跟每一個人告別了？」

「是的。」石川導演皺着眉頭說：「那時候藤田小姐已經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她很可能是自殺的。但自殺的原因，不曉得是爲什麼。」

「她剛好在顚峯狀態，太偉大了，她的做人也是太偉大了。」三原達郎喞喃着。

緋紗子輕輕用手帕擦眼睛。丹羽春美則放聲大哭，講話暫時停止。不久，等丹羽春美哭完了，金田一耕助轉向梶原修二，說：

「梶原先生，死者爲什麼叫你去？」

「不，金田一先生，由我我來講吧，梶原君恐怕不好意思說。」小泉先生摘下金邊眼鏡片，從旁邊把話接過去。

「死者對梶原君的要求是，還沒死以前，希望他吻她一下。不是吻在額上，而是要吻在嘴唇上，那是令人感動的要求，當然是在上原小姐同意之下。她是爲了報答上原小姐，才把自己的角色讓給上原小姐的。」

「原來如此。」

金田一耕助瞟一下梶原和緋紗子，但立刻移開視線，他們兩個人都顯得緊張，緋紗子的耳朶通紅。

「我想，那是死者最大的希望了。她還沒死以前，希望梶原君吻她，作爲這一生的回憶，但她不願意瞞着上原小姐，所以爲了取得上原小姐的同意，請上原小姐一起過來。剛才我說過，她爲了報答上原小姐的同意，把自己的角色讓給上原小姐了。只是這樣，土屋君，你還不能相信嗎？」小泉先生溫和地微笑。

「我不能相信，你看上原小姐的臉上不是寫着：『我知道更多的秘密』？」土屋順造猙獰的說。

緋紗子不再理他。

「呵，呵，呵。」她以手帕掩着嘴巴，壓低聲音笑着，她笑得不大自然。

一代名影星藤田蓉子留下許多疑點，結束了三十年的短暫生涯。

藤田蓉子死後，鷄尾酒杯經過警察總署鑑識課的嚴密檢查，果然發現砷的化合物。

然而，從鷄尾酒杯上，意外地驗出三種指紋。

「報紙上面的記載說，那是藤田小姐自己的指紋和調酒師的指紋，還有石川先生，你的指紋了。」金田一耕助轉過頭去看石川導演。

石川導演用手把白髮向後抓着，「當然有我的指

紋。調酒師把鷄尾酒放在茶几上時，我把它拿起來，正要喝時，藤田小姐走過來說：先生，那一杯給我，她就搶過去了，我沒有辦法，只好向調酒師再要一個杯子，自己搖了調酒用的飲料混合器，這時，我聽到了緋紗子小姐的尖叫聲，我吃了一驚，回過頭去看，就看到那個場面了。」

石川導演好像不是對金田一耕助，而在對大家說明似地說。

「所以金田一先生，我保住了這一條命，那時候，如果藤田小姐沒有把杯子搶過去——我一定完蛋了。」

「可是——」土屋順造又以惡毒的口吻說：「沒有人看到蓉子小姐搶走了石川先生的杯子呢。也許這是你自己編出來的故事。」

「對，順造說得不錯。」

石川賢三郞泰然地說：「我以爲那時候小泉先生看到了。」

「不，我專心在看電視。」小泉先生靜靜地說。

「所以金田一先生。」石川賢三郞聳一聳肩膀說：「幸好後來查出來，是藤田小姐她自己去藥房買了那毒藥的，不然，我一定會陷入困境。雖然我沒有理由，也沒有動機，非殺害她不可——」

「天曉得。」土屋窮追不捨。

「順造君，我有動機嗎？」

「愛得深，恨得深嘛，嘻，嘻，她那樣美。」

丹羽春美聽到土屋的惡毒口吻，倒豎着柳眉說：「順造先生，你今晚是怎麼搞的？她照顧你那麼多，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她？」

「反正她死掉了。」土屋一口氣喝完威士忌，說：「俗語說得好，死人不能爭辯，梶原君，緋紗子小姐，不要再瞞下去了，把實話說出來呀。」

「哈、哈、哈，還在講這種話。」梶原認爲太無聊，不去管他。

藤田蓉子親自購買毒藥，這件事實使這案子得到解決。

蓉子可能爲了自殺而購買毒藥。她把毒藥放入鷄尾酒杯內。她要拿酒杯時，石川導演從旁邊搶先伸出手來。因此，蓉子慌慌張張把它搶過來，自己喝下去了，這件案子已經解決了。

然而，蓉子用剩下的毒藥，一直沒有找到，蓉子可能只拿出需要的份量，把剩下的毒藥丟掉。

但是，假如要自殺，爲何不選擇其他時間？爲何一定要在生日宴會時自殺？爲何不留下遺書。

雖然有這幾個疑點，但屍體解剖結果，發現一項事實，這可能和自殺動機有關係。

以處女影星爲號召的藤田蓉子，意外地有過生產

的經驗，這件事實，當時震驚整個電影界。

影星可以有小孩，只要能在銀幕上表現處女的樣子，影星有小孩也沒什麼關係。但蓉子把所有人都瞞過去了，連妹妹貞子也不知道姐姐曾經生過孩子。

蓉子究竟何時生產？她在戰亂末期失踪了一年，她可能在這一段時間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孩子。

然而，既然她生過孩子，那麼孩子的父親是誰？這是不難想像的。她在淺草劇場的朋友說，在昭和十八九年時，蓉子和樂師田口健吉發生戀愛，並且同居一段時日。

但是，田口健吉素行不良，昭和十九年秋天，因詐欺侵佔罪而被逮捕，終於在監獄裏病死，他被逮捕後不久，蓉子從東京消失了，當時她可能已經懷孕。

然則，蓉子在何處生產？小孩是活？是死？一切不明，若在昭和二十年出生，那小孩現在已經十二歲，現在想起來，蓉子非常喜歡小孩，常常在家招待附近的小孩們。

這件事實，再加上蓉子死後被發現出來而震驚電影界的另外一件事實，可能就是她要自殺的原因。

蓉子死後被發現出來的意外事實是什麼？

蓉子的收入相當可觀，但她死後幾乎沒有什麼儲蓄，不但如此，綠丘的住宅也被抵押。

蓉子並不吝嗇，也不浪費。就影星來說，她的生活很樸素，她只要扶養妹妹貞子一個人而已。

那麼她龐大的收入花費在哪裏？

或許她把孩子送去寄養，把收入花在養育費上，然而，一個小孩的養育費，需要那麼多錢嗎？

是否被敲詐？

以純潔處女爲號召的影星，若有孩子，則聲譽會受到影響，是否養父母抓住這個弱點來敲詐她？

這是有點道理的，但反對派的意見也有道理。

如果是新人剛出現時，這是可能的，但已經變成大牌演技派影星的她，爲了這麼一點醜聞，聲譽不會受多少影響，如果她眞的被敲詐，那可能有另外更大的秘密。

這秘密是什麼？會不會是謀殺嬰兒？藤田蓉子會不會因不知如何處理嬰兒而暗地裏把嬰兒殺死？在戰爭結束前後的混亂社會中，這是可能發生的，萬一有人知道她的這件秘密，並且掌握眞憑實據，這是最佳敲詐資料了。

但有人反對這種想法，過去擁有那樣可怕犯罪的女人，怎能保持那麼天眞無邪，明朗活潑？

「所以我們不知道她爲什麼要自殺。」石川導演喃喃着，「可是，先生，無論什麼理由，蓉子是被敲詐得忍無可忍了。」

「我也想知道，她被誰敲詐？爲什麼被敲？」

土屋順造拍着桌子咆哮，石川導演以冷靜的眼光端詳着土屋，說：「順造君，你是她的經紀人呀，你怎麼不知道？」

「什麼——」

土屋聽到這嘲弄話，立刻改變臉色，由椅子中站起來，但他立刻想起對方是在電影界擁有很大勢力的導演，就不敢爆發脾氣。

「哈、哈、哈，對不起。」土屋順造露出卑鄙的笑容說。

「在工作上，我是她的經紀人，但我不管她的家務事，倒是貞子太粗心了，她跟姐姐住在一起，怎麼沒有發覺這樣重要的事情？」土屋一邊嘮叨着，一邊喝威士忌。

金田一耕助回過頭來看緋紗子，說：「是妳把這棟房子買下來的？」

「是，本來是抵押給信用銀行的，因爲這是蓉子小姐心愛的房子，所以我把它買了下來。」緋紗子的聲音很小，像是怕別人聽到似的。

「妳把死者的妹妹也接過來了？」

「是，蓉子小姐死後，她繼續住在這房子，可是房子賣給別人了，她就沒有地方可以去，如果這房子沒有抵押，她還可以擁有不少的財產呢。」

「唔，妳做了好事。」

「是。」緋紗子紅着臉。

土屋順造又惡毒地說：「這一點小事，算不了什麼，蓉子小姐死後，得到最多好處的是她嘛。哦，對了，緋紗子小姐，蓉子小姐臨終時掛在胸前的那個鷄心項鍊，她不是送給妳當紀念品嗎？那個鷄心項鍊怎麼了？」

「我好好保存着。我把蓉子小姐的照片放在裏面。」

「這一次的一週年忌日，要把它戴起來呀，對妳來說，它是吉祥物哩。」

「好的。」緋紗子不想反抗這個醉鬼。

這時，小泉先生看一看手錶，回過頭來對石川導演說：

「那麼，藤田小姐的週年忌日，我們怎麼辦？」

「哦，對了，我們本來就是要商量這一件事的，梶原君，你有計劃嗎？」

「沒有，並沒有什麼計劃。」

「我十點鐘以前要去看一個病人，我希望早一點商量好。」

小泉先生一面說着，一面從口袋裏掏出手帕。這時，黑翅膀被手帕拖出來，飄落在地板上。

「咦？先生，這個東西從口袋掉下來了。」三原達郎撿起來交給他。

「啊，是的，這是今天要出診時收到的，我隨便把它塞進口袋裏，却忘記了，流行這樣奇怪的東西，眞討厭。」

小泉先生漫不經心地把黑翅膀撕破，丹羽春美睜着大眼睛說：

「先生，那個東西，可以撕破嗎？」

「嗯，這種東西——」

土屋順造把小泉先生撕破的黑明信片，從地板上撿起來，「順便把它火化算了。」

他一片接着一片，丟進煤氣火爐中。

緋紗子和春美畢竟是女人，她們以害怕的眼睛注視着黑翅膀被火燒毀。

梶原忍不住笑起來。

「緋紗子小姐，妳相信黑翅膀的咒文嗎？『如果將這明信片撕毀或燒掉也會惹來同樣災厄』？」

「那，那是——」緋紗子避開大家的視線。

「到底是女人嘛——」她的聲音很小。

「春美小姐，妳也是？」

「沒有辦法嘛，只好把它保存下來。」

「哦，對了！」梶原突然大叫起來。

「啊！吓死人了，」春美眞的吓了一跳，她用手輕輕地拍拍胸口，說：「梶原先生，你怎麼了？突然大叫起來，眞吓死人了，」

「對不起，對不起。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緋紗子小姐，春美小姐，妳們把收藏起來的黑翅膀，統統拿出來，我們在蓉子小姐一週年忌日時，把它燒掉。緋紗子小姐，妳在耽心黑翅膀，所以土屋君才會懷疑妳，我替妳燒掉，我們可以把燒它的現場，拍照下來，刋登在報紙上，這樣可以結束那令人厭惡的黑翅膀的一生。」

「哈、哈、哈，眞是好辦法。」金田一耕助抓着雜亂的頭髮，首先表示贊成。

五

眞是事出意外。第二天，梶原在報社敍述這一件事時，社長也有濃厚的興趣。

「眞有趣，我們擴大辦理好了，既然上原緋紗子和丹羽春美是那樣，一定還有很多人——不敢撕掉，也不敢燒毀，好好的保存着黑翅膀。離四月五日還有一段時間，儘量搜集更多的黑翅膀，把燒毀的現場拍照下來，跟黑翅膀道一聲再見吧。」

「如果能够請上原緋紗子和三原達郎這些影星在照片中出現，那效果就更好了。」

次長也從旁邊插嘴。「對，對，梶原君，你去交涉。」

交涉結果，緋紗子躊躇一會之後，勉强答應，相

反地，三原達郎非常願意，並且自動要求親自動手燒毀黑翅膀。

報上發表這項計劃後，反應意外地大。感謝和鼓勵的信件，由各方紛紛湧來報社。同時，一捆一捆的黑翅膀也送到報社來，也有人直接寄給緋紗子。可見，大家怎樣痛恨黑翅膀，也可以看出浪費多少明信片。

這樣一來，電影公司也願意協助。電影界人士本來就喜歡熱鬧，因此決定當天將以黑白相間的布幕把上原緋紗子的住宅圍起來，把大火爐搬過來，並且動員一些影星，當天，電視臺和廣播公司也要派人採訪。

「梶原先生，不會有事吧？我覺得沒有信心。」

事情鬧得越來越大，緋紗子越覺得不安。眼看着四月五日就要到了，緋紗子有點失去鎭靜。

「緋紗子小姐，不會有事的，妳不知道我們是活在核子時代？」

「是的，可是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的人打電話來，有的人寄明信片來。有的是鼓勵的，有的却說不要惹來災厄才好。」

「那是有人惡作劇。」

「我知道，可是我有點耽心，會不會再發生不幸——」

「別傻了，難道妳要退出？」

「不，事到如今，我不會打退堂鼓的。可是，梶原先生，要小心呀，我怕，你知道，我怕。」

緋紗子拉着梶原的雙手，另有用意似的凝視着他的眼睛。

六

黑翅膀的葬禮完了！

上原緋紗子的住宅被黑白相間的布幕圍着。在這住宅的院子裏，以葬禮進行曲和誦經聲作伴奏，堆積如山的不吉祥明信片，由影星們逐張抛進火焰中，黑翅膀終於被烤刑了。

從新聞影片和電視上看到這情景的人，心裏產生了新勇氣和新希望，再也不怕黑翅膀的詛咒和恐嚇了。

黑翅膀的葬禮，從兩點鐘進行到下午四點多鐘，由攝影棚派來的人，收拾布幕和場地完畢，已是六點多鐘。

「緋紗子小姐，累了嗎？」

梶原修二站在沙龍外面的陽臺上，望着院裏黑翅膀燃燒後剩下的渣滓，安慰着緋紗子。

「是的，可是我們做得好嗎？」

「當然好，這是對蓉子小姐最好的善事了，藤田

小姐眞可憐，她一輩子被秘密困擾着。」

「可是，不知道蓉子小姐的秘密是什麼？她徹底被敲詐了。」

「嗯，不曉得是誰敲詐了她？竟然逼得蓉子小姐下定決心自殺了。」

「那個人今晚還要來，那個壞人——」

緋紗子站在陽臺上，望着黃昏的天空，微顫抖着雙肩。

梶原無意中看到緋紗子掛在胸前那鑲着寶石的鷄心項鍊。

「啊，那是藤田小姐的紀念品。」他伸手拿起來看。

「是的，土屋先生不是說過，一週年忌日要戴這個鷄心項鍊？不戴就麻煩了，所以我把它戴起來了。」

梶原打開鷄心，便看到已故的藤田蓉子在照片裏微笑着。

「以前這裏面有誰的照片？」梶原若無其事地問。

緋紗子以盈淚的眼睛看他，說：「薄情郞！」

緋紗子竟然用手帕按住眼睛，低聲嗚咽着說：「當然是你的照片呀。」

「看來，我奪走了她的一切東西。」

梶原把鷄心的蓋子關上，把緋紗子抱過來，輕輕地在她額上吻一吻，說：

「別哭了，把一切忘掉吧，今天藤田小姐的一週年忌日過了，我們就要結婚了。」

「是的。」

梶原再次擁抱着緋紗子，這次他在她的唇上吻一吻。

突然梶原把緋紗子推開，說：「誰？」

他望一望沙龍裏面。

「是我。」

站在微暗的沙龍門口的是，像幽靈般的貞子。

「跟姊姊要好的附近小孩們，送來了供品，怎麼辦？」

貞子的臉上毫無感動的表情。她的語調，像是在背書似的。

緋紗子反而高興地說：「眞的？請他們過來。貞子小姐，有糖果吧？」

「好像有。」

貞子打開牆邊的開關，沙龍便大放光明。沙龍一個角落處，擺着藤田蓉子的放大照片。照片前面是一堆堆的水果和鮮花。

不久以後，貞子帶來了從十二三歲的可愛女孩子到五六歲的男孩子，一共五六個小孩子。他們都抱着

鮮花，害羞地進來。這些是藤田蓉子生前疼愛的小孩，緋紗子早已認識他們。

「你們是要向蓉子姐姐獻花？」

「是的，緋紗子姐姐。」年紀最大的女孩子說：「本來要早一點來，可是客人那麼多。我們一直等到現在才來。媽媽要我送這個來。」

她是隣居春日律師的獨生女恭子，她和蓉子最要好。

「是嗎？謝謝，那就獻給蓉子姐姐吧，大家都來了，她一定很高興。」

五六個可愛的小孩，以恭子爲首，在蓉子靈前獻花合掌。緋紗子看見這場面，不覺以手帕按住眼睛，梶原也覺得心酸。

小孩獻完花後，「我們回去吧。」恭子率領他們要離開。

「唉，恭子妹妹，慢點走嘛，我去泡茶。」

「不用了，緋紗子姐姐。媽媽要我們趕快回家吃晚飯。和子，是吧？」

「是的，我的媽媽也是這樣說的。」

「是嗎？那就不强留你們了。貞子小姐，有什麼東西？啊，對了，分給他們每人一條手帕。」

小孩每人分到一條手帕，就紛紛說：「緋紗子姐姐，謝謝。」

「姐姐，謝謝。」

小孩走後，梶原嘆了一口氣，說：「藤田小姐留給小孩的印象，相當深刻。」

「那是當然的。這個家簡直是他們的遊戲場嘛。」

緋紗子心想這也是爲了那秘密的緣故，不覺又是一陣心酸。

緋紗子回過頭對呆立在門口的貞子，說：

「貞子小姐，可以開始準備了，客人就要來了。」

「是的。」

貞子回過頭來，從度數很深的近視眼鏡中，打量緋紗子和梶原一陣後，靜悄悄地走出去。

「這位小姐很特別。」

「她跟她的姐姐完全不同。」

緋紗子悲傷地嘟喃着，一會之後，她改變主意似地說：

「梶原先生，今晚大鬧一場吧，蓉子小姐本來也是個喜歡熱鬧的人。」

「好吧，緋紗子小姐，妳該去換衣服了，客人快來了。」

「是的，那就失陪了。」

緋紗子走到沙龍的門口，又回過頭來說：「梶原

先生，要小心呀，我覺得有點——」

「哈，哈，哈，還在講這種話，不會有事了，今晚金田一先生也要來。」

金田一耕助白天也來過，他始終微笑着觀看黑翅膀的葬禮。

「是的，我這個人是怎麼搞的。」

緋紗子對梶原嫣然一笑，走出沙龍。

七

緋紗子換好衣服，再度出現在沙龍時，土屋順造和丹羽春美早已到達。

「緋紗子小姐，剛才眞熱鬧呀。」

「春美小姐，辛苦了。」

「不，算不了什麼。緋紗子小姐，妳好像有點緊張，是不是累了？」

「有一點。」

緋紗子憂鬱地一笑，土屋看到緋紗子的晚禮服胸前的鷄心項鍊，說：

「啊，上原小姐，那個鷄心項鍊就是藤田小姐的紀念品嗎？」

「是的，你要我戴，我就戴起來了，好不好看？」

土屋順造要回答時，三原達郎來了。不久，石川賢三郎和金田一耕助一起抵達。這些人中，除金田一耕助外，其他都是住在綠丘的人。

「嗨，剛才眞熱鬧呀。」

「眞熱鬧，黑翅膀完全升西天了。」

「春美小姐，妳太勇敢了，一張接着一張地燒了明信片，妳不怕惹來災厄嗎？」

「呵，呵，呵，三原先生，我不怕，我有不怕的理由。」

「不怕的理由？」

「是呀，因爲那些東西不是寄給我的，是別人的，別人的就沒有關係。」

「哈，哈，哈，難怪妳那麼勇敢。」

石川導演也在大笑。

春美對躲在角落的貞子，說：「貞子小姐，到這邊來吧，不要躲在那裏，今晚妳是主角呀。」

「不，我在這裏就好。」貞子面無表情地說。

「貞子小姐，妳得救了。」三原奉承似地說。

「得救？」

「妳不必再塗明信片，握硬硬的鉛筆呀，哈，哈，哈。」

貞子仍然面無表情。

緋紗子站起來，說：「石川先生，今晚要大鬧特鬧呀，我要大鬧一番，大家也要加油呀。」

「哈，哈，好得很，好得很。」土屋順造喝倒彩。

「好主意，可是梶原君，小泉先生呢？」石川導演環顧四周說。

「啊，他有病人要看，他打電話來說八點鐘才能到。是不是？貞子小姐。」

梶原想把貞子拖進人羣來。但她只點一點頭，依然一聲不響。

金田一耕助一直以有趣的眼神端詳貞子。

三原達郎伸一伸舌頭，便從椅子中跳起來，說：

「來，緋紗子小姐，我們來跳舞，梶原君，你跟春美小姐跳，順造君，拜託你放唱片。什麼曲子都可以，越熱鬧越好。」

這樣，當晚的熱鬧場面揭幕了。

八點鐘左右，小泉來時，沙龍裏已經充滿着酒味，香烟味，唱片的嘈雜聲，和醉鬼的嘶啞叫聲。

「嗨，已經開始了？」

小泉先生早已習慣。他並不吃驚，他站在沙龍門口，微笑着從金邊眼鏡中觀看這場面。土屋順造首先發現了他。

「啊，小——小泉先生，來，來一杯，今晚要開懷暢飲呀，緋紗子小姐要我們大鬧特鬧呀，來，請，請。」

「喂，喂，順造先生，你太不像話了，威——威——威士忌溢出來了。」

春美雖然這樣說，她的脚步也已經不穩了。

「小泉先生，來，來喝酒，來跳舞。」

「哈，哈，哈，春美小姐，不要拉我，土屋君，我等一下再喝。」

小泉先生也喜歡熱鬧，小泉先生的太太郁子非常枯瘦，一點都沒有女人的風韻，她和肥胖的小泉先生，成爲强列的對比。自然，小泉先生喜歡參加影星們的熱鬧集會，而且年輕女影星都喜歡他。

這樣，賓主一共九個人，繼續胡鬧一個多鐘頭，金田一耕助也已頭昏腦脹。這時，突然從沙龍的一個角落傳來悲鳴聲。

「哎喲！」

發出悲鳴聲的，是正和小泉先生在跳舞的緋紗子。

這時，正在跟春美跳舞的梶原，一聽見悲鳴聲，便吃驚地回過頭去看。硬把貞子拖出來跳舞的三原達郎，也睜大眼睛看着小泉先生和緋紗子，在角落裏喝酒的石川導演，土屋順造，以及金田一耕助也一起從椅子中站起身來，握着拳頭。

跟小泉先生跳舞的緋紗子，發覺對方的舞步紊亂，就感到奇怪。

她注視着對方的臉，問：「怎麼了？」

但小泉先生沒有回答，他已無力回答，小泉先生的額上滿是汗珠，眼珠已吊上來。

「呀！」

緋紗子吃驚地大叫，小泉先生的身體突然僵直，並且開始痙攣。

「咦？先生！先生！小泉先生！」

緋紗子以顫抖聲音喊着，並且搖動小泉先生的身體，但小泉先生已聽不見。他抓住緋紗子的身體，睜大眼睛瞪着前方，和苦悶搏鬥，緋紗子從小泉先生的恐怖神色似乎又看到藤田蓉子的遺容。

「哎喲！」

她駭叫一聲，同時，小泉先生倒在地板上。

「呀！」緋紗子又駭叫一聲。

當金田一耕助，梶原修二，丹羽春美，三原達郎，和貞子跑來緋紗子的身邊時，從沙龍的角落裏傳來石川導演的驚叫聲。

「呀！順造君，順造君，怎麼了？」

大家一聽，回過頭去看，原來土屋順造從沙發椅滾下來，在地板上痙攣着。

梶原修二走到緋紗子的身旁，從後面把快要昏過去的她抱緊。

藤田蓉子的放大照片，在沙龍的一個角落，面帶着微笑，看着這淒慘的雙命毒殺案。

八

綠丘的警察人員，現在正忙得團團轉。

去年今晚，這房子裏也發生過不可思議的毒殺案，而且橫死人是有名的女影星。警察人員頓時緊張起來。幸好後來發現——只是一件普通的自殺案。

然而，這一次可不同了。一年以後，在同一天，在同一家，用同一種毒藥，而且被害人是兩個人。

去年的搜查是否有紕漏？藤田蓉子是否也遭毒殺？如果這是同一兇手，在一年後的今晚，再次行兇，那麼警方未免太丟臉了，因此，今晚警察署長親自出馬。

金田一耕助最近在「毒藥」一案，協助綠丘警察署破過案，所以這次案子，他也應邀參加偵查。

現在，小泉醫師和土屋順造的屍體已被抬往別的房間，在承辦警官陪同之下，接受綠丘醫院長佐佐木先生的嚴密檢查，但不必等待解剖的結果，一看便知，殺死這兩個人的毒藥也是砷化合物。

「畜生！去年的傢伙又幹了，這次一定要抓到他。」島田副督察憤慨地皺着眉頭。

「去年簡單地認爲是自殺，看來是弄錯了。」橘署長也忿忿地說。

金田一耕助親眼看到大膽的雙命毒殺案，呆呆地只顧抓着雜亂的頭髮。

發生案件的這家沙龍，目前充滿着沉悶的氣氛，這和剛才的熱鬧場面，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春美在哭泣着說：「這是黑翅膀的報應了。因爲小泉先生把黑翅膀撕掉了，然後土屋先生把它燒掉了，所以他們兩個人遭到了黑翅膀的報應。」

春美歇斯底里般地重複着這些話。

「春美小姐，別再嘮叨了！」

仰坐在有靠臂椅子中的三原達郎，忍無可忍地怒喝，於是，春美放聲大哭。

「沒有人理我，我始終是孤伶伶地，像我這樣的女人，都沒有人理我，有一天我也會被殺死。」

三原聽着這女人的傻話，突然，他覺得春美很可憐，她是心地善良，非常仁慈的女人。

於是，三原站起來，走到春美的身邊坐下來，輕輕抱着她。

「春美小姐，別再哭了，妳不是孤伶伶的，我這樣抱住妳，好不好？」

春美索性倒在三原的懷裏。

在另外一個角落，被梶原抱住的緋紗子，也在梶原的懷裏哭泣着。

導演石川賢三郎深思着，他把雙手放在背後，默默地踱着方步。

貞子不在。

梶原抱着緋紗子，輕輕撫摸她的背後，他忽然看着她的胸前。

「咦？緋紗子，妳那個鷄心項鍊怎麼了？」

緋紗子看一看自己的胸前，「咦？」

細長銀鍊像被銳利刀器切斷似地斷掉，吊在下面的鷄心不在了。

「跳舞時斷掉了？我來找找看。」

「鷄心丟了就糟了，那是蓉子小姐的紀念品呀。」

兩個人站起來，開始找鷄心。

「怎麼了？」石川導演停下來問。

「緋紗子小姐的鷄心，吶，藤田小姐的那個紀念品掉了。」梶原指着緋紗子的胸前說。

「會掉在什麼地方？」

大家開始在沙龍裏找鷄心。他們尚未找到，金田一耕助和橘署長進來了。他們兩個人的表情都很嚴肅，大家愣了一下，暫時停止尋找鷄心。

「金田一先生，小泉先生和土屋君是——」

石川導演急着問。金田一耕助默默地搖頭。

橘署長看一看大家的臉，說：

「各位，請坐，我們開誠佈公地談談。各位也知

道，這種惡作劇，不能再繼續下去。」

男女一共五個人，有點緊張地坐下來。橘署長把後面的門關上，坐在有靠臂的椅子中。

金田一耕助向鋼琴走過去，用食指輕輕按下琴鍵。

橘署長清一清嗓子，說：「我接受金田一先生的提議，想先向上原小姐和梶原君請教去年的事情。」

「是。」緋紗子有點緊張地說。

「去年的什麼事？」梶原慢慢地反問。

「金田一先生告訴我，你們兩位，去年在藤田蓉子小姐臨終時，好像從死者那兒聽過什麼重要的事，如果眞的有這麼一回事，請你們老實告訴我。」

「是，好的。」

梶原立刻點頭答應。金田一耕助瞟他一眼。

「其實——」梶原改變口吻說：「關於這一點，剛才我已經跟緋紗子小姐商量過了，我們認爲不能再隱瞞了。」

「唔，原來如此，那麼到底聽到什麼事了？」

署長在椅子中，前傾着上身。

「是的，那天晚上，我們兩個人，不，跟小泉先生，一共三個人，從藤田小姐口中聽到非常意外的，非常可怕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

「是這樣的，藤田小姐是自殺死的，可是不是單純的自殺。」

「不是單純的自殺？」

「換句話說，那天晚上，藤田小姐是計劃要毒殺一個人的。」

梶原和緋紗子以外的五個男女都不覺愣了一下，重新打量梶原的臉，緋紗子早已怕得面無人色。

「要毒殺誰？」橘署長急着問。

梶原激動地用手帕擦着額上的汗。

「她沒有說，她只是說，那個人是綠丘的居民。可是她下好了毒，就要實行時，她忽然間有了罪惡感，結果自己把毒藥喝下去了。」

署長瞥一下石川導演，藤田蓉子喝下去的毒藥是從石川導演的手裏搶過去的。

石川導演皺着眉頭，不解地凝視着梶原的神色。

「唔，後來呢？」署長半信半疑地看看梶原和緋紗子的臉。

「藤田蓉子小姐爲什麼要殺人？」

「她說她被敲詐，她說：『我被敲詐，被敲得很慘，可是對方不甘休，還要敲詐下去，我終於失去自制了。』她說着說着，就放聲大哭了。」梶原悲傷地說。

「上原小姐，是這樣嗎？」

「是的。」緋紗子緊張地點頭。

「那麼敲詐的原因是？」

「她沒有講。」

「敲詐者的名字？」

「也沒有講。」

「可是，梶原君，上原小姐——」橘署長責怪似的說：「你們去年爲什麼不坦白講出來？爲什麼到現在小泉醫師遇害了，才想要講出來？」

梶原發覺署長的語氣中，包含着不信和疑惑，他一時之間憤怒起來，但他立刻改變主意。

「可是，藤田小姐想要殺人，這是太可怕、太殘酷的事了，爲了她的名譽，我們講好，暫時替她保密，現在小泉先生已經死了，你懷疑這是我們兩個人編出來的故事？那也是難怪，可是這是眞的，絕對眞的，小泉先生也是爲了患者的名譽，贊成保密，而且我——」

「啊，梶原君，等一下。」石川導演從旁邊插嘴說：「也許你們在袒護我，那個杯子是我拿起來的。」

「不！」緋紗子大聲否定。「我們以爲蓉子小姐爲了毒殺別人，在杯內下了毒藥，但她沒有想到先生會把那個杯子拿起來，所以蓉子小姐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喝下去了。」

「石川先生，緋紗子說得對。」梶原從旁補充。

「梶原君，上原小姐，謝謝你們。」石川導演溫和地說。

「眞相可能是像上原小姐所說的。」金田一耕助嘟喃着，打一下鋼琴。

「其實，我們懷疑土屋君是敲詐者。」

金田一耕助在鋼琴旁邊，注視着梶原和緋紗子，說：

「上原小姐，請教一下，妳是不是計劃向那個敲詐者報復？妳買下這一家發生過事件的房子，目的是不是想找到敲詐者？」

緋紗子的臉色變得蒼白，梶原向金田一耕助輕輕一鞠躬，說：

「是的，金田一先生，我勸她不要那樣做，但她不聽，她說蓉子小姐太可憐了。石川先生，你不要小看緋紗子，她倔強得很，哈，哈，哈。」

橘署長皺着眉頭，端詳着他們兩個人。

「報復？難道今晚是上原小姐下的毒藥？」

「不，署長先生，講是講報復，可是不是積極地要對方的命，只不過是把敲詐者的假面具拉下來，讓他沒有臉見人而已，而且今晚這件事——」

梶原儘力鎭靜下來，清晰地說：「小泉先生和土屋君，他們兩個人是我殺死的。」

九

「什——什麼——」署長大叫起來。

大家都震驚地注視着梶原的臉，金田一耕助抓着頭髮，刺探似地凝視着梶原的臉。

一陣寂靜之後。

「修二，修二，你怎麼——」緋紗子扭曲着蒼白的面孔，大聲喊着。

梶原安慰似地露出微笑，說：

「緋紗子，不要耽心，不是我想要殺他們。」

「梶原君。」橘署長嚴厲地說：「這個發言非常嚴重，請你詳細說明。」

梶原有點緊張地說：「是這樣的，緋紗子，妳也許沒有發覺，其實小泉先生和土屋君喝的那兩個杯子，是端給妳和我的，這就表示，兇手的目標是我們兩個人。」

「修二——」

「而且，案子發生以前，誰把杯子端給我們的，妳記得吧？」

緋紗子睜大眼睛，握緊雙手。

春美抓緊三原，石川導演咬緊嘴唇。

「她怎麼會？」

「她可能在誤會。」梶原略微縮一縮肩膀，說：「她是不是認爲我們兩個人對藤田小姐的死亡要負責任？當然，我們多多少少有責任，剛才向署長的講話，我們給保密了，所以她誤認爲我們是兇手，也許是受了土屋君煽動——他常常講話不負責任。」

署長迫不及待地問。「端杯子來的是誰？」

「死者的妹妹。」

金田一耕助悲傷地搖頭。

「貞子！」署長從椅子中跳起來。

「她在哪裏？」

「貞子小姐在你們進來以前，就出去了。」三原達郎回答。

「逃走了？」

署長怒喝着，拉開了門，對站在門口的警官下令尋找貞子。他再回來坐在椅子中。

「梶原君。」署長從正面注視着梶原的臉，說：「是你把杯子偷換的？」

「是的。」

「爲什麼？貞子的態度有可疑的地方？」

「沒有，只是我要拿杯子的時候，發現裏面有一撮頭髮，所以我覺得不乾淨，就——」

「唉！」金田一耕助嘆了一口氣。「那是兇手的暗號，免得跟別的杯子分不清楚。」

「現在想起來，大概是那樣的吧，可是當時我根

本不曉得，所以跟土屋君的杯子偷換了，我順便看看緋紗子小姐的杯子，發現她的杯子中也浮着頭髮，所以，我把它跟小泉先生的杯子偷換了。」

突然間，緋紗子以手帕掩面，放聲大哭起來。

大家都了解她的感受，她對貞子如何仁慈，如何關心，大家都知道。春美也陪着緋紗子哭泣。三原和石川導演的神色，非常陰暗。

這時，警官急急忙忙跑進來。

「署長先生，找不到貞子。」

「好，趕快部署搜索！金田一先生，恐怕她會自殺。」

「很可能。」

緋紗子和春美聽見金田一耕助的答話，更加大哭。

警官跑出去，同時，刑警跑進來。

「署長先生，被害人的口袋裏，有這個東西。這不是女人的裝飾品嗎？」

刑警取出來的，正是剛才大家所尋找的緋紗子的鷄心項鍊。

「咦？在哪裏找到的？」梶原不禁從椅子中站起來。

「在小泉醫師的口袋裏。」

「哦，謝謝，那是她的，可能在跳舞時鍊條斷掉，掉進小泉先生的口袋裏。」

梶原伸出手來，刑警慌張地收回來，說：

「別開玩笑，跳舞中掉下來的東西，怎麼會滑進去西裝背心的內口袋？而且內口袋的鈕釦是扣好的。」

「什麼？西裝背心的內口袋？」金田一耕助突然睜大眼睛，說：「刑警先生，借給我看看。」

他從刑警手中，把鷄心接過來，說：「上原小姐，這是蓉子小姐的紀念品嗎？」

「是的。」緋紗子訝異地看金田一耕助和鷄心。「它怎麼會在小泉先生的——」

金田一耕助把鷄心蓋打開，裏面有蓉子微笑的照片。

「上原小姐，蓉子小姐把這鷄心送給妳時，裏面有誰的照片？」

「是梶原先生的照片。」緋紗子的聲音很小。

「只有這樣？」

「是的。」

金田一耕助看一看鷄心內部，一會之後，他微歪着頭，說：

「咦？那一位有小刀？」

橘署長立刻拿出小刀給他，金田一耕助先把蓉子的照片取出來，再查一查內部。

「上原小姐，上原小姐。」他很興奮地說：「妳不知道鷄心內有雙層底嗎？」

「啊！」

「金田一先生，裏面是？」署長也來窺視。

「署長先生，雙層底裏有這樣可愛的嬰兒照片，咦？」

金田一耕助再細查鷄心，一會之後，他從裏面拿出一張折成小塊的薄紙，他把薄紙打開一看。

「呀！」

耕助大叫一聲，睜大眼睛，因此，大家都從椅子中站起來。

「金田一先生，怎麼了？」

金田一耕助回過頭來說：「這就是藤田蓉子被敲詐的理由了。」

他從鷄心內取出來的，是生下來大約三個月的嬰兒照片和印在薄紙上的左右兩個小手印。

而且，在手印旁邊，寫着：

「臨棄嬰時，洒淚留此手印，以便將來萬一相會時，有所據憑。」

十

沙龍內，一片寂靜。

大家開始了解藤田蓉子的悲劇和秘密。

「原來如此。」石川導演痛心地嘆了一口氣，說：「藤田蓉子小姐生了孩子，把孩子遺棄了，眞可憐。」

緋紗子和春美又開始哭泣，她們了解得很清楚，這是女人最大的悲劇。

「可是，」三原達郎忿忿地說：「雖然棄嬰的罪狀不小，可是為什麼只因棄嬰就被敲詐到底？」

「不，三原君。」金田一耕助說：「可能不只棄嬰，如果那樣，敲詐者何必偸這鷄心？」

梶原反問着，大叫起來：「金田一先生，你是說敲詐蓉子小姐的是那個小泉先生？」

「梶原君，我們早就懷疑他了。」署長說。

「那個傢伙！」三原不甘心地咬着牙根，說：「人面獸心的傢伙！」

梶原和緋紗子對看一眼，心想原來如此。

「啊，也許是小泉替蓉子小姐接生的。」

金田一耕助點頭說：「很可能是，不過當時是戰後混亂時期，藤田小姐可能無法扶養小孩，所以揮淚棄嬰了，後來她成為大明星了，這時小泉出現了，他開始敲詐藤田小姐。」

「藤田小姐承認棄嬰了？」三原達郎問。

「不，不是承認，可能是被迫承認的。如果小泉暗示她謀殺嬰兒，她就不得不說出棄嬰的事實，否則

，敲詐者不必偸這鷄心，敲詐者可能知道這鷄心內有嬰兒的手印，也就是指紋，需要這指紋，就是表示小孩還活着，那就可以再敲詐小孩的養父母了。」

「那個傢伙！」三原達郎又握緊拳頭。

「敲詐者認為值得敲詐，這是不是意味着這嬰兒的養父母是有錢人？如果藤田小姐遺棄了的小孩被有錢的善良人士抱走，幸福地生活着，那麼生母是不是不願意讓小孩知道自己的身世？因為士孩的父親是前科犯，又是在監獄裏病死的。」

「金田一先生，也許那個小孩住在這綠丘——」

剛才來蓉子靈前獻花的那一羣兒童，其中年齡最大的——春日律師的獨生女恭子，不是酷似蓉子嗎？

「署長先生。」金田一耕助嚴肅地對大家說：「我們不要再追究下去了，不然，藤田小姐的用心就白費了，那就太可憐了。」

現在緋紗子明白了，蓉子買下自己女兒的養父母家隔壁的地皮，蓋了一棟房子，她偶爾跟女兒接觸，以滿足僅有的母性愛，因而被敲詐者敲詐。

這時，刑警慌張地跑進來。他興奮地說：「你說得對，我檢查了貞子的用品，找到了這個東西。」

大家一看，原來是黑翅膀的初稿，大家不禁驚愕。金田一耕助微笑着說：「哈，哈，哈，還是找到了，我猜想得不錯。」

「金田一先生，這是？」石川導演問。

「石川先生，你以為我為什麼要來綠丘？我想黑翅膀的發祥地是綠丘，所以跑來調查了，而且我把目標定在這一家的理由是這樣的，那些地方人士，跟東京一點都沒有關係的人，常常收到從東京寄出來的黑翅膀，而且這些收件人都是沒有名氣的年輕男女，我調查了這些男女後，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他們都是已故的藤田小姐的影迷，他們曾經向蓉子小姐寫過信，所以我想發明黑翅膀的人，可能是在藤田蓉子小姐的身邊。」

「可是貞子為什麼——」

石川導演仍然不明白。

「她把梶原君和上原小姐的秘密曲解了，剛才梶原君也說過，也許是土屋君煽動的，她可能要恐嚇梶原君和上原小姐，看看他們的反應。不過她不能直接寫信恐嚇他們，他們認識她的筆跡。所以想出這樣間接的方法。土屋君也說過，她的腦筋確實有問題。」

金田一耕助剛剛說完，另外一個刑警跑進來說：

「署長先生！不好了！貞子跳下去了！」

「跳下去？」

「是的，從陸橋上面跳下去了，當場死亡了。」

「那個腦筋有問題的女人，畢竟替姐姐報仇了，只是陪死的土屋君太可憐了。」

偵探推理小說

離奇的死亡

未　人譯

早晨六點半時，查理就看到警車的紅燈在安德生住宅附近閃爍不定。然而直到三小時後，他才知道那裏發生了命案，一個女人死了。

造成查理隔了這麼久才知道眞象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驕傲，一是固執。這兩個都是查理根深蒂固的天性。所以一旦他得知那個女人的死訊後，竟肯參與調查，倒是挺令人訝異的。

也許這只證明好奇心較驕傲和固執更具推動力。不過却也可由此對查理之言行略窺一二。

不管怎樣，查理是在吃早餐時，第一次發現到警車的紅燈。

大多數人的早餐，都是坐在桌前慢慢享用的。可是查理却不同。

自從他妻子雪拉去世後，他是邊吃着早餐，邊在屋子內外閒逛，欣賞屋內的佈置，整理花園，或把一天要做的事情準備好。

因此，他總是在晨曦中端着玉米糊、濃咖啡，提着瘦長的身影走出陰暗的客廳。

查理喜歡清晨！大地方才睡醒；湖水也神采煥發，草地更是飄散着溫暖的青草味，還有湖裏的魚跳聲，樹上的鳥飛聲交織成一首混亂的變奏曲。這些都是他四十年湖居生活中最熟悉的景象。

「四十年了！」查理暗想。「我眞不像已經活那

麼多年的人。我大概可以上天堂了吧！」

上天堂——是查理一向耽心的事。他相信雪拉一定是在天堂——所以他也想去。麻煩的是在他年輕時候，他曾有段時間是以殺人爲業。

他曾是個職業槍手，只要有人付給他費用，他就辦事——但是他的費用不只是錢，還包括獵物必須够格，够聰明，以免在追獵過程顯得乏味；獵物還得够壞，壞得讓警察懶得去調查是誰殺了他。

是雪拉改變了他的一切，領他來到這個孤獨、靜謐的湖邊。

她帶他來到這位於佛羅里達中心的湖邊，不只爲了要過安靜的生活，也爲了躲藏。

現在雪拉死了，他也老了。

他赤着脚站在走廊上，他穿著乾淨的工作服和褪色的套褲，他還在懷疑，自己是否能上天堂和雪拉相會。

不過很快地這分思潮便被往日溫柔的回憶冲淡了，查理深吸了一口清晨新鮮的空氣後，便開始啜飲咖啡。

他濃密的銀髮雖用水濡濕弄服貼，現在乾了却又不服氣地翹了起來，用剃刀刮過的臉上乾淨的閃閃發亮，殘留在耳邊上的香皂沫使他聞起來有股乾淨的香味，淡藍色的眼睛裏充滿着溫暖和滿足。

早晨的天氣很好，他相信今天會是一個好天氣。

然而，遠處的紅燈使他的滿足情緒轉變成好奇。因爲這種事在鄉間並不多見。

近年來他只見過兩次，一次是有人要殺他的年輕鄰居，逼得他不得已重施舊日技巧吓退了那人，幸而無人死亡，但是那人却也受到了懲罰。另一次是警長爲了一件謀殺案來找他幫忙解決。

於是關於他的特殊才能不脛而走，從此查理就不太喜歡露面了。

查理輕輕地彎下腰，把手中的咖啡杯放在一張矮木桌上，還一直目不轉睛地盯在警車的紅燈。

他又舀了一湯匙的玉米糊放進口裏，眼睛還是沒離開過警車的紅燈。然後，他又站到前門口去，若有所思地吃着玉米，企圖弄清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查理的住處和安德生家隔着卡琪蜜湖而相對，距離雖不到半哩，可是他却看不到什麼，只見到玩具般的汽車、顏料筒般地人們穿梭不定。再加上湖面波光粼粼，在晨曦照耀下像撒了滿湖面的鑽石似地閃閃發光，就更看不清什麼了。

查理一直站在那兒瞧着，直到水面反射的日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才走開。他揉揉眼睛，恨恨地放棄再去觀察。

「你漸漸衰老了，看樣子下回你得戴太陽眼鏡了

。」查理對自己的眼睛咕噥着，彷彿它們是另一獨立的個體。

「唉！你忘了，咱們還沒差到那種地步。算了！不管那邊發生了什麼事都和咱們沒關係。」查理堅定地說完，便轉身穿過屋子來到他的橘樹叢裏。

一早上，他有兩次被好奇心吸引到前門口眺望安德生家那兒的動靜。兩次又都被强烈的驕傲驅回小橘樹叢中。

「如果有人需要你，他們會打電話的。」他尖刻地告訴自己。

然而，隨着時間的漸漸溜過，他變得焦躁起來，再也不顧和自己的好奇心作戰，於是他一邊咒罵自己是個老傻瓜，一面向好奇心投降。

他繞過屋子，走下碼頭爬上他的小釣魚船，一拉馬達繩，船就飛奔了起來，直向安家駛去。

「有時候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需要你。」他一面向自己擔保，一面嚮往着興奮的地方。

當查理熄了馬達把船在安家碼頭上停靠住時，本地的警長李特已經等在岸邊了。他微笑着接住查理拋給他的繩子。

「我一直在猜測，查理，你到底要等多久才出現。」

「是啊！我就像是一隻老貓，不能忍受有事發生，而我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李特伸出手拉查理上了岸。像往常一樣，他的領帶鬆侉侉的，煙也燃到盡頭了，灰色牛仔帽推在腦後，穿了一套似乎一星期沒脫下來洗過的黑制服。

「查理，那麼你不必問我，因爲我自己也不太有把握。」李特坦白地說：「看來好像是自殺。」

「那麼你爲什麼不打電話找我？」

「本來要打的，」李特笑道：「可是每次我打電話去，你都一味的推辭，而且似乎不太高興。」

查理瞪着李特，白眉毛遮着淡藍的眼珠，「只有在你多嘴說我曾經犯罪的時候，我才不高興。」

李特聳聳肩笑了。

「你眞容易記仇啊?!我只不過說傳聞你曾是邁阿密地方的大人物，你就生氣了。」

「噢！你不也是嗎？」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在匪徒中當過大人物。」

李特又笑了。

「喂！你上哪兒去？」看到查理回身向他的小船走去，李特又叫了起來。

「回去！在家裏就不會有位大警長侮辱我了。」

「回來，查理！」李特請求道：「別當眞！那些都不干我的事！現在我需要你幫忙。」

查理停了一下，又轉頭走回碼頭。

「好吧！」查理說．「可是你不可再譭謗我的人格。」

「我發誓不會。」李特微笑地說。

查理小心地上了碼頭。

「你說看起來像是自殺，這是什麼意思？」

李特警長把煙移到嘴角，若有所思地說：「據現有的情況，我只能判定是自殺。因爲死的是個女人，是槍殺致死，槍又握在她自己的右手中。」

「子彈打在那兒？」

「打中前胸，恰好在乳房下，正中心臟。立卽死亡。」

「若是自殺，這個位置倒是挺奇怪的，不是嗎？」查理說：「大多數人自殺都是對準頭部的。再說這裏又不缺水，投水不是更乾淨點。」

「是啊。」李特表示同意地說：「不過當人想自殺時，誰能知道他腦筋裏轉着什麼念頭。」

「火藥燒盡了嗎？」

「嗯。」

「她有留下遺書嗎？」

「也許吧。」說着李特把煙蒂丟掉。

「什麼叫『也許吧』？李特，難道你什麼都沒查嗎？」查理吼了起來。

「我當然查過了！可是查過不一定就有答案啊。如果你稱這個爲遺書，這件事就好辦了。」

查理接過李特遞給他的字條，小心地翻來覆去地檢查着。

字條一面是空白，另一面下半有字，不過好像上下文都被切掉了。上面只寫着：

對不起，我從來無意使事情弄到這個地步，不過我想非如此不可

查理注意到句末並沒有句點。

「這不能算一封完整的遺書，是嗎？」李特問。

「當然不能，」查理同意道：「其它部分呢？」

「我只見到這麼些，」李特告訴他，「我們進來檢查時，發現煙灰缸內有些灰燼，似乎是她把其它部分燒掉了。可是她爲什麼要幹這種傻事？我眞弄不清。」李特又皺眉道：「來！查理！我們到房裏去。」

兩人——一個老高而瘦，一個年輕而矮壯——併肩地跨過草地走向房屋。

「你還沒提到那個做丈夫的，」查理想起什麼似地說：「我知道她有丈夫的，安德生離開的時候告訴過我，他把房子租給一對新婚夫婦。」

「噢！是的！」李特點點頭，「的確是有個丈夫的。」

「事情發生時他在哪裏？」

「在汽車旅舘裏，和另一個女朋友在一塊兒。」

「你在開玩笑嗎？」

「沒有，」李特保證道：「他現在就在裏面。」

「他願意說點什麼嗎？」

「說點什麼！上帝！他一直說個不停，所以我才跑出來到碼頭那兒去。我討厭再聽他說話。奇怪怎麼會有女人願意和這種男人混在一塊兒？對她的死亡他甚至連一點假裝的難過樣子都沒有。他說他覺得很不幸，不過反正他們也要離婚了。」

「他說過她要多少贍養費嗎？」

「贍養費！老天！他連一毛錢都沒有！如果眞有什麼贍養費的話，付錢的是那個女的。」李特笑了。

「她有錢嗎？」查理很有興趣地問。

「那男人說她有三百萬。當他說到這件事時，興奮的都坐立不安。」

「噢！這麼說，昨天他還是一文不名的窮光蛋，今天就成了百萬富翁了。李特，這眞是個方便的自殺啊！」

「查理，」李特嚴肅地道：「我不能同意你的弦外之音。除非你能找出證據，否則這就是自殺案件。」

「好，現在先說說你爲什麼這麼說。」查理說。

「因爲沒有人能進去殺她。」李特說：「所有的門窗都是從裏面鎖上的。」

「聽好，李特，」查理耐心地說：「只要有鑰匙的話，任何房子都能進去。何況沒有鑰匙也能把鎖撬開，如果這個方法行不通的話，還可以爬窗戶，所以你別對我說，沒有人能進得去。」

「我正想這樣告訴你。」李特硬梆梆地說：「這房子的每一扇窗戶和門都是從裏面鎖死的。」

查理愣了一會兒後，若有所思地說：「聽來倒是頗有趣的。我們最好坐下來，你再把你所知道的從頭到尾全部告訴我一遍。」

李特點點頭，領着查理走向草地上一張有花陽傘的白石桌子，桌子在大陽臺的邊上，另一邊上有一個正在建造的大烤肉臺。

兩人在桌邊坐定。李特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記事本。

「死者叫維娜•普萊特，卅八歲，身高五呎六吋，體重一百卅五磅。棕髮棕眼，從相片上看起來長得並不漂亮，不過她却很有錢。

「她的先生叫威利勒•普萊特，廿九歲，身高六呎一吋，體重約一百九十磅。體格很好，金髮、灰眼，皮膚是海濱孩子的古銅色。其實，他原就是在海邊長大的。六個月前，他在邁阿密的一家大旅舘中擔任警衞時認識維娜。

「她替他訂做衣服，又送他不少的金錶、金領夾

、袖釦等東西，吸引他和她結婚。看來她是個看到想要的東西就買下來的那種人。

「我想她也是有點貪心，而邁阿密對他而言，實在太誘惑了，所以她在這裏租了間房子，想把他留在身邊一陣子。至少普萊特是這麼說。

「問題是他不甘寂寞，於是他偷偷姘了個嬌小的金髮女郎以塡補寂寞。他把她藏在鎭上的新汽車旅舘裏，到了大約兩星期前，維娜發現了他的走私，便訂下了幾條新規矩。普萊特說維娜對他的需要，超過他對她的需要，所以他告訴她，她唯一能訂的新規矩就是給他自由，她可以分享他，但她不能完全覇佔他。

「然而他嘴巴很甜，太討她喜歡了，她不能忍受和別人共有他的念頭，所以昨晚他們打了一架。普萊特說她曾經威脅說要自殺，可是他根本不相信她會自殺，所以他就到鎭上和他女友約會去了。那女孩也作證昨晚他們的確是整晚都在一起的，從九點到今晨五點半才回去拿他的衣物。」

李特吸了吸雪茄，又查了查他的記事簿。

「他們兩人大約在六點鐘到達這裏，可是却進不去，門都從裏面反鎖上了。普萊特說他查看了一會兒！最後從前窗看見他太太躺在客廳地上。他們便立刻返回公路找公用電話通知我們。我在六點半到達這裏。」

李特合上記事本，放回口袋裏。

「我來時也進不去，房子一共有三扇門，都從裏面反鎖上了，所有的窗戶都很小，根本別想爬窗戶進去，我不得已才破門而入。」

「維娜．普萊特已經死了很久，一槍打在胸膛上斃命，她手裏正好握着那支使她斃命的小手槍。」

「她穿著衣服嗎？」查理打斷他的話。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李特告訴他，「她穿了長睡衣的，可是睡衣裏面什麼也沒穿。」

查理點點頭，李特又繼續說：「我發現在她身旁咖啡桌上有張字條。好了！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就這樣而已！」

「嗯，」李特點點頭，「每一件線索都指明她是自殺。如果有人要以謀殺罪名逮捕普萊特，我就是他最有利的證人，他根本不可能進得去，我到的時候整個房子的門窗都從裏面栓得緊緊的，沒人進得去。這恐怕眞是件自殺案件。」

查理站起身來走向乾燥的草地上。

「介意我四處看看嗎？」他問李特。

「看吧！我就坐在這兒等候你的失望。」

「李特！順便問一聲，烤肉臺是誰砌的？」

「普萊特說是他砌的，是維娜要他砌的，他還說他很高興不必砌完它了。」

查理點點頭。「他倒很誠實，不是嗎？」他邊走邊回頭對李特說。

接下來半個小時，查理一直在房子四周查看。

這是一棟典型的佛羅里達湖濱別墅。大理石的建築物，有三個房間，一個車房。窗戶小小的嵌在高高的鋁框裏，安全栓都在屋內。從外面絕不可能推動或開啓。

進房子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門，不過門被反鎖了，查理相信沒人有辦法進得去，二是從面對湖的落地窗中進去。可是據李特說，那窗戶也被從裏面牢牢地栓死了。

查理又查看了一下每片玻璃，也很牢固，不能取下來，顯然也沒人能用這方法進屋去。

第三條路就是從車房爬進厨房。不過要進入車房也得通過一扇木門，木門也嵌在屋頂上鎖得牢牢的，從外面也不可能打開。

查理走上涼爽的車房水泥地，雙手揷在口袋裏，邊看邊沉思。

車房內很乾淨，停放了一輛小型的進口車子，後面牆邊擺了幾把花園用的鏟子，上面放滿了瓶瓶罐罐和其它的花園工具。

這些原是應該放在後院或貯藏室裏的東西。查理查看了一下木門槽很牢，很堅固，也確定是沒人在上面動過手脚。然後他便漫不經心地從厨房門進入房內。

他站在客廳裏注視着已經被血染透的地毯。突然一個念頭鑽進了他的腦中。

「該死！」他喃喃說：「視而不見。」

他連忙直奔前門而去。

十分鐘後，他又回到草地上白石桌邊，剛才李特和他談話的地方。

此時李特正和一個他沒見過的人在講話。看到他來了，兩個人都站起身來。

「查理，」李特說：「這是賀克先生，他是維娜的兄弟。剛剛才到，我正把情形說給他聽。」

李特又轉向賀克。他注意到賀克臉上的神情不對，便說：「賀先生，這是查理。雖然他看起來像個赤足的鄉野草民，可是他是我所見過偵探中最好的一位。他已經查看過四周了，我相信他會支持我對自殺的看法。」

查理對他的稱讚笑了笑。然後問：「賀先生住那兒？」

「棕櫚灘。先生，不管你怎樣說，我妹妹絕不會自殺的。昨晚，她還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她和他完了，她要我今天來接她離開這裏。相信我，她說話時絕沒有半點要自殺的意味，只有憤怒。是那個普萊特謀

殺了她。」他恨恨地說。

「賀先生，」李特插嘴說：「我了解你的感覺，可是你得面對現實啊。」他轉向查理。

「怎麼樣？你查過了一切，知道我說的沒錯吧！沒人能進得去，不是嗎？」

「不是！」查理堅決地說：「賀先生說得對！事實上，他剛才的話正好替我解答了唯一的疑點——普萊特殺了他太太。昨晚他的確進出過這棟房子。來！讓我告訴你，他怎麼出入的，然後你就可以逮捕他了。我相信等你讓他知道我們和他一樣聰明時，他會很坦白的供出一切的。」

查理領着兩人朝房子走去。

在他們走過草地時，查理說：「事實上，以我看來，普萊特已蓄意謀殺好一段時間了。所以他才開始砌烤肉臺。

「我第一次看到它時就覺得奇怪，雖然你那麼解釋過了，可是我還是覺得他不像會在室外建烤肉臺的人，姑且不管是誰要他建的。

「不過我想不通的是，他爲什麼昨晚殺了她，今天一大早就去『發現』她呢？如果我猜得不錯，他是個會等上兩三天，以確保計劃不出差錯的聰明人才對。

「剛才聽了賀先生敍述昨晚的事，顯然普萊特是怕時間不够才這麼做的。他必須趕快行動。」

李特把雪茄從嘴中拿出來，說：「我相信普萊特不知道我們這裏藏了個大犯罪家。」

查理不理李特的針鋒相對，繼續愉快地說：「總之賀先生，不管他是在你妹妹打電話時進來的，或者以後，都沒什麼分別。

「從她的穿著上，我能確定那時候已經夜深了，她已準備睡覺了。

「不過，不管是什麼時候，他知道她打過電話了，也許是她自己告訴他，說她第二天早上就要跟你一起離開了。他知道如果再不動手就再也沒機會了，所以，他立刻動手了。

「因爲她根本沒料到這招，所以我想他一定沒碰上什麼麻煩，因爲距離太近，用槍打頭，可能會弄得難以收拾，所以他才打她的胸部。不過他一定也弄了一身血。

「可是如果他不告訴你血衣在那兒，恐怕也找不到，他太聰明了。

「在鄉間住戶距離很遠，沒人會注意到一聲槍響的，所以他有充分時間去整理、換衣服。一切他完全在這棟屋子裏弄好的。」

這時候，查理已領着他們來到客廳。

「他把維娜放好，又把手槍放在她手中，並儘可能地設計了那張字條。

「這可能是從她昔日信件中挑出來的。不管怎樣找到的，他割掉不合用的地方把它燒掉，由於字條本身就很縐，所以也不會引人懷疑。

「接着他把屋子的門窗統統鎖上，栓上。

「事實上，我敢打賭這些防盜鏈栓，都是他主張裝上的，原來房東根本沒想到過强盜等字眼，根本沒這些設備。

「最後他反鎖上廚房的門，從外面帶上就鎖上了，所以這扇門並沒有從裏面栓上。

「然後他只要拉上車房的門，整棟房子就封死了，沒有人能進得去，既沒人能進去，法律只好判是自殺。

「不管他看來是多壞，法律也無可奈何。現在只要他能出去他就自由了。」

查理又催着他們兩人跟他走。

「讓我帶你去看看一樣在別處可能都行不通，只有在佛羅里達才行得通的技倆。」

他領他們來到車房的後牆，彎下身子撥開瓶罐露出架子的下部。

「看這裏。」他說。

李特彎下身子，他注視着牆壁，然後吹了聲口哨。

下面是剛用水泥砌好的石頭。

「知道我的意思了吧！」查理說：「佛羅里達百分之九十的房子都是這樣建造的——車房用石頭鋪成——免得粉刷。

「也許這些石頭早就鬆了，也許是他敲鬆的。反正他是把它們都搬了出來，弄成一個洞供他自己出來，然後再把架子從外面遮住。

「因爲他正在建烤肉臺，所以任何重修牆的工具他都有。

「天又黑，時間又充分，沒人半夜出來的，所以他還調了些水泥、油漆小心地把它塗上，以免從外面看得出來。然後他把石頭重新安放回去後就到旅館去了。

「你現在仍可以在草地上找到水泥滴、油漆滴，油漆雖是快乾漆，水泥就得費些時候才能乾。如果不是賀克今天要來，他會等上一兩天，讓一切都無懈可擊的。

「可是他却沒有選擇的餘地。他知道由他來發現維娜比讓她哥哥發現好得多。

「不但可以使他佔在有利的形勢，而且還可以使別人的注意力全放在窗門上。」

李特一直沒回話。他跑去逮捕威利勒•普萊特了。



偵探奇趣故事

還我清白

文 文譯

高福一踏進屋裏，立刻就嗅出屋中有人進去。

他放下一大包剛買回來的東西在地上，輕輕的檢查客廳，厨房……

最後，他走到臥室門口，虛掩着的房門，飄來一陣幽香。

這種香味，是幾年前，他每天都能聞到的——這是劉絲最喜愛的一種香味。

然而今天，高福嗅到這種香氣，禁不住怒火中燒。那是長長的五年，在監獄中所感受到的一切，積壓而成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怨恨。

高福站在房門口，極力將憤怒壓抑下去，因爲他的行爲仍要受五年的監視。現在，他祇希望能了解劉絲到底要找些什麽……

「劉絲，你可以出來啦。」

她立刻出現在房門口。高福嚥下一口氣，儘量按住心頭的怒火和渴望衝進去，將她擁抱着，把他的寂寞，他的愛，完全傾吐出來。

他的聲音帶着牽强地說：「劉絲，你還要什麽？」他沒法把感情全部控制住。

五年來對異性的饑渴，加上在記憶中的劉絲，是那麽的溫柔體貼，他怎麽也裝不成一個木頭人。

他看得出劉絲也察覺出了他的情感。她的烏黑的大眼睛興奮地張着，櫻唇露出淺笑，她這種表情，慣常在他們興奮的時候流露出來的。

高福這時候眞的左右爲難了。在同一時間內，怎可以將愛與恨一起施用呢？

他本有千萬種理由去憎恨她，如果他對過去那件事的猜測是對的，不過他知道那絕對是對的。祇是在這時候，高福所想的完全是劉絲柔軟溫暖的肉體，在他懷抱裏的感受。

「喂，高福，你要對我說的祇有這句話了嗎？」

「還有什麽好說的呢？劉絲。我一進了監獄你就和我離婚。你想，我還有什麽可說的？」

劉絲朝他走過來。她穿著一件黑色的緊身毛衣，一條黑色的窄管褲子。

她直走過來。高福覺得她似乎渾身通着電流似的。雖然他極端渴望擁抱住她，但他仍按捺着不動。

他依然愛着她嗎？還是一種對異性的饑渴的單純衝動？也許兩者都有的。

「高福，親愛的，我失去了你，」她的聲音發自喉嚨深處。「事情弄到這樣，總之是我愚蠢，和你離婚。」

「那麽你爲什麽要那樣做？」

「當時我的自尊心受了損傷。到今天，我才知道你被控盜用那兩萬塊錢公款是寃枉的，其實那筆錢是伊拔拿的，他反而指控你。」

「這完全是我的推斷呀，你還記得嗎？」

她伸手過去，環抱住高福的脖子，把臉緊貼着他的下頷。

「我愛你，高福——我對你的愛不曾忘懷過。我需要你，親愛的。現在，我要你。」她的嘴唇從高福的脖子一直吻上去。

高福支吾一聲，就猛地把她一抱，將她摟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吻她，再三的吻她。

「高福！」劉絲呻吟着，「高福……」

× × ×

當她在高福的手肘中醒來時，外面已經漆黑一片。「高福，我們還是弄點東西吃吧。我餓得要死了，你也需要吃東西。」

「誰要東西吃？」

她哈哈地笑起來，用足尖去搔高福的腰際。「我要；你也要。」

他把她拉下去，但她扭脫了，滑下床前站着，「我先去洗個澡，然後去吃點東西！」

「不必了，門旁那個大紙袋裏面都是食物。」

高福躺在床上，聽到浴室內發出了水聲，便輕輕爬下床，去拿劉絲的手提袋。

手提袋很重，高福打開來看一下，裏面除了一些化粧品外，底下却有一支手槍，那是高福以前用的自用槍，領有執照的，因爲他每天必須要到各分行收錢

，帶回總公司去，所以要用一支槍來護身，以防萬一遇到強盜。

怎料當日那支槍連同二萬元現款，在保險箱內不翼而飛。能開那保險箱的，祇有伊拔和他兩人罷了。

不過曾經有過幾次，當高福開啓那保險箱時，劉絲站在旁邊。她是個眼巧心清的人，可能早已知道了那鎖的號碼。

高福立刻將槍上的子彈全部取了出來，然後把空槍放回原位，再回到床上躺着。他想這次劉絲一定有目的——但，是什麼目的呢？

她從浴室中出來了。「起來吧。你去洗澡，我去弄點吃的。」她在廳中叫道。

高福並不理會她，祇顧着回憶他入獄以前的一切——

伊拔是一家小琴行的老闆，但經營不得其法，生意不好。後來高福受僱爲該琴行的推銷員。當時錄音機正開始流行，高福打通了一條進口的路子，伊拔非常感興趣，祇是他的資本有限，借貸又怕失面子，正在這猶豫不決的時候，劉絲出來說服了他。

結果生意蒸蒸日上，不到一年，伊拔的琴行，相繼擴充幾間分店，高福也成爲股東，不料正在飛黃騰達的時代，便被人嫁禍他是個盜竊公款的敗類。

× × ×

他們吃過了東西之後，坐在沙發上休息。劉絲問他，說：「你有什麼計劃嗎？高福。」

他聳聳肩。「一個還在被監視行爲的人，有什麼好選擇的。僥倖的，或許可找到一個能養活自己的職業，老實說，像我現在的處境，工作的報酬一定很低的。」

「是的。但我問的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問你打算怎樣去對付伊拔。你預備去——傷害他嗎？」

高福搖搖頭。「不！我想過了，我本來打算殺死他的。可是現在，這個行動好像是不必要的。」

「那我就放心了，高福。我們可以節省一些，住個便宜的地方。我出去工作，生活就容易解決了，而且我還有一點小積蓄呢。」

從這幾句話中，高福想到幾個問題：她是否與伊拔鬧翻了？伊拔到底怎樣了？還是劉絲以爲他仍被矇在鼓裏，不知道她已和伊拔結了婚呢？

他謹愼地留意着劉絲臉上的表情。發現她的臉色有重重的憂鬱。

「劉絲，你有什麼心事？我認爲你這種神情，內心一定有所顧慮的。」

她點點頭。「不錯，我是有憂慮——那就是伊拔。高福，他現在十分惶恐，他深信你會殺死他。因此，我聽說他要先發制人，將你殺掉。他會做的，高福

——一個受驚的人是非常危險的。」

「何必管他。讓他去耽心吧。」

「高福，求求你，我們要重新做起啊。」

他吻她。「好吧，我的寶貝。你永遠是個思考專家——」

「那麼，你去和伊拔談談。高福，看在我份上，求求你——這也是爲了你好的。」

「去他的。我爲什麼要跟他談？不要忘記，我曾是個吃大虧的人——坐了五年牢。」

「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她與一羣黑社會人物有來往；她知道我曾和你結過婚，暗示我說已經有人被收買要來殺你。我要你活着，高福。我愛你！」

高福注視了她一陣，板着面孔說：「你太認眞了。」

劉絲臉色一亮。「噢，高福，我來替你們搭線，讓你們會面吧。你可以說你已經將這事忘得一乾二淨了。雖然這對你是難受的，我知道。但爲了我倆的將來，求求你，忍受忍受吧！」

「如果關係眞這麼重大，就依你吧，但我實在希望伊拔斷氣。」

「現在，我去打電話給他。噢，親愛的，你絕不會因此抱歉的。我替你們打圓場。」說着她便匆匆跑了出去。

高福沉思了一陣，忽然跳起身來，可是一會兒，他又慢慢地坐了下去。

冷靜吧，千萬不要暴怒。他已經把那手槍的子彈取下了，到時候不會有什麼危險……

這時候，劉絲喘着氣衝進房裏，滿臉興奮地，雙眸在歡笑。「他答應了，高福。伊拔願意見你。當初他有點驚愕，經我向他勸解一番之後，他答應了。不管怎樣的人，我都有辦法說服他的，你可記得嗎？」

「我記得。好吧，寶貝……」

× × ×

伊拔住的地方是一個新闢的住宅區，四周景色幽雅，房子新穎漂亮，劉絲駕輕就熟，帶着高福進去。

「他說過我們可以一直進去。他在私人辦公室中等候着。」劉絲說。

高福跟着她進了大門，橫過了會客室，走完了一條短短的走廊，便到達了私人辦公室的門口。劉絲把門推開，走進去，高福跟隨在後面。

伊拔坐在一張桌子後面，身子瘦削，一瞧見高福，却吓得目瞪口呆，馬上站了起來，一副想要逃走的樣子。

「你闖進來幹什麼？你居然敢破門而入，我要把你送進監牢去！」伊拔怒罵着。

咦，他怎會這樣罵的？高福心想：不對，這可能

完全是劉絲的陰謀，她要我們兩人互相殘殺？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她說過伊拔已僱了槍手殺他，其實伊拔是個善良的人，絕不會做出那種手段的，充其量會到警局去報案罷了。

至於他出言恐嚇要殺伊拔，那是事實，在法庭中大家都聽到的，因爲當時他深信那兩萬塊錢是伊拔自己拿的，藉此欺騙保險公司，所以一時過份激動，說要殺他的。

依現在的情形看來，盜竊那兩萬塊錢的人，絕對是劉絲了。她看見伊拔的錢，所以那樣做來嫁禍給高福，好讓她有離婚的藉口。離婚後，她便可以引誘伊拔做她的第二任丈夫。現在，她索性又讓伊拔歸西，她便能承受他的全部財產，否則她爲什麼要帶着高福的手槍呢。

高福想到這裏，不禁打起寒噤，但他裝着很冷靜。

他說：「劉絲曾打過電話給你了，伊拔。別胡思亂想吧。她要我向你表白，當日我所說對你不利的話，絕非眞實的。現在我來祇是要告訴你，我們以往不計，以後互不侵犯。好嗎？」

「劉絲！」伊拔聲音顫抖着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他强迫你帶他到這裏的？快撥電話報警！」

高福瞪着劉絲，問道：「你沒有打過電話給伊拔，是嗎？劉絲。」

她鮮紅的嘴唇露出微笑。「沒有，我沒打電話給伊拔。預先給他知道了，他會像一頭受驚的免子，躲起來的。」

「給我滾出去！」伊拔對高福喝道。「滾！你偷了我的錢，現在又想來奪取我的妻子。快快滾出去！」

「伊拔和我已經結婚了，高福。」劉絲自在地微笑着說。

「我知道，」高福冷靜地說：「伊拔並沒有拿那筆公款，劉絲，是你偷了的，是嗎？那樣你便可以離開我，嫁給他。」

「對了，那筆錢還在，高福，放在一個保險箱中收藏着呢。伊拔對鈔票非常吝嗇的。高福，你的手頭也並不濶綽，你祇知道去做琴行的經理，拚命爲他賺鈔票，回到家中也祇曉得向我做愛，不懂得拿錢給我用。不錯，你們今天的會面是我安排的。告訴你們，我快要變成一個富孀了。你——高福，曾揚言要殺死伊拔的。」

伊拔的臉色漸漸轉青。「寡婦！什麼寡婦？」

劉絲在兩人冷不提防的時候，拔出手槍來。「是伊拔的寡婦，親愛的，這是高福的手槍！」她說着扣動槍機。

但手槍祇是發出一下「咔嚓」的聲音。她再扣扳機，結果又是「咔嚓」一聲。

伊拔目睹這種情形，驚愕得渾身發軟，不能動彈。他知道劉絲果眞要謀殺他。

這時候，高福笑着說：「沒用的，劉絲，我在家時已把槍上的子彈取了出來，槍是空的了。」

劉絲突然瘋狂得像一頭野貓，拿手槍朝高福擲去。高福身手敏捷，身子一閃，避過迎面飛來的槍。手槍擊在牆上，掉下來。高福一手接住它。

劉絲見這一招失敗了，立刻躍過伊拔那邊，用肩頭向伊拔一撞，雙手一推，把他推倒在牆角下。然後拉開抽屜，取出一支小巧的手槍來。

「我現在要用伊拔的槍殺你，然後再將伊拔殺死。這樣就說明你們兩人搏鬬演成了血案！」

高福的內臟馬上絞結起來。

「爲什麼，劉絲。你眞恨我這麼深？」

「不。我不願失去你罷了！不願見你在別人的身邊，你是床上的大英雄。但一個富孀可以買到很多男人。」她瞪了伊拔一眼。「再見了，親愛的！」

當劉絲扳動槍機的一刹那，高福閃了一下，但還是避不開子彈，左手立刻感到一陣絞痛，險些摔倒。

他繼續左閃右避。在劉絲冷不提防的時候，他用右手將那四五口徑的手槍，使勁向她迎面擲去，當他飛擲手槍之後，也跟着暈倒在地上。

當他清醒過來時，房間內已擠滿了人，他的手臂上了綳帶，伊拔像癱瘓了似的擠在一張安樂椅中。

「探長，我們要立刻救救他。現在我們可以帶他走了嗎？」

那探長走過來，查看高福。伊拔也跟着過來。

「高福，」探長說：「一個受行爲監視的人，今晚太忙了，是嗎？你明白嗎？」

「今晚我絕不是爲了犯罪而來這裏的，探長。我希望伊拔能將一切經過，一字不漏地告訴你。」

「我們已有了這幕『悲劇』的全部臺詞了。伊拔先生的桌子下一向裝着錄音機的，這點連劉絲也不知道。當你們一進來，他便開動了那錄音機，」那探長難過地搖搖頭。「過去你是吃虧了，我們替你感到十分抱歉。但願你今後幸運……」

「高福，過去已成過去了，我確實對不起你。但我那知道她是這樣的人呢。今後，我仍需要你幫忙，做行裏的經理，幾年來的薪金我會一一補算給你。」

高福眼睜睜的望住他，內心有說不出的感慨。

「高福，」那探長說：「相信你聽到這句話會有多少安慰，劉絲的臉被你的手槍擲得血肉模糊，右眼珠也幾乎爆了出來。現在她要留在監獄中醫治呢。」

高福嘆息一下。他心裏多少爲劉絲感到難過。



偵探雜誌第一五一期

總號第五六四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九 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偵探雜誌社
發行人：唐台寧
社長：唐賢翔
主編：王旌德
社址：臺北郵局第三九一四號信箱
發行所：臺北市漢中街一號
電話：三三一四七〇〇
香港總經銷：吳興記書報社
地址：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印刷所：三源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一二六九號

中華郵政臺誌第四八五號
每冊零售新臺幣30元
香港售港幣 3 元

偵探雜誌徵稿簡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凡創作、推理偵探小說、各國重大刑案紀實，或有關譯作（譯稿須附原文及原插圖）皆所需要；國際間諜故事，抗日間諜戰爭實錄，間諜長篇小說尤為殷切需要。

二、來稿一經刊載，當致酬現金，出版權即屬本社所有。

三、來稿請以原稿紙繕寫清楚。如需退稿，請註明詳細地址，並附回郵。

四、來稿請寄臺北郵局第三九一四號信箱。